

施公案

(三)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不题撰人 著



施 公 案

(三)

(清) 不题撰人 著

目 录

- 第一八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689)
疑计全钦差遇险
- 第一八九回 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693)
为平冤狱贤臣遇险
- 第一九〇回 计全忠心遭毒器 (696)
李昆为友盗灵丹
- 第一九一回 神弹子无心结怨 (700)
方世杰有意报仇
- 第一九二回 方家堡李昆中药箭 (704)
大树林世杰遇三英
- 第一九三回 黄天霸镖打方世杰 (709)
李公然盗药救自身
- 第一九四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713)
换服色李昆访案
- 第一九五回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717)
白猿狻萍水识英豪
- 第一九六回 侠士窗前听密语 (721)
奸夫屋内露真情
- 第一九七回 王成衣捉奸被杀 (725)
富木匠行恶遭擒
- 第一九八回 曹义仆当堂释罪 (728)
富木匠就地行刑
- 第一九九回 关小西私探玄坛庙 (732)
黄天霸护囚静海城

第二〇〇回	设埋伏阎王定计 劫法场聚贼乔装 (736)
第二〇一回	飞山虎欣逢好友 七煞神大闹教场 (739)
第二〇二回	教军场要犯被劫 静海城百姓遭殃 (743)
第二〇三回	李公然弹打玉面虎 白马李力战活阎王 (746)
第二〇四回	关小西私出救二李 活阎王力托千斤闸 (750)
第二〇五回	两英雄双中金镖 活阎王松林遭困 (753)
第二〇六回	黄副将追贼遇险 陈知县失囚请罪 (756)
第二〇七回	陈知县连夜征兵 施总漕安排拿贼 (760)
第二〇八回	飞山虎沧州讨救 神弹子花园降妖 (764)
第二〇九回	战妖魔喜得青锋剑 拿凶僧兵围玄坛庙 (767)
第二一〇回	李天寿大战黄天霸 赛猿猴力败何路通 (771)
第二一一回	小元霸锤打赛猿猴 三义士并力助官兵 (775)
第二一二回	玄坛庙吴成漏网 唐官屯于七就擒 (778)
第二一三回	黄天霸兵回奉新驿 活阎王夜走卧牛山 (781)

- 第二一四回 恶霸行劫丢失大人 (785)
杰士设谋暗解要犯
- 第二一五回 众豪杰商议寻总漕 (789)
十义士月夜下沧州
- 第二一六回 施仕伦窝中受困 (791)
白马李私探遭擒
- 第二一七回 吊打钦差吴成雪恨 (794)
审问奸细薛凤谎言
- 第二一八回 好汉认死不露真情 (797)
恶霸机灵暗设消息
- 第二一九回 黄天霸初探薛家窝 (800)
甘教师镖打笑面虎
- 第二二〇回 天霸误撇赛姜维 (803)
邓龙大战飞驼子
- 第二二一回 方世杰惊走黄天霸 (807)
赛姜维误入望山堂
- 第二二二回 寻朋友有心临险地 (810)
传捕役无意得功劳
- 第二二三回 白狻猊定计沙家集 (812)
黄天霸二进薛家窝
- 第二二四回 黄天霸误投问路石 (815)
薛庄丁回窝送急信
- 第二二五回 方世杰回取熏香盒 (819)
谢素贞力战白狻猊
- 第二二六回 甘教师大战五虎 (822)
黄副将独救主人
- 第二二七回 神弹子有心打薛凤 (825)
黄天霸无意中吴成

- 第二二八回 郭起凤贪功被获
众好汉江边受困 (828)
- 第二二九回 草上飞单身救友
王头目途中泄机 (831)
- 第二三〇回 施钦差将计就计
崔中军调取三军 (834)
- 第二三一回 小元霸混入薛家窝
没毛虎泄机留宾馆 (838)
- 第二三二回 赛姜维逃出望山亭
黄天霸三进薛家窝 (841)
- 第二三三回 邓虎锤打方世杰
甘亮活捉谢素贞 (843)
- 第二三四回 施钦差剿灭卧牛山
黄副将活捉东方雄 (846)
- 第二三五回 黄花镇又遇风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 (848)
- 第二三六回 李天寿报怨丧生
朱继祖为兄逃命 (850)
- 第二三七回 黄天霸放走朱继祖
施贤臣限捉张桂兰 (852)
- 第二三八回 彭百晓畏死泄底
飞来燕偷盗金牌 (854)
- 第二三九回 失金牌施贤臣丧胆
访盗迹计千总捕风 (856)
- 第二四〇回 招商店李四泄机
龙王庙计全得信 (859)
- 第二四一回 神眼计乐陵送信
铁头僧神庙遭擒 (862)

- 第二四二回 九龙龕神眼盗金牌 (866)
一枝兰独力退天霸
- 第二四三回 乐陵县施贤贤臣断案 (870)
谢家庄一枝兰栖身
- 第二四四回 因投宿李昆降妖 (874)
思报仇谢豹行刺
- 第二四五回 防里防路通遭袖箭 (878)
急中急天霸发金镖
- 第二四六回 白杨岗踏勘双飞鸟 (881)
茂州庙捉拿一枝兰
- 第二四七回 一枝兰茂州庙遭擒 (886)
黄天霸谢家庄施勇
- 第二四八回 施贤臣卖卜访冤屈 (890)
老渔翁觅醉吐真情
- 第二四九回 洪家翁具状代伸冤 (893)
陈氏女认供甘抵罪
- 第二五〇回 中途遇盗又失金牌 (897)
狭路害人猝逢铁匠
- 第二五一回 褚家庄副将访英雄 (901)
铜山县凶徒受国法
- 第二五二回 群雄聚议褚家庄 (905)
光祖独上凤凰岭
- 第二五三回 凤凰岭光祖下说词 (909)
褚家庄天霸负豪气
- 第二五四回 天霸夜走凤凰岭 (912)
计全急回徐州城
- 第二五五回 英雄尚义巧遇良朋 (915)
女儿多情面求佳婿

- 第二五六回 鸳鸯楼天霸大战 (919)
凤凰岭计全下书
- 第二五七回 施贤臣假神断山 (924)
黄天霸缴牌复命
- 第二五八回 凤凰岭黄天霸联姻 (928)
菊花庄郝其鸾行劫
- 第二五九回 关小西大战郝素玉 (931)
何路通私探菊花庄
- 第二六〇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934)
比拳勇诱敌郝素玉
- 第二六一回 素玉深感关小西 (937)
其鸾巧败金大力
- 第二六二回 黄天霸辞别凤凰岭 (940)
金大力怒打菊花庄
- 第二六三回 郝其鸾中棍遭擒 (943)
李七侯奋勇杀敌
- 第二六四回 李公然仗义释其鸾 (945)
张桂兰有心结素玉
- 第二六五回 语话衷肠佳人重义 (949)
情联手足侠女同心
- 第二六六回 施公为关小西议婚 (952)
李昆代郝素玉作伐
- 第二六七回 代子申冤老妇告状 (955)
为民辨屈贤臣准词
- 第二六八回 酌理准情差提淫妇 (958)
蹈瑕乘隙追指奸夫
- 第二六九回 集英轩因梦悟诗 (962)
枯树岭开棺检验

- 第二七〇回 淫妇狠心冤魂不散 (966)
奸夫毒手弱女何辜
- 第二七一回 案外案因案破案 (970)
奸里奸以奸从奸
- 第二七二回 吉日良辰小西入赘 (974)
佳肴美酒计全闹房
- 第二七三回 郝素玉嫁夫从夫 (978)
郎如豹知法犯法
- 第二七四回 郎如豹闻风行刺 (981)
张桂兰捉贼立功
- 第二七五回 施贤臣严讯赛门神 (984)
黄天霸巧捉郎如豹
- 第二七六回 真土豪伏法受诛 (987)
假知县虐民酷吏
- 第二七七回 施贤臣闲话论赃官 (990)
黄天霸卖拳逢恶仆
- 第二七八回 假知县纵仆行凶 (993)
真钦差定计除害
- 第二七九回 朱光祖暗地说原因 (996)
施贤臣巧使美人计
- 第二八〇回 都天庙姊妹双卖艺 (999)
赣榆县强寇中机关
- 第二八一回 毛如虎醉后被擒 (1003)
黄天霸急中诱敌
- 第二八二回 于亮败走何路通 (1007)
施公严讯毛如虎
- 第二八三回 用奇刑假知县招供 (1011)
梟逆首勇副将监斩

第二八四回	逃强盗还去投强盗 嫉仇人偏遇有仇人	(1017)
第二八五回	落马湖施公被难 阴山洞张才设计	(1020)
第二八六回	褚家庄天霸送信 悦来店张才陈辞	(1023)
第二八七回	张才设计救施公 路通独力擒李配	(1027)

第一八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疑计全钦差遇险

且说二僧商量行刺施公，要报前仇。计全一听，毛发悚然。二僧抬头一看，见他人物有限，听话带神，就不言语。即刻改变，尽说些绿林中的反话。说的时候，以为无人知觉，那晓得计全无一不懂。二僧言罢，看看天晚，会了钱钞，起身便走。计全也拿了酒钱，暗地紧紧跟随。走至大街，遇见有人相打，围住许多的人瞧看热闹。一转身时，计全瞧不见二僧，紧赶几步，竟不见踪影，心中好不着急，只是无法，只好回公馆知会众人各要小心。霎时到公馆，想要到上房先瞧瞧，纵身上房，身轻如猫，走到施公的住室卧寝，不见灯光动静，上房找遍无人。忽见一片灯光，乃是天霸居住的厢房，不打口号，轻轻落地，哪知天霸耳快，悄悄走出一看，回手取镖。计全慌忙说：“老兄弟。”天霸吃惊说：“计大哥做的什么事？险些一镖。”计全遂往里走。关小西欠身离座，说：“计大哥何不敲门？竟敢逾墙。”只见计全把脸一沉，说是：“不好。”就将酒铺遇僧人商量行刺，跟随如何落后，上房瞧看，从头至尾细说一遍。众人都不能睡，不住在院中偷看，一夜未眠，刺客未来。次日天明，不见动静，各人都说计全说话不实。计全说：“你们不知，昨日一路上着了多少急呢！”天霸复又开言：“计大哥虽爱说笑话，此必然是实。那麻脸和尚不是别人，想必是被斩于六的兄弟，风大迷失，就是于七。既然漏网逃命，就该

远遁他方，改恶从善才是，怎么复作此道事，残害忠良？真是可恶。“但此事不许对外人言讲，大家多加小心便了。”侯至施公起身，茶罢时候计全等大众回话说：“昨日未从访出下落，启禀大人，今日再去查访。”施公吩咐黄副将说：“你今日带两名兵丁，前往天津看验苏、杭的船帮走到何地，是有何事？访探个明白，急来回话。”天霸即刻收拾，唤来兵丁，上马而去。施公又令计全等，再去查访此案，日限一多不结，又恐怕是耽搁漕运事务。计全说：“大人且莫着急，我等再去细细查访。”说着即去更换衣服，小西、计全、何路通、郭起凤、王殿臣五人，分头按各路而去。

且说计全想，昨日那和尚说他有个外甥是木匠，又说在庙里藏身，此必不是好人。仍来双塘儿酒铺坐下，要酒遂饮酒，寻问走堂的，昨日那两个和尚，他也不认得。计全无奈只得又往南走。路上走着，心中暗想：直往南走，逢庙就问，或者问出和尚根由，那木匠就算有了。又想：不可沿路打听，万一和尚知晓，即便难拿，画虎不成，反倒类犬。再者去远，晚间难以回来，他们不信，必不精心，倘来行刺大人，必无人保护。想到此处，不由两脚如飞，甩开大步，登时来到公馆。进了大门，绕过茶厅，抬头一看，施公在院中坐着，才得放心。计全上前跪倒。施公赶紧扶起。计全说道：“今日我去访查，又无踪影。”霎时四人也来回话，俱是如此。施公说：“众位多受辛苦了，各自回房歇息去罢，明天再作道理。”四人答应而去，来到自己房中。此时天色已晚，掌灯用饭诸事已毕，大人主仆安寝各屋，都自宽衣大睡，唯有计全独自支更，不提。

再说那麻面和尚，真是于七。于六因抢粮被擒遭杀，于七乘

风逃走，恐怕查拿，改姓薛名酬，带发出家，法名喜静。来到沧州地方，有座薛家窝。薛家大户有数十家，内有一家弟兄五人，称作薛家五虎，常在河路上做些打截的买卖。见于七身量高大，又会武艺，就与他同宗，在本村关帝庙中居住。闻听施公钦点了总漕，从此经过，这贼要与他哥哥报仇。仗着他水性不小，要凿船底，谋害施公。那一日走至双塘儿，才遇见那和尚，也是个高来高去的飞贼，无奈身备重案，也带发为僧，俗家姓吴名成，法名静修，住唐官屯正乙玄坛庙内。因为路过杨村，走到双塘儿歇息。与于七在山东相识，素日最厚，故此才叫住于七铺中饮酒。听见于七要与他兄长报仇，水底凿船，他便不悦。他要替朋友出气，在旱地行刺。于七恐他莽撞，不叫他去，他却不依。直饮到天晚出铺。于七说：“师弟真心为朋友，请到庙中商量个万全之策，再来不迟。”吴成无奈，只得同于七赶着月色，走至二更时，才来到玄坛庙。徒弟点上灯光，自己放下包袱，叙礼归座。吴成叫声：“师兄，若想报仇，全在为弟身上。我的本事你也知道，飞檐走壁，手到成功。”于七说：“非也，若要行刺，必不能成功。他手下许多英雄保护，日夜必准备的。不如凿船为上，他手下尚无会水之人。”吴成说：“师兄，你把我太看的轻了。他纵有人保护，不过是衙役兵丁，我一虎可敌千羊，明日晚间我定要前去。”于七见他执意不听，素日又知他是个浑人，便不复拦，只得点头依从，莫要亏负他好心。只说：“明日晚间，你就辛苦一回就是了。”吴成见他应允，喜不自胜，遂拉着于七说：“师兄，你跟我来瞧瞧我的兵器。”徒弟秉烛，走至一层大殿，推开隔扇。吴成手一指，于七一看，原是玄坛神龛以前有个木架，挂一把竹节铜鞭，本是村中修庙完了供献之物，长三尺半，重九斤，横竹节排

十三段。于七看完点头。吴成说：“我已习熟门路。”于七说：“此物只可临敌招架，行刺何用？”吴成说：“有，有！”遂即走出大殿，到了卧房床旁边，拉出一把刀来，明晃晃的。灯下一看是好刀，长有二尺。于七点头连说好刀。吴成接过放入鞘中。徒弟收拾酒饭，用毕安寝，一夜晚景不提。

至次日，又同吴成的木匠外甥一同饮酒。到午后吴成打点应用之物，拿铜鞭利刃，辞了于七起身，竟奔大路而来。一气走了四十里，看看日落，又赶了一阵，离双塘不远，用过酒饭。天交一鼓时分，又往前走。忽然间风声大作，阴云四起。吴成心中暗想，真是天从人愿。走至公馆后面，坐在树下歇息。等到公馆交到三鼓，吴成穿了衣服，不用的物件捆好挂在树上。听得更夫转过，纵身上墙，轻轻跳在里面。公馆后墙里面是一层房，乃亲随居住所在。轻轻爬到上房，更夫又来，吴成伏在瓦垄，听得更夫过去，又爬到房脊上，探头望对面观瞧，东厢房尚无灯光，细听有打呼之声。但见西厢房灯光闪烁，却无坐更之人。吴成即轻轻跳下房来，走至上房门首，用刀撬门，门随手而开。这贼人走入房内，看见大人卧榻之处，照准贤臣用刀一扎。不知贤臣死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九回 代友报仇吴成行刺 为平冤狱贤臣遇险

话说施公升了总漕，辞驾出京。只因御赐“如朕亲临”金牌，奉旨代理巡按，访拿贪官污吏，剪除势恶土豪，一路私访。到天津平定了粮船的争关恶习，收了神弹子李公然、白马李七，来到静海县地界奉新驿住下公馆。只为曹翰林遗失金钗逼死周氏，冤屈家人曹必成一案，施公吩咐天霸、关小西，并飞腿计全等，各人分路私访。那计全来到双塘酒店之中，遇见了两个头陀讲话。计全听得说一个是唐官屯玄坛庙的和尚，名叫静修，俗家姓吴名成，原系是高来高去的飞贼，只因犯了重案，故此来到唐官屯地方正乙玄坛庙出家，做了个披发头陀。那一个僧人，也是头陀打扮，原来不是别人，即是漏网的大盗于七。当时在双塘儿酒店内，于七说起他哥哥于六，被施不全所杀，至今此仇未报。现今闻得施不全升了总漕，奉旨代理巡按，一路出京，赴淮安上任，故此来到这里，要在沿途行刺，把施不全杀死，与他哥哥报仇雪恨。谁知静修一听，顿然大怒，便要替他行刺，把施公杀死。倒是于七劝他且慢卤莽，须得商议个万全之计。二人同到玄坛庙内，那静修他自己来到里面，禅房之内，卸去长大僧衣，换上一身夜行衣服，把戒刀挎在腰间，外罩一件蓝缎英雄氅，带上了百宝囊，拾掇好防身暗器，吩咐老道好生看顾庙宇，叫木匠外甥款待了于叔父。于七说：“哥哥替我报仇，请上受小弟一拜！”说罢双膝跪

下。吴成连忙扶起说：“贤弟，自己弟兄闹什么这些话来，你耳听好消息罢！”于七说：“但愿哥哥手到成功，把瘟官杀了。不独为小弟报了冤仇，亦替咱们绿林中人除去一害。”说着话同那木匠富明，送出庙门，看吴成撒开大步，头也不回，一手提了英雄髦，望奉新驿大路直奔去了。于七、富明回到庙中，等候静修喜信，我且不提。

如今单说飞山虎吴成，出了玄坛庙，离了唐官屯，一路望奉新驿而来。自玄坛庙到施大人公馆，整整的四十里官塘大路。那时天气又热，赤日当空，正是火炉一般，走的吴成满头大汗，正想歇息歇息，凉一凉再走。可巧前面望见一座大大的松林，赶紧奔到林子里面，在一块卧牛青石上坐下。只见那边先有二人在彼纳凉，旁边树上结着两个驴儿。吴成瞧这二人，却是一老一少。但见那老儿年纪六旬开外，头上戴顶草帽，上边露出花白的发鞋儿，身穿蓝布衫裤，外系一条白灰色的罗汉腰裙，足登快靴，生得剑眉虎目，面似童颜，颌下五缕长髯，白多黑少。看他虽上了些年纪，却是精神充足，目光如电。再瞧那个年轻童子，约十五六岁光景，穿了一件大袖单衫，下面蓝布底衣，赤着双足，脸上面黄肌瘦，好似童子痨样子。吴成看了半天，瞧不出这两个是何等样人，大概总是买卖人罢了！看他们又不象主仆，又不象祖孙、父子。

正在呆看，忽听得头上呀的一声，抬头一看，却是一只孤雁，冲着树林飞来。只见那个痨病鬼，就地拾起一块小石片，往上一抬手，呀的一声，那个孤雁儿侧着翅直下来。已早被痨病鬼儿抓在手中。这老头说：“你做什么去伤他性命？”痨病鬼说：“咱们少时叫伙计煮了，把来下酒。只是再有一个凑上，才够吃呢！”正

在说着，也是活该，恰好又来一个孤雁儿，也是从树林旁边经过，只是飞得高呢，直是在半天云里，只怕鸟枪还打不到哪。只见那痨病鬼照样拾起一声小石片，向天往上一撩。看他不慌不忙，把个高高的飞雁儿，又打下来了。吴成见这本领非常，心想：“别看这么个痨病孩子、我枉称英雄，倒是万不及他。我今日要是没有正事，一定要问问他来历。”抬头一看，时候不早，且干大事要紧，休管闲事了。自己出得林子，往北奔走，直到了奉新驿，可巧天光方夜，一路来到公馆门首，正在观望，忽见一条黑影，蹿上房去。不知什么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〇回 计全忠心遭毒器 李昆为友盗灵丹

却说吴成来到公馆门首，观看道路，忽见一条黑影，窜进墙内去了。吴成心内纳闷：“这是什么人呢？大凡夜行人有规矩的，不过二更，总不出去行事，莫非于贤弟怕我有失，到来相助？他是绿林出身，难道这时候就进去不成？”自己一纵身上了房屋，看了一眼，静悄悄毫无动静。蹑房跳脊，来到东厢房上，将身从檐头探看，屋内灯火全无。侧耳一听，微闻打呼之声。心中一想：“只怕不是施不全罢，但不知他歇在那间房内。”转身来到厅上，绝静无声。暗想这个时候，他们决不在厅上的了。又到西厢房，把两足勾住了瓦楞，将身从檐头倒挂下来。见窗内灯火未熄。将指尖着些津唾，在窗纸上戳了个小月牙孔，用一目向屋内张看。见桌上灯火半明半灭，炕上卧着一个人，面向里睡着。吴成看了一回，只是认不出谁来。这是什么原故呢？只因吴成没见过施公，如今天气炎热，到了夜间睡觉，身上只有衬衫衬着，无论大人、从人，总是一样。再加灯光将灭，暗暗的瞧不见，脱下的衣服，抛在那里，故此认不出来。

有的人会说道：“虽则吴成认不得施公，难道没听见人家说过，施不全是十个样景吗？”列公不知，有个缘故：大凡一个人睡的时候，与平时不同。凭你蜚足、抓手、驼背、独眼、麻面、缺嘴、歪嘴，要是不见脸面，再也看不了来。当时吴成瞧了半天，

认不出是谁，心中想道“我也不管他是大人、从人，我且下去，见一个杀一个，先把此人开刀，总有个施不全在内。”转定念头，把手扳住窗格的上槛，一个倒垂莲势，将两足一脱，翻身下来，脚踏实地。轻轻把窗格开了，窜进屋内。一回手早把背上戒刀拔在手内，一个腾步，已到炕前。这一进来不打紧，早把桌上那盏半明将灭的灯火早已扑灭。吴成举起戒刀，往炕上那人拦腰砍下。只听得拍的一声，吴成吃了一惊，明知此人本领甚高，一定不是施不全了。若然这口刀把他杀死，就不是这个声音了。

说时迟，那时快，此人早已跳将过来，一手便从壁上抽刀，望着吴成便砍。这吴成这一刀砍了空，情知不好，倘然惊动了大众全来，难以脱身。连忙将戒刀往上一提，咣的一声，吴成力大，早把那人的单刀直荡开去。吴成不敢恋战，嗖的蹿出窗外，计全随后出来。那头陀已上房屋。计全因为与众人赌气，并不喊叫他人，独自一个追上屋房。见头陀在前面，连蹿带跳，计全跟将过去，吴成见背后追来，他便蹿到门前，飘身下去，也不回兴隆店去，只望东南唐官屯大路奔跑。计全那里肯放，随着也下房来，一路追赶下来了。

吴成出了奉新驿，回头一看，见他追得近了，原来那计全有名的飞腿，吴成如何跑得过他？心中一想：此地四下无人，正好把他结果了性命。一回手从袋内扯出一件东西，扭转头来说声：“着！”计全正在后面追赶，看看赶上，相离不及二丈光景，忽见他一回头，发出一道寒光，直奔面门而来，要想躲闪那里来得及？算是偏得快，当肩尖上早已着了一下。情知不好，也不管中了什么暗器，只不觉疼痛，一味的发麻，就知必定中毒药暗器，只怕性命难保，急忙回转身来便走。吴成哈哈大笑说：“没用的糟囊，

慢慢的跑罢！佛爷有好生之德，不来赶你，放你逃生去罢！”说着大摇大摆，回转玄坛庙去了，我且慢表。

再说神眼计全一路奔回公馆，要想蹿房而进，那得能够？只觉偏体酥麻，精神昏乱，只得把公馆门乱敲。里面家人听得有人打门，问明何人半夜前来叩门，听得是计老爷的声音，连忙开门。见他面上改色，随即问说：“计老爷何故这般光景？”计全说：“你去告诉黄老爷，说我中了毒药暗器了。”家人听了大惊，一面关门，一面送信与黄天霸、关小西。众人得知，一面点灯，扶了计全来到自己屋内，卧在炕上。里面众人得信，一齐来到计全屋。天霸便问计全：“如何中的暗器？”计全一丝没气的，言方才吴成行刺，自己如何追赶，被他发出暗器，中了肩头的话，说了一遍。天霸仔细一看，把暗器拔将出来，却是一柄五寸长的竹叶飞刀。那伤口内并无血出，只流黄水，就知道此事不好。这时施大人得信，也来省视。众人让大人坐定。施公见计全双目闭着，昏沉要睡的光景，便问：“黄副将此事怎的？”黄天霸便把计全说的话，照样学说一遍。施公听得计全一片忠心，保护自己，教他中了毒药暗器，分明性命难保，心中十分难受，便问：“众位可能救得计壮士才好。”只见李公然开口说道：“大人且请宽心。我的师叔那里有药，专能救治此伤。因我这师叔专能用毒药暗器，故此有这样灵药，只要敷上，立刻能起死回生。”施公便问：“公然贤弟，你师叔姓甚名谁？住在那里？可还来的及呢？”公然说：“我师叔姓方，名叫方世杰。他住在静海县南，地名叫方家堡，离此有七十里光景。”施公听了，眉头一皱说：“来回须要一日有余，只怕来不及救哪！”关小西说：“就请公然兄立刻动身，到明日黄昏便可回转了。”李公然说：“大人只管放心，大凡中了毒药暗器，

极利害的也耐得二十四个时辰。”不知计全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一回 神弹子无心结怨 方世杰有意报仇

且说李公然说：“我那师叔性情古怪，与我不合。想我师叔的丹药，前些时见他把个五彩小瓶贮着。我等到夜静更深进去，手到拿来。单怕师叔知觉，但愿他不在家中，出去做买卖去了，只是我的万幸。”原来这方世杰是个独脚强盗。他与寻常绿林不同。并不占山坐寨，也不是剪径的响马，他自一人高来高去，走壁飞檐。又与平常飞贼两样，并不时常劫掠人家，每逢出去一趟，回来坐吃一年半载。他不要金银彩缎，只取珠宝重价东西。这就叫做个独脚强盗，非有大本领不行。他如劫近处，至少也出去数百里之遥，因此从未破案。近处的人，都称他方员外。近来家业更大，田也有了，房屋店铺，各处有些名望。只是本性不改，一年还要出去做一趟买卖，不说收帐，定说贩货。只因三年前李公然在山东陈道台家居住，这陈道台与他父亲交好，后来多了几十万银子，就告老回家，安享富贵，带回的金珠宝贝不少。恰好李公然路过济宁，便道拜见陈老伯父。陈道台知他本领高强，自己有了些财物，又见山东地方响马甚多，便把李公然留住家中，“老贤侄”长，“老贤侄”短，好酒好菜，敬如上宾，无非要他保护家财，并且教训家人武艺，以便守家。公然却情不过，只得住下。

那知事有凑巧，未到半月，这一夜公然回家的时候晚了，不

便敲门打户。就从左边的后门进去，忽见一条黑影，哧的飞进墙去。公然知道夜行人到了，连忙来到书房，执弹弓返身出来。一眼就见房厅屋上立着一人，浑身皂色紧靠，背插单刀，面朝着里，正要跳光景。李公然即扣上弹丸，觑定那人后脑打去。那人听得弓弦声响，回过脸来。那粒弹丸不偏不倚，照准左眼睛内钻了进去，这眼珠子倒让了位，就到外边来了。李公然看他回头过来，就心下疑惑，看他好象师叔，因此并不追赶。那知此人正是方世杰，也就瞧见发弹之人，好象李五这小子。当时忍痛逃回，到存身的地方，把弹丸取出来，洗去血迹，细细观看，只见弹丸上刻着“神弹”二字，方知果然是李五打的，因此怀恨，结下了冤仇。

方才李五在施公面前，不好说这段情由，只得推托“他性情古怪，与我不合。”施公好生委决不下，不表，说那神弹子李昆，走到午牌时候，离方家堡二里之遥，有个小村市，名叫刘村。也有几家小店，是过路打尖的地方，却也有肉店、酒店、杂货店，卖饼的、卖茶的、卖饭的。李公然走到一家酒店里头，在后面隐蔽的所在坐下。这家店是老夫妻二人开的，并不用伙计。那老儿姓杨，人家都叫他杨好人。当时见一位客官进来，即忙走将过来。李五爷说：“你与我打一斤酒来，可有什么下口？”杨老儿道：“爷们晓得的，我这里是个村店，没有好菜，要是牛肉、鸡子、咸菜、咸豆儿，别的可没有。”那老儿手忙脚乱跑去，端了一大碗来，放在桌上，又去打酒，切好牛肉，拿了鸡子、咸菜，一一搬来，与李爷斟上一碗酒，说道：“爷们这两年不来，一向在那里发财？我看爷们脸上毫光现现，你的运气来了，只怕将来还要大发达呢！”李爷笑道：“老人家休要过誉，我这几年，东飘西荡，免得饥寒二字便了。那有福分，依你的金口。我看你老人家，倒

比前年强健了。我记得你不是叫做杨好人吗？”那老儿说：“只是人抬举我。”李爷说：“你独自一个周旋着生意，还要柜上照应，又要朝上开店、揩台扫地、汰碗净盏，你上年纪的人，如何使得呢？”杨好人说：“爷们不知，近来生意清淡，那里用得起伙计？我的老伴去抓柴，我的儿子出去佣工，这么样只得苦度光阴哪！”李爷一面吃酒，一面说着话道：“我也想起了，你有个儿子，前年也在店里，甚是老实，如今到那里做工去了”杨好人说：“就在前面方家堡方员外家里，先前朝去夜回。这个儿子还算孝的，一早起身来，与我开了店门，扫地揩台，一切停当，便到方员外家去做田里。到了日落西山，田里做完，赶紧吃过夜饭，急急忙忙转来，替我收拾店面，洗壶涤器。我倒省力许多。只因前月方员外出外去收帐，见我儿子老实，就叫他住在宅内。替他照应照应。至今一月有余，员外尚未回家。我叫老伴在家相帮着我，他又一定要去砍柴火。故此弄得我走了前顾不得后哪！”

李爷听了杨好人这话，心中大喜暗道：“真是我运气来了，活该得着这件功劳。要是师叔不在家中，这解毒丹手到拿来，想计全命不该绝。”说道：“只是你老人家做了一世好人，才得争下这个孝顺儿子。我且问你，你这店里可好住夜的？我要去探望个亲戚，离此尚有二三十里路途，今天走的疲乏，意欲在你店中借宿一宵，来日清晨趁着早凉动身，可使得么？”杨好人说：“使得使得，只是屈尊些罢了。”指着店房背后说道：“这个炕上，就是我们儿子睡的，现下横竖空着。只要爷们不嫌齜齜，尺可耽搁。”李爷说：“如此甚好。”一回手身边摸出一两多银子，提与杨好人：“你且收下了，明日一并再算。”杨好人接了银子说道：“爷们，要不了这许多，我还没请教你老爷贵姓”李爷说：“我姓李，你只

管收了，我还要吃晚饭呢。先与我做几张饼来，酒是不要了。”那杨好人欢欢喜喜的把银子放好了，连忙做起饼来。李爷吃得饱了。杨好人夫妻两个，收拾收拾，关好门户，自到后面去睡了。李爷待他们去后，吹熄了灯火，跳上瓦房，来到外面，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连蹿带跳，望方家堡而来。岂知这一去，闹出大祸来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二回 方家堡李昆中药箭 大树林世杰遇三英

却说神弹子李昆，不片刻工夫，已到方世杰门首。四下里一看，静悄悄毫无声息。飞身上上了围墙，往下一瞧，并无灯光，就在墙上施展走壁之能。李昆前时常到师叔家来，原系熟路，一直竟奔内院。到了西厢房屋上，使个倒挂金钩势，翻身而下。只因知晓方世杰不在家中，十分大意，也不窥探动静，一气而下，一手拧开窗格，侧身进内，百宝囊中取出千里火，顺手一亮，开了壁厨门，一看，只见五彩磁瓶端端正正安放在内。一手抓来，连着千里火筒，一并藏在百宝囊中，心中好不欢喜，正要回身，只见里边帘子一启，闪出一个人来。公然抬头一看，吓得魂魄俱消。

原来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师叔方世杰。他自从前月出门，做了一趟买卖，可巧今日黄昏到家，带许多金珠宝贝回来，吩咐妻子藏好，正在内房闲话。这厢房只隔着一间房子，方世杰坐在房内，忽见帘子外火光一亮，心中好生诧异，暗道：“我这里谁人敢来偷盗？莫非无名后辈。”一蹿身来到帘子底下，轻轻扯开一线，用目一看，正见李五开了壁厨门，把解毒灵丹连瓶放在身边去了。世杰见了仇人，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即把无名火直冲上云端之内。将帘子拉开，闪将出来，大骂：“畜生！你好大胆！我与你何仇，竟敢把师叔打成残疾！今日还敢来盗我灵丹，分明是自来送死，可不是我来寻你。”李公然一见师叔，情知难

以抵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急从窗洞内跳窜出来，使个燕子飞帘的势，翻上瓦房，没命的奔逃了。这方世杰早已追到，跟着跳下墙来，举刀便砍。公然亮出单刀招架。二人就在门前动手，一来一往，不到五六趟回合，杀得公然只有招架，不能还手。打量不是他对手，虚砍一刀，撒腿就跑。方世杰一路追赶。约有半里之遥，才出得方家堡北口，公然叫声：“师叔，休得追尽杀绝，我要得罪了。”说着话手内弹丸早已扣上弓弦，只听得吧吧吧一连三个弹子，应声齐至。这是李公然的绝技，有名的叫做连珠弹子，谁也不能躲得。那知他师叔何等功夫，不觉哈哈大笑，不慌不忙，见三个弹丸，头连尾连串而来，他起左手接了一个，右手抓了一个，第三个弹子就用牙齿咬住，公然留心瞧着，暗道：“这三弹之中，任他躲闪灵便，两手善接暗器，至少也着了一弹。当下李爷只吓得魂胆俱消，撒腿就跑。那知这方世杰怎肯让他走得，便把两手中弹子，就用手指左右打将出来，口中咬的，也就忙的吐出，倒也与弹弓上发出来的相仿利害。若论公然的本领，也是个惯走水路的大行家，背后有弹打来，如何不晓。左腾右挪，连躲三个弹丸，这也好算完了。岂知这老贼随手跟着三个弹，接上一条弩箭，哧的一声正中李公然后背。李爷说道：“哟呀！”噗咚一声，栽倒在地。世杰哈哈大笑，说道：“畜生，你盗了我的丹药，也把自己先治好了吗。”说着大踏步赶来，即举刀前来便砍。李爷躺下了，遍体麻木，心神昏乱，那里能够挣扎，只得闭目掩睛等死。

你道计全中了吴成的药刀，还能跑到公馆，怎么李昆中了一枝弩箭，就如此利害呢？列公不知，单这毒器，也有毒的深与不深；单说一般中在身，也有要害不要害。要论吴成的竹叶刀，器

具虽大，毒药性还浅，计全中的所在，又在硬处，故此药力缓而发毒慢。如今方世杰的毒弩，东西虽微，药性最深，李昆中的所在，正是后心，箭头透入肉内，隔的不多地方，便是心包，因此毒气直走心包，不但立刻栽倒昏迷，而且死的快当，只要一时三刻，性命必然难保。闲言少叙。

且说方世杰奔将过来，举刀要砍，忽见树林哧哧的，跳出三个猛虎般的人来，一齐直奔了方世杰。方世杰见三口刀上下里齐来，就不能去杀李昆，只得抵敌三人兵器。又遇着这三个，都是定作下的结实家伙，个个飞纵蹦跳，力大如牛，香炉足把世杰围定，又似走马灯相仿，那里有丝毫放松。只闻叮叮当当的乱响。这一场恶斗，足有一个更次。

你说了半天，到底这三是谁？一个金镖黄天霸，一个关太，一个白马李七侯。他们怎的到此？因这李公然动身之后，施贤臣一夜未曾合眼，只是放心不下，说道：“公然昨日虽则前去盗他的师叔解毒的丹药，我只恐他独力难支，倘被他师叔知觉，这事就要不妥。倘或耽延时日，岂不误了计全性命？不知计壮士病体如何？”天霸答道：“方才看他，只是昏迷不醒，滴水不进，伤处尽流黄水，比昨夜似觉沉重。”施公紧锁双眉说道：“请问众位贤弟，想个主意，怎的救得他性命？”关小西听了便说：“大人且请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大人若恐李兄独力难成，关某赶紧的追上相助公然哥哥，务把灵丹取到。他师叔倘然知觉，强抢也抢了他来。”施公说：“关贤弟既然如此，就请辛苦一趟，早去早回，切勿迟误！”小西欣然应允，正要立起身来，只见天霸开言说道：“昨日公然兄动身之时，小弟仍对他说过，与他巡风，他准要独自前去。今日你一人接应他，我若不去，分明是合他赌气，因此

我与你一同前去的为是。倘遇用强之时，也可见机而作。”话言未了，李七侯道：“我也一同前去。我与他同时进身，此时你们二位前去，我只袖手旁观，岂非显得小弟无情”施公闻言，便道：“三位贤弟同去最妙，不必迟疑，急速动身赶上要紧！”天霸说：“大人但请宽心，李兄白昼之间，料也不能盗取，必得黄昏以后，方能行事。方家堡离此只有七十余里远近，我走到那里，及迟申牌时候，红日还高高儿呢！只是一件也是紧要之事，我们三人一同去了，倘然恶僧又来，谁人保护大人？”何路通拍着胸前说：“保护大人有我呢！只要与王、郭二位守备老爷，小心巡察，包管没事。三位贤弟只管放心前去，要紧把丹药取回，搭救计大哥性命要紧。”

当下黄天霸、关小西、李七侯，各各扎束停当，挎上单刀，随带应用物件，辞别大人与众兄弟，三人离了公馆，出了奉新驿，望着东南大路而行，一路无话。到了方家堡，时候尚早，三人找了一座酒楼坐下。过买问了酒菜，搬将上来。三位走了大半天，腹中饥饿，狼吞虎咽，吃了一阵。看看日落西山，三人依着栏杆一看，街上行人，并不见公然到来，心中纳闷。他们岂晓得李爷此时正在刘村杨家酒店内，躲在里面，同着杨好人细细的谈家常呢！三位英雄看这街上行人稀少，天光将暗，抬头看那斜对门，一家人家，广梁大门，好似大户人家。六扇墙门，里内左右两条大长凳，坐着两个人。一位年老的，家人打扮，一个年轻的，雇工服色，坐在那里闲谈。忽见南面来了一位老者，年纪虽有花甲，精神十分强旺，生得长方脸面，两道细长眉插发，一对三角眼，可惜左目瞎了。鼻正口方，颌下长髯，黑多白少，两耳招风，高颧广额。身穿葛布箭袍，腰扣武带，足上薄底靴子。雄赳赳，气

昂昂，坐在牲口背上，押着一辆太平车子，来到门首，下了会骑。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三回 黄天霸镖打方世杰 李公然盗药救自身

且说三位英雄，在方家堡酒楼之上，看那老者下了坐骑，就走入里面。少时车夫出来，推着车子去了。小西说：“黄老兄弟，你看这个老儿，莫非是公然师叔吗？”黄天霸说：“我也在此疑惑。”正说之间，过买上来，问：“三位爷们可要添酒上来？”天霸说：“小二哥，我且问你，对门这家广梁门姓做什么？可是官宦人家吗？”过买说：“他们姓方，也不知道祖上可曾做官来。现下只是有钱罢了！我们这里的人，都称他方员外。方才骑着牲口来的，就是员外。他们田地也不少，各处皆开着店铺，上月员外出收帐目，直到今日方才回来。”黄天霸说：“原来如此。我再要问你，这个方家堡，可有住店的吗？”过买说：“爷们若要住店，此去北面，不到二里，有一个小乡镇，叫做刘村，那里倒有客寓饭店，亦带做居店。”小西说：“偌大一个方家堡，南北一里多长，为何没有客寓饭店呢？”过买说：“爷们有所不知，这个方家堡，不是冲衢大路。从静海县南门出来，六十里一条官塘大路，直到了刘村。要是依旧依着运河，直奔正南一百四十里官塘，便是沧州了。我们这方家堡，就在刘村分路，岔向东南，就到此地，并不通大路。再望南去，都是村子了，故此过往之人，走不到这里。我们主顾净靠乡庄生意。”天霸说：“原来如此，总共多少银子？”说罢三人起身下楼。过买收拾碗盏，吆喝下去，三位爷下楼会钞，

共吃酒菜一两二钱五分。关小西来到柜上，取出银子，会清了酒钞。

三人出了店门，离了方家堡，一路向刘村而来。关小西说：“李老五，一定在刘村住下客寓，等候二更过后才来呢。我们此刻到刘村，一找就得了。单怕他此时就来，与我们走了岔路，这倒难找了。”天霸说：“刘村只有一条路，并无杂路，总得瞧见。”三个人一路说着话，不觉已到刘村。但见这里店铺早已关闭了。三位英雄东敲西打，惊动了几家人家，方才寻得客寓。及至来到里面，并没公然在内，只得住下一间屋子，吩咐煮了一壶茶来吃了。又到各家饭店内问了，都是没有，三人心中纳闷，想这李公然那里了？三位商议，也不必再回客寓，就此仍到方家堡而来。将近北口，正走到林子旁边，这林子名叫大树林。李七侯眼快，早望见两个人一前一后，奔出方家堡来。三人隐身树后，细瞧看，正是李昆在前，方才的独眼老者在后，一路赶紧下来。公然跑到林边，连打了三弹，俱被老者接去。天霸等三人见了发怔。随后他打回三弹，公然分明躲过，忽然“哎呀”一声，躺倒在地。方世杰举刀要砍。三位英雄一齐跳将出来，就与世杰交手，这一场厮杀，是舍命忘生，足有一个更次。方世杰凭你英雄了得，究竟上了些年纪，怎耐得三个出林猛虎，渐渐气力不加，身手迟慢。黄天霸腾出身子，暗将金镖掏在手中，望着方世杰哧的一镖。世杰见暗器已到，要想躲闪，无奈关小西、李七侯这两口刀，如狂风骤雨的劈来。身子呆了一呆，左腕上着了一镖，手中这口刀，当的落在地下。方世杰说声：“不好！”纵身跳入树林，穿林逃遁去了。小西正要追赶，天霸连忙叫住，说道：“他的暗器利害。我们相救公然要紧，由他逃生去罢。”

三人一同来看李爷，见他趴在树根那里，人事不知，叫了几声，并不回言。细看背上中了一枝小小弩箭。天霸说：“这不消说，是根毒药暗弩，只是怎的如此利害？看此光景，断乎等不到天明就有性命之忧，这却如何是好？”小西说：“不知他把解毒药盗了来没有？”李七侯说：“你不听得方才老贼的话吗？这分明是他盗着的了。”天霸点头道：“不错，不错！我是急的昏了，且把他上身搜看。”小西跑去胸前掏了一回，却是没甚东西，又在右肋下一个皮袋内一摸，只有十几个弹子。李七侯蹲在左边，一手抄着他百宝囊，说道：“在这里了。”便将药瓶取出来，三人十分欢喜。关小西说道：“不知此药是吃的，还是敷的？”李七侯说：“我曾听他说过，只要把少许敷在伤口，立能起死回生。”黄天霸说：“我与他把箭拔下。”便把这枝药弩拔下来一看，只有六七寸长，全是纯钢打就，尖头上三楞式的，显着蓝色，此时也无心细看，顺手抛在树林之内。小西把衣服解开，背心居中一个小孔，孔内沿出黑血，便道：“这老贼的暗器，怎的毒到这步田地？”李七侯早把瓶子塞子拔去，倒出丹药，与他敷在伤口，仍把塞子塞好，将瓶藏在身内。天霸说：“我们且到刘村，再行斟酌。”李七侯说：“我把他扛着走罢。”关小西说：“将他抓在你背上，你驮着他的好。”便将李爷扶起，李七侯把背凑上，双手挽住他的腿弯，站起来先走。黄天霸在地上搭起李爷的刀，并方世杰的刀，同着小西随后，跟着李七，一路望刘村而来。

原系一望之地，少时便到。叫开店门，一同来到自己屋内。伙计说：“三位爷们方才那里去了？直到此时才来。这位爷们想是害病吗？”天霸道：“我实说与你知了罢。咱们都是总漕施大人手下的军官。我们奉了大人的钧旨，到方家堡办案。这是咱们的

弟兄，受了重伤，你快去安排卧具与他养神。”伙计听得他们都是办案的老爷，速速答应，那敢怠慢。开店的手乱脚忙，一面吩咐安排卧室，一面叫伙计端整酒饭。自己烹起茶来，闹的住店客人没睡。天霸来到里面，见李七侯已把公然放在炕上，看他面色比方才好些。果然丹药灵验，神色也清了许多，身子也转动了，这伤口皮肉渐渐红活，黑血变紫，紫又变红，淌去了许多毒血，便能开口。李爷说：“多蒙众位弟兄前来救我，恩同再造爷娘，重生父母。不然，我李某早死多时。”说罢要想起来，给他们叩头。天霸连忙止住说：“自家弟兄，何用这些样子？李兄千万莫动，你身子才好，第一要养神。”吩咐伙计：“端正粥汤，好生在旁伺候李七爷，明日重重赏你。”伙计自去服侍。开店的把茶斟了几碗，一面饭已好了，把酒先叫爷们饮起来。众英雄闹了一夜，腹中饥饿，正用得着，此时心中欢乐酒欢肠，大家吃了一阵。用罢了饭，天光大亮。天霸见李爷好了大半，心中要赶紧回公馆，还要救一个人哪。立刻算清店饭钱，赏了伙计，雇了一辆车子，就请李爷坐了，自己同了小西、李七雇了三个牲口，辞别店家，说声：“打搅。”大众出了店门，离开了刘村，望馆驿而来，一路无话。到公馆门首，只见施安眼泪汪汪，从里面出来。大众一怔。天霸便问施安说：“计爷好些么？”施安说：“计爷即刻才死呢！”毕竟计全性命如何，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四回 遇妙药计全活命 换服色李昆访案

话说黄天霸同了小西、李七，下了坐骑，李公然下车，打发驮夫、车夫回去。此时李公然伤毒消尽，但觉疲软无力。四人走进公馆，遇见施安说：“计爷死过去了！”天霸众人先到计全屋内，看视计全。但见王、郭二人前来行礼，彼此就坐。正待开言，只见帘子启处，施公进来，背后跟着何路通。众人一齐见过大人。施公便问：“王殿臣，如今计壮士怎样了？”王殿臣说“方才昏晕了一阵，如今唤醒过来了。”施公便问：“李贤弟，灵丹取了没有？”天霸说：“丹药取到了。公然兄险遭不测，现下尚欠精神。这话少刻细说，今先要救计大哥要紧。”李七侯身旁取出药瓶来，交与天霸。天霸走到榻前一看，计全合目昏沉，气息如丝，随即将药敷上。公然吩咐：“把单被与他盖上取汗。这就好得快了。”天霸说：“李兄，方才小弟不知这个招儿，没与兄取汗。不然，此时还要强旺些吗？”公然点头说道：“这丹药敷上，要是不见风，出透一身臭汗，只要六个时辰，归本还原。”施公忙叫何路通，把窗格关上。王殿臣早把单衾与他盖好。

施公带笑开言：“李贤弟如何遇险？”李公然就把动身以后，如何到刘村，如何到杨家酒店，如何二更进去，盗了丹药，如何忽见师叔，如何被他射了毒弩，自己就昏迷过去，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黄天霸接着说三人怎的到了方家堡酒楼，看见世杰回来

的；再到刘村，找李兄不见，怎的行到了大树林，遇见他们追来；怎的与世杰大战一场；怎的一镖打伤世杰，他才跑了；怎的把李兄上药，回到刘村寓所，雇了牲口车子，回公馆。一五一十，也说了一遍。施公称赞一番，记了各人的功劳。吩咐摆酒款待众位。贤臣亲自把盏，与众英雄道劳，十分欢喜。施公提起曹姓一案，必须把木匠拿到案，方有头绪。黄天霸说：“我等明日再去私访，好歹把此冤理明。计大哥在双塘儿遇见头陀，曾说有个木匠外甥，莫非有的来历？且待计大哥刀伤痊愈，再行探听。”李公然说：“这头陀既来行刺，逃回去了，只怕不肯死心。众位兄弟还须小心保护大人。”众人点头道：“是。”何路通说：“咱们何不到玄坛庙去，把恶僧捉来？要是木匠在庙内时，一并就带来。不然，把两个秃驴夹起来，怕他不招出来吗？”李七侯说：“这倒是条捷径路儿。”贤臣带笑开言说：“你二位说得痛快雄壮，虽是依近就近的办法，这得众人斟酌个万全善策方妙。”关小西说：“依我愚见，玄坛庙也可去得，私访也可访，明日派开各兄弟，各有专责。要到玄坛庙去的，只管整备玄坛庙去的法子。出去私访的，只管办理私访的路道。不知大人高见若何？”施公笑道：“小西见得不错，但只明日先发私访的出去，私访起来，这玄坛庙去的可迟两天。方才李五弟说过，他师叔的解毒丹敷上，只要不见风，取出汗来，无论什么毒器所伤，只消六个整时，立能返本还原。若过两天，计全必然复原，然后一同商酌前去，还须设个计策，方为稳妥。倘若草草一去，被他逃了，非唯本案难理，兼且反种下后患，这不是打草惊蛇吗？”众人闻言，齐说：“大人深谋高见。”施公又谈论些闲话，尽欢而散。

大人回到卧室。众英雄出来，看视计全，顿觉好的多了，面

色也转了，说话也行了，粥也吃过了，众人一看见他精神也有了。一见公然，就与他道劳，又感谢天霸众位。天霸连忙叫他切勿如此，务要安心静养。大众说：“我们不必在此，惊动的计大哥不安，咱们外面去罢！”众人遂各去安歇。一夜易过，又到来朝，大众起身梳洗，用茶点已毕。天霸来见施公，说：“今日派谁出去？若论机灵，计大哥第一，可惜不能出去，其余就是神弹子。关小西细心谨慎，亦可去得。王殿臣精明老练，就是这三个人罢！”施公点头，天霸退出来，便与李公然、关小西、王殿臣三人说明：“大人吩咐你们出去私访，要访得出些风声，或是木匠名姓、住居，或是金钗着落，就算是功劳了。”当下三人议定了道路，各人自去理会，分头私访。

我就中单说李公然，回自己房内，脱去箭袍，内着小袖拳衣，外罩湖色绸长衫，白袜云鞋，手拿柄折扇，改扮了文人模样，腰内暗藏匕首。出公馆，望着正北而行，一路留心细看，不觉来到静海县的南门。公然步进城门，只听得背后一人抢步向前喊叫道：“富明，富明，你今天可上玄坛庙里吗？”公然回头一看，却是个木匠，见他背上背着斧头、锯子，肩上甩一个蓝布搭裤，向城门洞内，随追随喊。公然心内一动，只见前面这个人，也是手艺人打扮，穿着白布短衫，蓝布的裤子，脚上尖头薄底快鞋子，年纪不上三十岁，生得獐头鼠目，不象善良之人。听得背后有人唤叫，他便立住了脚，回转脸来说道：“做什么叫名叫姓的？大惊小怪！”那木匠已到他身旁，回答说：“你又不犯什么王法，就怕人叫喊名姓吗？”此人说：“不是这样讲，大街大巷，叫人听了不雅相。你叫住我，有甚话说？我要紧去干事呢。”木匠说：“我叫你不为别事，因为我们东家，要做佛事。出月初三，是他老太

太的十周年，要拜三天大悲忏^①。你若到玄坛庙去，对你母舅说一声。他庙里与我东家老宾主，也不用讲价，叫他到出月初二，先到双林巷，来东家家里，把道场摆好，千万不可失期。可巧遇见了你，央求你带个信儿，就省我走一趟唐官屯了。”这人听了，也没等他说完，便把双手乱摇，说道：“庙内和尚忙的了不得，连下一个月都定满了佛事。你快到别处寺院去定罢！况且我今也不到庙去。你若去时，也不过白跑一趟。我还有要紧的事，过一日同你喝酒吧！”说毕扬长的去了。那木匠咕噜了一回，也就回转身来，出城而去。公然听得清楚，暗想：前面这个富明，准是吴成的木匠外甥。看他这个形象，这金钗一案，只怕倒有七八分光景。想定主意，就跟这富明走去，看他干些什么，远远的一路跟下去了。好半歇，到一条巷内，见他到一座酒楼里去，在沿街栏杆内坐下。李爷也走进去，靠里面坐了。酒店伙计过来，问过了酒菜，一一搬来。公然一面吃酒，一面留心瞧这富明。虽在那里吃酒，不时把眼睛看着对门一家人家。不知为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① 大悲忏(chàn, 音颤)——佛教规定，出家人半月集合一次，举行“诵戒”，犯戒人述过改悔。以后形成忏文、忏仪。后又衍生为脱罪祈福的普遍形式，凡佛教徒皆可举行，并念各种经文。大悲忏是其中之一；又有梁皇忏等。

第一九五回 神弹子旅店逢三杰 白狻猊萍水识英豪

话说神弹子李昆在静海县，遇见这个富明，心中起疑，一路跟着他来到酒店之中。见他一面吃酒，时刻瞧着对门。李爷把对门一看，见是一家住户人家，门前扬州式子矮阔门关着。公然心中纳闷，叫伙计做了几张饼来，添上些牛肉、羊肉，吃得饱了。忽听呀的一声，见对门矮阔^①门开了，有一个妇人在门口站着。李爷细看这妇人，年纪二十多岁，满脸抹着脂粉，身穿月白单衫，下面蓝绸裤子。立在门内，瞧不见两足的大小，只见髻边插几朵石榴花，生得中等姿色，透着些妖淫气象，立在那里，观看过往之人。李爷心中暗想：看这个妇人，不象正经之人。忽听那富明连咳几声干嗽。这妇人就瞧着栏杆内，做眉做眼，把手指儿做着哑谜。富明把头点了两点，这妇人就关了门进去了。李爷心内明白：方才妇人那个手势儿，分明叫他从后面进去。半刻工夫，只见那富明会了酒钞，出店门去了。

李爷叫伙计过来，说：“小二哥，你生意忙呀。”伙计说：“这店全天都是没事。”李爷说：“你要是没事，我与你闲谈闲谈。我且问你，这条巷叫做什么？”伙计说：“人家都叫它新街。这里望东出了新街，由右手往南，走到十间门面，就是县署街了。”李

① 阔（tà，音踏）——小门。

爷说：“对门扬州矮阔门内，他们姓什么？做什么生意的呢？”伙计说：“这是王成衣店的家里。方才这个妇人，就是王成衣的老婆。”一家子就这两口儿。他们这的主顾，都是大门墙呢！这王成衣好手段，人家都叫他到宅里去做生活，却时常不在家里住。爷们可认得他么？”李爷说：“我要是认得也不问你了。我是没事，与你们闲谈罢了。”伙计笑了一笑，就走到柜内去了。李爷看那天光，约有申牌过后，就把酒钞会了，走出店门。依着伙计的话，出了新街东口，顺手转弯，走不上几家门面，果然有条横街，也是头东尾西。进了东口，一路留心，打量着地段，差不多在酒店的对面了。一看北首的房屋，净是店面，并无后门的样子，心中纳闷。细想方才那妇人的手势，一定是叫富明从后面来的意思，为何这里都是店面，不见他后门呢？只怕还要过去一段才是呢。那李公然三五回次，走了两三趟，见净是店家，并无后门。忽然见那杂货店旁边，有条小弄，似不通的样子。李爷走到弄内一看，那净头处有个弯儿，转过弯来，正是一条后街，一眼就看见对面墙围内，露出招鸽子的小旗来了。公然心内明白，回身出了小弄。想时候尚早，且去落了寓所，待到黄昏过后，方可进去，探听他们说的什么，谅必这王成衣今夜不回了。

一路走到县衙西首，有家悦来客店，走进门去，伙计就迎接说：“爷们住店吗？”李爷说：“我只要间厢房就是了。”伙计说：“有厢房，东西两间净空着呢。”公然举目一看说：“就是这间西厢房罢。”伙计说：“爷们要用酒，还是用饭？”李爷说：“酒是要的，时候还早呢。你先与我煮壶茶来吃了，少停上灯时候再打酒罢。”伙计答应一声，回到外面烹茶去了。

李爷走到庭心，望着上房中间一看，见有三个人坐着在西间

内吃酒，一个白脸，一个紫脸，一个黑脸。心中暗道：“好似刘、关、张转世了。只见那白面的年纪四十左右，生得方面大耳，两道剑眉，一双秀眼，颌下三绺青须，身穿皂罗箭袍，英风透露。又看这紫脸的，长眉插鬓，虎目圆睁，年纪二十多岁，穿一领生纱短褂，身躯长大，象个好汉。那黑脸的，也是二十左右年纪，生得细眉圆眼，尖嘴缩腮，身材短小，骨瘦如柴，身穿皂绢小袖短袄，英雄挑包，下面兜裆扯裤，足登薄底鞞靴，虽穿着武打扮，看看他没甚能为。公然这个人天生的和气，到处礼貌谦恭，见了他们，把手一拱，说：“三位尊兄请了。”只见那三人直站起来，齐说：“仁兄请了。”说着那白脸的早已走到中间，这两人也跟出来了。白脸的到了面前，一拱到底说：“仁兄请到里面小酌三杯。”公然连忙还礼说：“兄等在此相叙，小弟怎好扰阻清谈？”白脸的说：“我们都是结义的兄弟，没甚事情，兄台何故见外？”一手挽着公然，朝里就走。公然只得跟着三人来到西间屋内。那紫脸的扯了一张椅子过来，朝外放下。三人就让公然首座。公然那里肯听，谦了半晌，还是把椅子抛开了些，然后坐了客位。白脸的坐了主位，那两个就左右坐了。伙计刚刚拿了一壶茶，一个杯儿，走到西厢房，不见了李爷，就到上房来。一望，见他们一起儿在这里了，便笑嘻嘻的走进来，把茶壶、茶杯放在边头桌子上，移过三个杯儿，斟了四个半杯儿茶。一头斟一头说：“爷们在此请客，可要添酒菜么？”白脸的就说：“咱们本来要喊你，你快些添上一席上等的菜来。”伙计满面带笑，连说：“晓得晓得。”回身去了。公然忙说：“尊兄过费，使小可不安。”便问：“尊兄贵姓大名？他乡何处？”那白脸的说：“我们哥儿三个，都是江南金陵人氏。因下姓甘名亮，外号人称白面狻猴。”指着红脸的说：“这

是我拜名弟兄，人称赛姜维邓龙。那位是他的胞弟，人称小元霸邓虎。”李爷听了，连忙站起身来说：“小可久闻金陵三杰的大名，只恨关山睽隔^①，未能拜会，不想今日得遇尊颜，这是小可的万幸。”说着话作了个总揖。三人一齐还礼，同说：“仁兄过誉了。请问仁兄贵姓大名？”李爷说“小弟姓李名昆。”那甘亮便不待说完，接着道：“莫非人称神弹子，李公然李五兄吗？”李爷连称不敢。三人刚然站起，说：“我等久仰大名，只是无缘相会。”忽见伙计搬进酒席来了，两个托着两个大木盘，一个提着酒壶，先把残席撤去，把盘内酒肴排列桌上，添上一副杯筷，斟上四杯酒，说道：“爷们要什么？只管喊叫就是。”甘亮点头，一摆手，伙计提了菜盘，带了残肴，到外面去了。

四人坐下，甘亮把盏敬酒，谈论当世时事，江湖上的勾当，说些拳棒枪刀，十分得意，真是相见恨晚。甘亮说：“小弟意欲与兄结为手足，不知可能俯就否？”李爷说：“不敢，小弟也有此意，只是不敢出口。”甘亮、邓龙、邓虎大喜，立刻吩咐店家。伙计听得连忙上前说道：“爷们呼唤，还是添酒？还是要饭？”甘亮说：“酒也再添十壶。你先去买办祭礼，我们要结义呢！”说着向兜肚内摸出两个二十两的长锭，交与伙计。伙计连连答应，用手接了，欢欢喜喜的去了。这里四位英雄，传杯递盏，说得投机。不多时，伙计办齐了三牲香烛，一切祭献物件。把桃园三义神马，供在中央桌上。排列停当，点上红烛，便请爷们拈香。四位英雄一齐出席，来到外面。这一拜有分交，黑夜交兵个地覆天翻，贤良遭险救出虎穴龙潭。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睽（kuí，音葵）隔——隔开，分离。

第一九六回 侠士窗前听密语 奸夫屋内露真情

却说四位英雄来到外面，先叙了年庚：甘亮居长，李昆第二，邓龙是老三，邓虎老四。伙计一面伺候拈香，一面到外面烫酒，忙忙碌碌，十分高兴，甘亮先上了香，斟了神前酒。然后四人排了次序，一齐跪下，异口同音，称“我等甘亮、李昆、邓龙、邓虎四人，结异姓骨肉，从此有福同享，有马同骑，患难相扶，各无私念。不愿同年同月生，只愿同年同月死。若有异心，神明殛之。”四人誓了，对着神三跪九叩，站起来大家对拜了四拜。伙计把红毡毯收起，一面把十壶酒拿到里面。这五个伙计一齐恭喜爷们。甘亮说：“少停，一起来领赏。”伙计们叩谢过了，伺候着四位入席，伙计斟酒。李爷说：“如今大哥上座。甘亮也不谦逊，坐在上首坐了，说：“愚兄有占了。”李爷同邓氏弟兄，都依次坐下。一看桌上多了四只小锅，锅内无非一色的鱼、肉、火腿、鸡、鸭等类。便问伙计：“我们没有吩咐你们办下这个来。那是什么？”伙计齐说道：“这个名叫一品锅，是我们众伙计孝敬爷们的。今日在小店里义结金兰，将来四位爷们，都是官居一品，并列当朝的意思。”甘亮听了，对他们笑了一笑，说：“难得你们一点诚心。”说着摸出十两一锭银子，赏了伙计。众伙计连忙磕头谢赏，口称：“谢了四位老爷赏赐。”站起来欢欢喜喜的，立在那里伺候。李爷说：“我们兄弟自己斟酒，你们不必伺候。”邓虎说：“干你们的

事去。”众伙计谢了一谢，都到外面去了。甘亮说：“贤弟，愚兄闻得你在山东保镖，因何到此？”公然便把：“受了粮船帮聘金来到天津，遇见施大人青眼相看，我就投在他部下效劳，也想争个出身。后来到了奉新驿，遇曹必成一案，计全中了药刀，自己到方家堡盗药，中了一箭，几乎殒命。幸得天霸等前来救应，将我救回公馆。今大人谕我等三人改装私访，各人分道而行。小弟进城，遇见木匠呼唤那人，我疑心是金钗一案，故而寻找寓所，意欲黄昏过后，前去窥探踪迹。不想遇着大哥。”把上项事一五一十，细细说了一遍，绝无半句藏私。甘亮等三人听了，同声叫：“好，这才是大丈夫的志气。那绿林里面，江湖道上，俱非豪杰久居之所。”大家欢呼畅饮。只见伙计点上灯烛，烹上雨前茶来。四弟兄猜拳行令，直吃到二更之后，方才用饭。伙计伺候饭毕，把残席撤去，叫了安处，自去收拾店铺去了。李爷便说：“大哥与二位贤弟，各请安歇，小弟去去就来。”三人嘱咐小心留意。

李爷回到西厢房，把长衣卸了，插好匕首，从庭心内飞身上屋，施展夜行的功夫，蹿房跳脊，在屋上望东而去。认准这杆鸽子旗，飘身下去，落在围墙之内。四下一望，见院子里灯光明亮，李爷鹤行鹭伏，来到窗前，侧耳细听，正是一男一女的声音。李爷就在窗前纸上戳了个小孔儿张看。男的便是富明，女的就是酒店内看见的王成衣老婆。只听那富明说：“这东西我好不容易得来，这一夜分明放在枕头旁边，到了天明，我见时候不早，要紧出去，一定是忘记了带去。及至到了庙内，找寻不见。路上又没耽搁，却到那里去，不是你收拾了，还有谁吗？”又听妇人说：“只怕你在半路落了或是人多的地方，被扒儿手扒了。我要是拿了你的，肯叫你这样猴急，还不说出吗？与你也不是新交好，难道我的心

事，你还不知吗？将来身子总还是你的，难道要你一根金钗不成吗？”富明说：“你的心迹我怕不知呢！这件东西，原是要与你做个久远之计了。岂知可巧的，来了个喜管闲事的施不全，被曹必成的妻子，在他手内告准了状子。四面八方，发人探访。我吓着了，逃到母舅的庙内。”妇人说：“既然你躲在庙内，人不知鬼不觉，他们要来拿你，再想不到这个所在的，你为何又出来了？”

富明说：“这个事也是活该。我到庙里时节，恰好有个同行叫做张四，正在庙内做工，就叫应我。”他说：“富明你今日可是望望母舅吗？”我只得答应他：“正是。”口中虽则回他，心内就是一怔。我说：“张四哥，你做了几天了”他说：“今日头一天呢。”我说：“生活做完没有”他说：“还有两天做呢！”这时我母舅不在庙内。我心内就想等我母舅回来，叫他回绝了张四，说过几天再做。那晓得，母舅回来，同了一个和尚朋友一起到庙。我见了母舅，就把自己的事儿，告诉了一回，又叫他把张四回绝了，免得人家起疑。母舅说：“你只管放心，张木匠只管叫他做工。今夜不是明夜，施不全的脑袋，都在我手里了，你还怕他什么？”我一想这事更好了，我就放心住在庙里，张四来做工，也不必避他了。岂知到了后夜，我母舅前去行刺，却被他们看见。母舅见事不妥，回身便走。他们的手下部将，后面追赶下来。母舅细一看，原来前一天在双塘儿酒店内遇见过的，回手发了一把药刀，将他伤了肩头。母舅知道他中了药刀，不过两天工夫，终久要死，也就不去追他，让他逃回去了。母舅回到庙里，说起此事，于七一听，就说：“坏了事了。”那时母舅也想着，也把两脚一蹭，说：“是我一时疏忽了，放他走坏了。”我就问母舅为什么坏呢？母舅说：“我们在双塘儿酒店里吃酒，说话的时节，这个人也在旁边

桌子上吃酒哪！及至我们走出酒店，这人还没动身。只怕我们说的话，被他听见，岂不要到庙中找寻？就是他没听我们的话，他只要问了酒店里，就知我在玄坛庙了。如今中了药刀，虽然性命不保，他只逃到公馆，见了别人，岂不把我们的来历，告诉明白？’到了第四天，母舅同了于七又去行刺，到了公馆屋上，只见里面刀出鞘，弓上弦，周流巡察，保护得没处下手。就到外厢屋上细细探听。那知他们全晓得了，正要到庙里来，连两个和尚，一个木匠外甥，一窠而擒。母舅回来，说明此事，唬得我魂魄俱消。忽听得外面敲门，我只道官兵到了，正想逃走，岂知来了母舅师父同师弟两个，我方才定心。听他们四个人商议，要在庙里设下埋伏，准备抵敌官军，镣他个片甲不回。我想了半夜，没有合眼。此事弄得太大了，还是走罢！故此前来看你，商量个法子，我与你及早高飞远去，想此地一日也住不得了。若说要走也是容易的，只是苦了这件东西没了，我与你逃到别处，怎过这样日子呢？”

李爷正听富明说到那里，忽然听前门砰砰的有人打门。不知何人到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七回 王成衣捉奸被杀 富木匠行恶遭擒

且说李公然在窗外侧耳细听，富明把前前后后一本说了，心中大喜。忽听得前门有人叫门。妇人慌着说：“酒鬼来了。他这个时候从没回来的。”富明说：“不错，他哪一晚上不喝酒？喝了酒不醉不罢休的。今天这个时候回来，一定知了风声，酒也没吃，特地叫了帮手来捉奸了。”妇人忙说：“你快些走罢！”富明说：“叫我哪里出去呢？”妇人说：“你从后面围墙上跳出去罢！”富明说：“围墙又高，又没接脚的东西，怎的跳得过？”二人正在着忙，忽听外面擂鼓也似的敲门，口内骂道：“贱货！你在里头做什么？还不开门啦？”富明说：“你且答应了他再讲，被他闹的四邻八舍都听得了。”妇人口内喊着：“天杀的！半夜三更回来，我不要点起灯来，穿了衣服，才好开门吗？”外面不管，只是骂着说：“你要不开，我就打门进来了。”妇人口里虽硬，心内越发着急。富明说“你且不用慌，我在这里静海县地面一天也住不得了。如今有两条路在此，凭你走那一条罢？”妇人说：“什么路？快说吗！”富明说：“你要就跟着我的，我在房内等着，你去开门，放他进来，待我结果了酒鬼性命，与你拿了些细软东西，连夜逃去到别处去呢，天长地久过日子。你要是跟他的，我就此走了，与你断绝往来，今生今世再不见面了。”妇人听了，流下眼泪来说：“叫我怎么舍得下你呢？”富明说：“既然这样，你就去开门，放他进

来吧！”妇人虽是点头，那两条腿抖的寸步难行。

忽听得外面豁啦啦一声响亮，果真打开大门来了。富明一手扯开房门跳出去了，随脚就见王成衣闯进房来。这李爷在窗眼内看得明白，见他五短身材，生成一个猫儿脸，断眉毛，小圆眼睛，小耳朵，十几根菱角髭须，眉毛眼睛攒聚在一处。可怜他死在目前，尚然未晓。一进房来，指着老婆就骂，气哼哼的说“你做些好事！”东一张西一看，瞧了床底下说道：“这个忘八躲到那里去了？”正要回身出房去寻找，忽然见富明抢将进来，手提了一把菜刀，一手扯住王成衣，举刀便砍。只听得“磕磕嚓嚓”的，一连七八刀，把个王成衣的脑袋砍得零里零丁，没有一半完全的了。李爷看见这个光景，也觉可怜。这妇人虽则与富明通奸，究竟与酒鬼十几年结发之情，见丈夫死得太惨，听他临死，砍到两三刀时候，还喊叫：“大姐快来劝劝，饶尔罢！”岂知妇人这时光，唬得浑身乱抖，心头乱撞，一头哭着，一手扯住富明说：“你把我丈夫杀死，叫我怎样呢？”富明说：“你是唬昏了。快快收拾细软东西，替换衣服，打成两个包袱，等待天明，同你逃出城，往他乡再作道理。”妇人听了，越发哭起来了，说：“我是小足伶仃，怎会跟你逃难？跟你去也是折磨死了。等在这里，明日官府捉去，谋死亲夫，也是六刀之罪。我前后总是一死。你索性把我杀了，倒是给我一个爽快，省着受许多惊恐。”说着揪住富明胸前衣服，只是不放，叫道：“你要想走吗？”富明听了这句言语，见他真个不肯放他，不觉一时怒起，用他左手对着他胸前只一掌，打个正着。那妇人怎禁得这一下，把手一松，仰面朝天，往后噗咚的一交，跌倒在地。也是活该，这一交跌下去，可巧她的脑袋碰在柱礅石上，只听得“壳托”一声响，登时脑浆进出，一命呜呼！富

明见了，哈哈一笑说：“这是你自己讨死，与我何干。”

富明见妇人已死，把手内切菜刀抛在一旁，走过去把箱笼物件，乱翻乱倒，见了值钱的金银首饰，就向兜肚内乱塞。虽是小经纪人家，倒也有好几十两银子的东西。那知他翻来倒去，随手抓得一件东西。富明又是哈哈一笑，说道：“原来果然是你拿的，想你平日与我恩爱，都是哄我哪！你这死得一些也不冤枉了。”李爷听了，在门缝内瞧着，见他手内拿的黄澄澄的正是一根金钗，抓来也放在兜肚之内。笑嘻嘻的说道：“我有了这些东西，到处好过日子。难道没了老婆吗？老爷走他娘！”说着走出房门。不防李爷闪在旁边，等他走到近身，喝声“慢着！”把他夹颈皮抓住，小鸡一般提将过来。富明这一唬，几乎失落了三魂七魄，口中只叫：“老爷饶命！”李爷说：“你自己不肯饶人，倒晓得叫人饶你。也罢，你把兜肚解下来献了我，我便不来杀你。”富明无奈，自己性命要紧，只好将兜肚解下来，说：“爷爷拿去。放了我罢！”李爷一手接过兜肚说：“且慢，我得了你的贿赂，应许下不杀你，你只管放心罢！”说着话，将他拧在地下，找了一根绳子，把他四马攒蹄捆个结实，然后将兜肚束在自己腰间，一手提了富明，出了院子，直奔围墙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八回 曹义仆当堂释罪 富木匠就地行刑

却说李公然提了富明，来到西厢屋内，只听得外面正打四更。把富明抛在地下，自己斜卧炕上，略息片时，天光大亮。只闻邓虎在里面说：“恭喜二哥，差使得了。”公然连忙起身，来到上房，见了三杰。一同坐下说：“哥弟此刻欲往何处？要没事何不与小弟同往奉新驿？兄弟们也得畅叙见时。”甘亮说：“贤弟公事在身，理当先去交差，一路保着大人，建立奇功伟绩，争个名扬后世，荫子封妻，就是愚兄面上，也有光彩。我等现在要访探友人，与贤弟后会有期。”李爷说：“小弟就此告辞。”叫伙计出去雇了车子，把富明安放车上，用一个大蒲包，套在富明身上。李爷不喜坐车，跟着步行。甘亮等三人送至外面。未免大家有些依恋之情。邓虎更加难舍二哥，定要独送一程。李爷挡住说“兄弟请留贵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等后会非遥，何用如此？”邓虎也只得罢了，四人各自一拱而别，不提。

单说李公然押了车子，出得静海城，一路望奉新驿而来，路上无话。不多时到了公馆门首，李爷唤叫从人伴当，把蒲包提到里面屋内，吩咐他们：“留心看守，此乃要犯！”自己与何路通、李七侯、郭起凤等见礼。只见计全坐在那里，瞧见公然进来，早已迎将出来，又谢了盗药之情。李爷说：“计哥哥贵体痊愈否？”计全说：“多谢贤弟。这个丹药真是仙丹，如今竟无一毫毛病。贤

弟访得案情，且见大人交差，再与你贺喜。”李昆即到里面，见了大人，行礼已毕，吩咐一旁坐下。李爷叫把富明带来，此时从人早已开发了车子回去，把蒲包除了，将富明解开脚上绳索，单捆两臂，将他押到施公面前来。李爷便说：“未将交差。”施公便问：“此系何人？”李爷就把昨日私访的情由、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说着话，向兜肚内摸出一支金钗，两手奉与大人。大人接来一看，满脸堆笑说：“李贤弟，又是一件头功，可喜可贺。”吩咐从人：“叫军士伺站班伺候。”施贤臣居中坐下，叫把富明带上来。从人答应一声，两个军士押了富明，朝上跪下。施公便说：“富明，你便把得金钗，调参周氏之事，从实供来，本院从轻发落。若有半句唐突，我请上方宝剑，斩你脑袋，后悔莫及。”富明一想，左右是死，不如招了，免受刑罚。便说：“小人情愿招来。只因小人在翰林家中做工。曹翰林有个小妾周氏，年方二十多岁，生得风流标致，常到做工的地方看小人做工。小人一见，生得俊俏，心甚爱她，恨不得把她一口囫囵吞下肚去。可巧她见了小人，常把言语搭讪。小人心中昏了，当她看中了小人，夜夜思念于她。这一日，玉凤送茶壶来，说道：‘我家姨奶奶的好茶，叫我送与你吃的。’我听了此言，心内就想：姨娘怎地要好，把自己用的茶壶，给我木匠司务吃茶呢？及至呷了几口，这个味道，自出世以来也没吃过，我就开了壶盖，看看什么样子的茶叶？岂知一看，只见黄澄澄的一支金钗。我想金钗怎么在茶壶内呢？一定是姨娘看中了我，叫我夜里进去，这个金钗就是表记。我就收在身旁，到了黄昏时候，在门房内一问，今夜曹老爷不回来了，我想越发对了，这个时候，小人脚上没穿着鞋子呢！走进去，刚见有双鞋子，放在那里，认得是曹必成的，谅他晒着忘记收了。心中一想：

若是赤了脚到姨娘房里，究竟不雅，我就借用一借用罢！谁知穿上鞋子，走到姨娘房中，灯火也没。我就轻轻叫了几声‘姨奶奶’，并不答应。我当她等得性急了，睡熟在床上罢！我就摸来摸去，摸到床上，并没有人。正想要出来、只听得脚步响，我心中欢喜的了不得，这总是姨娘来了，连忙将他一抱，就与他亲个嘴儿。那里晓得一嘴毛烘烘的。他就喊叫起来，方才晓得曹老爷到了。我唬着生出急智，就把鞋脱在房内，赤脚逃走出来。倘然老爷追究起来，让曹必成去晦气，与我不相干了。如今遇着大人是青天，小人怎敢说谎？就是以往从前，求大人笔下超生。”

施公说：“以后便怎样呢？”富明一想：“此事现被他们在窗外全听去了，当时就把我捉住，再也赖不过去，我横竖一死，索性说了，免得零碎受苦”就把向来与王成衣妻子通奸，后来怎样躲在庙内，又进城去，将王成衣杀死一事，从头细说了一遍。施公吩咐记了口供、叫计全、何路通二人保护，军士押着富明，一封书信连着供单，送到静海县去。计、何二人上马，取了家伙。军士押了犯人在前，一路进城，到了县衙，二人下马。计全把书信取出，呈与知县。陈太爷见书信，知道前案已得，今又有两条命案：“只怕我的前程有些不妥。”吩咐伺候站堂，一面差人去请曹步云到来，一面监内提曹必成。不多时案犯齐集。知县升坐大堂，两旁衙役、书吏、皂隶，一齐伺候。陈景隆先请曹翰林到堂，曹必成跪在下面。知县吩咐带木匠富明上来。差人传说：“带凶手！”曹步云一看，认得是叫过他在家做工的木匠。看他见了知县，全不翻改，照前番的样子，一五一十说了遍。曹翰林方知冤苦了这义仆，心中好生难受。陈景隆审明了富木匠的清供，书吏记了供单，随即当堂与曹必成除去刑具，换了衣服；将富明钉镣

收监，吩咐狱官，格外留心。

一面叫差人快些备一乘小轿，一匹牲口，自己也不敢打道了，单传提轿伺候。先后请计、何二位上马先行，陈景隆坐上轿子，曹步云乘了小轿，老家人骑了牲口，只用四个公人，一顶红伞，立刻出南门，到奉新驿而来，一路无话。

不多时，到了公馆门首，下马的下马，出轿的出轿。门上报知施公说：“静海知县到了。”大人吩咐道：“请。”陈景隆、曹步云主仆进公馆，来到书房，参见钦差大人已毕。大人吩咐：“看坐。”曹步云谦逊一回坐下。陈知县跪在地下，连连叩首说：“卑职该死。回禀大人，现今曹必成一案，已将富明木匠申明口供，曹必成实情冤枉，今已开释。富明连伤三命，请大人谕下。”施公定了“立斩”罪名，因他尚有余党，不必详文上去，就于明日就地正法。岂知仍然不安，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九九回 关小西私探玄坛庙 黄天霸护囚静海城

却说施贤臣代理巡按，可以先斩后奏，便宜行事，富木匠连伤三命，罪无可逃，定了斩决。因为他尚有余党，恐其反牢劫狱，沿途邀截等情，就命明日午时，在本城处决。陈景隆理事糊涂，理应开缺，姑且从宽，俾其改过自新，记了大过三次。曹步云枉为翰林，见事草率，诬告义仆，申斥一番，着将曹必成领回，好好看等。曹翰林诺诺连声，同了曹必成，谢了大人，先回去不提。静海县知县，启禀大人说：“城中只有右营城守，别无武将，恐其监刑劫夺，请大人给发能员保护法场，方为妥当。”施公点头说：“贵县先回衙理事。王成衣家内尸首，可曾料理？”陈景隆说：“卑职昨日清晨，就得报王成衣家被盗，杀死二命。卑职立刻前去相验：“就见大门打坏，王成衣夫妇被杀死房内，箱笼物件，倒翻满地。卑职也只道强人所为，怎想到因奸被杀的呢？就命地方，买棺木成殓，房屋封锁入官。及至回到衙门，大人的书信连凶手就到了。”施公说：“这就是糊涂。你不想要是强盗，岂有不带刀剑，怎么凶器倒是切菜刀呢？你以后若不实心任事，照此糊涂，少不得要去了前程。”陈知县连连磕头称是：“卑职再不敢粗心草率的了。”施公说：“你就回衙去罢，。明日我打发黄副将并王、郭二守备，一同保护法场便了。”陈景隆谢了大人，告辞出去，提轿回衙去了，不必细说。

且说施公平反了曹必成冤狱，只等明日斩了凶手，便可起身。只因玄坛庙凶僧吴成，结连了于七改名的薛酬，若不除去，终是百姓祸根。便与黄天霸、李公然、计全三人，商议此事。李公然说：“我听富明说，玄坛庙内，又到了吴成的师父师弟，这二人本领非常，不知叫做什么。如今庙内设下重重埋伏，全有准备，只怕将来为祸不浅。”施公说：“我不虑他行刺，所扰者只怕此时不将他除了，将来养痍遗患，陷害良民百姓。”计全说：“行刺最要严防。我料他们时常到来，只因防备得紧，故此不敢下手。”正在议论，只见关小西、王殿臣二人回来，见了大人行礼，又与众弟兄一拱手。大家还礼。大人吩咐一同坐下，便问：“二位今日私访如何？”小西说：“我听说曹必成案情得了哪！”施公说：“这个案已结了。我问的是玄坛庙的消息如何？”关小西说：“这玄坛庙的事，我也打听得太略了。今日我与王老爷出去的时节，就商议好了，同走一路，到唐官屯玄坛庙去。因为恐怕恶僧看破形踪，孤掌难鸣，所以二人同去，有个斟酌。到了唐官屯一看，却是个热闹去处。这条镇头南到北，也有二里路长，就在双塘儿的复里。南头冷静，有个郑家花园极其宽大的。这玄坛庙就在北头市梢，离开市镇有一箭之遥，房屋倒也不少，大约总有数十间，四面围墙高峻。和尚不过十几个，都是念经拜忏的客师，并无本领。只有当家和尚静修，是个飞贼出身，就是行刺的这个吴成哪！如今来了这于七，法名叫静喜，与他一师门下。今日这两个贼秃，不在庙里。我二人胆大了，就走到里边各处游玩，并不见什么踪迹。去了些香钱就出庙，来到镇上走了两趟，在一家大茶馆内吃茶。在里面阁子里坐下，泡了一壶茶，二人慢慢的吃着，就见旁边桌子上，也有二人在那里吃茶，正然讲的高兴，一

个说：“我实在劳不起，趁他这几个钱，不是买命钱吗？”一个说：“原来倒还好哪，自从静喜师父来了，直闹的黄河浑了。时常半夜三更出去，回来时要茶要酒。伺候一天，已经乏了，巴不得放倒头就睡，他还要时刻叫唤，要长要短，实在不体惜旁人了。”一个说：“前日又来什么师父了。王二哥我且问你，为什么当家的师父、师弟，都是拖辫子的？”一个说：“你不晓得，这个师父不是出家和尚的师父，是他拜的习学刀枪拳棒的一个师父呢！这是江湖上有大名大本领的，叫活阎王李天寿，人家遇见了他，就是遇见阎王了。你道利害不利害？那师弟叫个赛猿猴朱鏊^①，别看他痲病鬼的样子，楼房也跳得上去哪！”那一个说：“这个阎王一来，更不好了。又生出许多主意。到了黄昏时分，四周围弄这花巧，一样一样的安放，不知防着强盗呢，还是贼兵？直是累得人折筋拆骨，正要见阎王的了。王二哥，我昨日听得施主人家讲，说咱们南头那个郑家花园，出了妖精。我们回去，你就多辛苦点儿，我对当家说，叫他多加你多少钱就是了。”说着话出去，我与王爷见时候不早，也就回来了。据我看这玄坛庙，很有些费手。”

施公听了，愁眉不展，就把李公然听得富明的话，略说一遍。小西说：“合符的了。”计全说：“这个活阎王赛猿猴，我倒认得的，真是有大本领啦！”众人都说：“计大哥如何认得他们？究竟有多大能耐？”计全说：“究竟的能耐，我也不知底细。我单见着赛猿猴显过一会手段。”就前番到双塘儿私访，在半路之上松林里，遇见一老一少，那痲病鬼手打二雁的话，学说一遍。众人都

① 鏊 (biāo, 音标) —— 同鏊。

说：“一定是的了！”施公便问：“众位贤弟，有何计较，擒这几个贼人，与百姓除害？”天霸说：“明日待咱进城，保护法场。斩了富明之后，就叫知县着城守右营，调二百名官兵，会同黄昏时候，在双塘儿聚齐。二更到唐官屯。三更围住玄坛庙。我等众弟兄杀进庙内，一齐动手，把他们拿住。”李公然说：“众兄弟不能一齐进去，只宜进去一半，其余要在外面，分头埋伏，把守各路，方为妥当。”施公点头说：“五弟之言有理，各人预先派定，谁人进庙，谁守那一路，在那里埋伏，俱各有汛地。”说罢，天霸同着王殿臣、郭起凤，入城保护法场。不多时进了南门，到得知县衙门，丢鞭下马，来到花厅。陈景隆迎接三位入内。景隆升堂，传齐衙役。在监内提出富明，捆绑停当，判了斩条，就请天霸等三人上马。城守冯老爷带领二百名军士，弓上弦，刀出鞘，在前开路。黄副将同王、郭二守备，押着犯人而行。随后，陈知县摆道，亲自监斩。一路来到教场，上演武厅升座。旁边客位，坐着黄天霸。捆绑手把犯人推到教场中间跪着。二百军兵，把犯人团团围住，发一声喊。城守冯老爷骑在马上，手执大砍刀，四面巡哨、王殿臣、郭起凤，各抓兵器，在演武厅下，左右保护。当时看的人拥挤不开。这时正交午时二刻，只争一刻开刀，就没事了。岂知祸从肘腋起，变在转眼间。要知抢劫法场的情由，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〇回

设埋伏阎王定计 劫法场聚贼乔装

且说静修头陀去行刺，无奈防备得紧急，难以下手，两次俱是空劳跋涉。那一天吴成的学武老师活阎王李天寿，同了小徒弟朱镰到来。吴成大喜，摆酒款待，就把于七报仇之事，对他说了，又提起外甥藏躲的情节，道：“如今施不全那里知晓咱们在此，少不得迟早要来相犯我们。这施不全手下三人很有能耐之人。我正恐寡不敌众，幸得师父同师弟到来，这是徒弟的万幸。”活阎王便问：“施不全手下共有多少能人？”于七说：“旧时不过四五个。”吴成说：“如今也不满十个，内中还有几个平常的呢。”活阎王李天寿听罢此言，哈哈大笑说：“我只道有一百与八十，倒要费我手脚。原来这些小辈，杀鸡焉用牛刀？我料他们心肠狠毒，日间必不到，恐怕我们逃窜。一定到了半夜三更调了官兵官将，先把庙宇团团围住。各路设下伏兵，然后一网打尽。”于七拍手说：“师尊料事如见，一些也不曾差错。”吴成说：“这便如何是好？”活阎王吩咐：赶办埋伏，等到黄昏，一切办齐。活阎王李天寿教他按法埋伏，以后每天夜间关了山门，就设埋伏；到了天明，先行收了。然后开门。把个玄坛庙，摆布铁桶相似。那知到了明天，就得着富明被擒的消息。吴成、于七连忙进城打听。就是关小西到庙里这一日，他们两个探得明白，明日午时，在县城处斩。商议而反牢劫狱，等到二更以后飞身上监墙，四面观看，无奈把

守得连风都吹不进去，三回五次，不敢涉险，只得越墙而出，回转庙内，告诉了师父、师弟。活阎王说：“天已将亮，反牢劫狱，神仙也来不及了。横竖明日午时处斩，我们去抢劫法场罢！”当下四人计议停当。

一到天明，吃饱了酒饭，各人改扮了服色，方可混人眼目。活阎王李天寿善用一把铁桨，铁桨中间暗藏一把利刃，共重六十四斤，长有三尺五寸。他杀得性起，从桨柄内抽出刀来。左手舞桨，右手挥刀。凭你千军万马，所到之处，但见血肉交飞。此时就扮做一个渔翁，头上原系的露顶凉帽，身穿葛布大袖衫，下系蓝裙；足下草鞋，把桨别在肋肋下。那赛猿猴朱镰，形如病鬼，还有谁人起疑，不用更换，但将一对双刀，藏在身旁。吴成除去了头上金箍，将头发挽个结绉儿，身穿一套破衫破裤，手中拿一条硬树扁担，腰别一柄铜斧，扮个卖柴的汉子。于七也把箍子去了，就用个紫檀道冠，将发盘上，串一枝竹簪儿，身穿蓝布道袍，足上穿一双半旧朱履，背上把宝剑，手中拿着白布招牌，上写：“神符治病，不取分文”。就算个走江湖的画符道士。这等的乔装改扮，极是容易，立刻扮换停当，陆续出庙，直奔静海城来。

到城内，吴成远远望见教场内，人山人海，都是看杀人的。那差使还没来，只有当图地保在教场伺候。这些看的人有的吃酒，有的吃点心食物，有的赌钱，有的看把戏，有的看耍拳弄棒，东一堆，西一簇，纷纷扰扰。吴成四面寻找，只是看不见他们三个，走到演武厅那里，地方拿而藤条，不许闲人过去。吴成望了一望，他们也不在此处，回身再去寻找。走到一个人圈子里，就挤进去一看，正是于七在那里鬼画符哪。口中说道：“不论什么打伤跌伤，无名肿毒，一不用刀针，二不用丹药，只要三道灵符，

立刻痊愈。有毛病的请过来。当面见功，分文不取，有缘遇我，错过难逢。”吴成在旁边哧的笑出来了，就把身子往后一鞠。那背后的人直跳起来，骂说：“卖柴的忘八，只管好笑，把身子鞠什么？你把腰内斧头柄，掬的我卵脬都穿破了。”吴成一听骂他忘八，那里忍得住，就顿然大怒，一把揪住那人，把扁担就打。看的人发一声喊，都说：“有你这样不讲理哪？大家来打呀！”这一乱，不知可要闹出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一回 飞山虎欣逢好友 七煞神大闹教场

却说吴成正要用强，众人乱嚷，于七恐怕弄出事来，不当稳便，连忙过来解劝说：“这位卖柴的朋友，你碰了人家，还要动手，是你的不是了。”一手便把吴成扯住说：“算了罢！”又向众人作一摔网揖，说道：“众位施主，看出家人分上，让我医治人家毛病罢！”众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不与他较量。”闲话休提，吴成会同了于七会在一处，东寻西看，只是瞧不见活阎王、赛猿猴两个，走到一个人圈子里，二人挤到中间，见是卖拳的在那里打对子。看的人人齐声叫：“好！”于七一看，这两个卖拳的，年纪都不上三十岁，上身赤着膊，下面都是兜裆扯裤，足上紧统绕绕。一个使一根三节连环镔铁棍，一个使两柄板斧，丁丁当当，打声真好看。这使棍的中等身材，白净皮面，竖眉鹰眼，露着杀气；那使斧的，魁伟长大，面如锅底，粗眉大眼，阔口招耳。颌下俱无须髯，像一对好汉。只见两人把一趟斧、棍打完，向众人拱手，借助盘川。顷刻间丢了一吊多钱。二人把钱收拾起来，只见吴成走过去把手一抬说：“二位贤弟久违了！”二人看见就是一怔，便说：“哥哥你怎的？”以下还没说出，吴成丢了一个眼色，二人就说：“你怎的也来看杀的哪？”吴成说：“不错，我把柴卖了，时候还早，听说今日杀人，因此来瞧瞧热闹儿。”二人便把场子散了，穿了衣服，拿了家伙，同着吴成走到教场西首

一条横街上。

看见一座酒楼，上里面阁子里头拣了一副座儿。只见一个游方道士也跟了进来，吴成拖他一同坐下。酒保问过了酒菜，立刻搬来摆放桌上，自去应酬别的主顾去了。吴成就对二人说：“二位贤弟，你们来见见。这位便是于六的兄弟于七，现今改名薛酬，从了我师立本禅师出家，法名叫做静喜。”二人立起来，作了一揖，齐说：“久仰大名，无缘拜会。”于七连忙答礼相还。吴成指着那个白脸的说：“这位就是玉面虎马英。”指着黑脸的说：“那位便是七煞神张宝。他们都是卧牛山的寨主。”于七说：“久闻二位英雄盖世，难得今日相会，真是万幸。”四人谦让坐下，马英便问：“二位哥哥，为着何事，乔装打扮到来？莫非今日所斩这个人，与二位哥哥相关么？”吴成笑道：“马贤弟真是机灵，一些也不错。这件事说也话长。”就把双塘儿遇见于七，要报仇的话说起，直至同了师父李天寿、师弟朱镰，改扮进城，意欲抢劫法场的话，大约说了一遍。“今日天赐其便，巧遇二位贤弟到此，望拔刀相助。”马英、张宝同说：“自己弟兄，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四人一面吃酒，便一面讲话。吴成说：“二位贤弟，为何在此卖艺？”马英说：“我们的事，也是一言难尽，现今时候午牌快到，不能细说，过后了告诉哥哥罢。只是今日这一件事，也须定个主意，少停救了你的外甥打那里走哪？或者他们有了准备，施不全派下能人保护，少不得一场厮杀，倘然失散了，可到那里叙会？”吴成说：“我们全算计定了，少停等阴阳官报午时三刻，刽子手朝上打千，请刀为号，我们一齐发作。于七弟杀死刽子手开路，我就抢了犯人背着，跟他一直杀出南门，直奔正南四五里路，有个大松林会齐，一同回唐官屯正乙玄坛庙。我师父李天寿、师弟

朱镰，二人抵敌施不全部将。诸事安排，就是缺少挡住官兵、城守并这民壮马快，这些为难，又没一个喽兵伴当。正在忧心，幸得二位贤弟到来，岂非愚兄的万幸么？”马英说：“哥哥放心。”正说着，只听得远远锣声响亮，那街坊上的人，向东乱奔，嚷喊道：“快去看呀！差使来的了！”吴成一个腾步，直蹿到前面楼窗上，向下一望，就见民兵官将，纷纷攘攘，已到教场里面。望到后边一顶红伞，如飞般的抢进去了。连忙回转身来，把手一抬，说：“三位快走！”

说着自己先下楼去，背后于七、马英、张宝，急忙取了家伙，随后连蹿带跳下了扶梯，直奔出来。酒保喊道：“四位出来会帐，共吃一两二钱三分。”那知他们连理也不理。直奔街上去了。掌柜的看这光景不好，准是要白吃了，还亏他心灵手快，隔柜台一把扯住了张宝的肩膊。那知恰巧撞着这七煞神，顺手一摔，掌柜的怎挡他蛮牛般的力气，就直贯转去，只听得豁啦啦的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把案头上的鱼肉荤腥，碗盏家伙，打碎个精光。伙计连忙过来，将他扶起一看，头也跌破了，手也跌直了，还浇了一身油腻汤水。掌柜的直气的眼睛发定，又是气恨，又是疼痛，人又跑了。今天的人千千万万，那里去追？只有把他们骂一场罢了。

且说四条好汉，离酒楼，出横街，趁着众人拥进教场。正见静海县知县出了轿子，上演武厅坐下。那一营五百官兵，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团团围绕着圈子。四人要想轧进去，却被官兵哼喝住了。四人不敢发作，暂且忍气，只在他们背后张望着。这演武厅上，居中坐着陈景隆太爷，旁边坐着黄天霸，捧着单刀威风凛凛。背后站着多少刑房书吏人等。厅下王殿臣、郭起凤，分立两旁。犯人跪在中央，捆绑手、刽子手，四围保定。只听阴阳官

报说：“午时二刻。”就见右营城守冯老爷，提着大刀，周围巡哨。此时看的人都在四面远看，谁也不能挤得进圈子里去。吴成心内着急，又不知师父、师弟可在这里，暗与于七、马英、张宝三人丢了个眼色，这就直跳的咆哮起来，乱叫了一声，犹如青天里起了一个霹雳。他提起碗大的拳头，照着那官兵乱打。就这一阵乱嚷，里头阴阳官正报午时三刻，不知富木匠生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二回

教军场要犯被劫 静海城百姓遭殃

话说阴阳官正报午时三刻，陈知县吩咐：“推下去！”左右把犯人双臂绑定，飞奔到教场中心，朝外跪倒。只见那刽子手捧着那把勾魂落魄鬼头刀，抢步上演武厅，单屈膝一跪，稟请行刑。陈知县说声“快砍！”忽听那边发一声喊，就见四下里噗咚噗咚如猛虎一般的跳进五六个人来。陈景隆只吓得浑身发抖，心头别别的跳个不住，二十八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刽子手刚刚才举刀，不料于七在人丛中直钻进来，一个滚地龙之势，早到跟前，把背上宝剑嗖的扯出，顺手一挥，刽子手脑袋已离却颈项，噗咚尸首栽倒。吴成此时早把官兵推倒，腰间拔出砍柴斧头，连蹿带蹦，也就到了外甥身旁，叫声：“外甥，不要惊慌，我来教你出去。”口中这般说，手中柴斧起处，早把几个捆绑手砍倒。有几个机灵的，见势头不好，走得快，就算便宜。于七将绑富明的绳索割断，吴成背了外甥，抡柴斧一路使着，撒腿就跑。于七舞动宝剑，在前开路，把这些官兵悔气的，切葱切菜的乱杀。

有黄天霸一见，燕子般的飞进几个人来，便知事情坏了，站起身来大喝：“大胆强徒！擅敢抢劫要犯，我来也，提了钢刀，直奔下演武厅来。劈面正迎着个老者，发须皆白，长发打了个结儿，头戴草帽，身穿渔翁的服色，手中提着一把船桨，正是活阎王李天寿。黄天霸不问是谁，将刀留头就劈。只见老者不慌不忙，

把手中船桨往上一提，天霸连忙将刀架住。这二人刀来桨去，杀在一堆。旁边郭起凤正要上前相助天霸，又恐不是这老头儿对手。忽见来了一个痨病孩子，手舞双刀直扑过来。郭起凤心中忖想：“也是我的时运转了。”遇着这个痨病鬼，一定稳稳的拿来，他便要讨这个便宜货了。那知恰撞着了定头货哪！起凤大喝一声，舞动铁铜，迎身上去。赛猿猴把双足一登，往上打了个旋风，身子在空中滴溜溜旋打，两脚未踏到地，双刀先劈下来。王殿臣过来相帮，照定病孩子夹背一刀。朱镗年纪虽小，跟着活阎王遇过大敌，早已旋转一闪，还刀便砍。三个人杀在一处，只是王、郭二人那里抵敌得住赛猿猴呢？再说马英、张宝正与官兵争打，忽见大家动手，马英把三节镗铁连环棍，施展开来；张宝拔出两柄板斧，不管官军百姓，男女大小、只要碰在板斧旁边，总归送命。当时教场内众百姓顿时大乱，齐声喊叫：“反了！快些逃命，强盗杀人呀！”大家乱窜奔逃，惊天动地，我且慢表。

且说活阎王把铁桨挥动，天霸用尽平身之力，只是抵挡不住。幸亏李天寿无心伤他，见吴成已将犯人救出，便打了一个唿哨，虚晃一桨，杀奔南门而去。赛猿猴朱镗把王殿臣、郭起凤二人杀得没有招架的时节，忽听得师父胡哨，也便吼了一声，撇下二人追上活阎王去了。

黄天霸与王、郭二人会在一处。天霸说：“差使被他劫去，如何回见大人？我们不能不赶。”王殿臣、郭起凤听了没法，只得说：“不错，我们并力追到南门，谅他们总出南门。”三人追了一回，听逃命的百姓嚷说：“方才一个道士，背了犯人，逃出东门去了。”天霸听了此言，招呼王、郭二人，一齐追到东门。守城的军士说：“果然有个卖柴人的模样，使着柴斧在前，有个道士

背着一人，跟着出城我们正要拦阻，被他们砍伤了三人，幸亏不死，如今躺在门房间里。”天霸说：“这也难怪你们，如今好生把守。”搭讪着与王、郭二人，回转教场而来，一声喊，把马英、张宝围在核心。冯老爷吩咐：四面分派弓箭手，若然强盗冲夺过来，将他射住。自己带领手下兵丁，杀上前拿贼。无如马英、张宝来的凶猛，如何近得？正在难解难分，恰好黄天霸三人到来，大叫一声，冲进围子。冯大老爷胆就壮了十倍，抡开金背大砍刀，催开坐骑，向张宝砍来。张宝并不作声，将两柄板斧向刀盘上嗒当的一架，真是力气大了，就把这柄金背大砍刀，直荡开去，几乎磕飞了。冯爷大惊失色。幸得黄天霸看见冯爷不好，一纵身跳过来，举刀就望黑脸大汉砍来，张宝将斧招架天霸的刀，冯老爷方得兜转马头，险些失了性命。王殿臣、郭起凤战住了马英。马英的三节镔铁连环棍，非常利害。王、郭二人看看敌挡不住，冯老爷上前相助，三个杀一个，恰是正好。平空跳进几只大虫来。黄天霸大惊，暗想：“贼兵还有接应，今日我就难以抵敌的了。”毕竟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三回

李公然弹打玉面虎 白马李力战活阎王

且说施公自从黄天霸、王殿臣、郭起凤三人起身之后，只是放心不下，随同计全、李昆等商议。施公带笑开言说：“如今黄副将与王、郭二守备，虽到静海城保护法场，犹恐贼党人多，难以万全，须商议个尽善之计。”李公然说：“大人既放心不下，李某不才，愿同李七侯进城接应。这里有计大哥同关贤弟保护大人，万无一失。”施公点头称是说：“既然如此，就请李贤弟一行，诸事见机行事。”公然说：“不须大人嘱咐。”随即同了李七侯，带了家伙，辞别众人，出了公馆，直奔静海城去了。

岂知这一会恼了一个英雄，关小西见大人进内去了，便把计全拖到外边，说：“计大哥，我自从跟随大人，那一件不是我上前？如今大人只宠用李五哥，凡事皆他去干，你同我觉得面上无光。”计全说：“由他罢了，总是一般。”小西说：“我同你私自前去，倘有抢劫犯人之事，多少也得些功劳。”计全说：“只怕使不得罢。今日法场上劫与不劫，还是未定，不过预防罢了。倘然大人有然，我与你担当得住么？”小西说：“不妨。叮嘱何贤弟，教他不离左右，万无一失。我同你到了城中，远远窥望，若然法场没事，咱们暗暗跑回，人不知鬼不觉，不过几个时光就回来了。难道有甚失事吗？你若不去，我一人也要去的。”计全被他缠住，只得应允。暗暗嘱咐了何路通：“小心伺候大人。倘然大人问起，

只说我们在近处走走，就回来的。”何路通说：“我知道了。你们只管去罢，把大人交给我就是了。”

当下小西同计全扎束停当，也不乘马，就出了公馆，一溜烟向北而行。那知这时候已经迟了，也是鬼使神差，教他二人前去，却不道救了二李的性命。

且说李公然同着白马李来到静海城，但见家家闭户，街上百姓纷纷逃出城来。公然扯住一个年老的人，问他为什这般光景？那人便把法场上闹事，强盗抢去犯人，把百姓杀了无数的话，说了一遍。李爷撒腿就跑。二人直到教场，见正在那里杀得烟雾弥空的时节，李七侯大叫一声，舞动镔铁钢刀，公然使开了单刀，托地跳到里边。就把黄天霸吓了一跳，只道是贼人救应，岂知却是自己的人到了。李七早飞刀迎上去，大叫：“强盗休逞能！俺李爷爷来结果你们？”将钢刀一摆，就与张宝交锋。那张宝原系与天霸战个平手，还是黑白棋子呢，如今添上一个李七来，如何挡得，渐渐的刀法乱了。李公然只是站在官军队里，不上去助战，把那弹弓取下，扣上弹丸，将弓弦扯得满满的，觑定了使三节棍的面门之上一弹打去。马英要算眼明手快，看见嗖一物直奔门面来了，连忙一闪弹丸从颈内插过去，带去一片皮肉，鲜血直淌下来。他咬牙切齿，撒下三人，来战公然。公然也就扯出刀来动手。这一会经不起添上两员虎将，那马英、张宝就抵挡不住，正要想脱身之计，忽见正南上官军大乱，好似竹排般的往两边倒去，中间杀出了一条路来，奔进三个好汉。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跟着飞山虎吴成、赛猿猴朱镡，舞动军器，如旋风般杀来，把官兵伤了无数。

原来李天寿同着徒弟朱镡，杀出南门，只是不见吴成、于七。

师徒二人等了一回，商议着且到约会地方再议，二人就奔大松林而来。恰巧于七背了富明，后面跟着吴成，从东门出来，绕在大松林东面，穿林而出，碰个正着。于七把富明放下来了。此时手足绑得麻木，也活络了，神也定了，便向母舅磕头，并向于七、李天寿、朱镰等，逐一磕头道劳。大众还礼。吴成便把遇见张宝、马英的话，告诉师父们一遍。活阎王说：“这事不妥，为何他两个还不来？”再说吴成打发于七同外甥回去，自己就同师父、师弟反复进静海南门。要算他们泼天大胆，直把个皇家城池，就当作自己房屋，看得了然不在心上。也是陈知县没能干，在教场内，见了贼人抢劫犯人，就吓得满身软瘫，目定口呆，连句话也说不出。从人连忙唤轿，那知轿班都逃命去了，只有三四个二爷们等，那几个心腹从人，伺候保护着老爷，从教场后面逃走，到小户人家躲避了半日，从人出来打探，见街上人清静了些，方同老爷回转衙门。陈景隆方才定心，然后打发人出来打听贼人消息，并天霸等怎样了，快回报。及至打发的人探明回报，已经活阎王两番到了教场。

且说活阎王师徒，把官兵乱斩乱劈，杀得众三军东倒西歪。马英、张宝正要走时节，忽见他们到了，顿然勇力百倍。黄天霸同着王郭二守备，晓得这几个利害的，难免心中带怯。只有李七侯、李公然，不知高低。一见三人进来，李七侯撇了张宝，挥刀便照活阎王砍来。天寿把桨招架。李七侯就知不好，这家伙倒难受的了，只得使那花刀巧战之法，不让他家伙碰着才好。那知这活阎王李天寿是个老辈英雄，件件懂得，随你什么战法，只是不行。黄天霸要想上前相助，又有张宝战住，不能脱身，如今又添上一个吴成，自顾尚且不暇。再说李公然撇了马英，来迎赛猿猴

朱镰，又是遇着了对头。朱镰的飞跑蹿纵，身轻灵便，他在半空中打旋，两把刀如雨点般劈来。公然难以招架，只杀得遍体汗流。吁吁气喘。真叫做一番反复：方才这边来了二李，立时占了上风；经不起如今活阎王师徒到来，分着四堆儿厮杀。毕竟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四回 关小西私出救二李 活阎王力托千斤闸

却说李天寿见自己的人尽占了上风，此时正好脱身，若是只管恋战，他们把城门关闭，打发人讨了救兵到来，那时就要吃亏。要象我师徒三个，还可越城而走，无奈这马英、张宝，不会高来高去，倘被他拿住，如何是好？那活阎王到底是个老贼，他得风就转篷的，便将手中铁桨柄内嗖的抽出刀来，左手执桨，把李七侯的单刀挡开，右手嗖的一刀砍去。李七侯不防这个招儿，几乎把脑袋削去，要算躲得快当，把个头巾削去一半，只得跳出圈子外来。活阎王大叫一声：“我们去也！”连打几声唢哨，使动手中刀桨，直冲出围来。背后马英、张宝、吴成，鱼贯跟着他都走，赛猿猴朱镛断后，如五只猛虎。官兵怎敢拦阻，只得虚张声势，假做抵敌上来。冯守备把令旗一挥，官兵从两旁抄来，只管向前围裹。无奈贼人利害，只苦了三军，死伤的不少。一直到了南门大街，两旁无路可抄了，官兵也死得多了，只好在后面随着天霸等追赶罢了。

活阎王抢到城门的时候，恰巧刚要闭城。守城官得知县飞报，传令关闭城门，守城官立刻叫军士将千斤闸放下。军士奔上城头，那绳索盘车早已整理了舒齐，众军士一齐动手，立刻把绞桩带定绳索，左右平匀，然后将盘车转动，那千斤闸板，轧轧的慢慢下来。那知这闸板下得还不到一半，可巧活阎王抢到。他见

城上放闸，一跳有丈外地步，直到闸板底下，把桨刀插在腰内，双手把闸板托住，大叫：“你们快走！”吴成便叫：“二位贤弟快抢城门。”马英、张宝随后也到，一齐连蹿带蹦，逃出城门去了。那城上的军士，见闸板停住不下，说：“这是什么缘故？”到跟前一望，连说：“下面有个老强盗托住呢！我们来相帮，你用力盘绞，闸死这老忘八的。”众军士听了，个个惊慌，全说：“怪不得绞不下了。我们大家来呀！”那上来的几个军士，一齐相帮，拼命的盘绞。这个时候有许多闲人百姓，正在城头上睹望教场里厮杀，还没下去，军士就叫众位都来当个差使。这一下手，城门洞内活阎王真正要做阎王了！今这盘车一绞如何当得？且说赛猿猴朱镡在后面断后，黄天霸追赶上来，朱镡回身又战。他们几个人左右齐上，朱镡虽勇，究竟难抵敌，又不敢放他们溜到前面，只得且战且走，因此落后。那活阎王双手托住了闸板，过了吴成、马英、张宝三人出城走了，只不见朱镡到来。正在着急，忽上面顿时着力起来，好似泰山一般压将下来，老贼两臂发抖，汗如雨下。正在万分难忍之时，忽见朱镡到来，离到城门不到一箭之遥。朱镡看见师父正托住闸板，头上汗如雨下，两臂东西摇摆，知道来不得了，连忙大叫：“师父休慌，小徒来也！”他便撇了黄天霸众人向前飞也似的奔来。正抢到城门相近，只有几丈地步。岂料背后的黄天霸也就看见了活阎王手托闸板，站在城门洞内，忙向袋内摸出一只金镖，照准了李天寿的咽喉，嗖的就是一镖。那李天寿看见黄天霸紧跟在朱镡背后，久已用心提防，见他把手一扬，就知是暗器来了，一道金光直奔自己身上而来，叫声：“不好！”只苦的双手托住闸板，本系正在性命交关的时节，他的身子那里还好躲吗，连忙把头一偏，这只金镖正中肩尖之上。李天

寿吼叫一声，也顾不得徒弟了，把双手一松，身子向外一个脊背翻身跳将出来。这闸板“砰”的一声，就直闸到底。李天寿见闸板已下，也不能顾着朱镡，且回玄坛庙而去。

那知赛猿猴朱镡，赶到城门，只离二、三丈之遥，忽见师父中了暗器，将闸板放下了。朱镡把牙齿一咬，旋转身来，与天霸拼命，将双刀没命的剁来。天霸见他来势凶恶，向后退让，把手对了二李一摆。二李会意，便同了王殿臣、郭起凤一齐上前，连着城守老爷，刀铜并举，只望朱镡砍来。四周围团团裹住，好似走马灯儿一般。朱镡心中着急，只怕难以脱身，战斗多时，刀法疏慢，正是急中生着计来，抬头见左边四、五丈地步有一排楼房，家家关门闭户，朱镡有心越杀过来，将近一二丈，跃身一跳，只一纵直蹿到楼房之上。一弯腰就抽那瓦片望下面乌鸦般的飞来，把官兵官将打得乱跑。黄天霸同了二李，虽有轻身本领，只是跳不上楼房。只得寻打平房上面接脚，及至上到楼房那里，这朱镡早上了城头。黄天霸等也上了城头，朱镡已越城而下。天霸同二李昆能下去，只是要用百链索方可下得。急忙向袋中掏出百练索来，把钩钩住城墙上面，然后将身溜下。三人来到城外，收了钩索，藏好袋中，一望朱镡去得不远，三人就直追下去。一路来到三岔路口，黄天霸望见前面有个大松林，当下就放心追赶，岂知几乎没了性命。要知三人遇险情由，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五回 两英雄双中金镖 活阎王松林遭困

且说李天寿虽然中了一金镖，打伤了肩尖，弄得鲜血淋漓，却不打紧。为何缘故呢？只因中的所在，正是穿骨锁地方，莫说黄天霸打的时候，离开较远，镖已脱力，就使穿肩而过，也没甚要紧。所以活阎王全不在心上，不过当时吃了一惊罢了。及至行到松林，早将金镖拔出。进了松林之内，正见吴成同着马英、张宝在那里探头探脑，见了李天寿到来，便问：“你老人家怎的肩上着伤呢？”李天寿摇着头道：“这倒不妨，只是把你师弟陷在城内了。”吴成同马、张二人听了，一齐着急，同说：“这便怎么处置？”活阎王同着三人坐在松树根上。说：“我谅朱钺他可以脱身。”吴成说：“师父在此歇息，我去路口望望看。”不多时，吴成跑进林来忙说：“师弟被三个人追过来了，离此不到半里路咧！”李天寿说：“不要慌，等他到来，我们如此的对他就是了。”吴成、马英、张宝依计而行。

说时迟，彼时快，半里的路程转眼就到。黄天霸在前，李公然正中，李七侯在后，三个人鱼贯着追来，看看赶上，只离着四、五丈地步，见赛猿猴逃进树林大路。天霸因为熟路，放心追赶进来了。可巧这林里路径虽是宽阔大路，却有弯曲，黄天霸就追入乱林之中，东张西望，忽见前面树后，露出衣襟。天霸顾不得道路艰难，侧着身子，便低着头，七弯八曲的钻到那里，人又不见

了。天霸心中焦躁，定神细看，忽见树缝内一隐一现的，反往北去。天霸暗想：“凭你怎样藏躲，我终归跟定你了。”便高高低低一路追去，却是一个大坟挡住，看他转过坟后去了，天霸也就转到坟后去了。那知后面的李公然、李七侯两人，起初见天霸追入乱林之中，公然知道朱镰利害，动起手来，他一人难以拿住，因此便叫七侯在外守候，倘然贼徒逃出林来，快些叫喊。李七侯答应：“晓得。”公然即追上天霸，相帮拿贼。那知公然见天霸东一弯西一拐，眼花穿得缭乱，后来连影儿都不见了，公然心中犯疑大叫“黄大哥！在那里？”连叫两声，全不答应。只因树荫紧密，声音被树木隔住，况且离着又远，再有高坟挡住，因此听不见了。李公然正在疑想，东寻西找，不妨斜刺里嗖的一只镖打出来，一时措手不及，正中右肩，当的撒手抛刀，噗咚跌倒在地，李七侯在林外张望，不见公然身影，忽听得隐隐的“哎哟”一声，知道不好，连忙进来观看，依着公然走的路径，望见公然栽倒在地。旁边别无别人在彼。暗想必定遭了暗算。抬头四望，忽见右首不多远，树头顶上隐着一人，正要上前，又是一镖早到，直奔咽喉而来。李七侯偏得快，当打在脖颈上咽喉的旁边，这只镖直穿过去，颈中开了一个窟窿。李七侯疼痛难当，一时站立不住，也就栽倒树杈之内。这树顶上发镖之人哈哈大笑，跳将下来，嗖的一声，从桨柄内抽出刀来，纵步上前，说声：“小辈，叫你认识活阎王李爷爷的手段。”走到跟前，举刀望着李昆就砍。若说七侯中这一镖，究竟不是中的要害之处，还可抵敌，只苦的夹在树杈之内，身子脱空，无从着力，一时间挣扎不起，只得束手待毙。那李公然打中右臂更是硬伤，论理亦不妨事，又苦右手疼痛，难以熬住，不能执刀厮杀。正要爬起身，早被“活阎王”一脚踹住，

举起刀来，正要砍下，李公然也是伸颈等死。

忽见树林之中，嗖的飞进一把大大的飞刀，正砍在活阎王手腕之上。那活阎王再想不到半腰里忽来这件东西，正是冷不防备，右手腕上着一刀了，虽则刀锋偏着，不很得力，只是手中担不住家伙。只听咣咣的两响，那飞刀连李天寿自己的刀，一齐落地。活阎王勃然大怒，怪眼一瞧，只见跟着飞刀，蹿进一个人来，遍身军装打扮，直扑过来，就地上抢刀。活阎王大喝一声：“好个大胆的奴才！擅敢暗算爷爷，教你尸分万段，才出得俺心头之气！”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是关太，因他贪得功劳，拖了计全，一同私自进城。刚走到大松林三岔口，计全望见前面树林下有人，便把小西一扯，低低说道：“关贤弟，你瞧见么？吴成这厮在前面林子里鬼头鬼脑，想是他们败下来，躲在此地呢。”小西说：“我倒没留心哪！这厮即在此间，我与你拿住他再讲。”计全说：“且慢粗莽。我同你只到树密之处隐着身子，轻轻过去，不要惊动了他们。”向北走去，离着他们数丈地步，在树叶丛深之处，隐着身子，侧耳细听，把活阎王吩咐他们言语，听得清清楚楚。果见黄天霸被朱镗引进后面林内。及至二李进来，活阎王连发两镖，打倒二李，见他跳下树来，一脚踏住李公然，举刀便砍。小西急透了，别无救法，只得把手中这把倭刀，飞将过来，正中活阎王手腕，活阎王撒手抛刀。小西不管好歹，蹿过去就地上抢刀。不妨李天寿右手虽伤，左手尚在，嗖的抽出桨来，照准小西背上着力打来。不知关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六回 黄副将追贼遇险 陈知县失囚请罪

却说关太见李天寿伤腕抛刀，大胆向前抢刀，一手正把两柄刀抓住，却被李天寿夹背心一桨，打得口喷鲜血。恰神眼计全也到，把泼风刀望着活阎王乱砍。这番活阎王大受其累，只因松树紧密，地方狭窄，他的铁桨足有三尺五寸之长，抡使不开。况且单是左手，东碰西撞，十分吃力。又遇神眼计全，只是没头没脑的一阵乱劈。关小西咬牙切齿，两人使着两把单刀，直上直下的刺来，只杀得活阎王连连呼喊。此时李公然也将左手拾起刀来，李七侯也从树杈内扒起来，拿了单刀，一齐向前并力帮助。李天寿情知不好，吼了一声，纵身蹿上树头逃出林子去了。四人互问黄天霸，不知下落，齐到坟后找来。

正是四个人围住了黄天霸，杀得他遍体汗流，两臂酥麻。前面招架了赛猿猴的双刀，后面就来飞山虎的柴斧，左边才拦开了玉面虎的三节连环棍，右又砍到了七煞神的板斧。随你腾挪躲闪终是招架不住。长叹一声：“罢了！”便欲将刀来自刎，以免落得强人之手，受他们的羞辱。忽听噌噌噌跳进四个弟兄来，顿觉精神倍长，心中大喜，便叫：“列位哥哥，快些来助我！”四人异口同音，全说：“老兄弟不必惊慌，咱们来也！”四个人舞动单刀，一齐直扑上去，那边赛猿猴、飞山虎等，见他们添了生力救应，究竟贼人心虚，又不知活阎王怎样，个个心内着慌，无心恋战，

便知难占便宜，打了一声唿哨，一哄走了。

且说强盗已去，天霸便问：“众位哥哥，怎的到此？”李公然说：“大人见你与王殿臣、郭起凤去后，放心不下，又恐强人多，寡不敌众，所以命小弟同着七侯前来接应。不知计大哥、关贤弟又来了，却救了我与李七弟的性命，若是迟来一刻，我二人也就早上鬼门关去了。”关小西关道：“这也是吉人天相。实不相瞒，我见李五哥连连得功，因此赌着气，立时拖了计大哥，私自要进城去分些功劳。不道来到此处，看见吴成在林子中鬼头鬼脑，我料他必是探看追兵，故隐在树林内等着。后来见这老贼连发二镖，打伤二位哥哥，跳下树来，要害二位性命，我着急了，就把手内倭刀飞来了。可巧的就飞伤了他手腕，因此这老贼才走了。”天霸说：“这事怎样回复大人？要犯被劫，强人逃遁，官兵百姓，死伤无数。莫说罪应该死，就是羞也羞杀了。”关太说：“这也是个没法的了。我们回去见了大人，由他怎样定罪便了。”李昆说：“不是这个说法，既然事已做出来了，难道罢了不成？我们回去见了大人，商议个主意罢。”正在说着，只见王殿臣、郭起凤到来。天霸问：“城内怎样了？”二人说：“现下诸事都安排了。教场里共杀死军兵七十三人、带伤者三十余个，其余各处百姓死的也有一百余口，伤者不计其数。一县太爷由水路动身，已到公馆去见大人请罪了。我们二人因为挂念你们三位，追的怎样了，故此不肯上船，就走到这里。你们到底怎样？事情如何？关、计二位也在此呢。”黄天霸就把方才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王殿臣听了说：“怪不得二位李兄都带着损伤，还算是饶天之幸了。”

正说着话，一同回转奉新驿。到了门首，就见陈景隆在外面伺候。众位直到里面见了大人，一齐跪倒磕头，趴在地下，立不

起来的了。口称：“我等罪该万死，望大人按律治罪！”见陈景隆也在那里请罪。大人说：“事已如此，你们且起来作速定下决策，拿捉在逃贼党合被劫凶犯的要紧。”众人只得谢了大人站立一旁。如今有静海知县在此，不能叫众人坐下，单单吩咐拿一个座儿，让知县坐在旁边。知县那里敢坐。施公说：“坐了有话计议。”陈景隆方才告过罪，然后坐下。

施公便问被劫情形。黄天霸从头至尾，细细禀告了一遍。施公说：“强盗如此大胆，若不急为剿除，将来为祸不小。请问众位有何良策？”陈景隆说：“卑职才疏学浅，实是无能。但不知贼人逃往何处，只怕不在玄坛庙的了。”黄天霸说：“不然，他们的玄坛庙内，摆设的重重埋伏，铜墙铁壁一般。他们正当做泰山之靠，藐视官军，全不放在心上，故此决不抛了玄坛庙而走。只怕他又往别处找寻羽党，前来相助倒是有的。为今之计，及早调了官兵，人衔枚，马摘铃、夜间悄悄前去，把庙四面围定。众将们等拼命进去，把众贼连囚犯一裹而擒，方为上策。”施公点头称是。李公然说：“依我另派三员勇将，各带二百官兵，准备绊马索，挖陷坑，绕绕绳索，分头埋伏，守住了必由之路。等他漏网到此，稳稳将他拿住。”施公带笑说：“李壮士此计甚妙。”众人同声叫好。施公说：“这是几时去好？还须预定日期，好去调兵前来。”黄天霸说：“事不宜迟，明日就去。”施公说：“这个来不及。要调一千五百人马，须到省城，或是府城，方能调得。此地最近的，就算天津，也有一百四十里路程，来去极快，也须三日。”李公然说：“迟这几日倒还不碍事，就不过防他邀请救应便了。作算添些毛贼，也不防事。”施公说：“准是三日后罢。”随即吩咐备了一角文书，交与陈景隆，叫他连夜赶到天津府，拣选一千五

百马步精兵，三日后黄昏时候，悄悄到双塘儿会齐。陈知县接了文书，辞别大人，立刻赶到天津调兵。大破玄坛庙，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七回 陈知县连夜征兵 施总漕安排拿贼

却说陈景隆来日已牌时候，已到天津府里，立刻请见，将文书呈上。知府看了，怎敢怠慢，立刻乘轿，亲到镇台^①衙门，请挑选一千五百马步精兵，着参将孙大老爷，同着副统带游击衔张都司，^②立刻挑选精壮军兵，都是身长力大，山东、关西等人。辞了总镇，同着陈知县，连夜赶路，直奔静海城而来。一路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到了来日夜间，四更过后，已到静海城北门，喊开城门，直到教场，扎下浮营，一切停当。

陈景隆回到衙门，恰好天亮。那日正是第三日了，幸亏并不过期。县太爷用了茶点，立刻跨马出城，径到奉新驿公馆，见了大人交差。施公吩咐说：“贵县路途辛苦，早早回衙歇息歇息。等到申酉之间，同着孙统带暗暗陆续而行。须将号衣军器藏着，扮

① 镇台——清代武官。镇台即总兵，又称总镇，掌管本镇军务，属提管所辖。（提督相当于省一级地方军事长官，归总督管辖。总督则是一省两省的地方长官）镇台（总镇、总兵）相当于今军分区一级长官，所以知府的职务并不比他高，要亲自登门，“请挑”兵马。施仕伦是“漕运总督”，相当于地方总督，二品官，又是钦差大臣，自然可以调遣镇台。

② 统带、副统带、帮带——统带，满清绿营军营一级（相当于现代团一级）军官，称参将，又称管带，下辖绿营营标。游击，次于参将，故称副统带，又称帮带。书中张副统带是游击衔，又称张帮带。但他尚不是实授游击，只享受都司待遇，故又称张都司。

作民人样子，五个一起，十个一群，全到双塘儿四散耽搁，切勿打草惊蛇，走漏风声。到了黄昏过后，贵县可同孙统带在朱家店里面，等候听调。冯守备，嘱伊看守县城，不必前往。”陈景隆连连声诺，拜辞了大人，出公馆上马，自回静海城去，知会了孙、张两统带，将施公嘱咐言语。学说了一遍。全在城中等候动身，我都不必细表了。

且说施大人打发陈景隆动身之后，就与众位豪杰聚谈。施大人吩咐摆上丰盛酒席，叫众位弟兄坐下，施贤臣开言道：“众位贤弟，方才探子报说，唐官屯玄坛庙，昨日黄昏时候，从南面到的人不少，都是野头野脑，面生之人，陆陆续续全进庙里去了。直到今日早晨，尚有许多进去，只没见一个出来。大约进去的人，倒有几百光景，我想必是别处山头上调了喽兵来了。众位以为如何？”计全说：“大人所见不差。”公差说：“论差使实在嫌人少了，只是大人这里干系重大，岂可走个干净吗？王老爷精明老练，本是去得，留着 he 保护大人，其余全去好不好？”众人都说：“使得。”王殿臣说：“把大人交给我了。”关太说：“我们拿贼的功劳，你们也有分的。”王殿臣说：“这个应当如此，说什么功劳，众位放心罢。”天霸把手一拱说：“全仗王老爷了。我们到唐官屯的话，依我愚见，也要改装。日间就去，又怕他们认识面目。”关太说：“还是夜里好，也不必改装。”天霸说：“既然如此，我们一准两起走罢，大家申初动脚。李五哥同了李七侯二位到双塘儿，约会孙统带，限戌末亥初带了官兵同到唐官屯北口。我们全在那里等着，一同把庙围住，再分派各处理伏。”李公然说：“这也不必如此，何不我们七人一同到双塘儿，会见了陈知县并孙统带，我与李七侯、计大哥分兵六百，陆续先到唐官屯南口，就在郑家花园

屯扎。到了二更时候，计大哥带兵二百，并绊索挠钩等物，到沧州去的路口林子里埋伏。李七侯也带官兵二百，并绊索挠钩等物，在奉新驿的去路茅草内埋伏。小弟也带兵二百，就花园左边往双塘儿去的小路上埋伏。你们四位共领了九百人马，一同直到玄坛庙围住了，就好攻打进去，岂不省事？”天霸说：“李五哥这话不错，咱们准定这样办罢！”当时说明口号是“得胜”两字，服色认是发际飘一条白布，就是自家人，黑夜也看得见。暗号是两声炮响围寺，三声炮响贼兵漏网，四声炮响，拿住了强盗要犯，得胜班师。若是一声炮响，这就是我兵吃紧，要败阵走了。击鼓是进兵交战，若听到乱锣，就是讨救兵了，倘然当当的慢锣响，这才是收兵锣呢。我们进庙章程，到时见机而行，不提。

且说活阎王跳出松林，往唐官屯路上行来。不多时，后面吴成、朱镰、张宝、马英一齐追上。见了李天寿，大家诉说了一遍。李天寿云：“我们且回庙去，我料他们必来寻事。”说着话，已到庙里。吴成等五位定了神，净脸吃茶，然后入席饮酒。李天寿居中朝外，上首是马英、张宝，下首朱镰、于七，那吴成就打了横头坐下。敬过了三巡酒，吴成便问：“马、张二位寨主，何事到来此地？”马英说：“哥哥有所不知，只因前月有小偷九头鸟王庆，从北京回来，路过沧州，他与我们东方雄大哥，有一面之交，到俺卧牛山来，看望大哥。大哥就留他吃酒，问进京何事？他说香河县八里庄有个陶员外，先前做过大官，出使暹罗^①，得着无数奇珍异宝，至后来退归林下，家财百万，家中珍宝堆积如山。别的不要说起，就中有两样奇宝，真是世所罕有。”吴成听了，便

① ①暹(xiān, 音仙)罗——泰国的旧称。

问：“什么宝呢？”马英说：“一个叫做水火乌金甲，净用乌金做成，锁子连环式样，内用火浣布做的夹里，凭你刀枪宝剑响炮，一概不入，而且穿了此甲，水火不能损伤。还有一件是瓦瓮，名叫积银瓮，内能容一石的大瓮，内放了一锭母银，只要过得六十花甲，就是两个月之久，便变成满满的一瓮银子。但只一件，若换别样金宝，便是不得，单能积聚银子，故此叫做积银瓮。欲想盗此二宝，特地前去。就同了王庆一同起身，直到了香河县，下了寓所，商量着夜静了到八里庄去。谁知刚吃晚膳，就哄进来十几个做工的捕快，带了眼线，闯到屋里，一索子把那九头鸟捉去。我与张兄弟不知他为了何事，吓得连包袱银两全都没拿，趁而嚷乱之时，一溜烟走了。只得就此回业，身边又没盘费，因此一路卖艺来到此城，正巧遇见了哥哥。”活阎王道：“不错不错，此事我久已知晓，一向要想前去。如今只等此事平静，我与小徒同二位前去，务要拿他个干净，才趁我的心愿。”于七说：“今日劫了法场，他们岂肯罢休？我料他们必然调了官兵，前来拿捉我们。如何是好？”话言未了，张宝说：“不妨！不妨！”不知说出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八回 飞山虎沧州讨救 神弹子花园降妖

却说张宝说：“他们若要兵马调来攻打，我便回转卧牛山去，统一千孩子们来帮助哥哥。怕他什么？我二哥有八百名飞鸦兵，都是自己训练的，善用诸葛连弩，一人可抵十人。随你超等大将，也被他射的走投无路。此地离着沧州不过一日之程，朝发夕至。哥哥要时，何不借来一用”吴成听了立起身来，向马英作了一揖，说：“只要马贤弟写一封书信，专托东方大哥代拨飞鸦兵三百，这就好了。若说五百喽兵，谅东方大哥亦肯赏脸哪！”马英说：“若说东方大哥，最是仗义疏财，专爱结识朋友，所以他的交情广阔。就是吴大哥要去时，连书信也不必，我的护身兵，他亦能作主提调。哥哥要多少借多少就是了。”吴成说：“既然如此，一准我明日去走一遭。”李天寿说：“这诸葛连弩之法，久失传，马兄弟那里得来？”马英说：“这也是一个朋友传授我的。此人姓柴名叫继光，有天生的聪明机巧，他得着诸葛武侯的秘本，制造那希奇的东西不少。他的家中也好玩的很，连这做工的人，都是木头做的，也会打米磨麦，也会看门闭户，也会耕田车水。自己骑的驴儿，都是木的，只要人坐上鞍轿，就会奔跑，那绳缰带动机关，要左就左，要右就右，比着活驴子还灵哪！他门前看家的木狗，也会吠叫。还制造多少攻城守御的器具，都是依了旧法，翻出新样来，比前更好了。此人现在沧州百宝村。耕种田地度日，却也家道小

康，真有隐逸风，不愧小诸葛的外号了。”活阎王称赞道：“可惜此人没会过。”当夜各去安歇。

到明日起身，吴成别了众人，奔沧州而来，到了卧牛山下，伏路喽兵问了来历，报上山去。东方雄亲自下山迎接，同到聚义厅上，摆酒相待。吴成先将自己同于七的事，说了一遍。又把教场内遇见马英、张宝，拔刀相助，怎长怎短，直说到恐怕施不全调兵前来，故此昨日马、张二位说起卧牛山借兵一番言语，原原本本学说了一遍。东方雄满口应承，立刻差唤蔡猛、花豹两个小头目，速速挑选五百喽兵，三百飞鸦连弩手，跟随吴大师连夜下山，暗藏兵器，改扮买卖人服色。蔡猛领了五百喽兵，花豹管领三百飞鸦兵，陆续而行。吴成谢别了东方寨主，一拱到底。东方雄连忙还礼相送。吴成下山。明日下午，纷纷来到唐官屯，陆续都进了玄坛庙。有的先到，就黄昏时进去，后到的就在客店耽搁，直到次日早晨，才得齐到了庙内，于七安排杀牛宰马，款待众喽兵，吩咐富明管理酒席的职事。然后叫吴成把西面墙内，赶造云梯，下面有轮轴可以推动，倘有官兵到来，就好命连弩手扒上云梯，在墙上发弩，把官兵射退。庙门之内，连夜起了三重木棚，密排鹿角，两旁梅花桩，四围里陷坑绊索，设立得风息不透，任你开直了庙门，看他怎样进来？吴成办理停当，请活阎王看了，慢表。

再说奉新驿公馆之中，等到未时过后，施公亲自与众人敬了一杯，打发众位动身。众人谢过大人，把酒一饮而尽。大家站起身来，回到自己屋内，装束停当，带了应用物件，随身家伙，从人跟着，辞别了大人。又嘱咐一番。众英雄一共七人：黄天霸、关小西、计全、何路通、李公然、李七侯、郭起凤，一齐离了公

馆，直奔双塘儿而来，一路无话。不多时已到双塘儿。只见日光西坠，正在傍晚时候，街上还是热闹。只因今日多了这一千五百个官兵，扮的客人，故此各店家生意倍觉闹忙。天霸等走到一家酒楼底下，抬头看见招牌上写着“得胜馆”三字，心中大喜说：“我们在此饮一杯酒罢。”众人都说：“使得。”正要上楼，只见门前柳荫之下，摆着一张桌子，有三个人在那里乘凉吃酒。内中就走出一个人来，抢步到天霸面前，把手一拱。众人一瞧，见原来是陈知县太爷。一同到了楼上，拣一张圆台，团团坐下。酒保过来问了酒菜，搬到楼上，酒保自去应酬别的主顾了。黄天霸一看，楼上吃酒的人倒不少。陈知县说：“这些人大概都是三军扮的，我们说话不必避讳。”黄天霸说：“孙统带、张帮带可在这里？”陈景隆指着楼下树荫里桌子旁边坐着的两个人说：“这上首的紫长脸，就是孙大老爷。正首白面皮的便是张都司。”天霸说：“你去请来。”陈景隆就在楼窗内，把手一招，二人就走上楼来。陈知县说：“你们二位来见过黄大人，与众位老爷们。”二人抢步上前，与天霸要磕头。天霸一把拦住说：“我们不用这些套儿。”叫过二位哨官来，耳边说了几句。哨官点着头走去，知会哨长，分头陆续而去。这里张都司跟计全、二李，辞过黄大人，下楼下奔郑家花园而来。谁知遇着了妖怪。要知李昆捉妖情由，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〇九回 战妖魔喜得青锋剑 拿凶僧兵围玄坛庙

却说李公然同了计全、李七侯、张帮带，到了郑家花园。四人直到里面，点上灯火，把后门开了。张都司同着众人到后门外，招呼官兵陆续到来，从后门进来，不必到前面去惊动大街上人了。这花园实在不小，进去了六百多人，全然不觉。张帮带吩咐哨长、棚头，把兵丁分为三队驻扎。

二人正讲说埋伏的事。军士说：“张帮带老爷在后假山过去，有一支旱艇子，里面进去看看。忽来了一精怪，眼似银铜，口似血盆，抓住张老爷要吃。我们吓着了逃出来送信与老爷们知道，快些去罢！要吃完了。”二人出了楠木厅，跟随军士转过太湖石，就见李七侯直奔出来。他满头汗出，气急败坏的说：“老五快来，妖怪利害呀！”公然说道：“怎样的妖怪，这等利害？”李七侯领着公然、计全，一头走一头说：“前面就到了，你看罢。我是被他吓怕了。看见他这面孔，就一身肉都酥软了。”就见众官兵从假山内乱跑出来，有的在假山上跳下来，四散的奔逃。只见这妖怪，跟着众军士追赶，在假山洞内跳将出来。李公然抬头一看，实在可怕。它的身子不大，遍体绿毛，周身瘦的骨节都露出来，好象一层薄皮包在骨头上面，毫无一些肉的样子。这个脑袋方方的倒不小，脸似瓜皮，两道红眉，直是到额尖上。这一双凶怪眼睛，怒气百倍，短鼻阔口，四个獠牙，露出在唇外，足有四五寸

长。手爪好似利刃一般，两手揸开，别的还可，只是瘦得可怕，面上也是紧皮包着，骨骼全露出来，见了人这一怒，眼睛一竖，金光乱闪，鼻子这一绉，嘴这么一噘，实在怕人得很，把人的汗毛都根根竖起来，再加上咆哮的声音，更加可怕，看它不知有多大力气哪！它把头一低，身子蹿的直蹿起来，足有一丈多高，对着李公然这怒目一看，迎面直扑过来。李公然将身一偏，妖怪扑了一个空。公然早已拔刀在手，顺势就是一刀，却砍在怪物的后背。听得“铮”的一声，妖怪全然不觉。此时计全正在公然的背后，跟着走来。不料公然一偏，那妖怪扑了一空，向前面撞去，正与计全对面相逢，把计全吓的往后直跳。岂知妖怪直快，一抬手早将计全的佩刀，拔在他手中去。那妖怪被公然砍了一刀，顿发狂怒，吼声一叫，噗的旋转身来，举刀望着公然便砍。公然见了这妖怪抢刀砍来，十分大怒，大喝一声：“逆畜！胆敢抢人刀子？”便把自己力往上招架。那妖怪跳纵如飞，铜筋铁骨，任你砍它几刀，全然不怕。计全同着李七侯，要想上前帮助，只是心中胆怯。公然一头与妖怪动手一头想道：“这个畜生如此顽皮，纵然砍着它，也是徒然。我且把它这刀子去掉，然后将它这么一下手，看它怎样。若然不行，今日我命难保。”想定主意，让它一刀砍来，公然将身一侧，偏过了刀，趁势一抬腿，照准妖怪的手腕处上，狠命一踢，用的力大，妖怪经不起，这把刀一脱手，直飞到假山那边去了。妖怪大怒咆哮，直前抓他。公然将自己的刀，也不要了。望着妖怪面上掷去。妖怪并不躲避，着在它面上，当的一响，毫无损伤。妖怪只管把双手来抓他的上身，不防公然顺手将身往下一蹲，向左边扭转来来，双手把妖怪两足捏住，大喝一声，跳起身来，把妖怪倒挑在手。妖怪被他提空了，用不出气

力来，只是两手乱舞，没法子的了。李公然便将妖怪顺着势，照准太湖石峰上，用尽平生之力，砰的掬去，只听当啷一声，把个妖怪掬的不见了，倒把那李爷吓了一跳。计全同李七侯也是一怔，说：“妖怪那里去了”公然见妖怪没了，自己手内还是捏着一件东西哪，提起一看，却变了一柄耀目争光的宝剑。李七侯正走过来，说：“五哥，妖怪那里去了？”公然把宝剑递过说：“妖怪在这里呢！”李七侯惊道：“怎么变成了这一把宝剑呢？”计全也走过来，便说：“恭在贤弟，这一定是口宝剑了。”伸手接来一看，但见有三尺六七寸长，三指开阔的宽，青光闪烁，冷气侵人，顺手把假山石刹了一下，这块石头觉得应手而断，犹如砍了泥土一般。公然见了，心中喜欢，知道真是口宝剑，计全说的不差，计全说：“这是天赐与李贤弟的宝物，只是不知此剑何名？”说着话将剑递与公然。公然接剑在手。拎起己的刀来，插在腰间。计全也把佩刀拾起。李七侯说：“我们且去看看张帮带怎样了。”

三人进了假山，走到里面，见有个小小金鱼池，池内起造一只楼船，就像真的船一般无二。走上船头，就见张帮带倒在船舱里面。计全忙唤从人：“快取热水来！”从人答应，转身去了。计全与公然走到舱内，见里面也有炕床，就把张帮带扶起，卧在炕上。计全便问：“李七侯，怎的看见妖怪？”李七侯说：“我在月洞门那里走过，就听见这里大惊小怪的喊叫。我就依着声音跑过假山，正见妖怪望着张帮带直扑上去，要象咬他的样子。我就拔刀出来，跳到船上，将妖怪头上狠命的一刀。只听得铮的一声，火星乱爆，妖怪叫了一声，并无伤损。吓得我回身就走。回转头一路偷看，见妖怪东蹿西跳，追兵丁。我正要来叫你们，可巧你们就进来了。”正在说话，从人取到滚水。李公然将张帮带牙关

挑开，计全将水灌了几口，将身子扶着，把手按在他胸前，轻轻叫唤。张帮带缓缓醒转过来了，停了一会，方与计全、李昆道劳。说：“那个妖怪怎样了？”二人把变了宝剑话说了。帮带不信，公然将宝剑与他看，方才相信。计全说：“我们上楼去看看。”李七侯说：“我做头站。”公然跟着，三人同到楼上。从人拿了火把，照着四面一看，空空如也，连桌椅东西一些也没有。正要下楼，公然抬起头来，忽见上面挂了一个剑鞘，连忙摘将下来，把剑插入鞘内，恰是原配。计全接过来，就火光之下细看，是镂金嵌宝，十分精工，雕刻龙凤花纹，中间用珍珠嵌成“青锋”二字。计全看罢，说：“怪不得了，原来是魏武帝的青锋宝剑，乃价值连城之物。”三人就下了楼来。猛听得噗咚噗咚两声炮响。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〇回

李天寿大战黄天霸 赛猿猴力败何路通

诉说李公然把宝剑接来，佩在腰间。三人下了扶梯，听得两声炮响，知道天霸等大兵已到。计全说：“我们速速分头埋伏罢！”张帮带忙叫：“哨官，快将军士们分为三队，每队二百，各带应用物件，跟随三位老爷分头埋伏。”计全领了一队出南口。一箭之遥，有树林。计全吩咐众三军：“就在林子北首，先把绊索安放。一面在林子南首，赶紧掘个陷坑，面上铺着芦苇，芦苇上盖些浮土，只等恶僧逃走出来，就好拿人。”李七侯也带了一队，从花园后门出去，一路后街，抄出北口，就见玄坛庙那里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一般，喊杀连天。李七侯出了北口一里之遥，两旁都是青草，有一人都高，吩咐就分开两边埋伏，也是安排陷坑绊索。再说李公然同张帮带，也带一队，就在园内埋伏，相近大街的口子，安了绊索。在花墙旁边要道之所，连掘二重陷坑，自己在园内后轩中等候。差军士一路探听，倘有动静，速速传报信息。按下了三路埋伏。

且说黄天霸见计全等都走动了，又饮了数杯，同着小西、何路通、郭起凤、孙统带、陈知县，大家起身下楼，会过酒钞，出了店门。黄天霸先自一人来到玄坛庙门前，只见皓月当空，四下并无声息。听那庙里巡更的，正打三更。轻轻跳上围墙，往里面一看，但见梅花桩鹿角，排得密密层层，四下里喽兵戎衣打扮，

都在云梯下，连环躺着。一对对巡哨喽兵，背弓插箭，手执钢刀，四周巡察。天霸正要回身，早被一个巡兵看见，说了声：“有奸细！”拈弓便射。只听得当当的一阵锣响处，众喽兵全上云梯。黄天霸躲过了箭，飘身下来了，喝叫：“开炮！”掌炮的放了两个号炮，众三军抽出竹筒，扯出皮套，将火把灯球亮将出来，照耀得如同白日。这九百官兵，齐齐的发一声喊，将玄坛庙团团围住。只听得那庙内当当的一阵锣响，从喽兵全上云梯，梆子一响，弩箭如雨般的射来，三军们那敢来逼紧，只得退后，口中但只呐喊：“捉凶犯！拿和尚呀！”脚里渐渐退后。

黄天霸领头说：“众位亲兄们，随俺进寺。郭守备与孙统带，在外监督三军。”关小西、何路通一答应，冒着箭林弩雨，冲上前来。黄天霸挥动钢刀，但听呼呼风响，弩箭纷纷落地。到了墙边，便踊身跳上围墙，跨到云梯上面，把飞鸦兵乱砍。关小西使动倭刀，何路通舞开钩枪拐，跟着天霸，一齐上前，把喽兵砍倒，大家飘身而下。那知这庙内好比虎穴龙潭，如何进去得呢？黄天霸望见大殿上灯火明亮，吴成、于七、富明，三个人坐着，正在饮酒，全不放在心上。天霸见了大怒，说：“死囚贼秃，死到临头，还敢如此大胆？”奋勇上前，连跳了三重鹿角，抢进大殿而来。那三人回身便走，转入屏风背后去了。天霸招呼：“关小西、何路通，快些追上，今夜务将这三个要犯拿住方休。”三个人一路进来。

到里面七间后殿，只见露台上上面站着一人，跑到临近一看，却是七煞神张宝，舞动两柄板斧，在白露台上耀武扬威喊道：“黄天霸你是我手中败将，还敢来吗？”黄天霸喝道：“我与你拼个死活。”张宝说：“好，快来领死！”天霸怒道：“好狗强盗，死

在目前，还敢口出大言。”张宝说：“我是强盗，你倒没做过，好个清白良民。”荡开两柄板斧，张牙舞爪迎来。二人杀了七八个来回。小西与何路通，因见占不得便宜，就左右夹攻。张宝也不管人多人少，一味的恋战，只见殿内嗖嗖的跳出三个来，第一个就是活阎王李天寿，将铁桨一摆，冲将过来。跟稍就是赛猿猴朱镰，舞动双刀，从殿内打个旋风出来，滴溜溜从半空中连打翻身，人未着地，双刀先下。后面的就是玉面虎马英，撒开三节连环棍，上下扫将出来，直奔关太。关太忙把倭刀招架，两个人杀在一处。李天寿舞动铁桨，奔了黄天霸。天霸竭力抵住，与活阎王杀在一处。张宝见李天寿到来，他便撇了黄天霸，把双斧一摆，来助马英，夹攻来战小西。这赛猿猴朱镰荡滴溜花花的直旋出来，正对着何路通溜头劈下来。何路通没见过这样战工，倒吓了一跳，这是个人呢？还是猴子哪？见他来势真怪，脚未点地，双刀已下，连忙将手中的钩枪拐，向上招架。只见他烁的一闪，跳在后面，就把两把刀使个玉带围腰之势戳过来。何路通急速转身，将拐分开，要想还手。他两刀使个朝天切菜，又下来了。何路通只得招架朱镰左手的刀。一个白蛇吐信。何路通刚要把拐来隔开，右手的使个叶底偷桃，早从下三路直杀进来。何路通连忙把拐挡住，要想还手。总是不能。朱镰一趟双刀，只杀得何路通满身是汗，吼叫连声，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黄天霸战住了李天寿，也是棋低一着。幸亏李天寿还是老了些年纪，一上手不肯使出全力，只用耐战之工，因为恐怕一冲奋力厮杀，用得力尽，后首不能久战，故此黄天霸能够勉力支持。只是战到二十余个回合，渐渐两臂酥麻，额尖汗流，刀法慢慢乱了。那边关小西力敌马英、张宝，躲闪腾挪，勉强对垒，然而总是下风。蔡猛、花豹调动喽

兵，一面在围墙之上看守，外面的官兵上前。便发连弩，一面把官兵射退，一面分兵一半，全到二殿露台上，甬道两旁，齐齐的围着，口中呐喊助威。天霸等愈加着忙，战了一个更次，看看抵敌不住。忽听喽兵叫说道：“二位师爷来了。”天霸偷眼一看，只见吴成提了钢鞭在前，于七举着单刀在后，从甬道上外面杀来。黄天霸暗想：今日断难活命。吴成举起钢鞭，望着何路通打来；于七挺着单刀，向黄天霸就刺。这两个一来，镇台衙门禀请挑选，怎样巧战夺战，总归不能胜了。他们三个人也不想活命的了，正要行个拙志自刎了罢。忽然看见半空中噗的落下一个人来，不知是人是鬼，黄天霸只道埋伏到了。三人定睛观看，全然不识，毕竟天霸三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一回 小元霸锤打赛猿猴 三义士并力助官兵

却说黄天霸同着关小西、何路通三人，在玄坛庙内，围困露台之上，又见吴成、于七到来相帮，实是再经不起的了。正在性命交关之际，忽见半空中落下一个人来，天霸一看，并不是自己弟兄。见他遍身皂罗紧靠，面如烟熏，大嘴缩颈，二目圆睁，骨瘦如柴，手执一对八角紫金锤，足有碗口大小，犹如李元霸再世，黑煞神临凡，大叫一声，好似青天里打了一个霹雳。黄天霸只道又是强人一党，吓得魂不附体。只听得那人说道：“我把你这些杀不尽的狗强盗，擅敢拒敌官兵，目无王法，照俺小爷的家伙！”举起双锤，望着赛猿猴朱镡当头打下。朱镡叫声“黑小子，休得逞能。”把身一侧，将刀向上一抬，只听得当当的两响，就火星乱爆，朱镡连说：“好家伙！”正要还手，那晓得他右手的单锤又到。朱镡急急招架，左手锤又来，要想还手，万万不能。一连五六锤，只打得赛猿猴乱纵乱跳，连连吼叫。黄天霸、关小西见了，知道是帮官兵来的，心中暗暗称赞，真好本领，感得自己精神顿旺。那活阎王与吴成、于七、马英、张宝，众贼见了，个个吃惊，却又认他不得。正在大家着忙，忽听得一声叱咤，从殿上又飞下两个人来了，都是紧身装束，头一个白面青须，剑眉虎目，手执朴刀，打一个旋风儿，从半空落下来，说声：“狗强盗，看老子的刀。”照着活阎王便砍。活阎王将铁桨招架，那知他的朴刀沉

重异常，只觉得虎口震痛，暗道：“此人本领在我之上，不在我下。”那里敢怠慢，二人交手厮杀。此时黄天霸与何路通两人，却是好了。天霸单敌于七、何路通单敌吴成，就轻松得多了，胆也更加壮了，力也有了。但见那个紫脸大汉，手执一对雪亮的护手钩，也是一个旋风，从殿脊上跟稍而下，大喝一声，挥动双钩，直奔了马英、张宝。但见他舞动了两柄护手钩，好似一团白光，滚来滚去，杀得马英、张宝，只有招架，那敢还兵。

列公，你道三位是谁？这也不消得说，一准是金陵三杰了。如何来到此间呢？只因甘亮同邓氏兄弟，在招商客店，与李公然别后，仍寓店内，并未动身。到了明日就打听得街上百姓哄动，都到教场内看杀人去。三杰正在午饭时节，忽然外面大乱，店家纷纷的上排门关店，都说：“来了无数强盗，在教场劫抢犯人哪！”三杰回到上房坐定，甘亮说：“昨日李兄弟说的，这囚犯的母舅，倒是玄坛庙的恶僧吴成，并那头陀于七、活阎王、赛猿猴等，这几个狗男女，原系都是绿林飞贼。今日劫了法场，抢去犯人，不消说是这班强盗所为。我想这件事，施钦差必然派人到玄坛庙拿贼。闻得庙内层层埋伏，只怕大人左右，虽有能人，难保万全。我们一来为大义起见，二来为兄弟情分，先要打听几时动手。”邓虎说：“待小弟去探来。”一霎时回来，邓虎说：“晓得了，施大人差了陈知县上天津调官兵，三日准到静海，约定第三日下午时分，扮做百姓样子，陆续到双塘儿会齐。黄昏过后，施大人派定手下弟兄，在双塘儿领官兵到唐官屯，把玄坛庙团团围住，一面进庙擒拿强盗，一面在要道埋伏。我们只要等第三日上，等天津的官兵动身，暗暗跟着前去，就好见机而行。”甘亮听了，点头称善。当夜各自安歇。

到了明日，甘亮同了邓氏兄弟，赶到玄坛庙后面，飞身上屋。三人的轻身本领，算是超等，声息全无。在屋面施展夜行术的功夫，蹑房跃脊，来到居中所在殿脊之上，坐着乘凉。不多时光，就听得前面咣咣的小锣响，就是黄天霸初次进庙的时候。随后就听得噗咚噗咚的二声炮响，众三军一声叱咤，霎时间灯救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官兵团团围住。后来就见黄天霸、关小西，何路通三人进了甬道，直到露台上面，被活阎王师徒、卧牛山寨主大战一场。后来又到了吴成、于七，并蔡猛、花豹上来。邓虎那里还忍耐得住呢！大叫一声，飞身而下。随后邓龙、甘亮一齐都下，帮着将爷们动手。这边赛猿猴正迎着小元霸邓虎。两个都是渺小身材。一个儿形同病鬼，一个儿骨瘦如柴，他俩一对双刀迎着两柄铜锤，乒乒乓乓打到十余个回合。那朱镗怎敌得小元霸神力，只杀得汗流遍体，两臂酥麻。邓虎使一个流星赶月的架儿，朱镗使一个双燕穿帘，把双刀用尽平生之力，将他左手锤剪住，被邓虎右手锤加上一击，朱镗经不起，“哎哟”一声，双刀往下直沉。这柄锤头正打在朱镗的天灵盖上，只听得“壳秃”一声，脑浆进出，“噗咚”的栽倒在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二回 玄坛庙吴成漏网 唐官屯于七就擒

却说小元霸邓虎一锤，把赛猿猴打死在露台之上。活阎王吃了一惊，手内一松，被白面狻猊一朴刀劈来，削去一片头皮，慌忙逃上房屋。甘亮那里肯放，随后赶上房屋，不提防活阎王回手掏出一只金镖，正打中甘亮的肩尖。天霸看见，叫声：“强徒休走，俺来也！”赶紧跳上瓦房，一直追下。何路通见了，知道活阎王厉害，恐怕天霸追去吃亏，喊了一声：“黄老兄弟，我帮你同捉这厮！”说着也上房了。天霸在前，路通在后，一路紧紧赶来，我且慢表。

再说甘亮正中了一镖，掉下房来，幸亏伤的不重，浮伤罢了，镖已插肩而过。白狻猊随手抓了一把泥土，按一按伤处，提刀赶过来。一望见天霸、路通二人追赶活阎王去了，料想他们两个斗一个，不至吃亏，自己且把要犯拿住要紧。就将手中朴刀一挥。直奔吴成而来。且说吴成、于七同着马英、张宝见赛猿猴打死，活阎王逃走，心内吃了一大惊，要想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苦的被邓氏兄弟逼得手忙脚乱，招架还来不及。怎能脱身？幸喜白面狻猊中了金镖，掉下房来的时候，天霸、路通追赶活阎王李天寿，邓氏弟兄手中未免一慢，吴成第一个撒腿就望着殿内而走，恰巧甘亮跟着追进去了。这个时候，于七跳上瓦房，被他漏网。此时小西结果了蔡猛、花豹，并杀散飞鸦兵、连弩手。列公，你

道喽后四散的奔逃，小西任情追杀，那知把要紧的吴成、于七皆逃走去了。只苦得马英、张宝二人，又不会高来高去，邓氏兄弟逼得他没处藏躲，自己的人全是逃的逃，死的死，帮手全无，被邓虎双双擒住。关小西过来把他二人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过来向邓氏兄弟道劳行礼。请问：“豪杰贵姓大名？”邓氏弟兄慌忙答礼，连称：“关大老爷，我们都是小民，怎敢与老爷抗礼。”就把三杰的姓名，对小西说了。小西一听，不胜之喜说：“原来李五兄说过大名，我等久慕金陵三杰的英雄，今日却来救了我等的性命。”邓龙连称：“好说好说。”便问：“关大老爷，李五哥为何不见？”小西说：“在郑家花园埋伏。我有句话，告诉二位，我们都是兄弟，今后再不要闹这个老爷、小爷，实在难听不过了。”邓龙、邓虎同说：“关大哥，我们遵命便了。”关小西说：“他们虽则逃去，四面都有埋伏，横竖逃不了的。我们先来搜寻富明这凶犯要紧。”邓龙、邓虎连称：“有理有理！”三人把马英、张宝提在二段内神柜里面，同猪羊一般抛在里面。三人到各处搜寻。

这富明被冤魂缠住，在卧室内床底下安身，一想更不好了。正然钻出来，恰好小西进来，一把抓住。小西吩咐军士，与两个强盗一同看守。

先说逃回的喽兵，纷纷奔到卧牛山，报与大寨主东方雄知道。说：“马、张二位寨主爷，都被擒住，大概凶多吉少。”因此东方雄和施不全结下了深仇阔恨，后文再讲。

且说甘亮追赶吴成，进了二殿，穿出后院。究竟吴成是熟路，藏在夹墙之内，心中想道：“若是被人看见，准死无疑。倘能侥幸天之幸，这厮不留心，只道我跳出墙去了，不回来细寻，就有命

了。”那知道果然认做他越墙而去，赶紧追出墙去了，只见官军远远的围着，高声便问：“只见一个强盗逃出来吗？”官兵说：“有的有的，五个强盗，拿住了四个、被他走了一个。”甘亮一想，不消说得，这逃的准是吴成。就撒开大步，一直赶去，赶了一程，不见踪迹。忽见前面一条黑影，从斜刺里闪过。甘亮看得分明，见头上披着头发，想道：“吴成这厮好快腿，怎的倒从那边过来呢？”随跟着赶上去。走不多远，只听前面一声吆喝，两旁跳出一彪人来，为首一位英雄手执单刀，喝声：“捆了！”但见头陀早被军士绳捆索绑拿下。甘亮上前相见，各通姓名。李七侯大喜！甘亮上去，把头陀一看，却不是吴成，原来正是于七。当下李七同甘亮，一同来到玄坛庙内，与小西等人相见不提。

却说黄天霸同何路通，追赶活阎王。活阎王无心恋战，一直向南大路奔来。到了郑家花园，沿墙小路上转弯。不料掘下两重陷坑，在后不多远，噗咚一声，栽倒陷入坑内。天霸到了前面，活阎王果然跳出坑来。何路通大叫：“强盗逃到那里去？”就从花墙上面飘身而下，那知正踏在陷坑上面，噗咚一声，跌下陷坑去了。活阎王跳过陷坑，哈哈大笑，向前奔去。未知可能擒住，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三回 黄天霸兵回奉新驿 活阎王夜走卧牛山

却说黄天霸望见活阎王跳出陷坑，直奔前去，军兵不敢阻挡，自己在后大叫：“李天寿往那里走？”跳过陷坑，在后追赶。忽见何路通从墙头跳下，跌入陷坑，倒被活阎王趁势跳过陷坑而去。天霸也把第二个陷坑跳过，紧紧追来。想道：“这厮夜行术的功夫甚好，难以赶上，待俺赏他一镖。”想定主意，一手向豹皮囊内摸出一只金镖，照准李天寿后心里一镖打去。那知李天寿乃是走关东闯关西，经过大敌的老贼，虽则向前直奔，一路眼梢，前后照着，觉得黄天霸把手一扬，嗖的一阵风来，知是暗器，便将身一侧，这只镖擦身而过，险些打着，只离一线，直打到前面而去。天霸见老贼躲过此镖，心中大怒，却不道这一镖坏了事！这一镖若然不发，今夜活阎王稳稳拿住，只因发了一镖，倒把个活阎王打逃走了。你道什么缘故呢？原来此地的埋伏，正是李公然的汛地，他晓得活阎王师徒本领高强，因此掘下了两个陷坑，自己又在花墙近处，躲于草内。带了二十名军士，两旁扯着绊腿绳，藏匿草中。如今果见活阎王逃过陷坑而来。骤然跳将出来，拦住去路。只要活阎王冲上前来拼命，两旁的军士一齐将绳提起，活阎王一定栽倒，立时伸手拿来，全不费事。那知黄天霸发了一镖，偏偏的又被活阎王躲过，这只镖向前打去，正中李公然肋肋之上，李爷“哎哟”一声，躺倒在地。活阎王直冲前去，两

旁军士正要提绳，忽见自己主将“哎呀”跌倒，大家吃了一惊，手中呆了一呆，就被活阎王连蹿带跳，已过绊索的地方，一直往双塘儿而去。出了双塘儿南口，撒开大步，一路望沧州进发，投奔卧牛山去了。

且说黄天霸见镖误中了李昆，吃了一惊，连忙赶上前来，料想着阎王命不该绝，追赶也是无益的，急将李公然扶起。忙问：“李五兄受伤怎样了？小弟罪该万死。”李公然说：“不妨不妨，伤的还好。”天霸将他胸前一看，见他肋下淌血，这只金镖落在地下。幸亏隔的地方太远，镖已脱力，只打体半寸光景，就没了力，落于地下。况且公然跳出来的时节，看见活阎王忽然将身一侧，就觉有一件东西，炼的过来，公然知道不好，连忙也是将身一侧，虽然躲闪不及，那身子却已带偏，故此不甚着力。黄天霸心上不安，连连告罪。公然说：“老兄弟不必挂怀，不是你有意打我，况且浮伤罢了，有什么要紧？”只见何路通已从陷坑里出来，随后也到。黄天霸便把方才玄坛庙内，如何被困，几乎送命，幸而有三个豪杰相助，怎长怎短，细说一遍。公然听了大喜，便说：“这三个就是金陵三杰。”把前日在客店结拜的话，告诉天霸。天霸十分欢喜，如今有了好帮手了。那李爷又把郑家园降妖得剑之事，亦说了一遍。天霸、何路通将宝剑看了，连声说：“好！真是希世奇珍，切金断玉的宝物。”李公然叫张帮带去吩咐兵丁，将陷坑填平，一齐到玄坛庙来，自己同了黄天霸、何路通先行。

三人到了玄坛庙，与甘亮、邓龙、邓虎相见道劳，各人行礼通名，彼此客套几句，总是老套，我也不必多说。众人都在大殿上，分宾坐下。黄天霸吩咐放也四声收兵炮。小西已早教偏将们等，都到大厨房内去，搜采吃食东西。那左右从人听了，个个高

兴，闹了半夜，腹中都有些饥饿，大家赶到大厨房内一看，好有兴头哪！但见梁上壁上挂的风鱼腊肉、火腿野味，笼子养的鸡鸭鹅鹑，缸内是养的鱼鳙鳊鲤，柜内放的蘑菇香蕈、燕窝海参，钩上悬的猪肉、羊肉、牛肉，壁角内高高的一囤白米，墙脚边堆着数十瓮五彩花高泥头陈绍酒。一座五眼灶上，一切应用家伙齐备。旁边一只橱内，开了一看，更好了，都是现成煮好的肴馔，一碗碗，一盘盘，样样都有。众人见了好不快活，你拿柴，他烧火，先把熟的热了一热，先发出去，到大殿上，教将爷们先吃起来。厨房内手忙脚乱，切的切，斩的斩，洗的洗，煮的煮，十分高兴。那黄天霸请甘亮首座，甘亮那里肯听？黄天霸一定不依。李公然同众人都说：“不用推让了！”甘亮没法，只得向外坐了首位。其余谦谦逊逊，团团儿坐下。关小西执壶斟酒，甘亮一把夺了。李公然吩咐从人把盏。大家正要举杯，只听得门外一阵大乱，众人立起来一看，只见神眼计全带了埋伏兵到来。随后张帮带引了军士也到。众军士纷纷攘攘，在庙内四面歇息。天霸吩咐：“将厨房内东西分给军士，埋锅造饭，犒赏酒馔，就请计大哥、张都司同入席。”计全、张都司与金陵三杰行礼，通过名姓。黄天霸又将三杰相助，活阎王同吴成漏网的话，也对计全说了一遍。计全从新作揖道劳，三杰还礼，大家坐下来饮酒。黄天霸便问：“李七侯怎的擒了于七呢？”白马李七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李公然问起甘亮“怎样到来相助我们？”甘亮就将前日听得劫法场，邓虎打听信息的话，也说了一遍。李公然亦将郑家园降妖得剑的话，对大众说了一遍。众人无不称赞道喜。

众英雄开怀畅饮，吃到天光大亮，用饱了饮食，同出庙来。黄天霸吩咐众三军，守护四个要犯，传令起身。把玄坛庙前后门

封锁着，着唐官屯地保看守。自己同了甘亮、邓龙、邓虎、计全、李昆、关太、何路通、郭起凤、白马李、陈知县、孙统带、张帮带，并裨将牙将^①，一齐往奉新驿而来。路上说说谈谈，好不快活。“今日这件公事，虽则走了吴成、李天寿两个，幸而正犯已得，全亏甘大哥三位的功劳。”甘亮说：“我看这两个逃去，必然再有风波。众位保护大人赴淮安上任，路途尚远，还须加意提防为要。”天霸、公然连连称：“是，多承指教。”说着已到大松林三岔口，天霸吩咐郭起凤，先到城内县衙门送信说：“陈太爷吩咐：叫差役人等，备了棺木等情，赶紧到玄坛庙收尸埋葬。目今天时正热，不能耽搁，庙内庙外死的人多那！独有朱镡的首级，须要割下来，装了木桶，只怕还要号令呢！”郭起凤同了一个陈知县的从人，分路到城内去了，少不得停会儿，回转公馆，我一言表过不提。当时众人一团高兴，押了四个盗犯，众三军敲着得胜鼓，浩浩荡荡，往奉新驿而来。过了三岔口，离奉新驿不远，不多时来到公馆门口，众人押着犯人，在门口等候。天霸命三军在外站着，然后教陈知县、孙统带，并金陵三杰，在外等着，自己同了众弟兄，走到了里面。只见公馆内众人，落乱纷纷，王殿臣急得面如灰色。从人们慌慌张张，见了众弟兄进来，多说：“不好了！不好了！如今了不得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命了！”不知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裨将牙将——裨，次、副、偏之意，即副手、偏将。牙将，《新五代史·康怀英列传》：“事朱瑾为牙将。”康怀英起初就是中下级军官。这里是孙参将以下千把总军官的统称。

第二一四回 恶霸行劫丢失大人 杰士设谋暗解要犯

却说黄天霸同众弟兄走进公馆，公馆里正闹的落乱，黄天霸好生疑虑。王殿臣一见黄天霸，就说：“老兄弟，我等活不成了，昨夜门不开，户不开，把个大人丢了！我便同了施安到四面寻着，门也未开，依旧关得好好的，只是不见大人的形踪。”天霸听了此言，吓得面如土色。自己回到外面，且把陈知县、孙统带、金陵三杰，一并让到里边客堂里坐下，吩咐把强盗逃犯带到屋内，就把丢大人的话对大众说了一遍。众人尽皆失色。那知县吓得目瞪口呆。李公然说：“依小弟看来，只怕有夜行人把大人盗了去呢！”关小西说：“对了，这不是吴成来盗了，还有谁呢？”甘亮说：“不是，不是，我眼见吴成往南逃去走的。”何路通说：“我晓得了，一准是活阎王盗的。他不是望双塘儿路上去的么？到了双塘儿，他想起今夜公馆无人保护，他起意把大人盗去了。”黄天霸摇头道：“也不是的，这里三更天就丢了大人，我们追赶活阎王的时候，已有四更天了。双塘儿到这里足有四十里路，任你走得快，到公馆天也亮了。”计全说：“莫非李五弟的师叔方世杰盗的。”李公然说：“他与大人无冤无仇，风马无关。前番盗他解毒丹，不过见怪着我，怎么盗了大人去呢？”甘亮说：“此地可有恶霸，或是绿林。与大人有仇恨的么？”黄天霸、关小西都说：“没有。”大家猜疑了半天，并无头绪。

计全说：“老兄弟且把三军同犯人如何发放了，然后慢慢的商量。”天霸说：“三军极是容易，只要相烦孙统领老爷带了回文回转天津交差便了。只是犯人倒是件难事。若是大人在此，不消说，就地砍了完事，如今我们又无权柄。”甘亮说：“依我的愚见，解进京都为是。苦怕路上有失，只要明日在外倡言，只说三日后解犯进京。到了第三日，备四辆囚车，装了四个应死的犯人，扮了富明、于七、马英、张宝，就命三营天津调来的官兵护送进京，及至到了天津，就好销差。将犯人带转，途中倘有差失，也不要紧。我这里就在今夜，将富明、于七、马英、张宝悄悄下了舟船，叫我们邓虎兄弟沿途保护，一路赶到天津。着天津府叫一班戏班，只说王爷府里来的文书，要做差戏，暗暗把四个犯人装在戏箱里面，只要稍露微缝不致将他闷死，就上了车辆一直进京，交到刑部衙门销差，万无一失。请众位商议商议这条计好不好？”众人听了，个个称赞：“好计！”都说：“甘大哥见识多广。”甘亮又说：“就是奏折一节，昨夜丢了大人，今日去的奏章，一准不要提起。即使日后晓得，只差一日工夫，未必追究到此。”黄天霸听了，就依计而行。立时吩咐排酒款待众人，一面请师爷准备回文，并起了折稿。立刻腾写好了，将文书交与孙统带收了，叫他进城屯扎，到第三日护送假犯人囚车回天津销差。孙统带诺诺连声，饮过了三杯，同着陈知县、张帮带起身告辞，众人送出公馆。

三人一拱到底，扳鞍上骑，带领三军，回到城中。陈知县回衙理事，孙统带将人马屯扎教场，早派差役先到玄坛庙收尸埋葬，另派和尚管理庙事，将朱镗脑袋放在木桶之内。到了第三日，备下四辆囚车，监内调出四个死罪的囚犯，假充真犯，就打发孙统带带了兵马，命：“左堂捕厅老爷并四个公人，一同送到天津，

就同公差将原犯带回静海。倘沿路有党羽劫夺，你们丢下囚车逃命。”孙统带领了计策，辞别了陈景隆，同着张帮带并捕厅老爷，引领三军，保护囚车，出了城门，一路回转天津，把公事交卸了。捕厅老爷就同公差押了犯人，回转静海县销差，一言表过不提。

且说公馆之中，到了黄昏时候，郭起凤城中回来，黄天霸就命备了船，悄悄把四个犯人，下在船舱里面，只算民船模样，便教施安藏了奏折文书，带了从人伴当，请邓虎保护着进京。邓虎一身任当，带了两柄锤头，同施安连夜起身，依计而行。众人悄悄相送，然后回到里面，用过了晚膳，大家商议如何寻找大人。仍然测样不着头脑，说来说去，只有出去私访。李公然说：“我倒想起一句话来了，但不知可走这条路呢？”众人听了，都要请教什么路道，说出来大家猜想猜想。毕竟李公然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五回 众豪杰商议寻总漕 十义士月夜下沧州

话说众人听了李五之言，大家要问什么话来，公然便对神眼计全说：“计大哥，你前会私访的时节，不是在双塘儿酒店，听得于七说的，他改名薛酬，在沧州薛家窝，遇见薛家五虎认了本家。想这薛家五兄弟，强凶霸道，无恶不作，原是个恶霸。莫非他那里有细作在此，将大人盗去，也未可知。”黄天霸说：“只怕不是罢。一来沧州有百里之遥，二来他们与大人无冤无仇，怎么来管此事呢？”计全翻着眼睛一想说道：“我晓得了，这件事倒有八分是薛家兄弟干的。”众人说：“计大哥，都怎么缘故呢？”计全说：“老兄弟，你说他们与大人无仇，内中有一个委曲。这薛家窝薛氏兄弟总共五个：大的叫薛龙，二的叫薛虎，三叫薛凤，四叫薛彪，顶小的叫薛豹。这薛凤的妻子，名叫谢素贞，一身好本事，使两把双刀，会高来高去，比男子还胜三分，乃是河南怀庆人氏，你道是谁？我却晓得根底，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当初施大人把他哥哥杀了，他岂不怀恨在心？如今听得于七说出行刺之事，他必然撺掇男人打听消息帮助于七，因此才到玄坛庙。恰遇见我们打仗，他就赶到公馆，将大人盗了，也是有的。”天霸与众人都说：“有理，只是怎样办呢？”计全说：“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到薛家窝去探实了消息，再行商议。”

黄天霸又嘱咐了几句，就命带过坐骑，众英雄各自上马，乃

是甘亮、邓龙、黄天霸、关小西、计全、何路通、李公然、李七侯、王殿臣、郭起凤，总共十位，都是客商打扮，马上挂着包裹，带了自己从人，离了奉新驿，望着沧州一路而来。路上说说讲讲，颇不寂寞。只是天气好热，正在中伏，太阳犹如炭火一般。走了五十多里，将近申牌时候，方才到了市镇。众人肚中也饿了，而且热得周身湿透，口中火出，看见镇上一家酒店，各人纷纷下马。黄天霸让甘亮等，都进里面。计全说：“天气甚热，你先拿几大碗凉茶来，我们渴得很呢！”李公然一面吃酒，一面观看屋内。只见靠着后窗一张桌上，坐着一个年轻人，看来二十岁光景，生得竖眉狼目，身材雄壮，十分凶恶之相，赤着膊，独自畅饮。窗槛上搭着一件青纱短衫，旁边桌上坐着两个人，约莫是他的伴当，主仆三个。那天霸转侧了脸来，瞧了一瞧，暗暗点头，众人都觉着了。众人都喝了一回酒，看那太阳渐渐下沉，天气也凉快了。用过些饭菜。天霸叫酒保过来，算清酒钞，大家出门上马。只见那人也同着伴当一路在后跟着走咧。不到十多里路，天色渐渐晚了。前面有条岔路，众人要到沧州，由大路而行。回头见他主仆三个从那条小路去了。李公然说：“这是通方家堡去的。往沧州小路比大路远好许多了。”黄天霸说：“前面没有旅店，横竖白昼走路太热，倒不如我们放夜行罢，落得凉快些。”众人说：“不错。”

不知不觉天色大亮，来到沧州地界，离城五里之遥，地名叫做沙家集，是个热闹的所在。计全说：“黄老兄弟，此处离薛家窝只有七八里之遥，我们就在此存身，你道好么？”黄天霸与甘亮都说：“甚好！不远不近，进城也便”郭起凤就到前面找了一个寓所，叫做顺隆店。众人下马，进了店门。从人自去牵马遛汗上槽。这里众伙计迎接众英雄到里面。黄天霸看了五间上房。伙

计打脸水，烹茶。众人脱了衣裳，坐下吃茶，吩咐伙计打酒做点心。不多时伙计打上酒来，托着一大盘面食点心、牛肉、鸡子、饣饣、薄饼、锅贴、包子，大家饮酒用点膳。黄天霸开言问说：“甘大哥，我们既到此地，未知大人究竟在不在薛家窝呢？如今怎样办法？”甘亮说：“这个地方薛家窝，我虽没有到过，只听人家说起，倒有些棘手啦！他们住的庄子，是个断水圩，四周围都是水路，进去恐不能出来。他们既将大人盗去，岂无准备？须精细之人，深通水性，本领高强，方可得去。”天霸听了，双眉紧锁，心内为难。只见李七侯同何路通异口同音说道：“甘大哥休长他人志气，灭却自己威风。想小小薛家窝，有甚难进？我们今夜泅水过去，务要探个水落石出。若然大人在内，就可救了出来。”甘亮带笑开言说：“二位本领果然出众。”黄天霸说：“二位不可造次，须要想条妙计，方保万全。咱若然打草惊蛇，反为不美。”李七侯说：“黄弟兄虽说得是。只怕大人果真是他们盗了。一耽延两日，性命难保。”天霸听了此言，低着头无言可对。

列公，你道施公到底可是薛家窝盗的吗？那说不是呢？原来于七在薛家窝的时节，与薛家五虎认了本家，结为兄弟，十分亲热。于七在席面上说：“施不全害了我哥哥于六，我若不手斩施不全之头，誓不为人。”薛氏兄弟第三的名叫薛凤，为人奸谋百出。诡计多端，而且夜行术的功夫，算他最好，若论刀枪拳脚，也还去得哪。当时听薛酬之言，哈哈大笑，说出几句话来，就生出许多大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六回 施仕伦窝中受困 白马李私探遭擒

且说薛凤的老婆，娶的就是一枝桃谢虎的妹子，名叫谢素贞，生得娇娆标致，本领高强，善用双刀。自从施公杀了谢虎，那妹子就要与他哥哥报仇，在他丈夫面前撒娇撒痴的。薛凤允许他妻子：“且等施不全进京，我就与他报仇。”谢素贞时常叫丈夫差人打听，晓得施公升了总漕，奉旨出京，到淮安上任。过一日庄丁进来报说：“施不全到了静海，在奉新驿住下公馆。”恰巧于七说起杀死之仇，那笑面虎薛凤说：“酬大哥，你若要报此仇，有何难哉？现在施不全住在奉新驿，何不前去刺了就完事咧。”于七说：“他手下颇有能耐之人，教我双拳难敌四手。”薛凤说：“酬大哥你又来了，唐官屯玄坛庙的当家和尚，就是飞山虎吴成，你我都是好朋友，而且与你一师门下出的家。”于七说：“我就到静海走一遭。”到了明日，薛家五虎排酒饯行，于七就别了五虎，来到双塘儿，就遇见了吴成酒店内说话，被计全听得的一段节目，前文表过不提。

却说薛家窝内发出探事的人不少，静海所做的事，薛家窝无有不知。那一日早晨，探事的庄丁来报：“昨夜二更过后，有无数的官兵，把玄坛庙团团围住了，杀声震地。”薛氏兄弟得信正在惊慌，在后连连得信，说：“官兵打进庙内，怕这事情不好哪！”不多时，只见吴成踉踉跄跄的进来。薛氏兄弟连忙上前迎接。到

了厅上，彼此见礼落坐。庄丁送上茶来。薛龙便问：“吴大哥，庙中怎样了？我们薛酬兄弟事体如何？”吴成未曾开言，眼中早已淌下泪来：“说来一言难尽，如今大事休矣！”薛家弟兄听了此言，知道薛酬凶多吉少，大家心慌。吴成便把遇见薛酬起头一字，从头说了一遍：“昨夜跳出墙来，藏在夹墙之内。幸亏到了天明，官兵官将回转静海去了，我们才敢出来，遇见庙内佣工，逃得性命。我想只得逃入深山，埋名隐姓，也无面目见天下好汉的了。”说罢就大哭起来。薛龙听了他一片言语，心中惭愧。薛虎急得拍案大叫说：“吴大哥，太长他人志气了！我只独自一人，要去见个高低。不杀施不全与黄天霸这两个刁娘养的，誓不为人。”薛凤说道：“吴大哥被人如此欺负，莫说由薛酬而起，就是单为他外甥之事，弄到这般地位，我们也当拔刀相助。咱们哥儿四个，何不同去静海走一遭？一来与吴大哥报仇雪恨，二来设法相救薛酬等四人。”薛龙说：“四弟言之有理，只是五弟尚未回来，不知探听得怎样的了。”正在说着，只见庄门外乱嚷嚷的拥进一起来，扛着一个人，四马攒蹄倒捆做一团，背后跟着薛豹兴匆匆的进来。众人一齐站起身来。只见庄丁们将那人丢在地下，吴成上前一看，认得是施不全，心中大喜。便问：“怎样的把他捉得来了？”

薛豹道：“我们自到静海境内，就入酉^①牌时分，吩咐舟船停在方家堡。到方世杰家内，世杰排酒款待我。说起来意。方世杰也是怀恨他们。因为施不全差遣他师侄神弹子李昆去盗他的丹药，把他着伤。故此就把一个熏香匣子借我，教我到奉新驿公馆，将众人熏倒，一并杀却，斩草除根。我就带了两个庄丁，赶到奉

① 酉（yǒu，音有）——酉时，下午五点到七点。

新驿公馆，吩咐庄丁在后边竹林内等候。我跳上瓦房。四周瞧看一番，那知这一班手下之人，都不在公馆之中，只有几个从人，杀他也是无益。到上房一看，但见椅子上坐着个家人，在那里打盹，施不全睡在炕上打呼。我就飘身下去，将香点着，从窗孔内送进烟头。过了一刻，想必熏倒的了，我就进去，从炕上扛了施不全，回身出来，仍旧上屋，到了后面下去。到竹林内唤出庄丁二人，扛了施不全，悄悄回转方家堡。恰巧方世杰家内用午餐了，就拉着入席。世杰谈及昨夜官兵官将攻破玄坛庙，活捉静喜和尚，并当家和尚的外甥，还有卧牛山两位寨主。那当家和尚同他师父逃命去了。如今玄坛庙封锁，被擒之人，都带到静海城去了。我听此言就说：“怪道昨夜公馆内没见这班贼将，原来他们怎地狠心，用这毒手。幸亏天网恢恢，把施不全拿到，也好出口怨气。当时就施不全闭在空屋之内，然后与方世杰商量劫救众人。吃到天晚，略睡片刻。天一明我就起身，带了两个庄丁，到唐官屯玄坛庙看看形景。那知静海城中发下差人、官军，正在收尸埋葬。我只得回转方家堡去。在半路上酒店内打尖，遇见十来个人，也到店内饮酒，却是客商打扮，带着一班从人。细看他们行为不像平民百姓，面上都是雄风杀气。我心估量莫非施不全手下之人，找寻主人来的。后来吃完了酒，跟着他们一路往沧州大路而来。找到岔路，自回方家堡，约定了方世杰即日准备帮助，我就带了施不全下船，一路回来了。众位哥哥须要留心着奸细进窝咧”薛龙听了，立刻吩咐庄丁传话：“各处加意小心，防有奸细进来，若有陌生人的船过来，不问好歹，一并拿住。”那知李七侯、何路通二人恰巧到来私探，就着了道儿。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七回 吊打钦差吴成雪恨 审问奸细薛凤谎言

且说吴成见了施公，顿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拔出佩刀，要杀施公。施大人到此时，情知一死罢了，闭着眼睛等死了。薛氏兄弟一齐拦阻，都说：“吴大哥暂息雷霆之怒，若然把他一刀挥为两段，倒是便宜他了。不如将他吊起来，打他一顿，将他禁在水牢里面，慢慢的消遣他，怕他插翅飞去不成？”薛凤一面吩咐庄丁们，将施公带到水牢中去。我且不表。

只说沙家集顺隆店内，众英雄席散之后，李七侯扯了何路通，到冷静所在说道：“他们看你我不上，估量不能成事。我与你今晚去走一遭，倘然大人在内，就将他救了出来，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吗？你我脸上多少光彩！”何路通也是个浑人，听了白马李之言，心中大喜，就说：“李七弟说的不错，我心上也是这样想的。”那知李、何二人，到了二更之后，众人全都睡了，李七侯悄悄起身，扯着何路通，各把夜行衣靠扎束停当，李七侯带了单刀，路通带了钩枪拐，轻轻走到庭心，跃上房屋，一路出了店房，从彼面跃下房来，离了沙家集，向薛家窝而来。路上施展夜行术功夫，不多时已到滩边。但见一派大水，望见对面黑森森一座大庄子，便是薛家窝了。二人噗咚噗咚钻入水内，忍着水来到对岸。只见水苇内摇出两只小船来，每船三人，两个扳桨，一个拿着钩连枪站在船头，从小港内出来。李七侯与何路通踏着

水，在芦苇旁边伏着，等他两只船过去了，就从这条港内进去，约有半里之遥，在水内摸着行走。那知走来走去都是浅滩，并无出路，二人慌了。不知这个薛家窝有七十二条港，都有名目。何路通说：“我们不要管他，就在水苇里走去，总要到了岸上。”李七侯说：“咱们只望乌丛丛林子走去，必定是庄子了。”二人趁着月色向左边水苇内过去，只是实在难走，水倒甚浅，只苦的淤泥很深。二人扒上岸来，好象泥乌龟一般。这苇叶好比利刃，划得满面血痕。那知到了岸上，更不好了，东寻西找，并无路径，一派都丛林密竹，身子还挨不过去，满地都是竹签，锋利异常，而且七高八低。到了此时，进退两难。二人心中懊恼，向前望去，瞧见树空当中，露出围墙来了。二人心中大喜，直奔过去。

忽听得豁啦啦一声响亮，二人一齐跌入陷坑。旁边树林内走出两个人来，手中拿个竹管，嘘哩嘘哩一吹，只听得四下里发一声喊：“拿奸细呀！”立刻奔来十几个庄丁，手中都是挠钩的挠钩、飞抓的飞抓，都望陷坑内乱丢下来，将李七侯、何路通两个横拖倒曳捉了上来。众庄丁七手八脚，用麻绳四马攒蹄捆个结实，拉的拉，拖的拖，将二人带进庄门。早有人里面去送信。

薛家兄弟与吴成听说，在东团湾陷坑内捉住两个奸细，一齐出来在大厅上坐下，吩咐庄丁：“将奸细带上来！”庄丁一声答应，将二人扛上厅来，寒鸭浮水式，丢在地下。众人见俩浑身淤泥，好似活鬼一般。薛豹走下来扯住辫发，将脸面翻将过来。只见满脸泥土，夹着七横八竖的血痕。薛龙说：“拉去砍了就完事！”薛凤说：“大哥使不得，待我审问他一番，然后杀他不迟。”只见薛豹说：“哥哥，小弟认出来了，这两个狗男女，就是途中酒店内遇见一伙客商打扮的十人之内的。我看准是施不全手下之人，倒

要细细敲打他的底细来才好呢！”薛凤叫庄丁把二人提到面前。就问道：“你两个姓什名谁？何人指使？若然说一句谎话，我生平最恼，休怪我将你二人一刀一个，送到妈妈家里去。你到底叫做什么名字？”

列公，这何路通本是浑人，李七侯也是个直汉子，听了薛凤的甜言蜜语，只道当真了，就说出自家姓名，果然是来探大人下落；便问：“如今大人在于何处？若然放了我二人回去，寻见了大人，我二人准在大人面前，保举你的功名，多少有些好处。”薛凤说：“这倒不消，我们颇有田地，也不要做官，也不要银钱。我只为见你两个都像好汉。常言道‘英雄惜英雄，光棍惜光棍。’我且问你，你们来的时候，总共十个人，还有八个现在那里住？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何路通正要开言，还是李七侯机灵，对他丢了个眼色，何路通就缩住了口。李七侯接说：“你既肯告诉我们大人的下落，先对我说出地方，放我们去寻找。若是不肯说，也不必问三问四了。”薛凤正要开言，只见薛虎跳将过来，就把李七侯啪的一巴掌，骂道：“你这刁娘养的，问你一句话，也不肯直说，倒与他做眉做目，却要想访得施不全的下落。我老实对你说罢！”下句还没出口，吴成恐怕薛虎说出真情，连忙过来劝阻。薛龙接口说：“二弟，你又来胡闹了，这事没用你多管。”吴成也接着说：“我看李七是个好男子，同那何路通两个，都是我们线上的朋友哪！”薛虎早被薛豹拖过去。不知何、李二人可要骗出真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八回 好汉认死不露真情 恶霸机灵暗设消息

却说李七侯、何路通两个虽是浑人，到底老江湖了，他们任你软工硬工，只是不理。薛凤又细细套问一番，并无实话。吩咐庄丁：“将他二人锁在后园空房之内。”打发四个心腹庄丁看守。众兄弟与吴成商议此事。吴成说：“这般贼将，我多半认得他们面相。待我带几个庄丁，要拣认识黄天霸、关太的人，分头出去、访查，只要看见一个，暗暗跟着他到寓所，就知众人住处了。常言道：‘先下手为强，慢下手遭殃。’休等他来犯我境界，咱们哥儿弟兄先去杀他个凑手不及。”薛凤摇手说道：“不必与他动手，若然晓得了他们住处，只要如此如此，就叮一网打尽，永无后患，薛家名声更大了。”吴成说：“三弟机灵，怪不得人称笑面人虫！只是你猜想猜想，他们在那里住哪。”薛凤说：“教我怎的猜料？不过据看着大略，离此不太远又不太近，总在十里之内、五里之外，来去呢总得便当。”薛凤拣选了二十个精细家丁，都是认识黄、关的，就教吴成指使他们分头出去访查，说：“若然访着了住处，赏银一百两。”众庄丁“听了，个个高兴，立刻跟着吴成渡河过来，往四下里打探去了。”

薛家弟兄送了吴成上船，回进庄内坐定，就见庄丁进来通报说：“方家堡方员外到来，要见我们五位员外，现在庄外等候。”薛龙大喜，一摆手就叫：“开庄门！说我兄弟出接。”庄丁回身出

去，薛龙带领四个兄弟，一齐迎将出来。就见方世杰带着一伴当，踱进庄内。彼此见面，无非说几句套话、久不相见的話，不必细说。薛龙立刻叫：“排酒。”五兄弟让方员外坐了首位。各人敬过三杯，薛龙就把李、何私进薛家窝，在陷坑内拿住。审出是来找施不全到此。共有十人，其余不知住处等事叙了一遍。又道“我家三弟主意，欲想如此这般办法，全仗大力帮助。不知老员外的意下如何？”方世杰说：“老夫正当效力。”薛凤说：“老员外，我们这里难得到来，请你老人家四周瞧瞧形势好不好？”方世杰说：“正要请教请教。”薛氏兄弟一同陪了方员外，先在庄内各处走了一回，只见房屋曲折，门户众多，东穿西走，认不出左右前后。有的所在好像不通，其实却有暗门，就在门内的背后。先要进去了，把门关好，方能开那暗门。若是不懂的人，一直走去，里面有扇假门，踏进去，就是翻板，跌下去二三丈深的陷坑。有的所在看去，四通八达，许多门户。那知到了里面，穿来穿去，没有出路，四面好比铜墙铁壁，插翅也难飞去。而且踏着机关走过的门户，自己关闭，又无门闩，又无拉手，任你千斤之力，也开不来的。地内埋着窝弓药箭，上去准死无疑。还有一处叫做留宾馆，是个小小厅堂，对面两间，中间隔着一方庭心。对面屋内居中有一只百灵台式的圆桌，只要桌面一转，那留宾馆立时旋转，有门处变成墙壁，无门处变出山林。门外也有庭心，庭心过去，也有对面屋子，屋子中间也有圆桌，与方才的一式一样。若然走过的时节，里面许多埋伏，一定送命。这个圆桌也有消息，转不得的。若然桌子转动，机关一齐发作。还有一处叫望山堂，却是五开间一只花厅，庭心极其宽大，庭中尽是假山，堆的玲球奇巧，穿来穿去，洞门极多。若要走到里面去时，必须要穿走那假山，

方能过去。他这假山里头，做就的消息，自己人都有记认，若是外人不知，经动了机关，那上面的石条，一齐坍下，将人压在中间，或被打死，或被关住，再也不得出来。除非要等自己人在外面，将假山石条逐一搭好，也不费什么大力，都是四两拨千斤的借劲，就能假山归原，里面洞门依旧开通，方能出来，还有许多地方，尽是希奇机关，做的灵巧无比，也说不尽哪！

薛氏弟兄领着方员外一处一处的与他试看，方世杰赞不绝口。便问：“这些机关，都是三贤侄造的吗？薛凤说：“小侄也不甚精通，幸亏我的先生指教，方才造的完成。”方世杰说：“我倒不晓得令师姓甚名谁，何方人氏？”薛凤说：“他就是沧州南门外七十里地名百宝村的人氏，姓柴名继光，今年五十多岁。”方世杰说道：“怪不得了。他的老子叫做柴荣，与我拜把子弟兄。从小就看他十分聪明。他有三位哥哥，都做买卖，惟有老四读书，十五岁就进了秀才。那柴荣就叫他安居家内，靠着些田地，尽管过好过日子。他就听了父命，在家教几个学生。直到去年他老子故世，我还去吊奠的哪！”薛凤说：“如此说来，员外是我的师伯公呢！”众人说着话，一路出来，又到庄外四围走了一遍。看那七十二港，九汊十八曲的地势，各处险要，都有埋伏。方世杰连连道好，说：“此地若然把守的坚固，任你千军万马也难进得。黄天霸呀！看你此番有怎样的通天手段，放出来罢！”大众回进庄来，天气已晚，薛龙吩咐：“在荷花厅上用晚膳。”庄丁一声答应，不多时，排上丰盛的酒肴。薛氏兄弟陪着方员外到荷花厅上落坐饮酒。这几句话就漏了消息。不知怎样的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一九回 黄天霸初探薛家窝 甘教师镖打笑面虎

却说方世杰在薛家窝荷花厅上与薛家五虎讲论施公之事，其时正在二更过后，月亮渐渐升高。只因天气炎热，开齐了窗格。薛凤说：“将酒席移到厅前露台上。”一头指使家人，一头眼望荷花池内，忽然叫声：“不好！有奸细来了！”众人一齐着惊。薛凤早已跳出厅去，薛虎、薛豹跟着，薛龙、薛彪、方世杰并一众家人，都到外面来，向屋上瞧看。

你道究竟有甚奸细？怎说没有呢？并且不只一个哪！原来沙家集顺隆店内，到了来日天明，大家起身洗脸用茶点，却不见了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个。黄天霸走进卧室一看，那二人的家伙，也不在里头了，就顿足说：“这两个呆子，一准到薛家窝去的，必是弄出不好来。此时不见回转，不消说，被他们拿住了。”李公然说：“这样看来，大人也是他们盗的。如今倒饶上两个，更加费事了。”甘亮说：“待俺先去见机而行。”黄天霸说：“甘大哥去时，小弟与你巡风。甘亮说：“黄兄弟不必客套，甚么巡风呢？”那邓龙说：“小弟也陪着走遭。”李公然、关小西都要去了。白面狻猊说“这件事不过私去探信，却不必人多。关贤弟与李二弟在此听信罢。我看这个薛家窝，必定有一番大大的厮杀。”就叫王殿臣出去备只扳桨快船，带领四个从人，在江边等候。

到得黄昏时候，众弟兄用过晚膳。黄天霸与甘亮、邓龙换上

夜行衣靠，带了随身器械，扎束停当，三人如飞一般，霎时间到了江边，就见一棵杨柳底下，停着船在那里。听得王殿臣在船头上打招呼，天霸等三人噌的跳到船上。王殿臣解去缆索，四个从人扳动飞桨，望对港斜行。远远望见薛家窝芦苇荡内，摇出一只浪里钻小船来，看看渐近。那船头上立着一个庄丁，手拿钩连枪高声叫道：“进来的是什么船？”王殿臣回答：“我们沧州的报船，有紧急公文上天津哪！”说话之间，二船交肩过去。不多时，看这小船远了，天霸吩咐快抢进港去，幸没人看见。就与甘亮、邓龙三人上岸，叮嘱王殿臣速速摇过对岸，在芦苇的隐藏。天霸等望着庄院而行，走不多远，前面阻水了，只得望横路走去，看看离院落不远，只是左旋右转，无路进去。正在纳闷，忽见前面有人来了，天霸等内在旁边树后。

只见来的是两个巡丁，一个拿着钢叉，提了灯笼，一个手内提着梆锣，腰内佩刀，一路讲说而来。天霸等他们来到树旁，暗暗将左脚伸出草内。那巡丁只顾说话，不防脚下多出了一件东西来了，就在天霸脚下一扳，噗的跌了个狗吃屎，那盏灯也灭了。后面的那个人不防前面的跌下，自己留脚不住，对准前面人的身上，也扑了一交，梆锣撒在草内，口中埋怨道：“王第六的，你怎么走熟的路，倒也会扳跌了呢！”话还未完，天霸、邓龙一齐跳出来，一人一个将脖子按住，把刀在他脸上晃一晃，喝道：“你嚷，就是一刀！”巡丁吓得魂都没哩，只叫：“好汉饶命！”天霸说：“我且问你，你们这里的路怎样走法乃是通道？你只老实说出。我不杀你，千万快快说来！”巡丁说：“好汉，我们这里的旱道，遇着松树顺手转变，遇着柏树左手转变，三人再也不会走错的。”天霸说：“你可知道施大人藏在那里？”巡丁说：“就是施

不全呀？现在关在水牢里面。”天霸说。“水牢却在何处？”巡丁说：“水牢进了庄门，东北角上，约来十多间房屋，走过一座假山，有个月洞门，进去就是水牢了。”天霸说：“昨夜可曾拿住了人吗？”巡丁说：“有的，有的，昨夜说有两个人进来，一个姓李，一个姓何，他们不知路径，走到死路上去了，那死路上看看宽阔的平路，那知埋伏甚多，不是窝弓，就是陷坑。他们跌在陷坑里去，所以拿住了，现下锁在花园内空屋内。我索性告诉你罢，在花园正北，过了长廓六角亭，旁边有四个人看守哪，以上句句实话，好汉放我起来罢！”天霸与邓龙将他两个身上带子解下，四马攒蹄捆了，将刀割下一片衣襟，塞在口内，把他们提到树林里面，放在树丫内夹着。说道：“你们睡一觉儿，我回头来‘放你。’甘亮早把钢叉、灯笼、梆锣丢在林子深处。

三人依着巡丁的说话，不过几个弯曲，果然到了庄门。远远望去，庄门外有人巡走。甘亮领着头，天霸、邓龙跟在后面，绕着大墙向西过去一箭之遥，望见前面屋内灯火明亮，人声嘈杂。三人走到窗前，将指尖蘸了口唾湿了窗纸，戳个小月牙孔，往屋内张看。原来是大厨房哪。有七八个厨丁怨恨：“姓吴的刚才滚去，又来了什么方员外了。吃了一天的酒还不够，弄到半夜三更，再要添长添短，不顾别人性命。”那个厨丁说：“姓吴的那里去了，不说还要来吗？那提木盘的说：“听得说带了二十个兄弟们，各处访查施不全的手下人哪，怎说不来呢？”天霸、邓龙看过了，将头昂起，把耳朵贴在檐头，听他们说话，恰巧提起施公之事，忽然听得下面说：“有奸细！”把天霸吓了一跳。不知笑面虎薛凤怎生知道，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〇回 天霸误撒赛姜维 邓龙大战飞驼子

且说笑面虎薛凤怎样晓得屋上有奸细呢？原来黄天霸躲在东边屋檐之上，那时月轮渐渐升高，把他的影子照在荷花池内。薛凤看见荷叶上映出人头的影子，所以晓得屋上有了人了。当时薛凤蹿出厅来，望见屋上东西两条黑影，薛凤便就跃上屋去，但见一件东西直奔面门而来。”薛凤知道是暗器，只是眼见他们两个、从两边过去，再不防从对面来了暗器哪。要想躲闪，怎得能够？将头偏得快，“当”在肩窝上中了一下，“哎哟”一声，身子往后栽倒，跌将下来。方世杰同薛家兄弟上前，扶起了薛凤，自己与他拔下镖来一看，这镖上后面有个环儿，环上有三个小小铃儿。薛彪知道到了江南的名家了。这个名叫铃儿镖，又叫响源，只有金陵白面较祝狻猊一人用的，成了一代大名家。临了得道，成了地仙，这是后话。且说薛彪将镖拔出，连取出金创药来与哥哥敷上，用布扎好，教他躺着自在罢。

再说薛家五虎，因为晓得施公手下必有能人到来，早经防备。所以怎样暑天，各人随身都带着军械。当时见薛凤跌下厅房，一齐大怒。薛虎扯出朴刀，跳上屋去，薛龙扯出单刀，薛豹抽出一封铁拐，方世杰也拔出佩刀，哧扑哧扑的都蹿上屋来。四个人赶到厅屋前面。望见左首跨院屋上站着一人，一持手，哧的一道金星，直奔薛虎面门。薛虎忙把朴刀扁着在面门遮蔽。只听得当

的一响，金镖当啷的落在瓦楞内去了。众人都望左边追来。天霸发了一镖，见打不中他们，暗想今夜露了踪迹，谅难救得大人，不如趁早出去，免得吃他眼前亏了，就回转身来，跟上甘亮来了。

原来甘亮在厅后屋上探着头看薛家弟兄讲话施公与何、李之事。及至薛凤虽出厅去，甘亮明知他必要上来，就掉身来蹿上屋顶，一回手从身边取出一只响镖来。恰好薛凤上屋，脚还没有踏定，甘亮对面就是一镖，把薛凤打翻下去。天霸心中好胜，要在甘大哥面前显能，知道他们再有几个上来的。天霸立定身子，向袋内摸出金镖在手，只见薛虎跳上屋来，随手发了一镖，偏偏被他把朴刀挡住。后面薛龙、薛豹、方世杰跳上屋来。天霸回头一瞧，又望不见甘亮、邓龙二人，谅想他先走远了，自己也就无心恋战。

单说薛豹跃上屋面，周围一瞧，忽见右边离开一落房屋之上有一条黑影，如飞的越墙过屋而去。薛豹独自向着这个所在起奔过去。那邓龙觉得背后有人追赶，心内着急，暗道：“这厮追来。待我将他结果了，然后好找寻大哥与黄兄弟。”想定了主意，见前面屋上有一垛分开的五岳朝天墙，越过墙去，将身伏在墙下，等待薛豹过来，出其不意，把他一钩斩了，岂不省事。那晓得这薛豹乃薛家五虎之中，最利害的东西，年纪虽然顶小，本领却是独大，外号人称飞驼子，又叫赤练蛇，使发了一对铁拐，随你千军万马，也能滚出滚进。而且性情乖觉，智谋颇多，虽不及笑面虎，却也诡计多端，机灵得很，他见邓龙越过分开墙去，心上就疑着这个招儿，却不直跃过去，有意从那边绕道而行，反到了邓龙背后，邓龙见势头不佳，即便扭转身来，恰好飞驼子奔到，就是左手单拐，豁的夹背敲来，那赛姜维将右手钩挡铁拐，将左手

钩分心便刺。列公，邓龙用的家伙，叫护手钩，俗名叫做虎头钩，却是怎样的一件东西呢？这件军器在十八般之外，共有两柄，各长三尺六寸，其形似剑，两面有锋，它的头上却是弯转三四寸，好像钩子一般，所以又好向前直刺，又好向里钩拖，又好两面再砍，又好钩开人家的家伙。若是个流星锤，七节鞭，连环棍，这许多利害军器遇着了它，更加是克星了。而且它的捏手柄上，更是希奇，与那刀柄、剑柄、斧柄全然各别，却与半片^①方天戟无二，戟尖头反向下生，将手捏在方孔之内，若遇刀剑削他手指，却有四围护住，所以叫做护手钩，是极利害的军器，只有它破别的，没有别的去破它。单单遇见了铁拐，好似下属见了上司。且说薛豹见邓龙一钩分心刺来，将右手单拐一靠，趁势把右手拐一折，直冲他腰肋。邓龙见来得快当手活，将身一闪，旋转来将双钩拦腰而进，使个玉带围腰之势。这赤练蛇薛豹，就使个双龙出海的解数，将双拐往下一沉，向左右分开，顺手还他个樵子劈柴之势，二招一齐而下，赛姜维把头一偏，将双钩使个王母献蟠桃，架开双拐，趁他荡开之势，撒下左手钩，侧身转来，名为敬德倒拖鞭，一钩削他的右腿。赤练蛇右脚退步，向后一偏，就将双拐往下直沉，唤做刀劈华山，将钩荡开，再又还手。二人钩来拐挡，拐去钩迎，战了十几个回合。赤练蛇见赢他不得，想一条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① 片 (pán, 音盘) —— 量词。

第二二一回 方世杰惊走黄天霸 赛姜维误入望山堂

话说白面狻猊甘亮，单见三人追赶天霸过来，不见邓龙形迹，心中纳闷，暗想邓龙那里去了？转眼之间，天霸已到。甘亮便问：“黄贤弟，我家老三那里去了？”天霸说：“不要被他们战住在那里，俺与你去找寻一回。”甘亮说：“使得。”二人正要回身，那后面追的人已到。只有方世杰却先追到，离着天霸只有七八丈之遥。这老贼看见他二人站立着屋脊之上，好似等候厮杀的光景。那后面薛龙、薛虎，隔着尚远，若是单身向前，又恐他们的飞镖利害，不如先下手为强。他就一路用心算计，早把弩箭捏在手内，觑定天霸的咽喉，哧的一箭射来。这枝弩箭正贯头发之际，把头发铲去一路。天霸知道毒弩利害，有名的见血封喉，此时无心厮杀。方世杰也怕他的飞镖，任他逃窜。后面薛龙、薛虎赶到，便问：“方员外何不追赶？”方世杰说：“这厮被我射了一药箭，少不得回去也是个死。况且这个长须的好象江南甘亮，善用响镖，四海闻名，与俺们素无仇恨，由他去罢。”薛龙、薛虎明知他胆怯，只得说：“方员外言之有理，咱们回去看看三弟的伤重不重哪。”

方世杰就同薛龙、薛虎回转荷花厅，仍到露台上落下。这时候薛彪刚将金创药与老三敷好，见他三人到来，告诉说：“三哥中的暗器，并非天霸的金镖，却是有铃儿的响镖哪。”一面说，一

面将镖拿出与薛龙等观看。方世杰说：“如何，我说这厮像是甘亮。我六七年前到亳州做趟买卖，遇见一起大镖银，二十辆太平车，尽是大宝。旗号上并没镖局的记号，单只红布上画一只白粉的狮子。我见了这位达官，认他不得，就打听人家，这是那个镖局里来的？大家都说：‘老客人，这就是上元县的甘亮，甘教师都认不得么？你看他旗画的白狻猊，便是他的外号儿。他的飞镖有三个铃，发出来百不失一，有名的阎王的帖子。’我所以认得他相貌，极其体面。”薛龙说：“老员外，一些不错，准是他了。你着这镖上不是刻着一个小狮子么！”薛虎一瞧，果然有只狮子在根头。薛彪说：“我倒没留心。”也过来瞧着说道：“里面还嵌着白粉呢，只是小的很哪！”方世杰说：“怎的共天霸一路呢？咱们倒要留神才好。”回头一瞧，便道：“五贤侄那里去了？”薛彪说：“他也跟你们上去的，你们没见他吗？”薛虎同方世杰都说：“忙乱之间，不曾留心他。”那知方世杰同薛虎、薛龙复返身上屋面来找寻的时候，各处看遍，并无踪迹。

你道他们两个那里去了？原来飞驼子薛豹，见战不下邓龙，心生一计，他便假做力怯，渐渐退后，诈败下来，把邓龙一步步的引他到望山堂而来。若然薛豹撒腿就逃，邓龙再也不去追他了。实因这赤练蛇心刁意恶，到了望山堂屋面之上，直退到滴水檐前，假做两足踏空，背翻身跌将下来，叫声：“哎哟不好了！”噗咚的躺在庭心，庭心内都是假山。薛豹跌倒在地，邓龙便飘身下来，脚踏实地，举起右手钩砍去。只见薛豹就地一滚，望着假山洞内钻了进内，邓龙叫声：“小辈往那里走？俺邓龙若不杀你，也不叫做赛姜维了。”一下子跟进了假山洞来。那知薛豹早已穿到消息的地方，把机关抽动，只听得豁啦啦一声响亮，假山忽然

坍塌下来，把邓龙压在中间。邓龙吃了一惊，好似天翻地覆，连自己死活都没有弄清楚哪！定一回神，唯有闭目等死。

且说飞驼子薛豹把邓龙压在假山洞内，心中大喜，就上面跑回来。这假山做的灵巧非常。此时方世杰同薛龙、薛虎，各处遍寻不着薛豹，正然走到望山堂左近屋上，忽听得崩塌之声，三人一齐蹿到望山堂屋上来，向庭中一看，正是赤练蛇在假山上面过来了。四人一同回到厅上。赤练蛇薛豹意气扬扬，精神百倍，把方才跃上屋去追奸细，与赛姜维邓龙厮杀，把他引到望山堂，压在假山内，一套言语细述一遍。薛龙说：“我去架起石条来，瞧瞧瞧瞧他死也没死？若还活着，将他审问一番。”薛凤说：“此人与五弟战个敌手，眼见得有本领。倘若没有压死，将石条架起，他出来拼命，就费手脚了。今后庄子内外水旱各路，须要多添庄丁加意防护，他们必然再来哪！”薛豹、薛龙、薛虎叫家人把残肴搬去，重整杯盘，与方世杰饮酒谈心，直到天明，我且慢表。

再说黄天霸同着甘亮下了庄院，仍由旧路依着柏树顺转，松树左转，来到前处。天霸走进林内，在树杈内提出两个巡丁，一刀割断了带子，回身出来。甘亮赞道：“黄贤弟精细哪！这巡丁放得很好，不然，被薛家兄弟晓得，审问出泄漏道路的话，他们把松柏砍去了，我们就难进去了。如今这两个奴才饶他，不敢说出被缚的话来。”我先交代这两个巡丁得了性命，在草内寻找得钢叉与梆锣、灯笼悄悄回去，果然不敢去声张。到了明日，薛龙查问水旱各路巡丁，都说：“没有奸细来。”薛龙骂了众人一顿，吩咐：“今后需要小心。”众庄丁诺诺答应。这事就瞒过去了。且说黄天霸与甘亮来到江边，并不见邓龙踪迹。不知此番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二回 寻朋友有心临险地 传捕役无意得功劳

却说金镖黄天霸、白猿猴甘亮，同至江边，不见邓龙踪迹。天霸心中好生难受，好歹要寻见邓龙，方不失个义字。便道：“甘大哥，你看王殿臣的船就在芦苇内哪！趁此无人，你先上船渡了，仍到原处藏躲。待俺回进庄去，务要找到邓三哥一同回去。”二人复返身依着旧路进来，遇见巡丁，早就避匿林中草内，等巡丁过去再走。幸而识了路径，不多时便到庄院。跃进里面，各处找寻，并无影响。天霸好生焦躁，同着甘亮一路来到望山堂上，听得下面有人说话。伏在瓦楞之内，细细窃听，原来薛豹正在告诉薛龙、薛虎，将赛姜维压在假山洞口，生死未知的話。后来四个人都回到厅上。天霸、甘亮在屋面上一路跟来，又听他们告诉薛凤一番言话。甘亮情知不能相救，只听得金鸡三唱，东方渐渐发白，甘亮扯着天霸一同出来，依着熟路容易进出。

不多时来到江边，遥见芦中有人过来。听得一声唢哨，吩咐从人急急扳动水桨，那船犹如箭射般的过来。天霸、甘亮跳上舟船，立命掉转头来。王殿臣说：“邓三哥还没到来哪！”天霸说：“不要说起，邓三哥被他们压在假山内了。”王殿臣说：“这件事倒有些棘手啦。”正在讲话，那船出得港口，那知被巡船瞧见，在港中出来，扳着飞桨追赶上来。口中喊道：“窝内出来的甚么船？快停住了，问明白才好走哪！”王殿臣吩咐从人快快用力扳划，一

面回答说：“你瞎了眼吗？我们静海来的公事船，怎么窝内窝外问我的吗？”巡船一路紧追，喊说：“我看明明白白，你们从桃花港里出来，莫非是贼船到窝内偷盗？快快停船。若不停船，咱们要放箭哪！”天霸从舱内瞧见巡船上共有五六人，扳桨的扳桨，把舵的把舵，一个站立船头拉着弓正要放箭。天霸一见气往上升，回手摸出一只金镖，等来船够得着，哧的一镖打去。只见拉弓的这个人，噗咚一声，跌在江里去了。巡船上慌了手脚，那把舵的庄丁，见他们打死了巡船上人，连忙取出锣来，呛啷啷呛啷啷一阵乱敲，顷刻间四周芦苇内，抢出许多巡船来了。王殿臣自己动手相帮，好似箭般的快当。众巡船追赶不上，只得回转窝内，不必细表。

且说黄天霸、甘亮一路回到沙家集。进了口子，众人上岸，一齐回到顺隆店内，直到上房。计全、李昆、关太、郭起凤大家接着落座。伙计烹茶、打脸水。计全便问：“邓三弟怎不见回来呢？”天霸就把昨夜两番进窝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主意。李公然说：“昨夜这一趟，虽则失陷了邓三弟，幸亏里面细底并进去的道路，都打听出来了。为今之计，到沧州衙门去一角公文，说明暗访大人下落，却在你境内，问他要了通班民壮马快公差，四号大船、四号舱船。我们众兄弟一齐同去。去的时节，不可声张，装做客船模样，夜间暗暗进去。大家上岸之后，将大小船只四散停泊在对港等候接应。捕快、差人不上岸，都在船内听令。弟兄们悄悄进庄，先将大人并三位兄弟救了出来，护送了上船。只是先要派职司，救大人的只管救大人，救弟兄的只管救弟兄，与他们对垒的只管敌住他们厮杀。若等救到手，就着救的人保护上船，对垒的人就着他挡住追兵。及至上

船之后，捕快公人一齐动手，捉拿追赶的人。这就叫软进硬出。你众位斟酌可使得吗？”甘亮说：“也好行得。只是一件，依你这样说来，但恐兄弟们太少呢。”关太说：“沧州城内的参将、城守，难道境内出了这样恶霸，做出泼天大事，还不该去吗？甘大哥，我看李三哥之计，很可行得。”甘亮说：“除了此计，也无别法，只得如此干去。只要大家协力同心，必然成事。”

天霸立刻备了文书，从人备马过来，亲自到沧州前去。天霸投了文书，将薛家窝劫去大人，告诉一遍。州官吓得一惊，一面立传通班马快并做公的；一面命家人请参将崔老爷，城守阎老爷，千总刁老爷，立刻要到，有紧急公案。家人领命而去。不多时三位武官都到衙前伺候。黄天霸同计全、李昆辞别魏知州，与崔、阎、刁三位武官，出了衙门上马，带着通班公人、捕快，就此出城。那知无意之中，遇见一个紧要之人，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要知所遇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三回 白狻猊定计沙家集 黄天霸二进薛家窝

却说吴成自从领带了二十名庄丁，自己除下了金箍，打了发辮，改扮买卖人模样，越过对岸，分派众庄丁，分头到各处缉访黄天霸、关小西这一般人的住处。自己单单一个从人，到沧州城内，落下寓所，在州衙左近。吴成在城内各处闲逛，忽听得背后一人叫声：“这不是静师父吗？”吴成回过头将他一看，忽然省悟，原来是卧牛山的小头目，叫做蒋国祥。当时跟随蔡猛、花豹来到玄坛庙会过面的，后来逃得性命回去。李天寿到了山寨将玄坛庙之事，告诉了东方雄一遍。东方雄打发蒋国祥到沧州城内打听消息。当时吴成说道：“蒋头领到此何干？我们喝酒去罢。”就到前面一家酒肆，二人同着从人都进店门，叫伙计快拿壶酒，多搬上些下口菜的东西。蒋国祥开言便问：“静师父为何如此打扮？小人一时不敢叫应哪！”吴成叹一口气，就把前事告诉一遍：“如今因打听天霸等住所，故此仍改俗装。到了城内，并无踪迹。各处派去的访事人，还没来回复哪。”蒋国祥说：“现在令师李寨主，也在我们山上住着，因此我家寨主吩咐我出来探听你们的信息。既然遇见了师父，晓得了情形，我就回山复命静师父何不也到山去？”吴成说：“现因薛家兄弟义气深重，十分相待，俺只得就在薛家窝住了。你若回山，相烦你传话在我师父面前，并东方寨主处请安。”吴成抢着会了酒钞，同出店门，二人一拱到地。蒋国

祥同了伴当，回转卧牛山上去了。

且说吴成同着庄丁，一路向州衙前走来，恰巧黄天霸同了崔、阎、刁三位武职老爷，带领通班捕役出州衙而来。吴成一眼就瞧见了天霸，吓的转入小巷口躲避。等他们一行人走过去了，吴成同着庄丁从小巷内出来，远远的跟着他们走。看他们往那里地方去的。将近城门，不防背后计全同李公然闲逛着走来。那计全这双眼睛，有名的神眼，何等利害，早已认出是吴成来了，就把李公然的手击了一下，朝吴成的背后一指，轻轻说：“李五弟认得他吗？”李公然仔细留神一看说：“计大哥，可是吴成罢？”计全说：“还有谁呢，我与你一前一后守着，防他跑了，待我来动手。”公然把头点了一点，抢一步走到吴成前面把去路阻住。后面的计全把左手搭在吴成的肩上，叫声：“吴大哥到那里去？”吴成听了，只道自己弟兄，将头回转来一看，认得是神眼计全，那里还有魂咧。正欲逃走，早被计全将颈项一把扯住，用尽平生之力，将他直擒下去。那吴成不曾防备，被他栽倒在地。李公然将膝盖抵住他的背脊，将吴成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那吴成的从人，看见事情不佳，早已趁着热闹，一溜烟逃进城来，在街坊上打听了底细：知道被施公手下姓计、姓李的擒住，同了黄天霸并三位武官，带领捕役回到沙家集去了、立时撒开两腿，奔回薛家窝送信去了。

天霸得信，听说擒了吴成，心中大喜，停住了马，等候押了吴成到来。计全、李昆同说：“仗黄兄弟洪福。”吩咐马快班头用木棍扛了吴成。叫从人牵过马来。崔、阎、刁三位武老爷都来贺喜。计全、李昆谦逊了几句，大家上马兴匆匆回转沙家集，来到顺隆店内。掌柜的见来了许多人，连忙出来迎接。上前一一看，本

城的参将、城守、通班捕快全来了，心内着慌。黄天霸吩咐：“快备丰盛酒肴，不用惊疑。俺告诉你知道：我们众弟兄，乃总漕钦差大人施仕伦手下的部将。因为剿除薛家窝的恶霸而来，今日在你店中住歇。你把别的主顾尽行回却了，将店关闭无事。”掌柜的诺诺连声，爬起来去了。天霸先叫将吴成关在空房之内，轮流看守。

且说甘亮、关太等，见了崔参将、阎守备、刁千总，各各见礼，彼此通个姓名。伙计端上酒席，众兄弟一齐坐下，饮了三杯。天霸开言：“施大人与弟兄们陷在薛家窝内，死生难测。要去救时，以速为贵。今夜费众位弟兄，并三位老爷大力，须要协力同心，一战成功。只是这里沙家集可有船没有？”阎守备说：“多着呢，此地是个运河的口子，船只极多。”天霸就命阎守备先去备下四号浪里钻，停在北口江边等候。阎守备答应去了。不多时，阎守备回来说：“黄大人，船只照说齐备，都在北口等候了。”大家饮了一会酒，用了饭食。却有二鼓光景，众人站起身来，各去扎束停当，随带了应用物件，随身家伙。叫那捕快公人，全都带了军器。吩咐军人看好了要犯。众英雄悄悄出了店门，一齐到沙家集北口下船。不知此去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四回 黄天霸误投问路石 薛庄丁回窝送急信

却说黄天霸同了众兄弟，并崔、阎、刁三位大老爷，五十余名公人马快，自己的七八个从人，各执长短家伙，出了沙家集北口，望见江边一字儿排开四只麻阳大船、四只浪里钻扳桨船。黄天霸对三位武官说道：“你们三位各领十多个公差捕快，登在四只大船上，停泊在薛家窝对江等候，听我们打唢哨，一齐开出来助威抵敌。”只见那姓刁的总兵回答说：“黄大人吩咐的极是。我等敬遵军令，但卑职本领虽则没有，若说高来高去，略还懂得。大人若有差遣，万死不辞。”天霸听了大喜，便问：“刁老爷怎的也会夜行功夫？这是极好。即是如此，你到底甚么出身？”刁千总面上一红说：“黄大人问下来，卑职不敢隐瞒。我本是夜行人出身。一枝桃谢虎是我师兄，我叫做草上飞刁庆。后来弃邪归正，在营内吃粮。承蒙管带提拔，逐渐升了千总。”说话间，早到了船边。

崔、阎二人叫公人捕快分坐四只大船，望上流头驶去。甘亮说：“黄兄弟，既然刁老爷一同进去，咱们总共八人，分驾四只小船，每船上两兄弟，两个从人，恰好均匀了。”天霸说：“如此甚好。”说着就同甘亮一船，关太同刁庆一船，计全同李昆一船，殿臣同起凤一船，那从人都纷纷下船。黄天霸把手一挥，众水手扳动飞桨，四只浪里钻，好像在水面上跑马射箭，望着前面的

大船追赶上去。天霸说：“这不是前日来的港呢。”甘亮说：“管他是不是，我们横竖晓得了进法。只要依着松柏记认，到处可通庄里。若要一定旧路，此地港汊嘈杂，耽搁了时候，被他们巡船看见，就有许多坏处了。”天霸说：“大哥说得不错。”那后面的三只浪里钻也跟进港内，天霸吩咐停船。八位好汉，一齐上岸。甘亮交代从人不可出去，此地多是水苇荡啦！只要将船扳到水苇中间。水手依着叮咛安排，扳进芦苇等候主人，不必细说。

且说那八位英雄跟着天霸，甘亮领头，各施展夜行功夫，直奔庄院而来。依着前法，不管路宽路窄，大道小道，见了松树就向顺转，见了柏树就向左转，不多时已到庄院。列公，这薛家窝到底甚么图形呢？他那里四面是水，中央是一片平阳之地，好似一只伏虎，头向南方，蹲在江中，倒无旱道可通，所以风水极好，当出虎将。可惜薛氏弟兄不归正道，以致不得收梢。他们造这庄子，就放肆得了不得。虽然地方不大，周围也有一百方里。他庄子周围差不多倒有二十里，围房墙屋四面接连，成了八角式的形状，东西南北开四个庄门出入，别无他路可通，岂不像一座城池了么？不过没有城墙罢了。他把朝南的一面当做正门，庄内西北角上并无房屋，都是膏沃之地，良田数千亩。外面障着坚固土城，所以他的庄丁共有千余人哪，都与他耕田种地。年年十分收成，又不完粮，故而越弄越富，起了不善之心，私藏军器，暗做埋伏。里面也有街市，与城内一般。此番众好汉进来的地方，叫做大树港。港内进去，正在东南角上，并无庄门的所在。天霸说：“众位哥哥们，你看这薛家窝怎的修成这样好哪？团团数十里，四面都是丛林密树，包住了庄子。”甘亮说：“咱们进去看明了道路，方可下手。”众好汉施展飞檐走壁之能，噗噗噗大家跃上围墙，就

那有屋处进去。天霸细细瞧看一回，说道：“公然哥哥，你往右手东去，就是花园，只要找寻长廊尽头，六角亭，就好救李、何二人了。”李公然点头在屋上直奔东面去了。天霸吩咐：计全、关太、刁庆、王殿臣、郭起凤五位好汉，四散埋伏屋面上，若有风声，彼此救应。五人依着他言语，四处分开去了。

天霸自己同白狻猊甘亮向左首直奔望山堂而来。到了屋面之上，看庭心中的假山，依旧前日的样子，并没有架起哪。向堂上望去，寂静无声。天霸投了一块问路石子，侧耳细听，毫无人声。那知坏了事了，这块小石子不过核桃大小，丢在假山上，嘣的一声，往着右边咯碌碌滚在下面，遇着一块假山石上，嘣的一激，也是巧事，这石子望着旁边花墙的双钱内直跳出去。那花墙外面却是回廊，石子嘣的落在方砖地上。恰巧有一个尴尬人经过，听得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块小石子。偏偏此人是个行家，晓得是问路石子，必定有夜行人到了，轻轻的走到墙边，在花墙眼内瞧看，正见黄天霸同甘亮飘身下来。你说此人是谁？原来是薛凤的老婆、一枝桃的妹子，名叫谢素贞，善用两把双刀，飞檐走壁的好本事，还有一件暗器，发出拿人百不失一。这个时候，她还不睡觉？出来做甚么？中有一个缘故。

只因跟随吴成的庄丁，见吴成被计全、李昆拿住了，他就趁着熟路一溜烟走出城来，打听底细，慌忙回转薛家窝通信，一口气奔到江边，渡河过来，进得庄门。薛龙、薛凤正在书房内与方世杰说话。方世杰问薛凤的镖伤如何，薛龙回答：“不妨事，幸而不是药镖，打在硬处，调养两三日，就可痊愈。”方世杰说：“此番他们失陷了一个邓龙在此，不免再来寻事，况且防备他调官兵到来攻打庄子。”薛虎正要起身，只见跟随吴成去的庄丁，慌

慌张张，跟进书房来，见了薛龙，打了一个千儿。连说：“不、不、不好了。”薛龙见他如此光景，喝道：“什么事情，只管说来，为何大惊小怪？”庄丁定了定神，说道：“吴成分路出去探听，自己同着小人进沧州城，住在州衙前客寓内。今日早晨遇见一个朋友，叫应吴师父，同到酒店内吃酒，听说是卧牛山的蒋国祥，下山打听消息。说起活阎王李天寿，现在山上与东方寨主，十分要好。吴师父把自己事情对他说了一遍，寄信他师父，到薛家窝来会，商议报仇雪恨，设法救劫薛酬员外，并卧牛山两位寨主。后来这蒋国祥回转山上去了。我们爷儿两个出了酒店，走过州衙，正见黄天霸请了沧州城的崔中军、阎守备，并州衙内通班马快，一齐出城。吴师父同小人远远跟着他们。不料背后来了二人，出其不意，把师父捉去。小人逃到城外打听明白，这两个人叫做计全、李昆。他们都住在沙家集客店内，只怕要来相犯我庄。小人得了这个信息，命都不要了，一口气跑回来，禀告大员外知道。”只见薛虎提了朴刀，直奔出去，不知为着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五回 方世杰回取熏香盒 谢素贞力战白狻猊

却说薛虎听得庄丁说话，提刀要去劫救吴成。薛龙一把扯住喝道：“呆子！”这容易吗？你只仗着血气之勇，凡事须商量，岂可莽撞？”薛虎方才气哼哼的坐下。方世杰说：“不要忙，我自有道理，包管救得吴家兄弟。”再说薛龙请问方员外：“有何妙计救得吴成？”方员外说：“如今晓得他们的住处，就好干了。只要到黄昏过后，悄悄去一两个人到沙家集，去寻着他的住店，暗暗进去，用熏香把众人一齐闷倒，将他们一人一刀，杀个干净。然后将吴成带了回来，就完事了。”正在谈说，只见薛凤、薛彪、薛豹三人同来到书房，便问：“二位哥哥，闻说庄丁回来，送的什么急信来了？”薛龙就把此事细说一遍。薛凤说：“他们既然请了中军、守备、通班捕快，料想今夜不来，必然歇息一夜，明日昼前来攻打，或者明夜前来偷杀。常言道：‘先下手为强，慢下手遭殃。’方员外既肯相助我们弟兄，事不宜迟。现在还是午牌，过午日子甚长，速备快船，架起八只倒扳桨，就请方老员外到府上，取了熏香盒子，赶紧回来。此地到方家堡来回，不过四十里足路，吩咐庄丁两班人替换着，拼命赶到，二更天就可以回来。趁今夜前去，将他们结果了，省得明日来经动庄上，把天大一桩事情，化为乌有。天下的好汉绿林，都得着方员外的好处，我等弟兄不消说，感恩不尽了。”方世杰听了薛凤之言，慨然应允。薛氏五

虎一齐站起来，对方世杰一拱到地，说：“快去准备一号浪里钻，赶紧送方员外到方家堡，限二更准要回庄。”薛彪答应出去，不多时进来说：“船只水手一应齐备。”薛家兄弟相送方世杰到了船上，一拱而别。众庄丁扳动八桨，那只船如飞的一般，望上流头去了。

再说薛氏五弟兄回到书房，薛龙立刻吩咐：“将合庄庄丁传齐，叫他们四散在屋内，各处看守，上下半夜替换梭巡。”薛彪说：“但是上房内院，都是女人的所在，难道也叫他们巡走不成。”薛龙说：“这个容易。相烦你三嫂嫂辛苦些，他有八个丫环，亦有些武艺，亦可相帮替换，在各处房头看守保护。一有风吹草动，就把警锣敲起来，外面就好救应了。”薛凤说：“如此甚好，一准依计而行。”到了里面，对老婆谢素贞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谢素贞答应。到了晚上，花手帕将乌云裹住，加上人生得标致，好似嫦娥降世。正在院内梭巡，忽见这块石子，她本是个女贼，岂有不知是夜行人的门道，在墙孔内望见二人从屋上飞身而下，落在假山上面声息全无，知道是有能耐之人。这谢素贞打量这年轻的，腰间挂着镖袋，准是黄天霸，这今日自来送死，正好与哥哥谢虎报仇。她便悄悄转到院外而来，一面教个小丫环到丈夫、伯叔面前送信，自己先到望山堂来捉两个奸细。

且说薛氏弟兄用过晚膳，只等方员外来到，就叫飞驼子薛豹跟随了他，就将原船走水路，直到沙家集行事。一面早已差两个能干家人，先到沙家集打听黄天霸寓处，打探着实信，约在北口孙家酒店相会报信，免得临时找寻。诸事停当，听那巡更的打过三更，只不见方员外回来。薛氏弟兄，正在心中焦躁，只见庄丁出来通报说：“对港来了四号麻阳船，每船连水手约有二十来个

人，故此特来禀报。”笑面虎正要出去，就见里面帘子掀起，跑出老婆房内的丫环，慌慌张张说道：“望山堂内有奸细哪！”薛氏弟兄听得，各人拔出兵器，一齐进里面而来。

且说天霸同甘亮飘身而下，甘亮闪在太湖石背后。只见进来五个巡丁，手内刀的刀，钩的钩，在里面屏门背后出来，一路出庭心，走上假山而来。内中一个庄丁说道：“今天操演了半天，还要巡夜。时候三更天快来了，换班的还不来替哪？这样日长天气，夜里没睡，我实在熬不住了。”一个说：“我们到水牢门口走了一趟，还到屏门背后睡他娘。”一路说着，已上假山。甘亮提了朴刀，在石峰背后等着。那说话的两人方到石峰旁边经过，甘亮等他过来，将刀从背后削去。只见石峰背后闪出一位好汉，手中雪亮的钢刀，吓得魂不附体，要想转身逃走，那里来得及呢？只喊得一声：“快来，有了奸细了！”就被甘亮一刀一个，杀了二人。那末后的一个，望后一跳，从假山上滚了下来。甘亮正要上前结果那厮性命，只见旁边厅内，帘子唰的一掀，窜进一个标致脸的妇人，浑身打扮得俊俏，手执一对鸾刀，好似燕子一般的飞跳过来。甘亮迎下假山。直抢上望山堂大厅而来。那妇人叫声：“奸贼大胆，敢来送死！”说罢两把刀朝天切来，留头劈下。甘亮将朴刀往上一迎。谢素贞究竟是个女子，气力有限，怎能敌得过白狻猊的神力。当的一响，两把刀向后直荡开来，把大门开的直了。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六回 甘教师大战五虎 黄副将独救主人

却说谢素贞气力单弱，亏的轻身跳纵的本领却是头等。被白面狻猊一刀砍来，躲闪不及，叫声：“不好！”趁着仰后之势，只得背翻身直贯转去。跌个仰面朝天。甘亮踏一步上前，正待举刀便刺。那知这妇人身法快当，把两只小脚一挺，身子在地上骨碌碌一个地滚，噗的跳将起来，一对双刀向着甘亮拦腰便刺。甘亮见她身子灵便，暗暗称赞：“好一个女贼，真有为，生的又端正，可惜嫁错了人了。”忽想着一件心事，暗道：“不可伤害于她，留她一条性命。也是阴德，后来却有用处。”若说谢素贞与甘亮交手，随你轻身跳纵侥幸一时，总不出十个回合，丢了性命，只因甘亮有了存心，手下留情，所以在望山堂上，两人跳来跳去，战了十多个回合，杀得香汗淋漓，吁吁气喘。

薛凤第一个上前，手挥七星宝剑，对着甘亮分心就刺进来。甘亮将刀格开。那没毛虎薛龙夹背的一刀。甘亮扭转身来，虾摸腰躲过。薛虎的朴刀，泰山压顶势劈下，甘亮将刀架开。那飞驼子铁拐，从脚踝骨上直扫过来，甘亮一跃而过，照准薛虎连肩搭背的一刀砍去。轰天炮用尽平生之力，将刀往上迎来。幸得病太岁薛彪背地里偷步过来，在甘亮后心一刀戳来。甘亮觉的有人暗算，将身一侧收转刀来，使个拖鞭势，当的响，薛彪的单刀荡开。那边笑面虎的宝剑又砍来了。甘亮不慌不忙，力战五虎，全无惧

色，只是要还手，却也来不及了。那谢素贞见五弟兄来了，他便撇下甘亮，一心要找对头的仇人，飞身跃上假山，过去寻天霸去了。

且说天霸过了假山，转过弯，却见一片空地，对面有个月洞门，两扇朱红漆的蝴蝶门关着，金亮锁锁在上面。门旁一条大板凳上，两个庄丁面对面的骑马势坐着，中间摆了一碗酒一碗肉，你呷一口，我呷一口，正然吃得高兴。不防天霸斜刺里直奔过来，手起一刀先杀了一个。那一个还有魂吗？只叫得一声“好汉”，那“饶命”二字还未出口，哧的一声脑袋早已落地。天霸将刀砍去锁头，推开那蝴蝶门，向内一望，却是二丈见方一大间屋子，四周尽是石头砌成，下面好似行驳岸，有六尺多深方到水面。那位施大人垂头闭目，绑在中间柱子上面，只露出上半身子在水面上哪！天霸见了施大人这般光景，不管水的浅深，向着水牢内噗咚便跳，幸亏只有三尺来深。将施大人抱住腰肋，托将起来，走到门边，叫大人趴在石驳岸上，自己跳将起来，然后将大人扯到上面。施公方才开眼说：“快快离此险地！”天霸连声道“是”。也顾不得身上淋漓，把施公挟出水牢门，自己蹲下身，叫大人扑在背上，忙将腰带解下拴上，在胸前打一个蜻蜓结儿，站起身来。刚才举步，只见劈面跑进一个妇人，浑身紧靠，手执双刀。知道必定是谢素贞了。平日听见计全说起她善用飞抓拿人，百发百中，一眼瞧见她腰悬两个袋儿，不消说是暗器，今日撞见这贱人，倒要留神。想着，将手中刀一摆，迎上前来，举刀便砍。谢素贞叫声：“奸贼！擅敢到来偷盗，凶人自来送死。”说罢，将双刀往上迎来，二人放胆儿厮杀。只因天霸浑身湿透，衣裤卷住两腿，更加背上驮着大人，因此闪了下风，渐渐抵敌不住。

此时屋面上的计全、关太、刁庆、王殿臣、郭起凤难道睡着吗？却也全来了。方才天霸同甘亮进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在屋上四散分开，都在上面留心各处的动静。郭起凤的地方，离着望山堂最近，正在上面鹭行鹤伏，四面兜抄往下面瞧看，但见巡丁们掂着兵器，穿来走去，并无动静。来到望山堂左近，就听得叮叮当当兵刃相接之声。依着声音，走到望山堂屋上，听得底下正杀得热闹。将身伏在檐头，往下探看，正是薛氏五虎围住了甘亮厮杀之时。要想下去帮助甘亮，又恐自己本领平常，寡不敌众。正在踌躇，要想去知会关太、计全等四人，一同下去并力厮杀，只见他们四人如燕子般的来了。原来计全在屋面上侧耳细听，听得脚下有人讲话之声，屋内灯光射到庭心内。计全悄悄到了檐前，将脚尖勾在瓦楞，做了倒挂金钩之势，将身横挂檐头，倒瞧屋内，正是薛家兄弟，讲说方员外还不回来，随后庄丁来报：“对港有船停泊来历不正”的话。薛凤正要出去，只见薛氏五弟兄各拔出兵刃，如飞的直奔进去。计全得了此信，知道走了风声，心中吃惊，连忙翻过身来，跃上屋脊。关太见了跟着过来。计全打了一声唿哨，依着他们走的方向，撒腿就跑。那王殿臣与刁庆听得计全打唿哨，知道下面有变，望见计全飞奔过去，也就跟着计全追赶上来。刁庆指着一处说：“我们快去。”遥见屋檐之上伏着一人，正是郭起凤，也瞧见他们了，连忙把手打过照会，胆也大了，将手中双铜一摆，噗的跳到下面，叫声：“恶霸休得猖狂！老爷来结果你们性命。”舞动双铜直奔，随后屋面上关太、计全、刁庆、王殿臣一齐飘身而下，大吼一声，四人齐上。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七回 神弹子有心打薛凤 黄天霸无意中吴成

却说白猿猊甘亮，恨不能脱身，正在为难，忽见计全等五人齐到，他便抽身蹿出庭上，跃上假山，直奔过来，正见黄天霸汗流满面，十分危急。谢素贞要想用飞抓拿他，只因跳不出圈子外来，一味的把两柄绣鸾刀，直上直下的紧逼。那天霸背着大人在身，跳跃不便，听得外面乱纷纷，又在那里厮杀，心中正在着急。急见甘亮抢步进来，直奔了谢素贞了，自己有此空隙，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天霸背了大人，从假山上跳到屋面，往外撒腿飞跑。

且说计全等五人奔上望山堂来。计全接住薛虎，王殿臣战住了薛龙，关太与刁庆二人共战薛豹，连了郭起凤与薛彪九个人，分做四对儿相拼。旁边众庄丁高擎着灯球亮子呐喊助威。只有那笑面虎薛凤空闲，提着双锋剑东斩西劈，忽见天霸背了一人，从假山上跃上屋去，明知把不全盗了，这还了得，慌忙撇了众人，飞身上屋。瞧见天霸在前不远，他便紧紧追赶上来，大叫：“庄丁们！快快阻挡奸细！不可放走了。”下面众庄丁一声答应，蜂拥的赶奔前来。天霸正在奔逃，听得有人追赶，暗想：“我背了大人，厮杀不便，况且被谢素贞杀了一场，如今再难对敌。若再耽延时刻，被众庄丁裹住了，怎得脱身？不如待我赏他一镖，方能出去。”想定主意，一回手向袋内掏出一只金镖，照着薛凤劈面打来。薛凤将头一闪，这只镖从耳旁擦过，当啷啷的落在瓦楞

内去了。天霸见打他不中，越发心慌，连打三镖，俱被他躲过。那时已被薛凤追上。天霸见他已到背后，惟恐伤了大人，只得回身抵敌。薛凤把七星宝剑直刺过来。天霸正待将刀招架，忽听得一声弓弦响处，薛凤应声而到。天霸吃了一惊，抬头望上，原来是神弹子李五发了一弹，把笑面虎打倒。天霸见栽倒，举刀便砍着一个连肩搭背，鲜血交流，眼见得活不的了。

天霸便问：“李五哥，怎的到此相救小弟？李、何二位兄长怎样了？”李公然插了弹弓，跑到面前说：“黄兄弟，咱们且救大人上船要紧。”二人一同直向前奔下了庄院，出了薛家窝里。不多时，杀到江边，二人连打唿哨。崔参将、阎城守听得，将大船直放过江。天霸背了大人跳上麻阳大船，便说：“李五哥，他们都在东南角上混战，未知胜败如何。你且接应他们。俺保了大人先回客店了。”李公然把手一挥说：“老兄弟放心罢”掉转身来，回进薛家窝去了。天霸吩咐阎守备，带领二号大船仍泊原处，接应他们要紧。自己同着崔参将驾了二只大船，二十余名公人捕快，保护大人。看看将近沙家集，忽见远远的一只小船，架着八把扳桨，如飞的过来。天霸眼快，就见船内水手之外，站着两个人，都认识，前面的是方世杰，后面的便是飞山虎吴成哪。

原来方世杰回到方家堡家内取了熏香盒子，立刻下船，一路回转沧州。心中想道：“不如我先到沙家集同吴成回转窝中，叫薛家弟兄佩服我英雄手段。”心中想定念头，吩咐庄丁不回窝去，先到沙家集而来，直奔孙家客店与探事庄丁相见。庄丁便说：“老员外，小人们打探得明明白白，他们都在南市顺隆店居住。公差人等住在外面，施不全的手下贼将，都住在里面上房哪！”方世杰知了底细，口身出来，一直奔顺隆店后面，飞身蹿上后院房

屋，挨身进去里外瞧看。世杰转到后面套房之内侧耳细听，只听得两个从人，正在说话：“此番进去，有这许多帮手，料想成功的了。”一个说：“都为了这个贼头陀，好似守死尸般的看他，不然也去瞧瞧热闹。”一个说：“还是这样的安逸罢！”方世杰知道吴成在内，意欲救出吴成便了。就在身上取出盒子来，将千里火点着，轻轻吹动，将铜管对着帘子内透将进去，立时把两个家人一齐醉倒。方世杰掀帘进去，但见二人东倒西歪，只是不见吴成，仔细看来，那吴成四马攒蹄捆着，丢在坑内。方世杰把他拖到外面，一刀割断了绳索，见桌上放了一钵冷茶，连忙舀了一碗。将吴成灌醒转来。一时间不能行动，向方世杰道劳称谢。世杰想他们既到窝中，必有一番争战，还须早早回去。便对吴成说明缘故，把吴成背到庭心，上了瓦房，仍由后面落下，一路出了沙家集，直到江边。跳上船来，放下吴成。便叫：“庄丁，快快回庄会罢！”八个庄丁一声答应，扳动飞桨，望薛家窝行来。不巧遇见了黄天霸带领二号大船顺流而下。早被天霸看见。等得两船相近，天霸执镖在手，觑定^①方世杰心窝，嗖的一镖打来。只听得“哎哟”一声，红光崩现，噗咚的栽倒船上。不知方员外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觑（qū，音区）定——眯起眼睛看准。

第二二八回 郭起凤贪功被获 众好汉江边受困

却说黄天霸嗖的一镖，直冲前心过来。方世杰是个行家，连忙将身一侧，这镖擦胸而过。却不道正打中了吴成，正中要害，鲜血直流。知道丢了性命，只叫快赶回庄。那船来得正快，转眼间交肩而过，与大船相离已远。天霸一来保护大人回寓要紧，二来没有好帮手在旁，那方世杰不是好惹的，只得让他过去，并不追赶。况且吴成虽被劫去，幸而误中金镖，正咽喉之处，必然废命的了。即去禀知大人。施贤臣心中欢喜。不多时，到了沙家集，黄、崔二人并二十余名捕快，簇拥着施公，来到顺隆店。进了上房，天霸快唤从人取衣服与大人，自己亦要换了衣服。排上了酒席，与大人压惊。不提。

且说神弹子李五回身复进薛家窝，依着原路来到庄前。庄前的巡丁齐齐守着。李公然往后兜抄，蹿上房屋，一眼瞥见薛凤的尸首僵倒在屋楞之上。李公然左手揪起他辫子，右手扯出宝剑，将首级割下。直跑到灯光之下，站住往下一看，只见一人大庭心内，围绕无数兵丁，各执刀枪器械、灯球亮子，口中只是呐喊。中间薛龙、薛虎、薛彪、薛豹，正与关太、计全、刁庆、王殿臣、郭起凤捉对厮杀。正在酣战之际，细看薛豹的本领颇好，两根铁拐，使得神出鬼没，那刁庆实在抵敌不住，渐渐刀法散乱。李公然看得清楚，提起薛凤的脑袋，照准薛豹劈脸打将下去，叫声：

“看俺的法宝！”薛家兄弟留神一看，知是薛凤的脑袋，个个咬牙切齿。那些庄丁们，见了薛凤的首级，吓得同声叫喊。把个谢素贞急得没了魂咧！虚砍一刀，撇下了甘亮，直奔假山而来。薛彪高叫：“嫂嫂！背后墙上有人暗算。”谢素贞扭转头来，瞥见李五在墙上，扯开弹弓，正在照着谢素贞一弹打来。谢素贞见了一点寒星，直往下来，即忙将头偏过。两旁的庄丁喊道：“杀三员外的，就是此人哪！”谢素贞听了丈夫被他杀了，把牙关一咬，随手摸出一块飞蝗石，往上便打。李公然将身急躲，险些打着面颊。知道这婆娘必然要来拼命，“我且避她锋头。”托地跃到屋后去了。再说甘亮见谢素贞走了，随即追赶出来，正遇着薛豹接住厮杀。忽听李公然在屋上高声唤叫说道：“大人出去已久，众兄弟随俺就走罢！”这一时忙乱得很，谢素贞头一个上屋追赶李昆，随后关太、甘亮、计全、刁庆、王殿臣、郭起凤各各跳出圈子，撒腿就跑上屋。薛家兄弟也上屋追赶。恰巧方世杰到了，众英雄几乎被困。

且说谢素贞跳上房屋，要捉拿李五。那知方才上屋，随后关小西紧贴着跟上来的，起手就是一倭刀，砍上来了，谢素贞只得招架关小西家伙，二人杀在一处。那薛龙、薛虎追上了甘亮厮杀，那薛豹、薛彪追上了计全、王殿臣厮杀，都在屋面上蹿来跳去的混战。那郭起凤舞动双铜来助关小西，两人并力齐上。谢素贞暗忖：“若不离开他们，被他缠住了，不好下手。”心生一计，渐渐向西北角上败走。关、郭二人贪功追去，谢素贞摸出一块飞蝗石，回手打来。郭起凤将身躲过，看看追上了，忽然瞧见谢素贞又是一回手打来。郭起凤只道仍是飞蝗石子，急忙一闪，那知一件东西，好像似渔翁的摔网，金亮亮有二尺大小，揸开五个指头，往

头上直落下来。起凤将头一偏，那里躲闪得及，煞啷一声，在背肩上抓住。谢素贞将绒绳用力一扯，将郭起凤拖翻，一把提将起来。往下兜将落去，喝叫：“捆了！”关小西要待救时已不及了。谢素贞复翻身来战小西，二人又杀起来。且说甘亮等与薛氏兄弟混战一场，也无心恋战，且战且走，一路杀到前庄而来。关太见弟兄都去了，心内慌乱，卖个破绽，跳出圈子，撒腿就跑。谢素贞紧紧追来。将近庄前，见自己兄弟全下围墙去了，小西正到前厅屋脊上面，刚要翻越过去，不料谢素贞一飞抓夹背打来。关小西忙把倭刀向上一挥，那知飞抓的绒绳再也割不断的，这飞抓已在肩背上着了二指，连衣带肉的抓住。小西叫声：“不好！”自知性命难保，忽见屋脊前面伏着一人在那里等候。他见谢素贞一飞抓抓住了敌人，正待要扯，就从屋脊那面忽的蹿起一条黑影，嗖的一剑，将绒绳割断，连飞抓都失落了。原来李昆在前看见他们追赶而来，在此等候，意欲出其不意，将这贼人擒了回去。巧恰关小西着了飞抓，故此他把宝剑斩割绳索，同小西出围墙去了。一路杀到江边，不知怎的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二九回 草上飞单身救友 王头目途中泄机

却说甘亮等一众好汉，杀出薛家窝，被庄丁乱箭射住。幸亏甘亮使发了朴刀，在前开路。箭如飞蝗射来，遇着甘亮到处，俱从四面分开。果然刀法高明，保得众弟兄杀到江边，有几个不免着了几箭。计全打着唿哨，对江阁守备听得，忙将二号麻阳船开放过来，却被三四只巡船拦江截住。巡船强弓硬弩，两下里对垒。后面薛家兄弟、谢素贞狠命的相拼。弟兄们慌乱，一路沿江且战且走，向东而来。不料前面有一条港汊，截住去路，众弟兄越发心慌。李昆、关太被谢素贞打了几下飞蝗石子，头面着伤。正在危急之际，忽见那芦荡内飞箭也似的摇出四只浪里钻。原来这条港，恰巧正是进来的路，故此把船扳到港内，摇过来接应。幸亏江内巡船去拦阻大船去了，港内并无阻挡。众弟兄瞧见自己船到来，打了一个照会，纷纷跳上船来。众水手竭力扳桨，如飞的向南走了。阁守备也就回转沙家集而去。

薛氏弟兄回到窝内，方世杰说明救吴成一节，如今仍被天霸一镖打死的话。薛家弟兄只得吩咐：“把船上吴成尸首抬上岸来。一面到屋内把薛凤死尸抬下来，将脑袋缝在一处，备棺木成殓。”谢素贞哭得死去还魂，换了一身缟素，要替丈夫报仇。薛氏弟兄将杀死的庄丁们一应料理停当，与方世杰商议要到卧牛山讨救兵。

众英雄一同回店，见了大人请安不表。再说甘亮等回到沙家集，只不见刁庆回，谅必失落在薛家窝。把窝内动手的话说了一遍。此番虽杀了一个薛凤，只见失陷了郭起凤、刁庆二人，存亡未卜。施贤臣安慰众人一番，吩咐款待甘亮，且允以保奏官职。甘亮谦让一番，回答说：“我等弟兄三人，散懒惯了，不愿为官。”贤臣称赞说：“既然甘壮士不愿做官，施某也不相强。还望把薛家窝的事定妥，然后听凭壮士去留。甘亮应允。这一天大排筵席，众兄弟犒赏公差从人。只见施安、施孝、邓虎及一班幕友，一齐都到，见过大人。邓虎把到天津唤戏班，将犯人藏在戏箱内，暗解进京，交到刑部的话，说了一遍。身旁取出回文。施贤臣见了邓虎年纪虽小，却有如此本领，十分敬重，夸奖了一番，就叫：“一同入席饮酒罢！”只有甘亮心中不乐，不在话下。

且说草上飞刁庆到底怎样了？原来刁庆正在屋上，瞧见下面庄丁蜂拥而来，内中一人被他们横拖倒拽的过去。刁庆细看，认得是郭起凤，他便轻轻的飘身而下，跟在后面，一路追赶上前。大叫一声，举起单刀，将众庄丁乱砍，连杀五六个庄丁。众人弃了郭起凤，四散而逃。刁庆用刀割断了绳索，把郭起凤放了。起凤向刁庆道劳称谢。刁庆说：“他们都出去了，我同你快些走罢！”刁庆把起凤扯到芦苇内藏着，等到巡船临近，突然跳出来，大喝一声，刁庆蹿的先蹿到船上，起手一刀，把个巡丁杀了。郭起凤也跳上船，二人一齐动手，把几个摇船的杀个精光。刁、郭二人自己动桨摇出港汊，望着对江摇去。到了岸边，跳将上去。那知此处却在沧州城西门外的大路，离沙家集甚远。二人走到一个镇市，日已高高的了。来到一家茶楼，洗脸喝茶，用过了点膳，走到对门酒店内，叫伙计打二角酒来，摆上几样下口菜，二人慢慢

的饮酒。

忽见外面进来一人，身上打扮好似营内当差的模样。那刁庆是个飞贼出身，岂有看不出道路，便轻轻对郭起凤说：“郭大哥，你看此人，来路不正。”郭起凤说：“谅来是个光蛋便了。”只见伙计拿了一角酒，一大盘菜，还有鱼、蛋、饽饽。那人吃着酒菜，便问伙计：“此地到薛家窝还有多远？从那里走？”伙计说：“爷们要到薛家窝路不远啦！出了市梢一直向北走，五里之遥，来到十字路口，向东走，再三四里就见三岔路。望东北那条路上走去，到沿江又向东去，又是三四里，望见对江一大圈树木丛深的地方，就是薛家窝。总共有二十里足路，而且小路极多，你到前面再问罢！”说完伙计走开去了。郭起凤对着刁庆抛了一个眼色，刁庆站起身来，对着那人一拱手，叫道：“尊兄请了。”那人连忙起身答礼。刁庆说：“请问兄台贵姓，可是到薛家窝里去吗？那人说：“不敢，在下姓王，排行第三。正是要到薛家窝。请问二位老兄贵姓？”刁庆说：“小弟姓张。”指着郭起凤道：“他是我的哥哥张大，我叫做张二，咱们哥儿两个都在薛家南薛员外庄上帮闲。前日到乡下去取讨旧欠，今日正要回窝。方才听说王三哥要到薛家窝，我们吃了酒，三个人一起同行，路上也不寂寞。我们说起来，都是自己弟兄，未知王三哥与我家第几个员外交好的？”王三说：“张大哥实不相瞒，小弟并不认得你家员外，也是别人差遣，到你员外处送信去的。”王三见了他哥儿两个十分要好，心中只道遇见好朋友了，就你一杯，我一杯，说说谈谈，不料中了刁、郭二人的计，顿使薛家窝土崩瓦解，血肉交飞。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〇回 施钦差将计就计 崔中军调取三军

话说郭起凤、刁庆在酒楼上遇着王三。王三只道他当真是薛氏的心腹家人了，岂知他们一派的鬼话。刁庆说：“王三哥，我与你也是有缘。你既然来送信与员外，我告诉你句实话。”王三说：“多承张二哥指教，却是什么呢？”刁庆说：“我们员外庄上很不安静。前日有个姓吴的，也是员外的朋友，到沧州城内，不知怎的露了风声，就被他们拿住了。后来跟他的庄上兄弟逃回来报信，说起姓吴的，遇见卧牛山东方寨主手下的蒋头目，在酒店内吃酒，说了一番言语，就被人听出风声，因此被他们捉住了。王三哥你想，说话应该谨慎些吗！”王三说：“张二哥，实不相瞒，小弟也是东方寨主手下的头目。自从那日蒋国祥回转山头，东方寨主就命他上京都打听马、张二位寨主，并于寨主的消息去了。今日李寨主要与薛家五位员外去捉黄天霸等一班对头，写了一封书信，差我到你们员外庄上送信。”刁庆听了，又把言语套出他许多底细，用过了些饭食，吩咐伙计把酒帐算清了。伙计说：“这银子还有几钱多呢！”郭起凤说：“多下的赏了你，买杯茶吃了罢！”伙计千欢万悦说：“谢了三位爷们，下次再来照顾小店。”三人直出店门。

且说刁庆、郭起凤同王三出了店门，向北市梢行来。刁庆说：“哥哥，我腹中忽然疼痛，行不得了，你与我去雇一只小船来罢。”

说着向起凤丢着眼色，刁庆装腹痛哼哼的叫唤。不多时，郭起凤雇了船来。三人一同下船，沿着塘岸一路开去。王三也不知路径。那知郭起凤叮嘱船家，过了口内，只说到薛家窝，其实一径向东直行，赶着双桨，望沙家集而来。不上二十里水路，只消一个时辰，就赶到沙家集镇上。王三看见象个市镇模样，便问：“张大哥，这就是薛家窝吗？”刁庆接着说：“不是哩！这叫做薛家镇。离薛家窝只有一里多路，走出市梢，就望得见了。我们员外在镇上开着许多店铺，时常在店内往来。我同你先去瞧一瞧，若是在此店内，就同员外一起回去了。”王三信以为真，就跟着刁、郭二人同上岸来。那船钱郭起凤早已付清，船人自行回去，我都不提。

且说三人走到市上，正是顺隆店门前。王三一见仿佛此地来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甚么地名，心里犯疑，脚就站住了。刁庆一把扯住王三的手说：“王三哥，我们员外正在店内哪，你快进来。”那郭起凤在背后推着他肩背说：“走啊！”也不由王三作主，扯的扯推的推，一直拥进顺隆店内上房。正然施公与众弟兄饮酒开怀，看见郭、刁二人进来，心中大喜。刁庆回转来，就把王三的两手弯转，郭起凤将绳捆住两手。王三知道不好了。中了他们奸计，只不言语。刁庆过来见了大人，一同坐下。郭起凤便把昨夜被他们捉住以后，幸亏刁庆相救的话说起，直说到酒店遇见此人“原来是卧牛山头目，叫王三，要到薛家窝送信。被我们二人将言语哄他，说出真情来。后来骗下舟船，将他摇到这里。”天霸上前扯开衣服，在胸前取出书信，呈与施大人观看。施大人遂拆开，从头至尾众人观看，原来李天寿写与薛家五虎“现今打听得天霸在沙家集，叫他同徒弟吴成并力同心，先把施不全并擒住

的将官，一齐杀哪！然后约定一个日子，李天寿带领卧牛山喽兵，同到沙家集，两路夹攻，把沙家集扫为平地，无论黄天霸与百姓，杀一个鸡犬不留。然后再议私进京都，劫救于七、富明、马英、张宝。现已差国祥进京打听信息去了。就叫王三带转回音去。众人看了大怒，都说：“这贼好狠心哪！”甘亮说：“我有一计，如此如此。”施贤臣听了说：“甘壮士与我同心，我也是将计就计之法，先救了他三人，就好行事了。”

吩咐：“把王三推上来！”众人一齐动手，推到大人面前跪下。施公细问一番：“李天寿怎样到你山上？如何要来害我左右？你们山上多少人马？多少山寨？你只从实说了，饶你性命。”王三看事到其间，不容不说，便一五一十的细说一遍：“只求大人超生，小人家中还有老母，实因家寒，不得已在山上落草。”大人点头，吩咐说：“将他锁在后面屋内，不可断他饮食，日后再行发落。”从人答应，将王三带到后面关锁不提。

当晚席散之后，施公进内，请了幕友，教他将书信的笔迹换写一信，只说：“李天寿约会薛家弟兄并吴成，于后日一早在沙家集会齐，五更起身，不可误了时刻。今特差头目王三到来送信，并且帮助动手。此人颇有本领，乃是东方寨主手下心腹之人，今特地借他来相助动手。”其余加上救于、富、马、张的话头。

那幕友照他笔迹写成。到了来朝，大众起身。施公来到外面，众弟兄接着坐下。施公便对甘亮说道：“此事非邓壮士不行，未知邓壮士肯去否？”甘亮说：“不错，只有他可以去得”便向邓虎道：“贤弟，你兄长压在假山之内，未知生死？如今先叫你假冒王三，到薛家窝送信，先救了兄长，并何、李二位好汉。未知你肯去否？”邓虎大叫道：“小弟岂是贪生怕死之人？”施公道：“从

西面进去，方是卧牛山到薛家窝的道路。见了薛氏兄弟，若然盘问你山上之事，昨日王三供的，你都听见了，就可照样回答。取出书信之后，他们必然另眼相看你了。你就用言语套问他何、李二人关禁的所在，并望山堂假山的机关。到了黄昏，叫他们早早歇息，天明就要起身，谅来有一场争斗，他们必然听信。你趁空就把你兄长放出，并将何、李二人放了。我们到二更天，带领沧州城内的官兵，并众衙捕快，一齐到来剿灭庄子。你们四人就做内应，你叫邓龙、李七、路通三人埋伏暗处，你就先把薛豹、方世杰两个之中打死一个，就好办了。”说罢，将信递与邓虎，接了信。施公吩咐：“施安，快去把王三的衣服换了下来，叫邓虎穿上。”又与他些人参饼，邓虎藏好，告辞了大人，带了书信、家伙，出了顺隆店，到薛家窝而去。再说施公打发虎去后，便叫崔参将、阎守备进城调齐了全营兵丁，傍晚时候，扮了百姓样子，三三五五悄悄来到此处。参将答应，同了阎守备告辞起身，入城去了。施公又叫施安、施孝出去整备大小舟船三四十只，约定于黄昏时分到北市取齐，须要暗暗行事，不可走漏风声。不知此番进去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一回 小元霸混入薛家窝 没毛虎泄机留宾馆

却说邓虎到了薛家窝，叫船过渡上岸。早被庄丁看见，便问：“那里去？来此做甚么？”邓虎说：“我要求见薛员外的。”庄丁说：“你姓甚名谁？你在那里来的？”邓虎说：“我叫王三。我卧牛山上东方寨主命我来的，面见薛员外，有要紧的事，相烦大哥引领进去。”那庄丁听说是卧牛山来的，说：“原来东方寨主差来的好兄弟。你跟我来罢！”邓虎跟了庄丁来到书房，只见薛家四弟兄并方世杰，都在那里。一见他进来，一齐站起来相接。邓虎抢步上前见礼，一一问过了姓名。大众让他坐下。薛龙便问：“王头领怎的今日才到的？”那邓虎是个机灵鬼，听得才到二字，打量着他有信息的了，便道：“大员外不要说起，我在山上动身多吃了油腻东西，心头作恶，因此耽误了公事。”说罢，便将书信呈上。薛龙接了书信，吩咐摆酒。家人答应，摆上酒肴，款待邓虎。邓虎略为谦让。大家坐下，吃了三杯。薛龙拆开书信，看了一遍，连连点头，又送与大众看过了。方世杰便盘问了邓虎卧牛山上的事情，邓虎一一回答，众人大喜。原来薛家窝昨日差人到卧牛山去，回来告诉说：“李天寿、东方雄说早已打发头目王三送信到员外处来了，因此未写回信。但叫员外到了，约定日子同到沙家集动手。”薛龙说：“我们这里未有人来。但说约的日子，是叫我们约他呢？是他已定下日子了呢？怎么王三不来呢？”正在猜

疑，恰巧邓虎到来，故见了信心中大喜，全不疑心。方世杰是个老贼，他就细细盘问不出漏洞来，也就相信了。大家相劝饮酒，讲说黄天霸两次进来，怎样长短。邓虎探问何、李二人拘禁地方，薛龙告诉他捆在留宾馆里面，任他们本领大，总不能进此馆内去的。

邓虎趁此套问留宾馆并望山堂的机关。薛氏弟兄把他当为心腹之人，就把消息说了，领了邓虎到各处去了一遍。邓虎道：“我们去看看两个贼将。”薛龙说：“使得。”随即带了邓虎，来到留宾馆内。邓虎一看，方方一间屋子，四通八达，屋内并无别物，也不见何、李二人，便问：“大员外，为何没贼将呢？”薛龙说：“王头领与我到对面轩子里去。”邓虎同他过了庭心，薛龙把桌轧轧的转动，只见走过来的门户不见，庭心那边变成了墙壁，单存一间斋轩了。邓虎说：“贼将在那里哪？”薛龙说：“你要看贼将的所在，极其容易。”说着话，把桌子向左转动，只见对面依然现出门户来。薛龙说：“王头领你过去瞧。”邓虎走到留宾馆一看，仍是先前的样子，只听得轧轧的桌子转到立脚的屋子，定神一看，对面轩子一切都在，单不见薛龙。邓虎走到对面，只见柱子上绑着李七侯、何路通二人。邓虎上前轻轻的送了个信说：“二位哥不用心焦，今夜必来相救你们。”李、何二人点头，心中欢喜。邓虎心中明白这留宾馆共有三处屋子。薛龙立在百灵台旁，哈哈大笑说：“王头领，这个消息做的好么？”邓虎说：“实在巧妙。”假意称赞，心中想到：“如此看来，我一个人断不能救他二人，须要等大众到来，有人进去了，方好我在外面转桌子。”薛龙吩咐摆上夜宴。邓虎说：“李寨主千万叮嘱，明日五更要到沙家集会齐，不可错误。众位可要早些歇息，明天定有一番狠战

呢！”薛氏弟兄都说：“有理。我们饮几杯，用了晚饭大家歇息，整备明日厮杀。”邓虎同方世杰就在书房内安歇。邓虎假意装醉，倒在炕上就睡。方世杰也就安歇。邓虎见世杰睡熟，轻身穿出窗外，到了望山堂内，跃上假山，细细瞧看，只见顶上一条路径，心中一想：莫非在这个下面？细看两旁石峰，被他看出破绽来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二回

赛姜维逃出望山堂 黄天霸三进薛家窝

却说邓虎细看石峰，“我哥哥定在这石板底下，只是怎样拿开石板，方好救他出来？”便四面寻看，只见假山孔内露出铁柄儿。邓虎用力抽将出来，只见石板一头压住的假山石，滚在一旁，那石板自己竖了起来，邓虎往下一看，下面还有两块石板，如同人字架式，想：“哥哥必在里面。”连将人字石板往上一扳，那块石板就立直了，下面却露出个山洞来。邓虎大喜，跳下假山，走进洞去，只见他哥哥坐在里面，便轻轻叫道：“哥哥，兄弟前来救你。”

邓龙自从压在中间，自分断无生理。忽听有人呼唤，是兄弟的声音，便睁开二目说：“我却没事，只是肚中饥饿。”邓虎便取了两个人参饼与哥哥吃了。邓龙吃了人参饼，渐渐有力了，拾起兵器，同了邓虎，正要走出门来。只见劈面来了个女子，浑身穿白，邓家兄弟知道是谢素贞了。邓虎道：“哥哥退后，待兄弟打死这贱人。”邓龙道：“兄弟，你小心他暗器哪！”邓虎已穿出门来。那谢素贞见望山堂内穿出一人来，便问：“你是什么人？在此做甚？”邓虎随口答道：“俺乃卧牛山东方寨主麾下一等头目王三是也。你这贱人姓甚名谁？”谢素贞说：“王头领休得胡说，奴乃三员外之妻谢素贞是也。”邓虎说：“如此说来，多多有罪。”便把手中双锤向上一拱，道声：“请了。”谢素贞只道他行礼，把刀

并在左手，也将两臂一抬说：“王头领请。”说着话，身已走过。那知邓虎就势将两柄锤头，望着谢素贞夹背打来。谢素贞连忙将身一扑，叫声：“王三，你来做奸细吗？为何暗算老娘？”谢素贞一面招架，一面高叫：“望山堂有奸细了！兄弟们快去通知四位员外。

一时间，各巡夜庄丁都听得了，大众奔望山堂而来。谢素贞见方世杰到来，便说：“老员外，他不是王三，乃是黄天霸一路的，叫做邓虎。快来捉住他。”方世杰便叫退下，自己赶上前来。邓虎一人，怎好抵敌？正在心慌，只听得望内一声喊，跳出许多好汉来。头一个手执单刀，直奔方世杰砍来，乃是黄天霸；随后关小西、神眼计全、白猿猴甘亮、神弹子李昆、草上飞刁庆、王殿臣、郭起凤，各人上前厮杀。邓龙见他们动手，将护手钩一摆，也出来动手。邓虎看见弟兄全到，即招呼邓龙，一溜烟直奔望山堂来，就将李七侯、何路通二人放了下来，仍将百灵台桌左转，走过庭心，只见他三人都在外面了。李、何二人忙与邓虎道谢。四人一同出了留宾馆，只见自己兄弟与薛氏四虎，并谢素贞、方世杰正杀的难解难分。平空的加上四只大虫，薛氏兄弟抵挡不住，渐渐的往外退败。黄天霸一声大叫：“恶霸听着！今日天兵已到，特来捣巢灭穴，还不快快受缚！”薛氏弟兄不能脱身。庄外来了无数官兵，已把庄门打开。庄丁四散奔逃。不知薛氏弟兄并方世杰等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三回 邓虎锤打方世杰 甘亮活捉谢素贞

却说薛氏弟兄见庄门打破，心内更加忙乱。薛龙手内一松，被黄天霸一刀，红光崩现，一命呜呼。方世杰见大势已去，若不逃走，这条性命不保，将刀架开邓虎的锤头要走。只见崔、阎二位老爷，一口刀，一条枪，拦住了庭心里面。一众三军，如潮水般的拥进来。方世杰知道难以夺门而出，只得飞身上屋，摸出神弩，翻身照邓虎咽喉一弩射来，邓虎将头偏躲擦过。方世杰见射不中邓虎，心内着忙。那知邓虎在方世杰背后手起一锤，正打在老贼顶门之上，尸身倒在地下。薛虎、薛彪、薛豹见大哥已死，方世杰逃遁去了，无心恋战。薛虎被李昆一剑削去右臂，大叫一声倒在地下，被众人踏死。薛豹见了，魂不附体，被关太一刀刺中肋下，计全又一朴刀，劈倒在地，结果了性命。谢素贞看见家破人亡，心中难受，将手中双刀荡开了甘亮的朴刀，踊身一跃，飞上瓦房。甘亮随手掏出一只响镖来，打将上去。谢素贞脚尖方踏着屋面，听得后面暗器到来，要想闪躲，那里能个？一镖正中肩头，翻身跌下，被甘亮擒了。薛豹见一门皆死，一声大叫，将刀向咽喉一拖，鲜血直冒，尸首栽倒在地。黄天霸见薛氏弟兄尽行诛灭，又见甘亮将谢素贞捉住，即吩咐快放船到沙家集迎接大人到来。

等到巳牌时分，大人并施安、施孝随从人等都到。黄天霸、

甘亮带领了众兄弟出迎，三军跪接。施公笑容满面，进了庄门，来到大厅坐下，众弟兄站立两旁。黄天霸上前告禀了：“薛氏五虎尽皆格杀，方世杰亦然打死，活捉了谢素贞，听大人发落。”施公一一问明，便道：“首恶乃薛氏五弟兄，今皆已死。若论谢素贞助夫作恶，陷害钦差，本应斩首，姑念妇女无知，免其死罪，交官媒择配，得身价入官。其余薛氏妻子，无罪释放。所有市镇店房，留与妇女小子过活”。押着即日渡江，一言表过不提。且说甘亮回禀：“大人，我同邓龙兄弟，今已除却恶霸，我等便要回转金陵，就此告别。”施公道：“甘壮士虽不愿为官，只是施某多蒙相救，尚未酬报，怎说便去？”甘亮道：“既蒙大人抬爱，我的拜弟邓龙，新丧妻室，望大人将谢素贞配与邓龙为妻，是为德便。”施公点头说：“使得，叫邓壮士带去就是。”甘亮到谢素贞面前，与她解去绳索。施大人叫到面前，叮嘱一番，叫她跟随了邓壮士回去，休生歹念。谢素贞连声诺诺。甘亮就要动身，施大人吩咐摆酒饯行，众好汉依次而坐，直饮到黄昏已后，大家就在庄上歇了。

到了明日，一早起身梳洗已毕，用过早膳。甘亮等辞别了大人，又与众兄弟作别。施公就命众兄弟代送，直至江边。黄天霸备好一只大船，吩咐船上：“好好送到山东地方。”甘亮、邓龙、邓虎并谢素贞上了船，一拱而别。众弟兄见他扬帆而去，方才回庄。大人亦然要回沙家集，恰巧知州到来，见大人请罪。施公倒安慰一番。就把米粮银钱田房屋产，吩咐入官，尸首用棺木盛殓，掘土掩埋，施公说：“贵州就在此料理公事，本院要赶赴淮安到任。”知州连连称是，相送大人并众好汉上船。崔中军、阎守备、刁庆辞了大人回城中。后来施公表奏刁庆功劳，耀升都司之职，

崔、阎亦然。一言表过，知州在薛家窝料理已毕，自回沧州去了。且言施公与众好汉回转沙家集顺隆店内，吩咐给了船人官价，叫幕友写本人奏圣上：薛家窝之事，某某等出力，有功人等，圣旨下来，嘉奖甚优不表。大人在店养息一日，叫天霸算清了店钱，施安雇了马匹牲口，就此起行。天色将晚，见一座高山，十分险恶，忽听山上一棒锣声，林内约穿出二百喽兵，为首一家寨主阻住去路，不知如何过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四回 施钦差剿灭卧牛山 黄副将活捉东方雄

却说施公行到山下，树林中一棒锣声，出来一个好汉，带领二百喽兵，一字儿排开，大叫：“留下买路钱来，放你们过去！”黄天霸见贼人身高八尺，生得面如活蟹，眼似虾睛，阔口大鼻，颌下短短钢须，年纪不过三十，坐下战马，手持镇铁镗金铛，磕马冲来，黄天霸大叫：“大胆山贼！通个名来。可知钦差大人在此？”那人扣住马，叫声：“小子听着！俺乃卧牛山寨主爷东方雄便是。小子你留下姓名厮杀！”黄天霸喝声：“草寇站稳了！俺乃钦差施大人麾下大将黄天霸是也。俺大人正要剿灭你这班毛贼，与民除害。”东方雄大怒，举起镗金铛，向天霸泰山压顶打下来。黄天霸用刀往上迎来，只露的两臂酥麻，用尽平生之力，将镗金铛抬开。正要还刀，恰好关小西赶到，直奔贼人马前，一刀砍去。东方雄将铛招架。小西扑到后面举刀就砍。那边何路通又一马飞来，起钩枪拐望东方雄劈头就打。黄天霸拦腰砍来。东方雄连敌三般兵器，全不放在心上。

喽兵连忙报上山去，说：“施不全已到山下。我家寨主被三个贼将围住。”活阎王听报，起身操了铁桨，带了二百喽兵，四个头目，出了寨门，一路冲下山来。只见东方雄与三人交手。施不全同着伴当人等，约离半里之遥，在树林边。活阎王吩咐：“孩子们，快从小路抄去捉施不全要紧。”二百喽兵发一声喊，一

齐蜂拥上来。计全正在观看，只见一贼手提铁桨，步行如飞杀到，正是李天寿。计全知他利害，忙说：“五弟保护大人，小心。”自己同了李七，将手中刀挥动，迎将上去，大叫：“杀不尽的强盗！胆敢有犯大人。”李天寿大叫：“我把你这班助桀为虐匹夫！今日将你们碎尸万段，与薛家五虎报仇。”说罢，将铁桨舞动，力敌计、李二位好汉。那四个头目，吩咐喽兵一半呐喊助威，一半来抢施公。王殿臣、郭起凤把四个头目拦住厮杀。李公然拔出宝剑，护了大人。施安、施孝也各抽出佩刀，护住行李牲口。

看看天已昏黑，喽兵高擎灯球，如同白昼。李公然便将弹弓取下，悄悄把马一拎，冲到山坡之上，觑定东方雄，嗖的一弹，打得头目昏花。他手中一慢，被天霸一刀，直刺进来。东方雄要让来不及，被黄天霸狠命一扯，倒拖下来；何路通跳到一钩枪，打在东方雄手腕之上，将镗金钯打在石上。路通、天霸上前，将东方雄捉住，解下带子，就将他四马攒蹄捆了。各人收拾兵刃，抬了东方雄，到李公然那里看守。天霸叫声：“关大哥，我们去捉李天寿那厮。”路通同关太、天霸来帮计、李二人。李天寿情知不好，把桨挡开二人兵器，撒腿就跑。黄天霸三人随后赶来，计全、李七也追了上来。关太与何路通赶杀喽兵，如砍瓜切菜一般。且说计全、李七、天霸追了一程，追赶不上。天霸说：“二位大哥，我等且到山上破他巢穴要紧。”施公道：“既然如此，一同上山毁了巢穴。”施公在山上歇息，天色已明，吩咐天霸将东方雄斩了，放火烧了山上房屋寨栅，免得日后窝藏盗贼。众人出了寨门，施公同了众人上马下山，但见山上火光冲天。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五回 黄花镇又遇风波 朱家店夜逢刺客

却说施公下山，在马上与天霸说道：“我自出京以来，至今始得安稳，赶紧要到淮安上任。”一路说说谈谈，已到日落西山，前面到一个市集。施公便问：“此处什么地名？”左右有人回答：“此地唤做黄花镇。”施公点首。不多时，到了镇市，只见一座大客店，招牌上写着：“朱家老店，安寓客商。”黄天霸在先，刚然走到店门前，只见店内走出四五个伙计来拦住马来，将马嚼环扯住，口中齐说：“时候不早了，请爷们照顾小店罢！”天霸说：“咱们且到前面走一遭。”施公便道：“黄兄弟，就在此处歇了。”天霸、大人一同下马，进了店门。

只见那掌柜的站起身来，把手一拱，满面堆下笑来说：“诸位爷们到来，小人未曾远迎，多多有罪。请到里面选看房屋。”黄天霸人众一路到了里面，拣了三上三下六间楼房。伙计把窗推开。天霸走到后窗一看，后面还有一带平屋，还有后园，种些瓜茄之类，四周全是竹篱围住。便问：“大人此地可好？”施公说：“甚好。”伙计送上脸水、香茗。施公吩咐：“拣好酒菜拿来。”伙计答应一声去了。计全私下拉了天霸低低说道：“黄兄弟，你看这掌柜的不像个善良之辈。”天霸说：“我也疑心。”李七便说：“这朱家店是十数年的老店了，我也住过了多次，可从无别事。”天霸心内释然。计全把酒斟了，大众饮酒，你一杯，我一杯，不

到两巡，壶内空空。黄天霸唤叫添酒，伙计答应来了。施公吩咐：“楼下从人们，也添上几壶。”伙计应了，一时提了酒进来。李公然酒量不佳，饮了两三杯就不要吃了。黄天霸将要举杯，忽然一阵肚疼，锁了双眉。施公说：“黄兄弟怎么不自在？”天霸说：“肚中疼痛，要大解了。”施公道：“请便。”伙计说：“小人引爷上茅厕去。”

天霸起身，随了伙计进了茅厕，扯去底衣，大泻一阵。正要起身收衣，忽见一条黑影在茅厕外面烁过。定睛细看，只见一人细条身材，浑身穿着夜行衣，背上插了一把钢刀，穿上厢房，连跃到楼屋上面，将身伏在瓦楞之内，倒垂金莲之势，一手扳住檐瓦，向楼内观瞧。天霸知道不好，不知楼上兄弟们可曾知道防备。急得天霸搓手无措。不知此人是谁，黄天霸怎的救护大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六回 李天寿报怨丧生 朱继祖为兄逃命

却说黄天霸一见此人，细看原来就是活阎王李天寿。这朱家店原系姓李，与李天寿嫡堂弟兄，后来入赘朱家，改名朱继祖。今天李天寿到来，见了兄弟朱继祖，就把前事说了一遍，要兄弟与他报仇。朱继祖听了，连连摇头说：“大哥，他们能人甚多，我们有多大能耐，如何能行此事呢？”天寿说：“不妨，咱们只要如此如此，那怕大事不成？”天寿说罢，双膝跪下。朱继祖无奈，只得应允，就叫伙计们留心了。众伙计们一见天霸等走到，连忙出来接住，把马带进。施公等进了店，李天寿早已安排停妥。天寿来到后园，飞身上屋，正要进去下手，才向背上拔刀，恰巧黄天霸在茅厕上看见，掏出一只金镖，急望天寿打去，这镖正打在腰肢之上，噗咚的跌入楼窗之内。天霸大叫：“兄弟们快拿刺客！”自己进了后门，直到上房。只见楼下从人，一个个东倒西歪，知道中了贼人奸计。连奔上楼，只见李公然已将贼人捉住。其余弟兄并大人，尽皆口角流涎，醉倒席上。李公然见了天霸便道：“黄兄弟，此地原来黑店，我同你快杀到外面。”天霸说：“咱们将大人并众兄弟灌醒了方好。”李公然应答，天霸扯了自己单刀，吹灭灯火，下楼拦门守住。

且说朱继祖手中提了钢刀，跟着十四五个体壮的伙计，各执长短家伙，一路赶奔上房而来。黄天霸听得一阵脚步声响，知道

他们来了，咱的将帘子放下，自己闪在一旁，等他进来杀他个措手不及。那知朱继祖是个行家，到了门口，挑开帘子，先用朴刀伸进来一探。黄天霸年轻性急，嗖的一刀，正砍在朱继祖的刀上。继祖一手扯开帘子，一手舞动朴刀进内。黄天霸连忙接住厮杀，这些伙计相帮助杀。

且说李公然灌醒了施公并众弟兄。公然说：“落在黑店了，黄兄弟在楼下与他们厮杀。待我先下楼去助他。”说罢直奔下楼，叫声：“黄兄弟，我来帮你杀这班狗男女。”手提宝剑，跳将过来。朱继祖正一刀砍来，被李公然的剑往上一迎，只听得呛啷一声，朱继祖倒吓了一跳，朴刀只存半截在手，转身向外飞逃。黄天霸随后追赶。李公然见天霸追去，自己挥动宝剑，将众伙计乱杀。关太、计全听得楼下相杀，就叫李、郭、王、何四人保了大人，抽出家伙，一齐赶下楼来，见李五已把众伙计开发停当。关太便问：“黄兄弟呢？”李五说：“追赶贼人去了！”

且说黄天霸追赶朱继祖，出了店门，一路出了黄花镇，直赶了三里之遥。朱继祖见前面有一座大树林子，心中想着：有了救星了！望树林中钻进。不知黄天霸可追进林内拿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七回 黄天霸放走朱继祖 施贤臣限捉张桂兰

却说黄天霸见他逃入林中，说声：“便宜你了！”回身走来。见李公然提剑赶来，黄天霸就把他逃入林中的话，告诉李五。二人同回朱家店内，来到上房，将贼人逃走的话说了。施公只得罢了，吩咐：“把李天寿带上，跪下。”大人细细审问，天寿从头至尾供了一遍。大人又吩咐：“将女掌柜带上来。”可怜朱氏，跪在大人面前求饶。大人道：“你从实招来，与你无干。”朱氏便将父母开朱家店数十余年：“后来李继祖入赘，改姓朱氏，自从到了我家未做犯法之事。”大人又把四邻叫来，细问一遍。都说：“素来安分。”大人吩咐：“起去。”传地保上来：“将格杀伙计，备棺木盛殓。”朱家店既然素来安分，罪归朱继祖一人，着地方官行文捕捉正法。一面叫黄天霸押了李天寿，请上方剑就地斩决不提。

且说施公来日与众人起身，一路向南而行，已进了山东地界，来到乐陵县境内。知县周钊闻得施公到来，会同文武迎接钦差，备了公馆。施公一到乐陵城内，哄动了一城百姓，都说施青天到了，专审无头案件。施贤臣一连接下十几张状纸，都是血案，求大人追捕。施公传了知县，施公启口：“贵县既为民之父母，应该除暴安良，捕捉盗贼，是分内之事，为何境内盗贼横行，采花血案，连出一二十件？”周钊回禀：“此地有个飞贼，来去无迹，

许多案件乃一人所做。此人名叫张桂兰。”卑职踏勘^①时节，皆见墙上画有一枝兰花，一枝桂花。卑职起初严行追捕，一日早上睡觉醒来，只见脖子边一柄匕首，柄上刻着一枝兰花，一枝桂花。卑职吓得一身冷汗，因此只得缓了下来，望大人恩典。”

施公听了，回顾黄天霸众人说：“尔等可晓得此人否？”众兄弟说：“回大人，小将们但闻其名，未见其人。闻得他的外号，人称飞来燕，来去如风。只是不归正道，最喜女色。”施公道：“他是那里人氏？现在居住何方？”计全说：“闻他就是本处乐陵县人氏。”施公对周钊道：“张桂兰即是本地人，公差捕快难道认他不得？我今限你三天，务要交到此人。”知县诺诺连声退下。回到衙门，传齐了通班捕快，限三天要破此案。通班捕快退下。那捕班头姓张名叫凤山，手下有个伙计，叫做彭二，最是机灵，人都叫他百晓。当下张凤山与彭百晓商量此事，不知百晓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① 踏勘——到现场实地调查。

第二三八回 彭百晓畏死泄底 飞来燕偷盗金牌

却说彭二说：“张头儿你去回复本官，张桂兰我们实在拿他不住。要求施大人发下将爷来，我们领着做个眼线。”张凤山回明知县，禀了大人。施公说：“先将张桂兰存身之所打听明白，我便命人相帮捉拿便了。”周知县回衙叫张凤山去打听。

凤山回到班房，对彭二说明。彭二到了日落西山，到斜桥打听，走来走去，不见张桂兰影儿。到了明日，彭二又去打听，仍然踪迹全无。刚要回去，走到一条巷口，只见巷内走出一人，将彭二扯住，叫声：“彭百晓，这里来说句话儿。”拉了彭二望僻巷内便走，提起彭二飞身上屋，直到一座花园下来，说道：“姓彭的认得我么？”彭二听说，就在星月之下，细细一看，吓得魂不附体，认得是飞来燕张桂兰。彭二说：“张大爷，与你素来客气，从来没得罪于你。”张桂兰哼了一声，回手扯出一把刀来，说：“姓彭的，你不用花言巧语，假作不知。你这两天里在斜桥要找哪个？实说了，便饶你一死，如有半字虚言，立刻送你回去？”那彭二不敢撒谎，只得说道：“施大人奉了旨出京，升任淮安总漕，代理巡按。御赐‘如朕亲临’金牌一面。一路访拿恶霸，扫除绿林，前日来到此地。那些百姓到他公馆告状，一连收十七张状子，都说你老人家做的。施公大怒，立刻传了本官，严限三日之内，拿到凶身。如拿不到，知县太爷听参离任，我们张头儿，立毙杖

下。我吃了张头的饭，不敢违拗，故此伙计四处访探你老人家下落，好去回复本官。”张桂兰听了此话，便把彭二的带子解下来，捆了彭二，又扯了一片衣襟，塞他口内，把他提到假山洞口，说声：“姓彭的，你耐了性儿在此，我去了。”说罢，张桂兰去了。到了第二日，那看祠堂的老儿到园内拔草，听得哼声，见假山洞口有个人在内，老儿倒吓了一跳。细细一看，方知口内塞有东西，便与他取了口中衣片，解了带子。彭二吐了一会，方才开口，把前事告诉了老儿一遍，谢了回去不提。

且言那夜张头儿，不见彭二回来，正然猜摸不出。到了次日，听得钦差大人公馆内又出了重案，急得屁滚尿流。原来张桂兰听了彭二所说底细，一路来到施大人公馆，飞身上屋，到了跨院屋上，侧耳细听。只闻众弟兄一处谈闲话儿呢。张桂兰也不放在心上，他却穿身来到内院，见一并三间房屋，一明两暗。张桂兰飘身而下，蹑住足来到窗前，将指甲在窗上戳个孔儿，往内观看，见炕上卧了一人，谅来施不全了，旁边谅必从人。张桂兰便将身从窗外穿到屋内，如燕子相仿，走到施公身旁，在大人胸前轻轻的将那块“如朕亲临”御赐金牌，拿在手内，将金链子割断，回身便走，仍从窗内穿到外面上房去了。到了天明，众弟兄大家起来，正在梳洗，只见施安慌慌张张出来说道：“众位爷，不好了！昨夜大人卧在炕上，到今早醒来，将御赐金牌丢了。门也没开，窗也未启。”众弟兄听了此言，吓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查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三九回 失金牌施贤臣丧胆 访盗迹计千总捕风

却说飞来燕盗取金牌而至，当夜并无一人知觉。次日天明，施公醒来，见金牌失落，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便向施安问道：“我那块御赐的金牌，昨晚明明挂在胸前，为何今日不见了？难道又有强人盗去吗？”施安听说，或者丢落在炕上，便去寻找了一回，只是不见。施公再将胸前仔细一看，那挂金牌的金链子，尚有二尺多长的双环头，挂在项上，两头一斩齐，却是用刀割断的样子。施公看罢大惊道：“不用说，一定是强人盗去了。”便叫施安，将外边众爷们请来，大家商议。黄天霸等正在那里炕上梳洗，只见施安慌慌张张走来说道：“众爷们，不好了！昨日大人好端端的卧在炕上，今早醒来，把挂在颈项上御赐的金牌失落了。门不开，窗不开，凭空的不知去向。现在大人在那里着急，叫请众爷们快去商议呢！”大家听了这话，吓得面如土色，即便跟着施安，进了书房，先与施公请了早安，然后依次坐下。

施公便将失去金牌的话，又说了一遍。大家复站起来，回头来看形迹，却没一点影响，复又坐下商议。只见计全说道：“大人明见。依卑职看来，这盗取金牌的强人，一定是那一枝兰无疑了。”黄天霸道：“计大哥，何以见得定是他呢？”计全道：“昨晚在那里议论，全是说他的话，又兼黄贤弟赌气要去捉他，难保张桂兰不伏在暗处听见。等到咱们去睡觉，他便进来盗去金牌。此

是钦赐物什，必须赶紧查缉，若访得踪迹，任他是龙潭虎穴，总要将金牌寻回，才可销案。但有一层，万万不可声张出去，被他知道是要紧之物，他便远走高飞，那时可格外棘手了。”施公听说，道：“计将军真善筹划。众位就照此办法，但愈速愈妙。因本院限期在即，须赶赴淮安上任。况且漕粮又须开办，若耽延日久，误了限期，本院就要被议。”计全等唯唯应诺，便站起来告退。

计全就向黄天霸道：“我看这无头公案，非是十朝半月可以破案的。”黄天霸道：“且不管什么限期不限期，只要寻到金牌就好了。计大哥机谋见识，比我等强些，又仔细又精明。若我等这暴躁性子，不但访不实在，就是访的确了，稍不机密，走漏风声，依然是无用。”关小西也道：“最好。”计全不能推托，当即改换服色，扮作江湖上卖卜的朋友，带了几两碎银子，又将挂刀藏好，即辞别众人，悄悄的出了公馆。先往乐陵城内访了一日，全无影响。当晚并未回到公馆，就在城内客寓坐下。等到三更时分，又由房屋上出去访查，仍无半点消息。次日，即将房钱算还店主，便去城外一带查访。又访了一日，仍访不出来。看看天色已晚，回城不及，见有个过路的走来，便上前问道：“借问你老，咱是要往乐陵去的，此间离城还有多远？借问一声。”那过路的道：“此去乐陵，还有三十多里。今晚赶不及，不如就在东边那个镇上歇一宿，明早再进城罢。”计全便拱一拱手道：“多承你老指点。”说着掉转头望东而去。

一会子又到王家集，计全就拣了一家客店，独自进去，当有小二上前招呼，计全拣了个座坐下。店小二问道：“你可用什么酒？听你老拣。”计全道：“咱酒是不大会吃，随便打一角来，可

有什么投口的菜？”店小二道：“有的是牛脯、烤鸡、牛肉丸子。”计全道：“你把牛脯并烤鸡，拿两件来，你把薄饼拿一斤来。”店小二答应着去取。一会子将牛脯、烧鸡、薄饼全拿来，放在桌上，又打了一壶酒，摆在计全面前。就自酌自饮起来。正在那里吃喝，忽见对面桌上，两个老头说道：“这两月乐陵城内，到了一位新放总漕的施大人。听说这施大人为官清正，审了多少无头案子，赛如宋朝包龙图，因此那些糊涂官，人人都有些害怕。”那个道：“我还听说，去告状的人不少。这位施大人不有一件不准的。”这个又道：“前庄赵三家媳妇忽然不见，寻找两三日，全无下落。不知他家曾去告状没有？”那个道：“赵三要不知道便罢，要知道有这位青天大人，他还不去告吗？”这个又道：“说来实在奇怪，怎么到龙王庙里烧烧香，就不见他回来。难道被和尚藏了没有？”那个道：“这也就定，你道那龙王庙的和尚是好人么？我曾听人说，庙里那个方丈，叫做什么普清，先是强盗出身，后来犯了案，才出家的。还听有人说，他现在还同绿林中朋友来往呢！我们却是没有看见，不知是真是假。”计全听得真切，暗想：“莫要那盗牌的人，就藏在龙王庙里。我何不过去问那老者？这龙王庙在何处？”正要去问，后又想道：“我此时前去问他，他必见疑，反为不美。不若等到走了，问那店小二，便知明白。”主意已定，仍然饮酒吃饭。一会子，那两人老者出了门，计全也吃完了酒饭，店小二走来收拾，毕竟计全问出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〇回 招商店李四泄机 龙王庙计全得信

却说计全在饭店内，忽听两老在旁边桌上议论，因想店小二可以问个明白。却好店小二见计全酒饭已用过，前来收拾碗盏。计全便问道：“小二哥姓什么？”那店小二道：“咱姓李，名叫李四。还没请教官客尊姓？”计全道：“咱也姓李。你这店里掌柜的姓什么呢？”李四道：“姓王。”计全道：“咱问你刚才那边桌上两个老者，也是姓王吗？”李四道：“他不姓王，他姓张，他是张家甸的人，离此有一里多路。”计全道：“这王家集是乐陵所管吗？”李四道：“是归乐陵所管。”计全道：“咱听见那两个姓张，讲甚么前庄人家的老婆，早间出去烧香，怎么就不见了？”李四道：“那老儿讲那不见了老婆的那家姓赵。老夫妻两个颇有些田地。生平只有一子，叫做赵为富，今年二十二岁。去年上冬才讨的家小。这赵为富的家小，也是个财主的女儿，生得颇为美貌，更兼小两口极其恩爱。今春三月里，那赵为富得了一病，几乎要死，后来渐渐好了。听说病重的时候，曾在龙王庙内许愿。前日赵为富的家小，因去还愿，进庙烧香，不知怎么样就不见了。现在赵家各处寻找，全不知下落。还听说有个总漕施青天，现在乐陵城里，断了多少无头案件。他家还去告状伸冤呢！”计全道：“难道这庙里有歹人吗？”李四道：“这庙内住持和尚，叫什么普清，原来是强盗，因犯了案，才出了家。从前倒也安分，渐渐不如从前，

闻得专结交江湖上的朋友。近来来了一个师弟，也是江湖上的大盗。”计全道：“你可瞧见过么？是怎样一个人？”李四道：“咱可没瞧见，但听说罢了。”计全道：“这龙王庙离镇有多远呢？”李四道：“就在镇东，约有一里多路，黑丛丛一带树林，那就是了。”

计全暗想道：“才听店小二所说的，恐怕一枝兰，就是这和尚的师弟罢！”靠在椅子上，歇了一会。半夜时分，走出房门，仍旧将门带上，蹑着脚走到院落中间，使一个燕子穿帘的架式，轻身一纵上了墙头，复飘身跳下牢，照着店小二的话，望东看去，一带丛林，四周环绕。到了树林，定神一看，见树林左边，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走入林内，复轻身跃上树梢，只见一带红土墙，墙中间有座山门，星月模糊，匾上的字，看不真切。计全在那里设想，在腰间掏出一块石子，望下一掷，问了路径。见里面毫无动静，跳将下去，四面一望，见东首是个三开间屋，内有灯光。计全悄悄走到那里，就从后墙上了屋顶，将身伏下，侧身窃听。忽见有人喊道：“张三！酒焖鸡子可曾好么？师父等着下酒。”计全暗道：“原来此处是厨房。”又听道：“我们家师父，这两日更闹得不象了！怎么将良家妇女藏在暗室内，逼人家从他；人家不从，还要杀他，这是什么道理？”又听一个人说道：“你道这是师父的本意么？这个行为都是那个来的师叔叫他做的。他向来到处奸淫妇女，不知糟踏了多少人！他又仗着自己的一身本领利害，做了大案，还敢画兰花？这明明是叫人晓得他做的，却又叫人捉他不住。”又一个道：“闻说施大人手下能人颇多，就是县里捕快没用，难道施大人就不得好手捉他么？”正在那里说话，忽听又有人来催：“快焖鸡子，并红烧猪首。”厨房里人，赶着将鸡子、猪头用碗盛好，给来人端去。

计全听得真切，瞧得明白，心中想道：“果然这一枝兰在此下落。今日访得实在，也不枉走此一趟。”想罢，就暗暗跟端菜的人前去，转了几个弯子，见西首一座五间的房屋，那人走到里边。原来此间，就是普清和尚的方丈。计全蹑着足，走到檐口，将身子轻轻一伏，望下又使个燕子倒垂帘的势子，两只眼睛探望进去。只见上首隔着房间，里面灯烛雪亮。靠着窗口，设了一张方桌，对面坐着一僧一俗，桌上排列着酒肴。见那和尚，粗眉大眼，凶恶异常，实非良善之辈。另一人却生得一表堂堂，年约三十岁光景，颇似书生模样，却不像是个采花大盗。计全颇为惊异。只见那和尚，一杯在手，喝了一口酒说道：“你前日做的那个勾当，胆子突也过大了么！将施不全的金牌也盗了来。幸亏他手下人，还没访到；若竟访了出来。晓得是你盗的，再知道你住在此处，调了官兵来寻捉，那不是闹大了吗？现在既然如此，到底那块金牌藏在那里？还须埋藏好了，不要走漏风声才好。”一枝兰道：“大哥，你老放心。小弟干的这件事，自古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做则已，既做还怕什么？至于那块金牌，咱也藏顿好了，就在这殿后大仙楼上，神龛内第二层夹板里，再没有人知道的。说着端起酒杯来，彼此痛饮。计全听得明白，便想道：“咱何不趁此先到殿后，将金牌盗回。”不知计全如何盗取金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一回 神眼计乐陵送信 铁头僧神庙遭擒

话说计全正欲趁着一枝兰与普清饮酒之时，去到后殿大仙楼神龛下盗取金牌。不意两脚挂在屋檐口瓦上，要将身子缩上屋面，因左足在瓦上用了点劲，那瓦咯噔一声响。房里的人知道，当下喊出来说：“屋上有人！”普清与一枝兰就赶了出来。却好计全身子灵捷，一缩身已上了屋，随将朴刀抽出，一面预备抵敌，一面就望原处走去了。幸喜一枝兰四面一看，见无影响，普清也就丢了不问。且说计全仍由原路回到饭店，已是三更时分，便悄悄的进了房，就地铺上睡下。

次日天明，起来梳洗已毕，唤进店小二，算明饭食，连点心都没吃，背上包袱直望乐陵而去。约有巳牌时分，已到公馆。黄天霸等人正在那里盼望，大家都说：“计大哥去了两天，怎么没有消息？”正在说着，只见计全从外面进来。忙着招呼坐下。黄天霸本来性急，计全尚未坐定，他即抢着问道：“计大哥，所访之事如何？还有些消息么？”这计全便将在王家饭店内私访的情形及金牌下落，细说一遍。黄天霸听到此处，便大喜道：“敢是你老已将金牌盗回么？”计全道：“黄贤弟，你且莫急，听愚兄说来，咱正要趁他们饮酒时候，悄悄的先将金牌取回，不是一件美事么？不想咱的两只脚，挂在瓦檐上，缩身子的时候，脚上劲用重了，将那檐口上瓦踏碎，咯噔一声，里面早喊出来。幸亏愚兄

走得快，还算不成叫他瞧见。不然，要是叫那处瞧见了，必定争斗，到那时反不美，金牌固不曾取到，而且是打草惊蛇。咱所以直跑回来，约同众兄弟同去，方可无失。”大家听了这席话，个个欢喜，金牌有了着落，只要取回就没事。

正说之间，施安已从里面出来，见计全已经回来，众人又将计全的话，大略告诉一遍，施安也是欢喜。大家就跟着施安进去。施安回明施公，即刻传见。计全等见了施公，行礼已毕，分两旁坐定，施公先向计全道乏，然后便问私访情形。计全又将对众人所说的话，说了一遍。施公深为叹赏。计全便道：“大人的洪福，金牌虽有了下落，但事不可迟，今晚就须前去。恐那一枝兰走向别处，不免又多一番周折。”施公听说，亦深以为然。于是计全等人退去。

用过了晚饭，约有申牌时分，黄天霸、关小西、李昆、何路通、计全五个人扎束停当。内穿夜行衣靠，各藏兵器宝囊，外罩大衣，陆续前去。只留郭起凤、王殿臣、白马李在公馆保护。且说计全等，出了公馆，直向王家集，将要日落，已是到了。计全仍到王家饭店。李四见是昨日住在这里的熟客，赶着接了进去。计全就将李四喊到后屋里，悄悄说道：“咱们不是过客，是施大人手下办公的。一会子还有四个人来，住在这里。”李四个人拿进酒饭，各人用毕，碗盏收去。计全说道：“咱们今夜前去：李五哥、黄贤弟、直奔方丈去拐一枝兰、普清；关贤弟与何贤弟接应，务要将一枝兰敌住；咱便往取金牌。使他首尾不能相顾。咱将金牌取来，可就先要回店，将此紧要物件寄顿妥当，然后再来助力。”商量已毕，已是二更将近，各人起来将外面大衣，全行脱去，带了兵器，一个个皆从院墙跳出。

计全在前引路，不止一会，已到龙王庙树林里。计全引着众人，仍由厨房后墙上了屋，一直来到方丈。计全又说了暗号，便独自往殿后大仙楼而去。这里黄天霸、李五到得方丈，黄天霸使一个猿猴升木，李五使一个单龙出水，皆从屋檐上挂着身子，探了进去。只见房内灯烛微明，毫无动静。两个心中大喜，以为今日一枝兰，合当该死，如何一点声息没有？两人想罢，就将朴刀、宝剑拔出，从屋檐口飘身落下，直奔普清卧室。到得房门首，见两扇门紧紧闭着。黄天霸便上去，轻轻撬开房门，进了卧室。李公然亦跟着进去，四面寻找，没有踪迹。但见房间上首，设着一副床帐，紧靠床头有张书架，亦是闭着。李公然心中疑惑，便悄悄说道：“黄贤弟，你看这书橱，设在这里，其中必有缘故。那两个杂种，或者躲在里间，也不可定。咱们何不将橱子搬过来看，是甚么制度？”黄天霸道：“五哥之言有理。”两人正要上前搬移，书橱内忽闻隐隐有啼哭之声。再细细一听，却是妇女声音从书橱内透出。两人听得真切。李五道：“黄贤弟，那两个杂种一定藏在里面，必是掠得民间妇女，在那里面逼奸。不然，何以有妇女哭泣声音呢？”黄天霸道：“不错。”李五道：“咱们先将橱门打开，如果实系暗室，里面人知道，必然出来。咱们可藏在黑暗之下，等他出来时节，叫他出其不意，将他捉住，可不消许多气力呢？”李五道：“但愿如此。”二人主意已定。黄天霸便走上前去，要将书橱搬过来，那知这橱子是砌在墙内的。黄天霸见书橱搬移不动，便将朴刀在橱门上劈。只见橱门呀的一声，开了一扇，里面响铃一阵乱响。李五道：“黄天霸须要小心，恐有人出来。”正说之间，忽见里面跳出两人：一个胖大和尚，手执禅杖；一个少年美男子，手执双钩连枪，大声喝道：“何处狂奴，半夜三更，擅

敢闯人卧室？可知道铁头和尚、一枝兰两人利害么？”黄天霸见普清跳出，劈面一刀。普清知道是有能人到此，赶着闪过天霸朴刀，一纵身，跳出房外。黄天霸紧紧追来，才到房门，普清的禅杖，当头打下。天霸见来势凶猛，隔开普清的禅杖，就势一个旋风，从肋下扫到。普清那里肯放？赶一步直奔天霸。刚进房门，忽听噗咚一声，普清栽倒在地。天霸赶上一刀，正中背上，复一刀，将背膊砍下一段。毕竟普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二回 九龙龕神眼盜金牌 一枝蘭獨力退天霸

话说天霸将普清背膊砍下一段，近前一看，仍恐普清爬起，又将他右手剃下，然后跳出房来一擒一枝兰。你道一枝兰是何时出去的？在天霸战普清的时节，李五就接着一枝兰，两下争斗起来。一枝兰因房内褊窄，不便厮杀，他就一个纵身，一腿将窗格打落，从此跳出。李五即忙来赶，立脚尚未稳，一枝兰早将钩连枪抓住在手，向李五胸前刺来。李五赶着用剑接住。一枝兰右手的枪又来，李五复用剑架住。一枝兰左手的枪，从肘下又到。李五左架右格，仅能拦住，不能回手，正酣战之际，关小西从屋上跳下，就在一枝兰背后，举起倭刀，连头夹背砍下。一枝兰觉得背后一阵风过去，知有人来帮助，忽掉转身来，却好关小西的刀已到。一枝兰赶着让开，关小西的刀砍了空。一枝兰就势一钩连枪，从关太左肘刺来。关太急拿回刀，将枪隔在一边，正欲还刀去砍，李五一剑又从一枝兰腰内刺下，一枝兰赶快招架，关太的刀又从迎面砍来。一枝兰力敌两人，毫不惧怯。三个人在院落内斗有数十个回合。此时黄天霸已到，举起朴刀向一枝兰便砍。一枝兰虽然勇猛，现放着李五、关小西，已成劲敌，再加上天霸，看看抵敌不住，便将钩连枪望黄天霸虚刺一下，就势四面一扫，只见两足一登，说时迟，那时快，早已跳上屋顶，站在上面说道：“姓黄的，你们这一起杂种，敢上来与老子杀罢！倘不上来，咱

老子就少陪你了。”一枝兰只顾上望下说，不提防何路通走在后面，当头一拐。一枝兰赶着躲闪，已中在肩上，急忙转身来迎何路通。此时黄天霸，已跳上屋；接着李五、关小西，俱已跳上。四人围住厮杀。一枝兰且战且走，黄天霸等紧紧追赶。看看到了大仙楼，一枝兰正望前走，忽然计全迎面撞来，两下接着又战了一回。计全被一枝兰的钩连枪，在腿上刺了一下，计全立足不定，就从大仙楼第二层屋上直滚下来。一枝兰见计全着枪滚下去，他也跟着望下一跳。黄天霸看得真切，随将金镖取出，一撒手，直向一枝兰打来。一枝兰见金光一闪，知是暗器，赶着闪开金镖，虽不曾着伤，李五的弹子却早到了，一枝兰却躲不及，面门早中一弹，打的血流满面。一枝兰遂不敢恋战，认定方向，望下就走。天霸等赶了下去，一枝兰已不知去向。

大家分头寻找，却好计全迎着李五、关小西二人，各处去寻，只寻不着。三人走到大殿前面，方欲转弯，又遇着何路通。一抬头，见两个人影一闪。李五喝道：“前面何人？”但见那两个黑影，躲在墙下。李五上前一看，原来是两个粗大汉，便问道：“汝等何人？快快说明。”那两个抖抖的说道：“小的们是庙里看香火的。因听得喊杀之声，小的们害怕，疑是来抢庙的，因此小的要想躲藏。不想碰着好汉到此，还求饶命。”李五道：“尔等不须害怕。你家庙里，那个师父师叔，逃到那里去了？”那两个粗汉道：“小的们见那个大人，追着师叔一直去了。”计全道：“如此你带老爷前去。”那两个粗汉在前引路，一阵出了后门。走了有一里多路，有三条岔路，不知往那道去，那大汉道：“正中一条路，是到茂州；西南一条路，是到乐陵；正西一条路，是到王家集。”计全一想，乐陵、王家集，一枝兰必不敢去，必是往茂州去了。便道：

“汝等带着我，向茂州赶去。”那两大汉听说，仍在前引路，直向中间那条路而去。

大家走入树林，忽听西北角上，有喊杀之声。计全跳上树顶一看，正是黄天霸与一枝兰战斗。跳下树来，望西北赶去，看见黄天霸渐渐的退敌不住。李五即取出弹子，打了出去。一枝兰正与黄天霸杀个对敌，渐渐的黄天霸要败下来了。忽听见“哎呀”一声，是一枝兰躲避不及，额角上正中了一弹。一枝兰晓得利害，便舍了黄天霸就走。天霸抢去追赶，转过几个弯，已是不见，只得回头。李五等接着问道：“黄贤弟，你从楼上跳下，在那里寻着这厮？”黄天霸道：“小弟正寻到后院厨房，背后见有个人影一闪，咱便悄悄的赶上一刀，却好就砍中了一枝兰的肩背。小弟以为那厮杀了一刀，总可将他捉住。那知他本领果然利害，虽中一刀，毫不畏惧，掉转身躯，复战起来。且战且走，直至追出后门，他便窜入树林。咱也知道遇林不可追，只因他案情重大，不便轻放，因此又追了下来。那里晓得这厮依然走去，倒是咱们白跑一趟。”李五道：“一枝兰虽然放走，却喜计大哥已将金牌取回，已可在大人面前销差了。”天霸道：“计大哥去取金牌，是怎么取法的？”计全道：“愚兄与贤弟分头去后，即到大仙楼第二层，九龙龕子内，将夹板劈开，果然金牌藏在里内，咱即取出，握在怀中。”黄天霸道：“将来大人定然保头功。”大家一路谈说，已至庙内。

此时天已大亮，黄天霸仍到方丈里面，见普清依旧躺在地面，进前细细一看。已是奄奄一息。又叫那两个粗大汉，带领着去看暗室。大家进去，但见里面有个妇人，赤着体，被缚在铺上。计全便上前解了缚，叫她穿好了衣服，然后问道：“怎么来的？”那妇人道：“小妇人姓赵，家住前村。因我丈夫病好，来还愿。前

日被这庙内和尚，骗到此间，当晚就要强奸；还有那个少年，也助纣为虐。两人正欲强行，忽听外面响铃乱响，他们就提刀出去，正好老爷们来。妇人要不是老爷们杀来，也只得拼了一死罢了。”说着便磕下头去，谢了计全等人。计全道：“你不要怕，咱们已将那和尚杀死。等会子，叫他到你家内送信，着你丈夫来接你便了。”说着计全等又到方丈，就叫那粗大汉，将地甲喊来，把普清叫他看管。然后大家同到饭店，就着店小二，去到那妇人家送信，叫他丈夫前来。诸事已毕，这才进城销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三回 乐陵县施贤臣断案 谢家庄一枝兰栖身

话说黄天霸等见了施公，就将各节情形，及一枝兰逃去的话细细禀明。施公慰劳几句，一面去传乐陵知县，往王家集踏勘。乐陵县当即前去，龙王庙普清已死，也不追究，即着人掩埋去讫。庙内僧众，及香火等人，一概免究。随后另招清真和尚住持。各事办毕，仍回公馆禀复一切。施公又命乐陵知县，认真缉捕。知县唯唯听命，然后退回本署。施公正拟歇息一日，即赴淮安。次日一早，施公梳洗已毕，才用过早膳，忽听公馆外面，有人喊冤。施公在内听得真切，便着人带来，手下人答应。

施公即刻升堂，只见一个老者，年纪约有五十多岁，手捧状词，跪在阶下。口称：“青天伸冤！”施公将状词仔细看了一遍，原来是诬控毒死亲夫，求恩伸冤的案子。施公看罢，往下问道：“你就叫刘丙禄么？”那老人道：“小人叫刘丙禄。”施公道：“你女儿嫁与李成的儿子李良几年了？”刘丙禄道：“已七年了。”施公道：“你这女婿向来做甚么事业，多大岁数？”刘丙禄道：“小女婿读书未成，家中颇有些田产，一向在家管理田务，今年三十二岁。”施公道：“你这女婿，向来为人如何？”刘丙禄道：“向来和厚。自从我女儿嫁了他，七年以来，连气都未淘过。有时小女向因有个叔子，绝无家产常相借贷。小女不甚情愿，说他从前一样产业，被他败完了。虽这样说，到他叔子婶娘来时，多少都周

济他些。”施公道：“照你说，你女儿女婿，是向来和睦的，怎么又将你女婿毒死呢？”刘丙禄道：“去年十二月二十，我女婿出门收讨租帐，回来已是日落，我女儿正在晚炊。我女婿腹中饿得很，要吃晚饭。我女儿盛了一碗饭，女婿吃了不一会，就七孔流血死了。其时我女婿的婶母也在他家。见他侄子身死，遂纠同他父母去告，硬说我女因奸谋害，毒死亲夫。后来县大老爷去相验，据报实系中毒，遂将我女儿带去，用刑拷问，只得屈打成招，供出女婿的表弟袁正明。小人冒死前来，大人代女儿、女婿、袁正明三人伸冤。”施公道：“袁正明原来作何生理？多大岁数？”刘丙禄道：“袁正明约有二十来岁，亦是读书。”施公道：“你女儿多大岁数呢？”刘丙禄道：“女儿大女婿一岁，三十三。”施公又道：“你女儿可生过小孩子没有？”刘丙禄道：“女儿生过一子一女，男的今年六岁，女的两岁。”施公听罢，即叫刘丙禄好好下去候审；提原、被告复讯。刘丙禄望上磕了头，退出。

施公亦即退堂，着人传知县乐陵县。乐陵县即将原卷亲自送到。施公略一检阅，便问道：“此案因奸谋害，毒死亲夫一案，是贵县承审的么？其中无冤屈么？”乐陵县道：“卑职再三讯问，奸夫淫妇，毫无遁饰。且所招的口供，皆是亲自画供，叩请大人明察。”施公道：“据刘氏之父刘丙禄在本院这里控告，说贵县是屈打成招，竟可有此事么？”乐陵县道：“卑职承审的时节，委无严刑拷问。刘丙禄老奸巨猾。”施公道：“既然如此，明日早堂，烦贵县在本院这里听审。”知县唯唯而退。施公亦进书房，便将原卷重加检阅，也觉无甚疏漏。惟有据袁正明供称：与李良是姑表兄弟，平时并不常相往来。因见表嫂生得美貌，以致成奸，同谋毒毙表兄李良是实。刘氏供称，李良父母供：袁正明系内侄，平

时并不常来。至如何因奸谋害不知底细。李成之弟李咸，及魏氏同供：胞侄李良的系为侄媳刘氏毒毙。施公看罢，心中早已明白。

到了次日，乐陵县已将原、被告人证，全行带到。施公升堂。刘氏跪在一面，虽然蓬头垢面，却是和顺从容，绝非厉色。施公道：“刘氏抬起头来，问你的话。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所有案情，快从实招来。”只见刘氏哭道：“小妇人确系冤枉。去年十二月二十，丈夫出外。傍晚回来，其时小妇人晚炊将好，丈夫叫小妇人盛饭去吃。不意丈夫吃下不一会，就七孔流血死了。彼时小妇人见丈夫身亡，已魂不在身。忽然叔婆硬说小妇人将丈夫毒死。次日告在县里，经县老爷问了一堂，即勒令小妇人交出奸夫。小妇人真无其事。后因受刑不住，只得招了。”施公又问道：“你表小叔袁正明，是几时到你家来的呢？”刘氏道：“却年三月来过一次，七月来过一次，十一月又来过一次。以后就没来了。”施公又问道：“你表小叔离你家有多远呢？”刘氏道：“离小妇人家有十余里。”施公点点头。又叫“带袁正明来。”差役即刻带到，跪在阶下。施公又将袁正明细细的看了一遍，问道：“你向来作何生理，为什么因奸表嫂，毒死表兄？从实供来。”袁正明道：“童生自幼读书，素明礼教，断不敢作悖逆之事，还求大人明察。”施公道：“汝在县里已供认，何以到此又翻供？”袁正明道：“大人明见。童生在县里因受刑不过，只得供认，其实是诬报。”说罢痛哭不止。施公又喝：“带李成夫妇”。问道：“汝儿子冤已可申了，尔的媳妇即刻受刑抵命。数年翁姑，李成夫妇走到说道：“刘氏平时极孝顺。我子不知谁人毒死，累得你受此苦楚，我两人好不伤心呀！”刘氏亦痛哭不已说：“你两个老人家，无人侍奉了。”说罢，就大哭不止。施公看见，也觉伤心。又喝问道：“你既未曾谋害，

为什么又将奸夫交出呢？”刘氏道：“彼时受刑不住，因表小叔不久来的，就顺口说出，那里晓得袁正明也就认了。大人的明见，这不是前世冤孽吗？”施公又问道：“李成，你这内侄，是几时来的？”李成又一一供出，皆与刘氏相同。

施公便命李成合魏氏二人跪下。施公尚未问，魏氏即厉声说道：“叩求大人伸冤。胞侄李良实系被侄媳毒死。”说罢，又指着刘氏骂声不绝。施公看见，更加明白，忽将惊堂一拍，喝道：“魏氏你这泼妇！胆敢欺侮本部院？尔胞侄显系是你毒死，所欲未遂，竟暗下毒手。本部院明察如神，尔尚敢欺瞒贻害。”魏氏听了这番话，吓得面如土色。施公细看，更加无疑，喝令魏氏快招。魏氏极口呼冤。施公又喝令用刑。魏氏因受刑不过，只得招出：“原来魏氏久欲谋吞李成家产，凡至李成家，必带砒霜。这日又去，恰值刘氏晚炊，魏氏遂暗将砒霜放下，不意李良因饥先吃，遂服毒身死，魏氏故乘机诬害，施公一一录供，判令魏氏抵罪。乐陵县问断不明，记大过一次。诸事已毕，次日即赴淮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四回 因投宿李昆降妖 思报仇谢豹行刺

却说施公自乐陵起程，直望淮安进发，走到茂州地界，栖云谷口，已是日落。尚有二十余里，才到茂州。计全道：“半山之上有庙宇，大人可暂借一宿，稍避风雨。卑职即上山去，呼招庙内香火，先行打扫，然后来接大人。”计全转身上山，不足半里之路，已至庙门口。抬头一看，见山门上写着四个大字，是“栖云古刹”。计全直入庙内，便有个老僧出来迎接，望着计全说道：“贵客何来？尊名上姓？”计全道：“姓计名全，是奉钦放总漕施大人之命，借宿一宵。但不知大和尚是何佛号？”那老僧道：“老衲名悟真，外号守一。贵官既奉命，欲求小寺以避风雨，老衲敢不竭诚相迎。”计全道：“既蒙大和尚不拒，还求拣一处稍大的房屋，缘我辈人多，褊^①窄恐难栖止。”悟真道：“小寺只此二进。老衲只有徒弟一人，却值今日前往茂州，须明午方可回寺。”计全作别下山，见施公具述一遍。施公大众，一齐上山，至栖云古刹。施公与悟真见礼后，悟真就请施公在自己上首房内下榻。黄天霸等人皆在外间。其余跟随人等，悉在前殿。悟真将施公让入房内，谈讲了几句世务，即便退出。施公又命人借庙内厨房，预备晚膳。一会子，晚膳摆上，大家用过。

① 褊 (biǎn, 音扁) —— 狭小, 狭窄。

各人正拟安歇，计全、李昆绕入神龕后面，见有两扇门关锁着。心中暗道：“不好，明明后面还有一进房子，又是暗室。”想着复出来对计全说道：“计大哥，你上了这和尚骗了。”计全便同李五走去一看，果然是不错。说着便去寻找悟真，带怒言道：“咱们那里晓得，你是个奸猾之徒！咱且问你这庙内，究竟几进？”悟真道：“原本三进，只因后进这三间，去年出了妖怪，因此封闭起来。”计全那里肯信，喝道：“胡说！咱老爷是从来不怕妖怪的。你赶快将门开了，让咱老爷们进去住宿。”悟真道：“万不能开此门，其实有怪在里面。”计全更不耐听，复大喝道：“你若不开此门，其中定有别故！”悟真道：“今既坚执要开，容老僧去取钥匙，请老爷们进去便了。如果有什么妨碍，那时却不要怪老衲之不预言。”说着便取钥匙出来，与计全、李昆二人走到神龕后面，将门开下，复取了个火，让计、李二人进去。二人到里面一看，果然三间破屋，灰尘满壁，久不打扫的样子。计全道：“照此光景，方才未免冤屈那和尚了，难道此中真有妖怪么？”李五道：“计大哥，咱们且不管他什么妖怪不妖怪，且同你搬到这里住一宿再说。若果真有妖怪出来，好在小弟那口青锋宝剑，也是妖怪化身，拿妖服怪，有何不可？”计全也无可说，就同李五出去，搬了行李，在此住下。却好天霸晓得他们有这个所在，也就搬进来住在一起。施公房内，仍是施安、施孝伴宿。

方到三更时分，计全等正在好睡，忽听神橱里的蟋蟀之声。既而一阵腥风，吹得毛骨皆惊。计全从梦中惊醒，黄天霸、李五亦皆惊醒，三个人立刻起来，抽出利刃，察看动静。不一会，神橱下出来一物，青面獠牙，毛烘烘的一个怪兽，望着计全扑面而来。计全从旁一闪，那怪兽扑了一空了，嘶的一声叫，又向黄天

霸扑去。天霸手快，身子一闪，等怪兽来得亲切，迎面就是一刀。怪兽并不避让，空叫一声，张口吐气，直向天霸脸上喷上。天霸只觉腥臊难耐，刚要举刀砍去，忽然恶心上犯，头一晕站立不住，跌倒在一旁。计全见天霸跌倒，赶紧提起朴刀，在怪兽背脊上砍了一下，那怪就地一滚，复跑过来，向计全吐气。计全将刀刺去。李五抽了空，即将青锋宝剑取出，跳出房来，大吼一声：“妖怪向那里走？看剑！”却好那兽听见，一声大吼，正向李五扑来。忽被李五宝剑一挥，只见一道白光，那兽已迎刃而倒。”李五复一剑，结果了性命。此时外面的人知道了，大家点着火，齐来看视，原来是个山魃^①。计全即命人拖去，将皮剥下。一面来看天霸，已是醒了，没事。

看看天已大亮，施公起来，众人请了早安。计全就将昨夜李五降服妖怪的话，告诉了一遍。悟真亦来问候，又谢了李五，歼除妖怪。于是大家用了早膳，施公命施安取了十两银子给和尚悟真。悟真又谢了施公。然后大家起身，直望茂州进发。这日到了茂州，知州林士元当即上了手本稟安。施公随即传见林士元，便问了些风俗民情。林士元一一禀毕，然后退出，仍回本署。一会子又送了许多酒席，大家就开怀畅饮。酒过数巡，计全说道：“诸位兄弟，这茂州地界，风俗强悍，难保无歹人匿迹其间，今晚格外防备才好。”一会子酒席已散，惟黄天霸、李五二人，进房安歇，其余皆各执其事。施公连日亦觉困倦，晚膳后也就安歇。施安、施孝不敢全睡，留着一人在房内。关小西、何路通就在外

^① 山魃——传说中山里的独脚鬼怪。现代生物学为产于西非的一种猕猴起名山魃。

防备。约到三更时分，忽见窗外有个黑影一晃。关小西正要向外面看去，又见桌上丢着一把七寸长的利刃。关小西知道有了刺客，随将利刃就灯下一看，上面有四个小字：“茂州谢豹。”小西看罢，即击了一下掌。何路通也知有人，飞步跳出户外，复一纵上了屋顶，追赶前去。毕竟谢豹如何捉拿，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五回 防里防路通遭袖箭 急中急天霸发金镖

却说谢豹自从那日一枝兰到了他家，请他报仇雪恨，次日就着人迎上乐陵，打听施公住止。谢豹得了信息，算准日期，何时可到。他便预先一日，伏在茂州僻静处所。复又着人暗暗侦探。施公已到了行辕，即得报信。因此，施公日间才到，他夜间便去行刺。却想不到施公这里防备甚严。比及到了行辕，寻找施公卧室，将身挂在檐口，望里一看，还未曾睡，关小西与施安在那里。谢豹便知有了准备，所以将利刃丢在里面，那里晓得刀是丢进去了，只不见里面的人出来，但听噗的一下掌声。谢豹知道此计不行，因此赶着逃走。到了大堂屋上，只见前面一人，也是短衣靠扎，提着朴刀，迎面砍来。谢豹急架来迎，两个人就屋上大战起来。

此时何路通也就追到，只见前面两人，双刀并举，杀得难解难分。何路通举起拐来，当头便击。谢豹见背后有人打来，急从旁边一让，何路通拐已落空，就此闪电穿针，谢豹的单刀已向何路通左肋搠到。路通说声：“不好！”从旁边一跳，约有五六尺远，让过谢豹的刀。却好计全乘势，用了个枯树盘根的法，刀直望谢豹足下砍来。谢豹来的灵便，向上一跃，也就乘势将刀一举，用一个雪花盖顶向着计全连肩砍下。计全躲避不及，即将刀望上架开。何路通一个猛虎下山，双拐一起，直望谢豹搠进。谢豹急转

身躯，使了个金蝉脱壳，跳出圈子外面，只见一抬手，早将袖箭放出，直望计全射来。计全瞧得明白，见谢豹放了暗器，赶着避让，那枝箭已从肩上擦过，险些射中咽喉。谢豹见走了箭，不曾射着，复抢一步，提刀又砍。计全急架相迎，何路通亦赶着来助。谢豹力敌两人，紧紧招架，忽听一声大喝：“老爷黄天霸来了！”谢豹一听，即撒下何路通、计全来迎天霸。却好天霸的朴刀已到，谢豹赶即架开，也便喝道：“姓黄的，休得夸口！知道爷爷利害么？咱若不将汝拿住，给江湖上朋友报仇，咱就不算好汉。是好汉休仗人多，咱与你双手两拳，杀个对敌。”黄天霸一听此话，气往上冲。两人斗战有三十余个回合，谢豹渐渐力乏不能取胜，望天霸虚砍一刀，说道：“姓黄的，咱爷爷今夜杀尔不过，算输在尔小辈手里。”天霸二人手略一慢，早被谢豹跳出圈子外，一抬手又将袖箭放出，直望计全射来。计全赶着躲闪，已是不及，肩窝上中了一箭，跌落下来。只听谢豹又复喝道：“姓黄的休要赶，咱爷爷去也！”黄天霸不睬，仍是追上前去。谢豹猛回头，将手一抬。何路通在天霸背后，看得亲切，急喊道：“谢豹休得暗箭伤人。”天霸听见，知道谢豹的袖箭又到，赶着闪过。不意那枝箭不曾射中天霸，反将何路通面门上着了一箭，由屋跌落在地，所幸不曾跌伤。天霸见何路通、计全两人，俱被袖箭打落，大怒喝道：“狗强盗！咱老爷今若不将尔捉住，誓不为人。”说着复又赶去，转过大堂屋面，方到上房，谢豹已不知去向。

黄天霸正望各处找寻，忽见对屋上一条黑影，直奔自己而来。天霸知道又是暗器，赶着将身子伏下，果然不曾射中，咯的一声落将下来。原来谢豹见袖箭射中了何路通，他即撒腿就走，转过大堂屋面，并未跑至上房，却伏在天沟以内，他想：“万一

再添上两个帮助擒捉，那时更难逃走，不若先发制人，将天霸射倒，先行回家，再作计议。”因此又发了一枝袖箭，指望天霸出其不意，天霸必然受伤，不料天霸又躲过去。此时谢豹不能再伏在那里，只得提刀抢步前来，又与天霸交手。却好天霸躲过袖箭已站起来，两个人接着又大杀一阵，仍是不分胜负。却好关小西、李昆、白马李大家一齐跃上屋面，齐声嚷道：“不要放走了刺客！”谢豹虚砍一刀，认定路径，纵身一跃，跳出五六丈外，一声大喝：“看箭！”说着手一抬，箭已放出。大家听说看箭，个个防备躲让，谢豹却一溜烟，趁此走了。天霸镖仍是不舍，相前追去，相离不远，遂掏出金镖，撒手打去，谢豹冷不提防，腿上中了一镖，带着镖跳出墙外，逃走去了。此时已有五更时分了，只得回转行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六回 白杨岗踏勘双飞鸟 茂州庙捉拿一枝兰

却说黄天霸等人追赶谢豹不着，回转行辕，已是天亮。施公已经起身。黄天霸等先去看了计全、何路通，幸喜二人受伤不重，尚自无碍，只要歇息数日，就可痊愈。黄天霸等也就放心，看视已毕，便向内室去见施公，行过早参礼。施公就问起夜间捉拿刺客的缘由。关小西、黄天霸将前后说了一遍。只是追拿不住，已是逃走。施公听罢，当即面谕：“仍宜严加防范，恐其复来；一面探访踪迹，以便捕获。”各人唯唯退出。

施公又饬传知州林士元来见。却好士元并未去传先来禀见。当下施公传人，林士元行过常礼，坐在一旁。施公便将夜间行刺的话，告诉一遍。士元听说，只吓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半晌方向施公请罪，说道：“这总是卑职防范不严，有惊大人贵体。待卑职回去，赶紧加差缉捕，务获归案，尚求大人从宽。”施公道：“贵州为民父母，既具呈请缉获，姑免惩罚。务要限日擒拿谢豹来辕，听候发落。若再延宕，定行参处。”士元唯唯听令，当即告退回衙，加差勒限悬赏缉获，不提。

且说施公早膳用毕，施安、施孝伺候两厢。忽见窗外飞进两只鸟，望着施公哀鸣不已。施公觉得讨厌，便命施安赶去。任着施安赶去，终不出去。施公颇觉奇怪，即命施安：不必赶了。施公便道：“汝向本院哀鸣，还有什么冤屈么？”那鸟便将嘴在书案

上啄来啄去。施公顺着他啄的样子看去，象写了个“冤”字。施公又道：“你当真有冤么？”那鸟又啄了一下。施公会意，即命施安去唤郭起凤、王殿臣。施安出去，一会王、郭两个进来，站立一旁。施公望着二人说道：“此鸟有冤，着你两人用他前去察看。”王、郭领命，出了行辕，直跟到城外。约有十里多路，到了一个山岗，之上栽着杨柳。那两只鸟飞进岗内，歇在一个新葬的坟堆子上面乱叫。王、郭二人便望着两只鸟说道：“好鸟好鸟，如果此处坟是个含冤之地，尔再高噪三声！”那鸟果然又噪了三声，转眼间鸟已不见。王、郭两人，就在坟上做了暗记，走下岗来，遇着一个老者，便走上前问道：“请问老丈，这个土岗叫做什么地名？”那老者道：“这岗唤做白杨岗。”王殿臣又道：“此间坟堆不少，想是义冢^①么？”那老者还“此地并非义冢”郭起凤道：“既非义冢，何以岗上累累皆是坟墓？我且问你，那新筑的那个堆子，系何人家的？”那老者道：“是前村朱家的。”王殿臣道：“所葬何人？”那老者道：“就是本人说起来，怪可怜的。这姓朱的名唤天佑，今年才二十二岁，家中很过得去，娶亲还不到四年。他本来有个痨病，指望娶了亲，可以日渐其好。那里晓得娶亲以后，更加坏了。前月二十，就一命呜呼，还丢下一个美貌娘子，才二十一岁。前五天才葬下去。”王、郭二人听罢，复又问道：“你老尊姓？家住何处？”那老者道：“老汉姓石，排行第五，人多唤我石五，就住在朱家后村。还没请教你两位尊姓呢？”王殿臣道：“咱姓胡，他姓周。”说罢，与石五就分路走了。

王殿臣、郭起凤也就回城。进了行辕，将刚才情形，并石五

① 义冢（zhōng，音肿）——旧时埋葬无主尸骨的坟墓。

所说的话，细细对施公说了一遍施公点头，即刻命传茂州林士元，带同差役件作人等，明晨来辕谕话。手下人去讫。到了次日一早，茂州并差役人等齐到。施公当即传见，并将异鸟鸣冤的话，面谕茂州道：“此中显有冤屈，烦贵州随同本部院，前去勘验。”茂州唯唯。此时外面夫轿齐备，施公在大堂上轿，带随计全、李昆、王殿臣、郭起凤，并施安、施孝六人。此时林士元便请王、郭二人，先行同去，皆在辕门外上轿，直望白杨岗而去，不一会已到，茂州将当地保传至，听候施公按临。少时施公也来，下轿便叫王、郭、茂州林士元齐到岗上。王、郭二人，正要指那坟堆与施公看视。只见昨日那两只异鸟，已歇在坟上，望着施公悲哀，又若迎接之状。”施公唤道：“好鸟好鸟，不必哀鸣。本部院给你伸冤。”那鸟一闻此言，便自飞去。施公就走进坟堆，周围看过，但见新泥尚湿，青草全无。当即传命地方。地方答应，跪在面前。施公问道：“尔唤什么名字？”地方回道：“小的名唤张标。”施公又问：“尔知这新筑坟堆；姓甚名谁？何时下葬？因何疾症而死？”地方一一回答，悉如王、郭二人听那石五所说一样。施公听毕，即命地方引导，前面行至朱家村，即在朱家升堂。

施公即传朱天佑妻出来问话。朱天佑妻大惊失色，赶紧卸妆，穿了重服，出见施公，拜伏在地。施公见朱天佑妻生得颇为妖荡，知非善类。便喝道：“尔系何氏？”朱天佑妻回道：“小妇人母家姓陈。”施公又厉声道：“本部院亲至汝家，非为别事。只因汝丈夫朱天佑，昨日托梦，跑在床前，诉称被汝害死，求本部院伸冤。尔可从实招来，免得受刑吃苦。”陈氏听说，即向施公辩道：“大人在上，容小妇人上禀：丈夫天佑从小妇人未到他家，他即患痲病，于今已有四年。小妇人过门以后，尚为丈夫百般医

治，终不见效。里党戚族人所共知。延至前月二十，竟至弃世。小妇人方自痛终身无靠，实命不尤，何敢存谋害之心，致罹悖逆？求大人勿以梦呓为凭。”施公道：“尔休强辩，本部院与汝夫素不相识，何来知其姓名？”陈氏道：“先夫姓名本不可以藏掩，人人可得而知，还乞大人明察，公侯万代。”施公见陈氏委婉辩驳，无隙可指。而见其妖荡之态，必非良善。左思右想：“非开棺检验，不能明白。”主意已定，即命开棺，明日检验。大家立劝，施公执意不行，甘心坐罪。大家不敢再说，当即打道回衙。

次日一早，复至白杨岗，传齐尸亲，并亲族邻里，登山开墓，启格检视。朱天佑尸身，虽值天热并未腐烂。施公更坚信不疑，随命件作周身检验，由头至足，不但无致命之处，且无微伤，更非服毒。唯骨瘦如柴，实系痨病而死。施公据报无奈，只得令盖棺封墓。陈氏便上前极口呼冤道：“大人以无凭之言，启墓开棺，自尸倒骨。小妇人丈夫已死，何辜遭此惨毒？即已检验无据，又欲盖棺封墓，临政爱民者，固如是乎？妇人实不敢从命。”说罢，俯首大哭不已。施公道：“本部院此举，亦觉孟浪。我当具奏请命，甘受其罪。尔且暂行封盖，勿再暴露。”复又命人盖棺封墓而去。回至行辕，闷闷不乐，然终不肯置之不理。

这日沐浴斋戒，亲诣茂州城隍庙祈祷，求神示梦。当夜施公，便梦城隍神差人赠红桃花一盆。施公醒后，仔细详辞，仍命王、郭两人，四出暗访，以便昭雪，暂且不表。

再说谢豹自伤了黄天霸一镖，当即逃走，等到天明，暗暗径。谢家庄去。黄天霸但知谢豹行刺，带镖而逃，不曾捉拿得住，却不知他窝巢在于何处。次日，施公即命金大力：“改扮一个补锅的模样，挑了担子，出去私访。如有消息，却不可独自冒险，致

误大事。可赶紧回来报信，大家并力去擒。”金大力奉命去后，访了四五天。这日探到实这，便赶回来；先与大家相见，然后见着施公，慢慢禀道：“自从奉大人命，前去私访。这日走到离城八十里外，谢家庄上。小人便叫：‘补锅！’庄前有座大庙，庙内走出一人，唤小人进去。那人就拿出、口煮四五斗米的大锅，叫我修补。我见那口锅太大，便先要了价钱，然后问他：‘你用这大锅，庙里有多少和尚吃饭？’那人道：“咱庙里和尚倒没有，英雄倒多着呢！”我就假装问道：‘什么叫做英雄？要这些英雄何事？’那人道：‘你不知道，咱家庄主数日前给人家吃了亏，现要在这庙里，大家聚义，前去报仇雪恨。’我又问道：“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呢？”那人道：‘谁不知咱庄主叫谢豹呢？’我又问他：‘为首的共有几人？’他又说道：‘这有个一枝兰，本领是极好的。’小人听说，便假词说：‘这口锅须要火补，才能坚固，今日我家伙不曾带来了，明日再补罢。’小人就此走了。后又细细探访，果是一枝兰、谢豹，聚集绿林豪客，要等大人经过那个地方，前来抢劫。因此小人就赶着回来了。”施公听罢便向计全、黄天霸等说道：“诸位看这件事，是怎样办法呢？”计全道：“此事还宜从速。”欲知如何捉拿，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七回 一枝兰茂州庙遭擒 黄天霸谢家庄施勇

话说金大力访明谢豹、一枝兰在茂州庙聚义，要拦劫施公报仇雪恨，回至行辕送信。施公便与大家商议，赶往擒拿。计全当下说道：“谢豹、一枝兰二人本领高强，非大家并力前去不可。在下卑职愚见，只留关贤弟与王、郭三位保护大人，其余一同前往。今夜黄昏起身，到他庄上不过四更光景。”那时计全说罢，施公点头，大家称善，于是各各退出。将日落之时，便饱餐饮食，换了夜行衣靠，各自藏兵器。一到黄昏，即悄悄出了行辕，直望谢家庄进发。

约有四更将尽，已到庄口。金大力在前引路。大家走进庄内，四面一看，见西首一带庄房，周围树林丛密。距庄房处约有两箭远，是一座倒后三进的庙宇，群房亦颇不少，四面围墙甚高，也有树木围绕。金大力遂指着说道：“那就是茂州庙了。”大家看罢，悄悄走去。却喜静无人声，钻入树林。忽见远远来了二人。金大力等却躲在树后。一会子，两个更夫敲着锣走了过来。金大力冷不提防，举起生铁齐眉棍，望着前头那个打更的腿上扫。那更夫“哎呀”一声，栽倒在地，已是昏晕过去。后头一个正要喊“有人”，计全跳出将刀在那人面上一晃，说道：“尔若要喊，咱便一刀。”哪人吓跪在地。悄悄问道：“尔可是谢豹家打更的么？”那人道：“是。”又道：“谢豹同一枝兰，皆住前面庙内。因这两日

议论拦劫总漕施大人的事，故此常住在此。”计全又问道：“这庙里就是他两人么？”那人又道：“现在只有他两人，并百十名庄丁。听说还请了两位好汉，尚不曾到。”计全道：“一枝兰住在这庙里第几进呢？”那人道：“住在末了一进，各住各处。”计全听罢，便将二人四马倒攒蹄捆了，割下衣襟，塞在口内。

黄天霸等在树上听得真切，当即下了树，向茂州庙前进。这里四人，即由后墙上去。一看是一所院落，当先投了问路石，里面毫无动静，四人飘身落下。且说李昆由檐口挂下，望见窗内灯光未熄，将指尖着些津唾，在纸窗上浸湿，戳了一个小眼，觑着一目窃窥。近看，只见上炕上睡着一人，面却向外。李五定睛细看，正是一枝兰卧在那里酣呼大睡。李五不敢惊动，赶着取出香盒，燃着闷香，吹了进去。这也是一枝兰恶贯满盈，合该当死，一会子药料味已到，一枝兰闻着这个香味，周身同软的一般。赶着招呼计全，一齐飘身落下，脚踏实地，轻轻把窗格推开，蹿进房内。将桌上灯剔明，取出一根绳索，两人走到炕边，将一枝兰翻转身来，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二人欢喜。计全道：“不若就烦五哥同金大哥，先将一枝兰送回行辕。”

再说计全，见一枝兰已由金大力、李昆押送回去，当即翻身蹿到第二进屋上，大喝道：“谢豹！尔这狗娘养的。还于此处拒敌，死在头上，尚且不知。尔的伙伴一枝兰，已经捉住送回城去了。”谢豹听了，吃了一惊。那些庄丁，通惊起来了。百十名大汉，个个从梦中惊醒，爬起来点上灯火、各执兵器，围绕上来。谢豹见有人接应，也就起劲，一把刀力敌二人。计全在屋上见庄丁上来围绕，一箭步跳落院心，刀一起逢人便砍。那些庄丁，远远的呐喊助威。谢豹正杀之间，见屋上又跳下一人，把那些庄丁，

杀得如砍瓜切菜一般，心中更加着急。将刀一虚砍，天霸即便确身一纵，跳出圈外有二三丈远，复一跃上了房屋。白马李跟着蹿上，不提防谢豹的袖箭打出。白马李尚没站稳脚，面上已中了一箭，立足不住咕略跌落下来。却好黄天霸见白马李跟着谢豹跃上屋的时候，他也跃上屋顶，站在谢豹背后。谢豹见背后有人，一翻身又想放出袖箭，正要放出，天霸的刀已到。两人就在屋上大斗起来。

计全见白马李中箭落地，赶着上前砍倒了两个庄丁，将白马李扶起拉着就走。那些庄丁见他俩之中，倒有一人带伤，便又围绕上来。计全一面挥刀乱砍，一面说道：“尔等皆是良民，赶紧散去。”只见那些庄丁，一闻此言，全向门外逃走。计全又说道：“尔等且慢开门，门外尚有埋伏，尔等不知底细，出去必遭杀戮。”众人听说，仍然不走。计全就将白马李交付庄丁看守。众庄丁答应。计全又翻身进来，只见黄天霸与谢豹，仍在屋上厮杀，便大喝一声：“黄贤弟，咱来帮你捉这狗娘养的！”谢豹自知难以抵敌，复虚砍一刀，将身一跳，蹿到第三进屋上。黄天霸也越屋面走，赶着掏出金镖，对准他小腿打将出去。谢豹还小心提防，左腿上已中了一镖。谢豹仍想带镖而逃，正要超屋，天霸又发一镖，打中右腿。谢豹站立不住，栽倒下来。计全见谢豹从屋上跌下出即忙跑到后进，但见谢豹躺在院落以内。计全走上前，想来按住，那知谢豹等计全走到逼近，一举手仍发出一枝袖箭。计全眼快，赶紧躲让，那枝箭仍在大腿上擦了一下。此时天霸已由屋上跳下，举起刀背就在谢豹有背上用劲搯了一刀。谢豹哟了一声，真是不能动弹。于是天霸、计全取出绳索，将谢豹背缚起来。却好天已大明，计全便走到前殿，开了大门，让何路通进来，把那些

庄丁放了出去。计全又唤了两个庄丁，将谢豹抬起来，大家押解回城而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四八回 施贤臣卖卜访冤屈 老渔翁觅醉吐真情

却说黄天霸等人，将谢豹、一枝兰二人先后解进城来。施公一一讯明，当即就地正法，人人称快。施公见此案已结，心中也觉少了一事。

惟白杨岗一案，虽曾有红桃花示梦，究竟未得其中端绪，必要有个水落石出，才可心安。不然冤屈难伸，还要自请开棺处分。左思右想，暗说要此案明白，必得如此如此。一宿无话。次日用过早膳，施公改扮卖卜的模样，却叫计全改扮，摇串铃子的郎中，两人一齐出了行辕，沿路细细访去。头一日毫无消息。

直至第三日，夕阳欲下，施公走至一处，清溪曲曲，碧水滔滔，两岸垂杨覆地。见有一人，手执竹竿在那里垂钓。施公走至背后，低低问道：“借问一声，此去茂州，向何路径？”那渔人回头一看，见是个卖卜先生，便戏问道：“先生善卜，能卜小人今日钓得起几尾大鱼？如果灵验，小人当请先生寒舍暂宿一宿。如不灵验，此去茂州，尚有七八里，现已日落，定赶不到，左近又无客店，住宿一事，即不便相留。”施公听罢，亦戏答道：“据我所卜，你可连得三鱼，计重五斤以外。”那渔人笑道：“偏且先生灵也不灵。”说着，又将钓垂下。一会子，果获一鲤、一鳊、一鲫。渔人大喜笑道：“先生真是神仙也。小人茅舍不远，即请先生权住一宵。”施公也不推却。那渔人提了鱼篓，收了鱼竿，便

同施公回去。约走有半里多路，已经到了渔人门首，即请施公进内。那渔人指着鬓发苍白的老婆子，向施公道：“这是小人的老母，今年八十二岁，幸尚康健，眼目牙齿俱不曾损坏，就是两耳不行。人家向她说，她便牵七牵八。”又向施公说：“先生请少坐，我去换壶酒来。”说着在鱼篓内，捡了一尾鲤鱼，交付他老母去煮。其余连篓子提出门去。一会子酒已换回，却好鱼已煮熟。当下摆了杯箸请施公上坐，老母对坐，已在中间相陪。

施公向渔人说道：“我也太觉洒脱，酒是吃了，宿也有地住了。闹了半天，还不曾问你尊姓大名。”那渔人道：“小人姓洪。我也不曾请问先生呢。”施公道：“我却姓方。”又道：“我看你如此壮年，怎么无妻室？”渔人道：“先生你说是壮年，小人已六十三岁了。怪不得大家送我个外号，叫我做红如桃哪！”施公听说说“红如桃”三字心中早已惊诧，正欲开口再问。只见红如桃又道：“先生若说我不娶亲，不瞒先生说，我只因老母，不便远去，不然早已去做和尚了。我是最看透的：“天下最毒妇人心！娶亲有什么好处？”施公听他说“妇人心”一句，更觉有些引线，便假词说道：“照你这样说，难道天下妇人心皆是毒的？娶了亲都是要死于非命么？”红如桃道：“这却不知。因有一件事，是我亲口所见的。先生是个忠厚君子，旁又无人，说出来谅也不妨，但请不能泄漏。不瞒先生说，小人平生最好赌钱，刻不去心。有时赌输不能偿还，还得作无所不堪的事。六月十八，因吃酒醉了，有个朋友又来约小人去赌。不料大输，不得已只好再做那不堪之事。久知前村朱天佑家颇有钱财，而且朱天佑久病在床，他家只有一个妻子，似乎易于得手。主意已定，等到十九，三更时分，由朱天佑家后墙扒入屋面。先听了一听，俱已睡熟，声息毫无。

便从屋上跳下，走至朱天佑房外，向里一看，见房内灯光未灭。于是躲在窗下，意欲等房内灯灭了，再行下手。等了片刻，复在窗外往里去看。那知不看倒也罢了，这一看，小人连魂都骇掉了！”施公又问道：“为什么可怕呢？”红如桃即忙说道：“此言大有干系，若先生誓不泄漏，我方敢说出原委。”施公道：“既然如此，我便发一个誓。”红如桃复又说道：“小人望里一看，见病人卧在床上，呻吟不已。他妻旁着这身子，坐在床前，低着头，在那里想心思。一会子，忽然站起来，将桌上灯重新剔亮，又点一枝蜡烛，向床后面招了招手。只见轻轻有个少年走了出来，两个人附耳小语，说了一会。他妻复开了箱子，取了一匹白娟，将病人的口缠了个结实，两人又将病人抬至床下，把两双只手背缚起来，俯卧在地。褪下裤子，露出尻孔。又取过一个小坛子来，开了坛口，捉出一条小蛇，将蛇头纳入竹管。又将竹管对定尻孔，用香火烧著蛇尾，蛇被烧急了，既由尻孔窜入腹内。那病人口不能言，只听大喘一声，死于非命，病人气绝。又同那少年复将死者抬到床上，那背缚解去，白娟扯去，两人相顾而笑。小人惨不忍看，于是一跃上屋，恨恨而回，先生你想娶妻如此，有何恩爱？岂不是最毒妇人心吗？”施公道：“这妇人既谋害亲夫，难道死者竟绝无亲族，前去伸冤么？”红如桃道：“朱天佑虽遭不测，却身无微伤。数日前正有个总漕施大人，说是朱天佑托梦求他伸冤，特来开棺相验，只验不出伤来。恐怕他老人家还不了呢。”施公道：“你既知底蕴，何不去首告呢？”红如桃道：“非我亲戚，不干己事罢了！”时已三更，两人便去安息，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四九回 洪家翁具状代伸冤 陈氏女认供甘抵罪

却说施公听了红如桃一席话，便叫他报告伸冤，红如桃不肯多事，因此施公就在他家住了一宿。次日一早，便作别要走。红如桃又叮嘱再三，万万不可泄漏。施公答应，然后回城，这且慢表。

再说计全同施公出城暗访，到晚仍不得消息，只得回城。等到上灯过后，大家不见施公回来，个个都有些疑惑。黄天霸便问：“计全，不知道大人怎么到此时还不回来呢？”计全道：“咱就同你们前去朱家庄再走一遭。”又前后各村察访察访，到得日午，只得回城。两人才进行辕，金大力先说道：“大人已回来了。”计全、关小西二人，赶着走向书房，见施公饭才用毕，便给施公请了安，站立一旁。施公又向他两人道了劳。叫他们坐下，然后将红如桃的话，说了一遍。计全、关小西道：“这皆是大人为民心重，不肯使民间有负屈之人。”说罢，缓缓退出。

当下施公又传人去传茂州。一会子，茂州已来，便转入书房相见。施公又将红如桃所说的话，告诉一遍。林士元唯唯而听。时交申酉，有人进来禀道：红如桃已经提到。施公便命带进来。少刻，将红如桃带入书房。施公便服，众官站立左右。红如桃颤伏在地，不敢仰视。施公拈须微笑道：“尔但抬头，毋需战栗。尚识前夕把酒共话之卖卜者乎？”红如桃抬头一看。即磕头如捣蒜

道：“小人有眼无珠，死罪死罪，望求宽恕。”施公又笑道：“本部堂决不罪尔，尔毋需恐惧。但朱天佑被妻害死，尔可细细再说一遍，让人知道不错。”红如桃听说，又磕了个头，就从头至尾，又告诉一遍。众官听说，无不恨恨。

施公立刻出了飞签，飭人协同茂州差役，将朱天佑之妻陈氏，并邻舍亲旅，齐提到案。施公升堂。原被人证，环跪阶下。施公先向朱陈氏喝道：“尔这无耻淫妇，谋毙亲夫，尚敢讳言抵触。本部堂今已访明见证，朱天佑实系为尔谋毙。尔当从实招来，已属罪无可逃。本部堂若不与尔对证，是决不肯招。”遂命红如桃对质。红如桃便将十九夜间之事：如何在床后招出男子，将绢匹缠口，如何背缚伏地，如何取出小蛇，纳入竹管，对定尻道，如何用香火燃炙蛇尾，小蛇负痛，由原尻^①道窜入腹中，病者大喘一声而死的话，与陈氏对质了一遍。施公道：“陈氏！你听见么？此时尚有何辩？”陈氏禀道：“大人明见，这红如桃所说皆荒诞之言，若以一面之词为凭坐小妇人之罪，大人还请三思，不可偏信。”红如桃禀道：“小人那夜实系亲眼所睹，愿具甘结。”当即具结画押。施公立刻传齐差役仵作等，备好舆马，率同茂州知州、尸亲、原被人证，重复登山，开棺检验。仵作细意检验，果见大肠以内，有条死蛇，约有七八寸许。仵作遂检出来。呈送施公详验。施公验毕，又命人盖棺封墓，然后率众回辕。原被人证，以及尸亲、邻舍，飭差暂行看守，听候晚堂复讯。

施公少歇片刻，留茂州在辕晚膳。席间茂州知州，谈及此案，说道：“陈氏刁猾，酷虐惨毒。若非大人神明，不仅死者含冤难

① 尻（kāo）——屁股。

伸，问官且不免处分，大人明察，卑职实佩服。”施公道：“断狱悉皆避重就轻，以耳代目，行个通详禀稿，就此了事。或有难于推诿之案，当堂提讯，则又审问不当。”茂州连连称是。

少刻，晚膳用毕，饮了一碗茶，复升堂研讯。茂州仍坐公案左侧，众官环立两旁，书差衙役齐立阶下。施公命提陈氏。差役答应，即刻提到，跪在下面。施公喝道：“开棺复验，确有凭据，谋毙亲夫，毫无道饰。尔尚有何狡辩？快快从实招来，究竟奸夫何人？因何起意？若再仍旧强辨，本部堂将尔立毙杖下。”只见陈氏禀道：“大人明察：尸腹有蛇，必系控告之人，暗地埋伏。不然，何以红如桃确凿有凭，愿具甘结呢？大人不严治，因衅诬告，私自盗棺之罪，反诬坐小妇人谋毙亲夫，小妇人实在委屈。”施公大怒，将惊堂木一拍，大喝道：“证据确凿！谁诬尔来？尚敢狡辩，以图嫁祸。”喝令掌嘴。两边一声隆喝，将陈氏扭翻面孔，一五一十，打了四十。陈氏仍然不认。施公又喝令鞭背。手下又剥去外衣，一连鞭了一百下。陈氏仍然不招。施公又令取过夹棍。差役将陈氏两腿夹起。陈氏受刑不过，只得喊道：“大人请命松刑，小妇人愿招了。”施公命松了刑具。

陈氏跪在下面，望上说道：“小妇人自嫁朱天佑为妻，彼时天佑已被痨病有半年之久。小妇人过门后，医药无效，日渐沉重，延至去年腊月，竟至卧床不起。小妇人犹望他病好，并无歹心。不意小妇人的表兄潘慕安，这日来看丈夫的病。见丈夫已是卧床，谅不会好，便暗地与小妇人说道：‘表妹，你自嫁朱天佑，没过一天好日子。现在看看要死，不是误了你青春么？’因此触动小妇人心事。后来有个乞丐，拿着一条小蛇。小妇人与表兄，忽生毒计：将蛇买回，蓄在坛内。十九日夜间，遂与表兄谋害。当

时以为得计，不料难逃大人明察。小妇人谋毙亲夫，实在该死，所供是实。”施公便命画了供，暂行收监。一面飞签，立提潘慕安到案。次日潘慕安提到。施公升堂讯问，始则狡展，后命陈氏对质，一一供认。施公便判朱陈氏谋毙亲夫，律应凌迟处死；潘慕安诱奸表妹，谋害妹夫，律应斩立决。即命茂州知州就地正法。红如桃报告伸冤，着于朱天佑遗产之内，酌分良田二十亩赏给，为养赠老母之计。又命择族中诚实子弟，立为朱天佑子嗣。此案断毕。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五〇回 中途遇盗又失金牌 狭路害人猝逢铁匠

却说施公往淮安赴任，这日已至徐州府所属安乐镇。也是一个通街要道，镇市上店铺林立、只因天已黑暗，施公使命人找了客店。大家进去，自有店小。上来招呼。店小二就在店后腾出一所上房，共计四间。施公宿在上首一间，施安、施孝、黄天霸、计全、王殿臣、郭起凤、关小西、李昆、李七侯、何路通、金大力各人，分别住下。小二送进茶、水。大家擦了面。用过茶，计全对小二道：“你铺里有什么菜？拣那投口的，只管拿来。”小二答应出去，一会子，先将酒菜搬进，饮了一回酒。店小二又将饭送进来，大家用饭已毕，陪施公闲话。施公道：“你们很辛苦了，早些去歇息罢，我亦要睡了。”各人退去安睡，不表。

到了三更时分，忽然施公喊道：“你们快起来，有贼咧！我的那件东西，又不见了。”大家惊醒，四面一看，连影都没有。无奈何，只得回房禀告。但见施公拿着一张白纸帖儿，在灯下观看。口里说道：“上面分明写着：‘桂兰女子赛云飞到此盗去金牌。着黄天霸去取。’你道此事，不是愈出愈奇么？难道真是个女子盗去不曾吗？若真是女子盗的，这女子可也比得当年的红线盗盒了。”大家听着发怔。惟有黄天霸咬牙说道：“既是这帖子上写明要卑职去取？请大家宽限十日，卑职若取不回来，提头请见。”施公道：“黄贤弟不必尚血气之勇。她若无把握，何敢指明黄贤弟

去取？其所明指贤弟者，正激之以去也。贤弟若受其激，是入其圈套矣！”计全道：“据卑职愚见，须要去访，请一人帮助，才得妥当。”施公道：“是那一个呢？”计全道：“离此约有百里，名叫褚家庄。此人姓褚名标，从前也是绿林出身，早经洗手不做。今年六十多岁，生得精神满足，最为爱友，而且慷慨好施。北路一带，无不知他名字的。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喜道：“计贤弟之言，甚合吾意，就此办法便了。”说罢，大家仍去歇息。

施公一人逛至店堂外面，与掌柜的说道：“要寻个热闹地方去逛一逛。”掌柜的道：“此地没有大窑子，只有两家土娼，也不见怎么好。倒是前数日，从海州来了个走马卖艺的女子，约有二十来岁，生得怪体面的。而且有一手好武艺，能在马上飞舞，惯使的把双刀，还有好几枝袖箭，能在百步之外，打着香头，百发百中。在绳子上走路，就同飞的一般。更有一件奇怪，拿着数十斤的东西，可以站在人的掌上舞。并不是在他同来人的掌上，是我们本地人去看他的把戏，站在那里，她随便拉着一人，不论老婆子、小女子，却不拉汉子，叫人伸出手来，她就轻轻跳上舞起来咧！这托她的人，好像没有个人在的。”施公听说，心内有点明白。又问道：“掌柜的，你可知他姓甚名谁？”掌柜的道：“这姓名倒没听说。”施公道：“你知他住在那家店里？”掌柜道：“听说住在西大路陆四房。”施公道：“你去喊了，陪咱们闲话一会子，多给她些钱，不知可做得到么？”掌柜的正要回答，只见店小二在旁说：“你老要去叫他，待咱给你老先去问她，可行不行？”施公道：“你且快去快来。”店小二答应着。就出门去了。一会子，店小二回来，向施公说话：“你老可不要怪，小的跑到陆四房去叫，说是今天带亮走了。”大家听说，便道：“一定是她了。”黄

天霸道：“咱们就此赶去，将她擒了来。”李昆道：“黄兄弟，不要心急。她此一去，你知他望那条路走路？依我说，是计大哥那一着好。”施公到了晚间，将那房饭算明，给了店主，一宿无话。

次日大家起身，不过未末申初，即抵徐州境内。施公进城，就行轭住下。府县又递呈手本。施公即刻传见。府县行过衙参，坐列一旁。施公先问些风俗人情。杜家槐一一禀过。施公道：“如贵府所言，是定有一番善政了。”杜家槐道：“卑府才疏识浅，还求大人训示，俾得遵循。”又与铜山县杨继曾谈了一会，也觉为人尚属清正。施公便道：“前日住在安乐镇，夜间约有三更时分，忽将金牌盗去，还留下一张字贴，自称桂兰女子赛云飞到此盗去。贵府平日曾有所闻这女子名号么？”杜家槐、杨继曾见说此话，站起来告罪道：“此皆卑府等缉捕不力，以致如此。俟卑等赶紧加差，勒限严缉，按律惩办。”说着就此告辞。

次日，施公便去回拜府县，兼阅案卷，看了许多，无非田土细故。即有盗劫等案，皆系已定罪名，并无疏漏之处。只有一件系铜山县境内，刘家村张六，报称伊父张有德早间出外卖布，至暮未归。当据邻村王三送信：张有德在土沟地方，被人杀毙一案，至今凶手未获。施公再看卷上日期，七月十三具控。现在十月，已经是三个月了。便望杨继曾道：“这张六所控伊父被人杀死一案，已悬三月，何以仍未定讞？”杨继曾道：“卑职屡次比差，务获正凶，迄今未获。现仍悬赏在外，断不敢有意延宕，致使凶手漏网。”施公亦即回轭坐下，将张有德被人杀害的命案，说了一遍。忽见金大力在旁说道：“小的早间在西街闲逛，见有个铁匠店内在那里吵闹。小的站在外面，看了一回，原来是铁匠的老婆，望着铁匠骂道：‘你这杀头的，现在不知何处得了几十块钱，就

认不得人，忘记从前的日子。自己做的事不明白，还要寻着打我，同你到县里去喊冤！’铁匠还是要打，后经人劝开了方没事。小的看那人凶恶异常。”毕竟所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一回 褚家庄副将访英雄 铜山县凶徒受国法

话说金大力看见铁匠夫妻相打，因他凶恶，便疑他是张有德的凶手，所以对施公说了一遍。施公听说，便命金大力再去细访，是否属实。大力答应去访，暂且不表。

再说施公因失去金牌，计全虽然去访褚标之论，只因才到徐州，又值府县秉见，施公调阅民词等事，因此又缓了一日。现在诸事已完，黄天霸向施公道：“大人金牌失去，卑职要往褚家庄访那褚标。”施公道：“贤弟一人独去，我却放心不下。不若仍烦计贤弟同去，彼此好有个商议。”黄天霸道：“谨遵大人吩咐。”计全当时也就答应。施公道：“你们明日再去罢！”两人唯唯听命。计、黄将应带之物收拾妥当，先去安歇。次日一早，带了盘费，各藏兵器，便向施公告辞。

走了三日，到了褚家庄上，但见黄叶半凋，清流徐绕。行去约半里便是庄屋。只见朝南三座大门，中间大门外站立两个庄丁在那里闲话。二人上前问了一声道：“伙计们，你们这里可是褚家庄么？”庄丁答道：“正是。”黄天霸道：“你家老庄主在家罢？”庄丁道：“在家呢！”黄天霸又道：“烦你进去说一声，说外面有两个人，叫黄天霸、计全，特来拜访，务要相见。”庄丁答应进去，走入偏室，望着褚标说他“现在门外有两人，特来拜访的。”褚标听说，便命庄丁开了正门，出来说道：“我家老庄主，有请

二位相见。”黄、计二人听见，跟着进去，过了院落。但见有个老者，约有六十开外年纪，须发半白，步履雄壮，从厅上走下来。计全心中早已敬服。忙同天霸赶着走上前去说道：“上面敢是褚老英雄么？”褚标见二人恭敬和平，英雄气概，不觉暗暗夸奖。遂道：“二位远来，有失迎讶，尚乞恕罪。”黄天霸、计全亦同声答道：“岂敢！岂敢！”说着已走上阶台。褚标让进客厅，彼此行礼，分宾主坐下。庄丁献了茶。黄天霸、计全道：“晚辈久仰老英雄芳名，无由得见，今幸不弃，得见英颜，足为钦慕。”褚标道：“岂敢！岂敢！老朽家居株守，日就颓唐，回忆少年，皆成往事，惟闻二少年英雄名世，弃暗投明，上为国家栋梁，下为苍生造福，前程远大，功业昭垂。老夫散闲，望尘莫及，惭愧之至。”黄天霸道：“晚辈无知，过蒙厚奖，实不敢当。更现在博得一官半职，而绿林强人，与晚辈等不共戴夫，欲复仇寻衅。晚辈等，又因施大人忠心为国，不敢遇事畏避。故此，皇上意看重晚辈，晚辈之仇愈结愈深。甚至以杀兄逼嫂为名，欲将晚辈至之死地。不知恶党庄之事，亦迫于不得已为之，岂好为此残忍之举？老英雄高才卓识，不知以为然否？”褚标道：“令兄令嫂，同时弃世。依老朽看来，实他二人不识时务，非怪贤弟残忍不仁。黄天霸复说道：“老英雄明见使晚辈得明心迹，惟恨相见太晚。既蒙知许，以后请以叔侄称呼。”褚标大笑道：“既如此说法，老朽便放肆了。”计全、黄天霸二人齐道：“这是当得呢！”

褚标道：“今二位贤侄到此，是从那里来的呢？”黄天霸道：“小侄实不敢瞒，有一事奉求老叔帮助。前数日行抵安乐驿，大人那块金牌，三更时分盗去，留下一个纸帖，上写：‘桂兰女子赛云飞盗去金牌’，并指明要小侄去取。小侄当时就要去访，后

来大人一再拦阻，复经计大哥在大人前说项：欲知金牌失落何方，桂兰女子究住何处，必得叩问老叙方可明白。今特奉大人之命，与计大哥竭诚到此，叩求老叙指教，帮助一二。”褚标道：“原来他也要去同贤侄作对，可就难说了。这桂兰女子，老朽是知道的。他本姓张，住海州凤凰岭上，就是凤凰岭张七的女儿。这凤凰岭张七，在江湖上，也是大大有名的人。他却只生一女，生得极其美貌。可是生性骄傲，跟着他老子，学得一身好本领，飞檐走壁，身如轻云。所以他自己起个外号，叫做赛云飞，却是名实相符。又惯使袖箭，百步之外，百发百中。若要去捉此人，贤侄可不要恼，却是有的扎手。旁的不说，就是他那住处，就不容易上去。四面埋伏，不知道的践作埋伏，就要被擒。更兼他父女两个英勇无敌。贤侄一人，恐不能料其必胜。就是计贤侄同去，也未必能拿到手。”只见黄天霸勃然变色道：“老叔不必见怪，小侄偏要前去。看他怎样利害。连计大哥也不要同去，只小侄一人独往。若不将他父女或拿或杀，我黄天霸誓不为人！”褚标一面听他说，一面见他形色，真是敢作敢为，暗暗称赞，方欲开口，计全一旁说道：“黄兄弟听不了半句话，便要跳起来。褚老叔既认得姓张的，此事便好了。还求褚老叔设个法儿，能够善开交更好。”褚标道：“张七后因一件买卖，我劝他不要做，他不信，因此恼了。现已好久不来，必得请个人来，方能了结。”计全道：“老叔所说这个人、姓甚名谁？还求指教。”褚标道：“说起这人光景，大约二位也可知道。此人姓朱，名光祖。”计全道：“就是朱大哥，小侄等也会过的，这就更好了。”说罢，褚标就写了一封书，叫庄丁往请朱光祖，不表。

再说金大力，访那铁匠，果是凶暴异常。口禀施公，施公即

传知铜山县，将他捉拿前来，当堂拷问。那铁匠道：“小的名叫吴仁。因往乡间做工，回来天晚，走到土沟地方，见有个卖布的独行，肩担着钞袋，颇为沉重。小的不合见财起意，将手中铁锤，出其不意在卖布的头上打了一下，便见他脑浆俱出，死于非命。小的即将钞袋扛回，有青钱六千，纹银一锭。所供是实，叩求开恩。”知县命人录了口供，又叫吴仁画了押，并拟了死罪抵赏。先行收禁。一面申详上宪，俟公文到后，即处斩不提。

再说计全、黄天霸二人，等褚标去请朱光祖前来。却好朱光祖并未接着褚标的信、忽然而来。欲知朱光祖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二回 群雄聚议褚家庄 光祖独上凤凰岭

却说朱光祖并未接着褚标的信，偶然来访。忽见黄天霸、计全在此，惊喜交集。大家相见已毕，便问黄、计二人道：“闻说大人已赴淮安，你二位何以到此？”计全道：“自别以后；沿途多有折磨，一言难尽。现在是保护大人前往淮安。不意在安乐镇，二次失去金牌，为张桂兰盗去。素知大哥与凤凰岭张七交情甚厚，本意登门奉求。但大哥行踪无定。后闻褚老叔知道大哥踪迹，因与黄贤弟先拜褚老叔，转烦请老叔指明路径，再行登门奉求。乃请老叔体贴小的等跋涉之苦，嘱小弟等住在此处，由老叔作书奉请。今幸大哥不速而来，是真天假之幸也。”褚标道：“朱贤弟，你却不可推诿，须去走一遭才好。”黄天霸道：“小弟本欲独往，请老叔相阻，故未前去。最恨金牌盗去，还留下个字帖，定要小弟去讨，你说叫小弟可能耐得？今幸大哥前来。”光祖道：“贤弟且休着急。愚兄既受褚老英雄之托，又得贤弟叮咛，岂敢推诿？但此事必须从长计议，想个尽善尽美的法儿方好。”说着，庄丁摆上酒肴，大家入座。朱光祖首位，计全对面，黄天霸上横头，褚标主位。三巡以后，黄天霸又问：“朱大哥，你竟想个什么法儿？”只见朱光祖站起身来走到褚标面前，将手一拉道：“老英雄到这里来，有两句话同你斟酌。你老可知张桂兰盗去金牌的用意么？”褚标道：“咱是猜详不出来。”光祖道：“张七久知天霸本领

高强，欲将张桂兰匹配与他。又怕天霸虽是绿林中出身，现在做了官，倘要闹起官派来，不肯同你做亲，此件是一。又恐天霸虽肯，施大人不行，徒然岂不又落话柄。因此无意中与女儿谈起天霸本领来。张桂兰便说道：‘爹爹你常说天霸的本领高强，你女儿倒要同他比个高低。’后来张桂兰光景打听得施公有钦赐的金牌，她便前去盗来，并指明天霸去取、这其中就有了深意了。明日先去一遭，姑作前去做媒。她若肯了，将金牌取回，我再去见了施公，说明此事，以便择日迎娶。她若不肯，再作商量。总之，张七并无杀害之心，时常夸奖天霸。争奈张桂兰骄傲太甚。如果叫她见着天霸，也是愿意相从的。”褚标道：“据老弟所说，固怕天霸不肯，还怕桂兰不与天霸比高下断不肯相从的。”光祖道：“你老这话，实在明白。我们现在去，可向黄天霸如此如此，先将他定住。然后再去那里，善为说法，看是如何，便好计议了。”褚标道：“老弟之言，甚合我意，就此做法。”

说着走了出来，仍然归座。庄丁捧上热酒。褚标端杯在手，先望计全丢了个眼色，计全会意。然后向天霸说道：“老朽与朱贤弟计议了一个绝妙主见，此时却不便告诉。可是要贤侄先答应了，事成之日，不能改齿。”天霸不知他二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满腹狐疑，不便启口。计全道：“贤弟你只管答应。不要学那妇人见识，疑疑惑惑的。”天霸不得已，只得允了。计全见天霸已允，复向二人说道：“黄贤弟业已遵命。倘金牌取不回来，那时请老叔与朱大哥，又将何如？”褚标、朱光祖道：“如果金牌取不回来，咱俩定然以手代足，来见你俩。但是天霸若有更改，咱俩便唯你是问。”停了一会子，饭已用毕，抽着空儿，褚标又将前话对计全说明，计全好不欢喜，一宿无话。次日朱光祖便辞了褚

标，并天霸、计全，直向凤凰岭而来。

走了两日，这天已到。先在门口问明：“在家不在家？”庄丁回道：“朱爷是今天来的，如果十日前来，可碰不见庄主了。咱庄主回来，刚有五天，现在家呢！你老请进去罢！”朱光祖听说，便知张七是同他女儿一阵去盗金牌了。只见庄丁引着，朱光祖到了里面。请光祖在客厅上坐下，庄丁进去通报。一会张七出见，道：“贤弟何来？”朱光祖道：“特来道喜！”张七道：“何喜之有？”朱光祖道：“见得快婿，非喜而何？”张七道：“此话怎讲？愚兄并未得什么快婿，贤弟莫非误闻。”朱光祖道：“兄与弟情同手足，何作此欺人之语？兄无快婿，弟何敢言？而且有人欲为令媛作伐，虽红丝相系，千里姻缘，若无人执柯，亦属不成体统。弟今此来一则为兄道喜，要做个毛遂自荐自居为冰人。弟所谓兄得快婿者，即兄常言之人也。今日天假之缘，以钦赐金牌为媒。褚大哥本拟与弟同来，但恐老哥难释前衍，相见反为不美。因此坚嘱小弟：先为致意，做媒吃酒，缺一不行。尚望老哥成事不说，和好如初。若以弟言为然，则请大哥改日必当登门敬谢。”张七半晌答道：“褚大哥前者之事，贤弟是尽知的。愚兄虽有不是，褚大哥亦未免过于激烈。他但知一己之见，不顾大家受得受不得。愚兄因此才老羞变怒的，事后追想也是过意不去。屡想前去，只恐他念起旧恶，使愚兄难以为情。今既蒙褚大哥不弃，又得老弟前来，愚兄敢不遵命。至于小女之事，黄天霸虽称英勇，愚兄亦不过偶尔道及，何得以闲谈之言，据以为实。且施不全金牌，已为小女盗去。现在彼此已成仇敌。况小女盗那金牌之时、曾留下字帖一纸，指明要黄天霸来取，是小女与天霸又成仇敌了。以此两重仇怨，方欲报之不可，还说什么姻缘呢？若谓贤弟极思饮酒，

愚兄好酒是现成的，绝不鄙吝。”毕竟朱光祖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三回 凤凰岭光祖下说词 褚家庄天霸负豪气

话说朱光祖与张七说了一番，张七不肯应允。朱光祖恐怕再说便决裂。张七便命庄丁取出酒来，两人对饮，绝不提起要金牌联姻的话。朱光祖端杯在手，喝了一口酒，自叹自道：“古今多少英雄，只为这‘名利’两字，争了许多人出来。究竟这名可真好么？其实皆身外之物，可惜人皆看不破。还有一说，身前赫赫，到处闻名，岂知人生不过百年，到那一抔黄土的时候，连自家妻子骨肉总不能顾了，还说什么名利呢？最可笑者，有一种情痴之人，自己因以名为重，还要在儿女身上争个不了。即如施公他要做个清官，不落骂名，所以到处吃苦了。再加江湖上那班朋友，也是为不服气，要想名偏要出门来争个高下，到后来人亡家破，留下骂名，这是何苦呢！”张七听得这番话，晓得朱光祖是说的自己，说道：“朱贤弟这话，固然不错，但是为父母的，在儿女身上也要用点情才好。若说天霸，虽是英勇，只不过道听途说，我又不曾见过，品貌武艺，究竟如何？况且我女儿生性骄傲，也是我过于溺爱，此时后悔无及。实不瞒老弟说，就是盗取金牌，那里是我的意见，也是你侄女存了个好胜的心。料想黄天霸晓得此事，必然亲自前来。那时你侄女，与他交锋，本领如果真好，品貌也真好，再作计较。今日贤弟既来为他说项，如果黄天霸依我三件事，我便将女儿与他；若有一件不肯，可莫怪我执傲。”朱

光祖听说：“是。但不知哪三件？七哥你说。”这张七道：“第一件，要黄天霸亲自前来，我与他比个高下，再与你侄女比试比试。”朱光祖道：“这件事做得来。”第二件，我女儿过门之后，我便将此间一切物件，全行搬到他那里，与他合住，要他养我终身。我女儿添了外孙，第一个要过继我。”朱光祖道：“这也使得。”“第三件却要施不全出名，为天霸择配，应用婚帖，要写施不全的名字，还要施不全会请褚贤弟与老弟作伐。如果答应，叫他即日纳彩^①，我便将金牌送去；倘若不行，断不遵命。”朱光祖道：“以上两件，总可依得。惟有第三件，七哥似过于作难了。小弟且将上两件，先行允下，那第三件，俟同褚大哥商议后，三日内当来复命。且还有一说，若黄天霸赢得老哥，赢不得令媛，那时又便如何？”张七道：“既是老弟为他所虑，只要他赢得愚兄，也就遵命了。”光祖道：“七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张七道：“难道愚兄还有更改吗？”光祖道：“好极了，承爱承爱。小弟就此告辞，改日再来复命。”张七也不复留，送出大门。

光祖不敢耽搁，走了一日，已到褚家庄内，当即进去。褚标一见，即问道：“贤弟，如何说法？”计、黄二人，也向他道了乏。朱光祖坐下，望褚标说：“行是行了，话却长呢！”将张七的话，说了一遍。褚标道：“第二件最易做，那第一件，却不可与天霸说明有婚姻一事，只说张七要他前去比个高下。无论输赢就把金牌送出。我与贤弟同他前去。惟有第三件，实是难办，如何是好？”朱光祖道：“小弟也是这般想法，必得出个妙计，将此圆了才好。”正说之间，计全走了进来。褚标将张七对光祖的话，光祖答应张

① 纳彩——古代定亲时男方送给女方聘礼叫纳彩。

七的话，告诉了一遍。又将与光祖所议的话，也说了一遍。计全颇为喜欢，道：“明日褚老叔、朱大哥与黄贤弟前去之时，我便赶回徐州，将这话对大人说明。再求大人必可应允。等大人允定了，我便赶上凤凰岭去送信，将金牌先行取回，然后择日迎娶。万一大人不行，也可另想别法。但是黄贤弟面前，万不可说出，连第二件的话，也不可说。只照褚老叔所议最妙，少时再见事论事。”褚标、朱光祖大喜。复走出来，厅上酒也摆好。

朱光祖肚里饿得鬼叫，吃了两杯酒，先自吃饭。褚标复向天霸说道：“刚才据朱贤弟所说，张七并非有意为难，不过张桂兰好名心重，且仰慕老侄的英勇，欲老侄前去一走。今朱贤弟与他说明老侄：‘不是无能之辈，他本拟要自己到贵处亲取金牌，是我等苦苦相留，因此彼此皆有会路，何必因此致伤和气？所以特地前来解和。今既无相害之心，系因仰慕所致，彼此欲相会相会，这也有何不可？就便比试比试，也无甚要紧。’因此朱贤弟约定张七，三日后我与朱贤弟同了老侄，三人前去相会，谈论些刀枪棍棒，以后便可往来了。”黄天霸道：“早知张七这等说法，又何必烦朱大哥偏劳一趟。今既如此，咱黄天霸不是受人挟制的。咱便与他较量较量。倘咱黄天霸将他伤了，褚老叔，朱大哥，你二位可不要怪咱作事卤莽。”天霸打定主意，暗说：“咱若与他二人同去，便借他的势力，觉得不敢独去，岂不败坏咱一世英名？”因此存了这个心，负了气，遂瞒着人，竟连夜越墙而去。欲知黄天霸前去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五四回 天霸夜走凤凰岭 计全急回徐州城

却说黄天霸越屋而走，众人天明方知。计全道：“天霸此走，恐闹出岔枝儿来，还要请褚老叔、朱大哥同去一趟。到了那里，便可与他们和解和解。”

单说黄天霸离了褚家，急急前进，走了两日。这天已晚，才到凤凰岭地方，他便拣了个客店住下，自有小二招呼。天霸用了晚饭。便问道：“店小二，此地离凤凰岭，还有多远？”店小二道：“此地到凤凰岭不过六七里地方。你老敢是要到那里寻张七么？”天霸道：“咱与张七前在褚家庄会过一面，现在要去拜望。听说他里面，俱有埋伏，因此先要问明，然后上去，省得周折。你可知道上岭路？”店小二道：“小人也曾听见人说。由此上岭，先是大路，约有半里的光景，反要从那曲折小路而去。若仍向大路走去，那里皆是埋伏，如若陷在埋伏里面，他便将人带回庄盘问。若是好人，便自罢了，倘若不对，关锁起来，不放下岭。”天霸又问道：“他家有多少屋子？”店小二道：“你看那岭上，所有的房子，全是他家的。你老请早点歇罢！”说着，小二走了出来。天霸暗暗说道：“幸亏问了人，不然还要遭他擒了。”便靠在铺上，歇了一回，约有三更，便起来换上夜行衣靠，带了百宝囊，藏了金镖，提着朴刀，悄悄出了房门，越屋而走，直望凤凰岭去。

不一会，已到岭下。登时上了岭，记着店小二的言语，先由

大路去。约走了半里，借着星光向前面一看，只见黑丛丛一带树林，中间有所庄屋，前后约共三五进房屋。再向路旁一看，果然有条小路。又走了约有半里，已至庄上。四面一看，一带围墙，墙头上密排着三尖刀、铁蒺藜，若要越墙过去，万万不得。复上前又看了一个土墩，天霸上了土墩，四面看去，就在此墩右首，围墙转角，那里有道小小的双开门，却是关着。天霸看罢，心中想道：“此必是他家后门了。既负气到此，若不进去，那里还有脸见他们？”说着，便向百宝囊中掏出软索来，一抬手，拔出几根铁蒺藜，将脚立在围墙上面，复将软索收起。转过身来，向里面望下去，乃是一座坑厕，便由此跳上正屋，正好是上房。遂蹑住脚，蹑到檐口，将身挂下，只听房里有女子声音，说道：“爹爹若果赢得天霸便罢了。如天霸赢得爹爹，或赢得你女儿这两口刀，那时便听爹爹作主。”又听一人说道：“我儿不是这样说法。为父的已预备下两把竹刀，天霸此来，必同着褚伯父、朱老叔到此。见面之后，为父的便同他先行比试。我儿若要与他比个高下，我便将竹刀拿了出去，你与他再比，免得动了兵器，总有一伤。我儿且听为父的话，不要过于执傲，由着自己的性子。你今年也二十二岁了。”天霸听了一会，又从窗格眼内望下一瞧，见一个老的是男子，一个美貌佳人。看罢心中暗想道：“难道张七说这话，还要将他女儿嫁我不曾？他若果有此心，我得了一个才貌兼全的老婆。也可助我一臂之力。我此时倒不及先行下手，不要埋没人家一片好心，但不可不给他个凭据，要他知道我已经来过，听见这话才去的。一来显显本领，二来就是褚老叔、朱老哥明日来了，也好卖过情在他二人身上。”主意想定，便取一只金镖，对准房内他们坐的那椅子后面壁上，一撒手，打了进去，却

好中在上面。天霸见金镖已中，登时出了围墙，直望客店而去。

张七正与张桂兰坐在椅上，忽见嗖的一声，赶着上前一看，原来是只金镖。张七笑道：“此镖只有天霸会使。”桂兰听说“黄天霸”三字，便取了朴刀，蹿出房外，一个箭步跃上屋面，去赶天霸。那晓得天霸早已走了，连个影儿都没有。心中暗道：“人说黄天霸本领高强，照此看来，果然不错。”

且说施公，自从黄天霸、计全两人往褚家庄探信，七八天不见回来。忽见施安禀道：“计千总回来了。”一会子，计全跟着施安走进书房，行了礼，又代天霸请安。施公命他坐下，计全坐在一旁。施公问道：“褚家庄所访之事如何？黄贤弟为什么不同回来？”计全便将以上情形，说了一遍。施公听罢，便向计全笑道：“照你如此说法，本部堂失去金牌，黄天霸得了一个妻小，实是意料不到。如今金牌可曾取回呢？”计全道：“只因张七务要大人出名主婚。还要大人去请褚标、光祖两人作伐，即日纳彩，然后方将金牌送去。此事天霸还不晓得，惟恐告诉他这件事就要决裂了。而且张七父女，本领出众，天霸恐非敌手。不过说张七要与他比试，比及天明卑职等方知他越墙而走，这特请褚标、朱光祖二人赶去，料想绝无妨碍。故卑职先回，给大人送信，二则面求大人，许了张七之言，公私两济。卑职等有个变通章程，只须如此如此。”不知计全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分解。

第二五五回 英雄尚义巧遇良朋 女儿多情面求佳婿

却说计全想出变通法儿，向施公说道：“卑职愚见：最妙下一道札谕，先云招安，后说为天霸择妇。在大人既不失身分，在张七又有光辉，即天霸亦感激大人的恩德。卑职再前去作说，此事断无不成。至褚标、朱光祖二人，只须拿大人的名贴，向他们说一声，他两个自会答应，此外别无难事。”施公听说，遂道：“照此办法，甚合吾意。”即令施安请幕府议稿，即刻缮就，交计全带去。

且说黄天霸在张七家内留下金镖，仍回客店，不过四更时分。天霸独自靠在炕上，胡思乱想道：“张桂兰那个女子，真算是才貌双全。我黄天霸若得了这个老婆，平生之愿已足。只可惜一件，张七现虽洗手，当日即是强盗出身，若不将金牌盗去，我就跪求大人许我婚娶，也还可以答应。张桂兰呀，你既有心于我，大不该去盗金牌。”又想到：“我幸亏不曾莽撞，若把他父女杀了，不然将他伤了，不是负了褚老叔他们的好心吗？”只管乱想，想困极了，方才睡去。至次早，店小二送进面水。天霸洗了脸，便到外面，四处观望。走到店堂，忽觉褚标、朱光祖二人走进店来。天霸正要招呼，褚标已经看见，便唤道：“黄贤侄，你是几时到的？”天霸道：“昨日晚上到的。”褚标道：“你叫咱们赶得好苦呀！”说着，天霸将他二人让进里面，招呼店小二拿茶。小二答应，将

茶摆在桌上，便自出去。褚标道：“贤侄既如此，为何还不去呢？”黄天霸道：“不瞒你老说，昨夜已去过了。”褚标道：“既已前去，为何又转回来？莫非不识路径，恐陷入埋伏么？”天霸道：“这也不是，小侄前去的时候，本是负气而行。及至到那里，在他房上，只听里面一男一女，唧唧啾啾的说话。小侄听了一会，只听出两句，说什么‘等你褚伯父、朱老叔来再议。’知是张七父女，因此小侄不曾下去，恐怕有负你二位盛情。后又想到，我既到此，若不给他们个凭据，也免空跑一趟。遂将金镖取出一只，由窗外打入房内。一来显小侄的本领，二来叫他们知道不敢藐视，三来给你们二位做个见证。不然，小侄说去过了，你二位都不会相信。”褚标听说，便望朱光祖丢了个眼色，说道：“黄贤弟，据你说来，碍着老夫与朱贤弟面上，我看来倒可不必。如果要去，今晚我等在这里等候，看贤侄建功立业，你能将桂兰擒下岭来，或竟将他杀了，老夫便从此佩服。何必碍着我两个薄面，致使贤侄不能速取此牌，未免有负豪兴。”天霸被褚标这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朱光祖在旁赶着说道：“褚大哥，不是这个说法。黄贤弟既看你我薄面，这也是他的好处，不可埋没人心，为今之计，吃过饭便同黄贤弟一阵上岭。见着张七，大家说开了，便没有事。万一张七要与黄贤弟比试，贤弟就计较计较，也是我辈应分之事。”黄天霸道：“二位先去。咱初更时分，仍是由高而进。那时二位等咱下来，比这同去，较为体面，却不可先行说出，此去见着张七，还要姑作问他，咱曾去过没有？等到咱去的时节，以后之事，便由二位做主便了，可不要叫咱太弱。”褚标道：“咱们好去了。”朱光祖答应，登时出了店门，竟望凤凰岭而去。

不一会已到，当由庄丁通报，张七便笑迎出来。三人到了厅

上。张七先向褚标道：“些须小事，何足介怀？既已说明，更当格外相契。”庄丁献上茶。张七又道：“咱俩数年不见，老哥竟老得多了。”褚标道：“贤弟也老好些。我们皆无能为了，只好看那些后辈作一番事业罢！”说着，张七便叫庄丁将张桂兰唤出来。庄丁答应进去。少时桂兰出来，张七便叫桂兰给褚伯父、朱老叔见礼。桂兰一一见礼毕，站在一旁。褚标说道：“这位侄女越发长得脱跳了。竟不是女孩子气派，居然能做出一件惊人事来，可羨，可羨。”张桂兰转身向里走去。复问张七说道：“黄天霸曾来过没有？”张七道：“他是来过了，还留下一只金镖。等我们出去追寻，不知去向。”朱光祖道：“我们本来约他同来的，忽然夜间不见了，我就晓得他是一定到此，所以我们也赶着下来，不料他来而复去。他要与我们同来，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到此不即动手，是看我们的薄面。留下金镖，是显得他的武艺，这便是他用意了。”褚标道：“此话有理。”光祖道：“今晚他必前来，望我们才到没有。我们今夜可要留心，等他来时，硬把他叫了下来，拜见丈人老子。”张七道：“贤弟不要戏谑愚兄，前说之话他究允与不允？”褚标道：“有什么不允。得了这样好老婆、好丈人，还有什么话说呢？莫说三件，就是三十件，也是依的。老弟你放心，将来还要得她封^①呢！”说得三人笑了一阵。张七道：“老哥你这么大年纪，还要戏谑，这是何必呢？”褚标道：“我可惜没有这样女儿。如果要我有，一定要与你抢了过来。人品好，武艺又好，江湖上有那个不知？现在放着堂堂的副将大老爷、皇上家三品命官，眼

^① 她(yì, 音异)封——她, 重叠、重复。在这里是说, 张七若以女桂兰嫁黄天霸, 将来黄得了功名, 连妻子、丈人也会逐个得到皇家荫封的。

见得你女儿做了诰命。老弟虽不以为意，愚兄实是羡慕。”光祖道：“你不用急，叫他给你做干女儿，你不是也做了干丈人咧么？”褚标又向张七说道：“如果天霸今夜来时，我们叫他下来，你倒怎么说法？”张七道：“不瞒老哥说，总与他比个高下。”说着天已黑，摆上酒来，三人入座用酒。一会饭毕，又坐在那里闲话。忽听见院中有块石子一响，张七听得真切，即便走到院落内，一个箭步跃上屋面。毕竟张七如何与天霸比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六回 鸳鸯楼天霸大战 凤凰岭计全下书

却说张七看见有个人站在鸳鸯楼屋上，便一个箭步跃上屋面。褚标、朱光祖知道天霸到了，便跟出来。看见两个人在屋上已交起手来。遮拦隔架，蹿跳蹦纵，煞是好看。真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两人正在酣战之际，忽见后屋上一条黑影，如燕子穿帘一样，飞了过来，并不打话，举起朴刀，直望天霸便砍。天霸急架相迎。朱光祖知道是张桂兰来战天霸。只见天霸毫不惧怯，一把刀力敌两人，挡过张七，便砍桂兰，又搠张七。只见三人战在一处，难分难解。忽听张桂兰说一声：“姓黄的！你张小姐杀你不过，咱走了。”说着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天霸见张桂兰并无破绽，忽然不战，知是他要放暗器，正在防着，已见一枝袖箭到了面前。天霸顺手用刀一拨，那枝箭落在屋上。转手才要去战张七，只见自己的刀早被张七隔在一旁，张桂兰第二枝袖箭又到了。天霸身子一偏，一个箭步，离了原处，将第二枝袖箭又让过去。天霸急取出金镖，一抬手直望张桂兰腿上打去。张桂兰两足一纵，这只镖在屋面上擦了过去。张桂兰躲过金镖，复又起手，第三枝袖箭又望着天霸射来。却好天霸见前一只镖被张桂兰让过去，也急急的将第二只镖取出，对准张桂兰肩头打去。两人各放暗器，一转眼到面前。黄天霸便伸出右手，就说一声：“不要去‘在半腰里将那枝袖箭抓住。张桂兰见天霸的金镖又到，也

说了一声：“好，留着配个对儿！”一举手将镖接在手内。褚标、朱光祖二人看得真切，便喝一声彩道：“真是配对呀！”张桂兰知此话大意了，遂一转身蹿过后屋。褚标见张桂兰已走，便向上喊道：“你俩下来歇一会儿，再议罢！”又道：“张贤弟，你未免坐家欺人了。黄贤侄一人独战你两上，咱姓褚的不服气。你下来，咱与你战二十合。黄贤侄，你也下来帮着你老叔，还他个两战一。”张七、黄天霸两人听说，只听噗噗两声，都跳下鸳鸯楼。

褚标上前，遂拉着天霸说道：“独自来要给他家父女欺了。”朱光祖道：“你老莫这样说，你说天霸给人家欺，咱说天霸很愿意呢！”褚标道：“这是为什么呢？”光祖道：“天霸若与咱们同来，必不会同他们这样大战。那时天霸既不能卖弄武艺，何能杀得配对呢？你道他愿意不愿意呢？”说着，已将褚标邀到厅上，大家坐下。褚标道：“黄贤侄，好镖呀！”朱光祖道：“如果没有这样好镖，怎么配这样好箭呢？要好是大家好，不好倒不能配对了！”天霸道：“你们不要说闲话。请你老给姓张的说一句，叫他将金牌速速交出，咱回去销差。”褚标听着，使喊道：“张老七，你还出来招呼招呼人家。”张七即来到厅上。大家又复行坐下。褚标又望张七说道：“特来为你们解和。天霸的本领你是见过了，你父女两个的武艺他也见过了，都是不相上下的。咱通知道的。只等一个人来，便好计议。但现在可将金牌交出了。”张七道：“金牌是在这里，咱要它没用处，我便给他。难道他这会子就走吗？且有你俩和好，不能不尽地主之情。”褚标道：“好，咱就遵命。明日可将金牌交出来哟。”张七道：“褚大哥你从前很爽快，怎么现在变了？你们今日可早点歇息罢！咱是去睡了。”说着转身向后而去。褚标大家安息。

次日一早，褚标等尚未起来，张七已出来敲着房门喊道：“还不起来么？”褚标听见，大家起来，净面嗽口，用早点毕。只见庄丁进来禀道：“门外有个姓计的，从徐州而来，要见庄主与朱爷呢。”褚标忙叫开正门迎接。只见计全从门外走进，望着褚标道：“违教又两三日。”褚标接着说道：“你到来的甚快，那事件怎么说了？”计全道：“托庇行了。”一回头，见张七在侧，彼此见了礼，坐下。计全见天霸在旁边，即带笑道：“恭喜呀！”天霸道：“喜从何来？”计全道：“这样喜事，还不喜么？”朱光祖道：“计贤弟，你上门欺人了。只知给黄贤弟道喜，难道不给张七哥道喜么？”计全道：“不错，是我荒唐。”于是又给张七道喜，张七也谢了。计全这才坐下，庄丁送上茶。褚标又问道：“施大人怎么个说法？请教请教！”计全便在身上将那件札谕取出来。褚标拆开一看，但见上面写道：

钦差大臣头品顶戴一等侯爵漕河总督部堂，兼巡按都御史施，为示谕事。照得，自古英雄，半居草莽；从来巾帼，难比须眉。豪杰奋兴，皆属国家之助；名媛静好，尤为父母之光。此所以版筑渔盐^①，建一代承平之治；关雎麟趾^②，启万年风化之原也。本部堂恭膺简命，总督漕河，所经大邑通都，无不采风问俗。凡遇英

① 版筑渔盐——版筑，以木板夹泥，用杵筑之，后泛行为土木营造之事。渔盐指渔盐生产之业。这里是说，当官的要注意人民各种生产事业，风调雨顺，国富民殷，以“建一代承平之治”。

② 关雎(suī, 音居)麟趾——《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喻青年男女爱情。麟趾，《诗经·周南》中赞美文王子孙多而贤，犹麟之趾。此处是用关雎麟趾来赞美张桂兰与黄天霸两人缔结良缘，将来子孙满堂。

豪杰士，必将虚己以求；侠女名妹，要使择人而字。上为朝廷储国器，俾草野共庆明良；下为斯世重人伦，使内外皆无旷怨。兹访得凤凰岭张七，老夫未耄，犹有雄心，有女及笄，偏多侠骨。何事隐身涧谷，朽木同摧？莫教待字深闺，标梅兴叹。前有本部堂随员黄天霸者，官居副将，不世奇英，勇冠群伦，干城上选。正谱求凰之曲，谁歌鸣凤之章。^①乃千里姻缘，牵于一线；三生夙约，订自百年。所望月老多情，早修谱牒；差幸冰人有属，愿执斧柯。^②六礼既成，吉期待卜；百两以迓，佳话永传。从兹夫唱妇随，喜看佳人附凤；更羨冰清玉润，竞夸快婿乘龙。本部堂有厚望焉！尔壮士其亟凛之毋违，特谕。右谕壮士张某遵此。

年 月 日 谕

大家看毕，褚标向张七说道：“贤弟，施大人如此，可谓恩威并用。你再有何说？”张七已是满心欢喜。便命庄丁，赶紧整備酒席，给老爷们洗尘。计全道：“就算是褚老叔、朱大哥两人请媒酒罢。”褚标、朱光祖道：“请媒酒，也是要吃的。今日先洗尘，明日再说别话。”大家又笑了一阵。计全道：“张七哥，大人那件谕帖，你可收好了。我们这位黄贤弟，反复无常，恐怕他后

① 凰曲凤章——司马相如求卓文君时曾作诗：“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左传》“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传说中还有萧史与弄玉吹箫引凤的爱情故事。人们因此用奏凤、凰之曲象征青年男女的爱情。

② 及笄、标梅、斧柯——古代女孩到十五岁即结发而用笄插上，即及嫁期，称及笄。标梅：《诗经·周南》“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以后，喻女子已到出嫁年龄。斧柯：《诗经·伐柯》：“伐柯如何，匪齐下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把伐柯，斧柯喻为做媒。

来不认丈人，你可拿这谕帖，同他讲理。”说得大家又笑了一会。酒席摆好了，张七让计全首座，褚标对座，朱光祖在褚标肩下，黄天霸上横头，张七主位，真是开怀畅饮。说不尽美满风光，直饮到日落西山，方才席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七回 施贤臣假神断山 黄天霸缴牌复命

话说大家席散，张七便将金牌亲送出来，交给天霸收好。于是各人闲谈了一会，厅上已点得灯烛辉煌。约至初更以后，张七又备出酒来，大家仍然原位，入席痛饮。等到散席，已是三更将尽，各人且去安歇。次日又留计全、褚标、朱光祖、黄天霸四人，盘桓了一日，依旧盛席款待，不必细讲。

到了第四日，天霸、计全皆要告别。张七不敢久留，只得答应。二人便辞了张七，并褚、朱二人。张七为托计全代谢施公，并求施公就近择吉迎娶。计全答应。于是二人一揖而别，直回徐州。褚标、朱光祖也各自回去，不表。

再说施公，这日接下一张状词，是本地一个秀才与一个捐职互控占夺坟山，已有二十余年，皆未结案。施公阅词已毕，便传知府县，将历次所控案卷，即日汇齐呈送，以便检阅。并限明日午堂，齐集原被人证，听候提讯。府县奉谕之后，赶将历次互控卷宗送至行辕。施公随即开勘两造词呈，均极在理，毫无疏漏之处，前后看毕，摆在一旁。到了次日巳牌时分，府县均已齐集。施公当即传见，彼此谈了一会，便命升堂。

有差役将原、被告带上，跪在下面。施公在上看他两人，一个衣冠华美，年纪不过四十上下；一个形容枯槁，贫穷不堪，年纪有七十开外。施公便先问衣冠华美的道：“你叫什么名字？因

何占夺外姓坟山？”那人道：“职员姓曾，名唤本厚。只因职员曾祖，价买本县草山坟地六亩，为葬柩之地，相延已久，并无异说。直至职员生父去世，奉柩入山，以备安葬。忽有本学附生屠念祖，上山霸阻，坚说此地系伊所买。彼时职员向伊理论，屠念祖坚执不行。后来职员不得已，只得具控。奈因据契朱落，无从凭验，以致二十余年，皆难断结。今闻大人神明，洞鉴烛照无遗，故此跪求，上渎公听。俾得水落石出，以安祖宗，而儆刁顽。”说罢，跪在一旁。施公又问：“屠念祖，这据曾本厚所控，尔系霸占坟山，胶庠忝附，何得如此妄为？尔宜从实诉来，本部堂当为尔了结。”屠念祖道：“大人明见，生员一介寒儒。何敢妄认祖宗，希图霸占坟地？只因祖上遗产，本为后代营葬之用，一旦为人攘据，不但于心不安，且无以上对祖宗。不得已，只得具告，以凭公断。无奈曾本厚，挟资甚大，贿赂通行。历任父母，皆属偏于一面，以致二十余年积案。均未能断结。”说罢，也跪在一旁。施公见两造均说得恳切，毫无漏隙可乘，且皆以大义指辞，不能指摘，遂婉委说道：“汝两造为祖兴讼，历久不忘，实属孝行可嘉。不失水源木本。五日后登山验看，尔等齐集听候，以便本部堂判断便了。”屠念祖、曾本厚均唯唯遵命而退，府县亦告退回署。

施公退入书房，左思右想，实在为难。一想，此案必须如此如此。光阴迅速，已交五天日期。这日施公预备登山，判断坟地。却好府县已到，施公便传了进来，望府县说道：“前日那争坟一案，本部堂筹思数日，毫无端倪。”忽见施安匆匆忙忙进来，跪下禀明：“外面人马俱已齐集。”施公在大堂上轿，直望草山而去。不一会，已至草山。屠念祖、曾本厚早在山上伺候。施公下轿，随即升座，传屠念祖、曾本厚听断。施公望下说道：“两姓不忘

根本，实属孝思不匮。本部堂念尔等孝行，连夜斋宿城隍庙，求神示梦，为尔等判断是非。乃蒙城隍指示：命本部堂登山勘验，自有本山土地神具告一切。当为尔等秉公讯结。”屠念祖、曾本厚两造仍伏在地。忽见施公离座，望各官说道：“本山土地神已至，须设座。”手下人答应，便在施公上首设下座位。施公便屈身作揖，作迎接之状，复又望空一揖，又谦让了一会，这才就本位偏身坐下，若作与土地神对话。少刻，施公望上首座位上答应道：“是。”又道：“承尊神指示，施某当照此判断。”说罢，又向屠念祖、曾本厚道：“本部堂顷奉神命：谓曾本厚实系诬告，此山本系屠念祖之祖所遗。本部堂自应遵照神示判断。但念尔等，皆系孝思所积，一经结断，是其子孙方准登山展祭，非其子孙即不准过问。今尔等当拜别祖宗，过此以往，便不能齐到此山祭扫了。”两个人皆唯唯遵命。施公又命两造拈阄，以定先后拜别。屠念祖拈得在先，施公便命先拜。屠念祖走到墓前，草草的磕了三个头，站在一旁。施公又命曾本厚去拜。曾本厚走至坟前，拜伏在地，放声大哭道：“子孙为祖宗结讼多年，不辞劳苦。今施公祷神得梦，并有土地神暗中指示，说是此山系屠姓所遗。指子孙为诬告，究不知真伪。为子孙的，亦永远无祭拜之日了。”说罢，嚎陶痛哭，晕倒在地。两旁观者，无不代为叹息。

各官众人正在叹息，互相议论。忽听施公命带屠念祖到案。只见屠念祖走至公案前，又伏在下面。施公问道：“今将此山判断归尔，尔尚有他说么？”屠念祖道：“生员历控二十余年，所争者此也。今蒙断结，仍归原主，生员尚复何言？”施公忽将惊堂木一拍，喝道：“尔尚敢如此强辩！希图霸占，显系老奸巨滑。试问你与曾本厚拜墓情形，人所共睹。不但不知自愧，反存攘夺之

心。本部堂若不念尔曾领青衿，定即从严究办。究竟此山系尔攘夺，抑系诬告曾本厚么？从实招来。或可从宽免罪。”屠念祖叩头谢罪：“实系心存攘夺，还求大人宽恩。”说罢汗流浹背，俯伏在地。施公又命人役将曾本厚扶至案前，说道：“尔诚孝行可嘉，不愧为真孝子。本部堂已问过屠念祖。具呈霸占，遵断切结。”两造退下，众人无不佩服。施公回辕，府县亦即告退。

再说黄天霸、计全取了金牌，赶回行辕复命。却好施公才断了坟山回辕。黄天霸、计全当即随着施公，进入内室。施公坐下。黄天霸上前给施公请了安，又谢了准其婚配张桂兰的恩，然后将金牌呈上。施公接去，望着金牌说道：“不料钦赐这宝物，竟为黄贤弟结下姻缘。”施公又问下书情形。计全一一禀过，并将张七求代施恩就近择吉，为天霸迎娶的话说了一遍。施公道：“如此甚好。”欲知天霸何日联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八回 凤凰岭黄天霸联姻 菊花庄郝其鸾行劫

却说施公允许天霸就近择吉迎娶，不敢怠慢。天霸、计全站立一旁。施公命二人坐下，说道：“黄贤弟大娶吉期，今择定出月初六，是个上吉良辰。但迎娶一层，途中颇形不便，莫非就在凤凰山入赘，两有裨益。今送黄贤弟纹银三百两，以二百两置备衣服首饰，及新房动用物料，以一百两给张七为赘费。计贤弟可同李五贤弟相送前去。顺道再将褚壮士与朱壮士请了为媒。若张七不肯招赘，可在凤凰岭左近，租所房屋，就近迎娶。但有一件，我却不能在此耽延，早晚就须起身。我沿途平安无事，自可刻日接印。若遇土豪恶霸，以及民间冤屈，还须理结理结。你们所到之处，须得打掠我的住所。”天霸道：“大人实在无微不至。但蒙赏银两，卑职万不敢领。其余各节，悉遵吩咐。”施公道：“贤弟若以此为太菲，竟却之不受可也。否则，不必存些客气。”黄天霸不敢再辞，只得谢了恩，然后将三百银子收起。施公又道：“你今前去，能将你丈人，及褚标、朱光祖三人，一齐约上淮安，为国家出点力，帮助帮助，更好。”计全道：“张七是一定去的。他从前三件事内，就有叫黄贤弟与他同住，养老送终。至于褚标、朱光祖，也不便勉强。”说罢，天霸、计全退去。施公安歇。天霸又将施公所说之话，告诉李五，即请同行。李昆道：“大人委我送亲，怎敢辞却？但是愚兄也要预备菲礼才好。”天霸道：“五

哥，劳你前去，已是万分感激，贺敬实不敢当。”次日，计全、李五便同天霸出外，置买物件，诸事齐备。第三日，即拜别施公，前往凤凰岭招赘。到了初六日，洞房花烛，不过那些俗事，不表。

单说施公见天霸去后，过两日却起身前往淮安。行抵宿迁县境，菊花庄口。忽见前面土岗子上，冲下一阵人来。当先一人，坐在马上，头戴英雄巾，身穿玄色湖绉洒花战袄，下踏薄底快鞋，座下一匹黄膘马，手端一杆方天画戟，生得颇为英勇。率领着多人，蜂拥而至，直望施公刺来。关小西赶即催开坐骑，迎了上去，大喝一声：“好大胆的狗强盗！留下名来。”那人亦大声喝道：“好小子听着！咱乃菊花庄庄主郝其鸾爷爷是也！尔亦将姓名留下，俺爷爷戟上不挑无名之人。”关太大怒，喝声：“草寇坐稳了！咱仍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参镇府关太是也。咱大人正要剿灭尔等这一伙草寇，今是自来送死。”郝其鸾大怒，劈面就是一戟望关太刺来。关太急架相迎，将倭刀往上一搯，那支戟已折了一段。郝其鸾吓了一跳，赶即将戟杆举起正望关太当头打下，却好关太的倭刀削去画戟，复一刀砍了进去，郝其鸾说声：“不好！”又将戟杆挡住。那知关太的倭刀是削铁如泥，这戟杆怎挡得住？刚一碰着，又削去一节。郝其鸾将马一拍，跳出圈子外，赶着掣出宝剑，兜转马头，复与关太交手。两人大战约有三四十合，不分胜负。

这边白马李飞舞朴刀，前去助战。郝其鸾见又来了一将，并不惧怯，仍是飞动宝剑，望关太胸前刺来。关太将宝剑拨开。白马李朴刀又砍过去。郝其鸾赶即招架。才算撇开朴刀，关太的倭刀又到。郝其鸾力敌两将，抖擞雄威，大喝一声，这一剑往白马李面上刺去。白马李说声：“不好！”急急躲开，肩膀上已刺了一

剑，幸亏不重。关太见白马李被剑刺中，复喝一声：“狗强盗！休得猖狂，咱关老爷取你狗命。”话犹未了，倭刀已往郝其鸾颈上砍来。郝其鸾说声：“不好！”身子一让，险些儿被刀砍中。此时二马过门。郝其鸾才兜转马头。关太来得快速，又一刀，往郝其鸾迎面砍来。郝其鸾一声喊叫，把马一拍，如飞逃去。关太那里肯舍？紧紧相追，看看追上，郝其鸾带转马头，与关太战了数合，复又逃走。

关太仍是紧赶，前面有座土山。郝其鸾转过土山，忽然不见。关太仍在后相赶，一抬头见前面马上来了一个女贼，生得颇美貌。头扎元色湖绉包脑，身穿元色湖绉洒花紧身，下穿元色湖绉洒花扎脚战裤，窄窄的一双小脚踏着镫，坐下一匹银鬃马，手执两柄绣鸾刀，愈显得丰姿绝世，窈窕动人。关太在马上，已看得魂出窍了，忽然听得娇滴滴一声喝道：“来将快报名来！咱姑奶奶刀下不伤无名之将。”关太听得呼唤，赶紧答道：“俺老爷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参镇府关太是也。”只听那女子说道：“俺姑奶奶乃菊花庄庄主郝其鸾之胞妹，郝素玉便是。”关太道：“你的哥哥郝其鸾，已被老爷杀败。你这小小女子，有何武艺，敢与老爷对敌么？”郝素玉大怒，飞马舞刀直望关太杀来。欲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五九回 关小西大战郝素玉 何路通私探菊花庄

话说郝素玉大怒，舞动绣鸾刀，直往小西砍到。小西急忙接住，两人交上手大战起来，那知郝素玉的绣鸾刀是异人所赠，刀法亦名师所传，更兼他有两柄软索铜锤打人，百发百中，也不亚张桂兰的袖箭。关小西见他刀法精纯，那绣鸾刀未曾削折，遂暗暗惊道：“看这女子，小小年纪，武艺甚是高强。倒不可小视他，倘不经心，败于这小女子之手，岂不为众人耻笑，坏了咱半世英名？”于是抖擞神威，你来我往，只见刀光闪烁，马足奔腾，两人战有三四十合，不分胜负。郝素玉见不能取胜，便卖了个破绽，望关小西虚晃一刀，喝道：“咱姑奶奶战尔不下，今日算输与你了！”说着拨转马头，奔驰而去。关小西紧紧相赶，约离一箭之地。忽见郝素玉大声喝道：“来者休得追赶！看姑奶奶的利器，取尔狗头！”关小西听得清切，猛一抬头，郝素玉用软索铜锤，已向自己的面门打至。关小西说声：“不好！”身子一偏，左手将偏缰一领，那马从旁边跑了过去，软索锤竟被他躲过。郝素玉见打不中。才将那锤收回，忽见关小西的马，已至身后。关小西来得急快，举起倭刀，便在郝素玉右腿上搠来。郝素玉也来得灵捷，那马已跑远了。二人复兜转马头，互相恶战，又战了有二十个回合，仍是不分胜负。两边齐声喝彩，他二人也各自暗暗夸赞。忽见郝素玉将绣鸾刀架住关小西的兵器，口中说道：“姓关的，今

已天晚，姑奶奶要回庄歇息，明日再战罢！”说罢，将刀一撇，把马一拍，如腾云驾雾一般，平空飞去。关小西那里肯舍，仍追赶一程，因赶不上，只得回来。见着施公，具告一切，并禀明郝素玉约定明日再战。施公答应，随命众人，就近觅了客房住下，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关小西饱餐战饭，取了兵器，请施公并众人督战。施公允准。关小西上马，大家也上马同行。走了一里多路，却好郝素玉也骑着马而来。关小西一马冲出，两人又交起手来。一个如猛虎归山，一个似蛟龙出水。一男一女，又整整战了五十回合，仍是不分胜负。关小西力敌不过，暗想道：“咱何不用拖刀计，擒他便了。”主意想定，猛然卖了破绽，拍马便走。郝素玉拍马也就赶来。看看赶得切近，忽见关小西，突然将身翻转，一刀直往郝素玉砍到。郝素玉本来防备着的，见关小西用出拖刀计便喝一声：“来得好！”将绣鸾刀把倭刀隔开，复一刀往关小西肩上砍下。关小西赶即架住。二人复又交手，又战了五十合。关小西道：“尔敢步战么？”郝素玉听说跳下马来。关小西也下了马。郝素玉道：“咱再与你战一百合。”关小西先抢了上首，摆开架式，两人正战起来，一来一往，战到有三十个回合，仍是不分胜负。施公远远看着，遂命人喝道：“关将军与那女子，今日且各歇息！明日再决雌雄。”关小西听得明白，不敢违拗，便虚晃一刀，跳出圈外说：“咱老爷奉命罢战，留你再活一日，明日擒你便了。”郝素玉也住了手。彼此皆极佩服，两人各自上马回去。

施公率领众人，回至客店，大众坐下，夸赞郝素玉不已。关小西也是赞叹，惟有何路通不语。他却另有个意见：要在夜间私自前去，将郝素玉劫来。何路通待人睡静，便悄悄的换了夜行衣

靠，藏好了拐，越屋出了客店，自奔菊花庄而一来，这且慢表。

且说郝素玉回至庄上，郝其鸾接了进去。郝其鸾问道：“妹妹今日出战胜负如何？”郝素玉道：“那个姓关的，本领果然高强，若以力敌，恐不能取胜，明日当以计取之。”郝其鸾道：“愚兄自被那厮昨日砍了一刀，虽然不致妨碍，但不知何日才能出战？”郝素玉道：“妹子闻得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飞檐走壁的不少，我们何可不防他夜间到此，暗地行劫。”郝其鸾说：“妹子所见不差，愚兄早已虑到此。但是咱这庄上四面皆水，水中都有埋伏。”兄妹两人，谈了一会，也各自去歇息，这且不表。

再说何路通，出得店门，往菊花庄而来。不多时已到庄口，但见四面皆水，中间一座黑丛丛大庄，就是菊花庄了。只是无路可通，白茫茫一带皆水。何路通便噗咚一声，跳入水内，忍着水来到对岸。只见芦苇内，摇出一只小船来，船上两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扳着将从小港内荡出。何路通在芦苇旁边将身伏住，等那只小船过去，就从这条港进来。约有半里之遥，好容易看见对岸。又走了两步，到了岸边，就扒到岸上。何路通顺着路走去，忽听豁喇喇一声，跌入陷坑去了。欲知何路通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〇回 落陷坑放走何路通 比拳勇诱敌郝素玉

却说何路通跌入陷坑，暗说：“不好，此番要遭恶人之手。”说犹未了，只听人声嚷道：“拿奸细呀！”登时挠钩并下，将何路通擒上坑来，用绳索缚好，抬到庄上，进去通报。庄主吩咐：“等天明审问。”才交天明，忽听说道：“庄主叫你们把昨夜拿的奸细押去审问呢！”只听外面答应，房门一开，进来两个庄丁，叫声：“罢咧，朋友，咱庄主爷，叫你去问个明白。”何路通也不答应。庄丁走上来，连推带拉，拥出房门。何路通道：“尔等这些狗徒，何必拉拉扯扯？咱老爷既误中奸计，还怕什么？”说着走了两进房子，又转了七八个弯儿，才到一处所在。庄丁把他推上台阶。何路通望里一看，厅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郝其鸾，女的是郝素玉。何路通大声喝道：“尔这一对童男女！你们老爷到此，还敢这大模样的坐在那里摆架子，实在不知抬举。尔若知罪，应该亲自下阶，亲解其缚，加以上位，摆酒压惊。或者你何老爷见你如此款待，过意不去，那时等大人到此，代你求个情，死罪改成活罪，留你在世上多活两年，也显得咱老爷好生之德。尔等如此，那时可不要怪咱老爷。”那知郝其鸾姊妹并不动气，反笑说道：“你姓什么？在施不全眼前作个什么官儿？好好说来，让咱老爷知道。”何路通大喝道：“尔既问咱姓名，尔等坐稳了，咱老爷姓何，名路通，官居千总之职。”郝素玉道：“这千总是几品

呀？”何路通道：“八品。”郝素玉道：“昨日那个红脸的，他是什么官职？位居几品呢？”何路通道：“你又问他，他是参将大老爷，位居四品。”郝素玉道：“照你这样说，你比他小了。我道是谁，原来是个无名小卒。你姑奶奶开好生之德，放你回去。还叫你那个红脸的出来，与姑奶奶步战。与尔这小卒不屑相斗。就便把你杀了，也不响名。”说着叫人将他解了绑，把他兵器还他，令他速速回去。庄丁答应，立刻把绳索解下。何路通听了这番话，把脸都气紫了。今见把绳索解下，遂望着郝素玉道：“你这毛丫头，休得大言，是好的，敢与你何祖宗战个几合。”郝素玉道：“你速回去，叫那个红脸的来，你姑奶奶不屑与你相战。”何路通没法，只得翻身望外就出了庄门。看看天色尚早，太阳才出。一面走，一面暗道：“我回去何辞以对？”忽然说道：“我何不如此如此。”主意想定，一会已至客店。

大家见何路通走外面进来，又见他脸上都是血痕，忙问道：“何大哥，你昨夜到哪里去了？敢是上菊花庄去过了吧？”何路通答道：“正是。”众人又道：“你为何脸上都是血痕？”何路通道：“不瞒诸位讲，咱昨夜由水路而去。到了那里，那知他四面护庄河内，全种着水苇，咱又寻不出路径，只在水苇内蹿出去了。那水苇的叶子，其快如锋。后来到了岸上，又中着埋伏，跌入陷坑，被他们擒住。后来被我用水激他，又复放我回来。”说罢，又去见施公告禀一切。施公也说：“你辛苦了，且去歇息吧！”何路通答应了出来。

关小西一心念着：昨日与郝素玉步战了五十合，不分胜负，今日若不将她擒住，何能再有面目见人。心中想罢，便去请了施公并大众，仍同去略阵，施公答应，即刻一齐出门，各上了马，

复到昨日战斗之处。施公等勒住马，站在后面。关小西踊跃在前。只见郝素玉已先到了。关小西便跳下马，抢在上首立定脚步。郝素玉也早下马。二人更不打话，交上手又战起来。只见郝素玉一个斜插花势，执定绣鸾刀，猛向关小西左肋下刺进。小西正跑得飞快，忽见左肋下有刀刺到，说声：“来得好！”赶着用刀将刀往下磕，指望这一刀磕下去，就要将郝素玉的刀打落在地。那知郝素玉更加灵便，见关小西一刀磕来，知道他力已用足，必要将手内的刀打落，她即赶着把刀收回。关小西一刀磕了个空。两人一来一往，又战了二十几个回合，仍杀个对敌。郝素玉道：“你昨日说马上战的不好，要步战。今天步战过了，也是难分胜负。咱姑奶奶另想个法儿，咱们不用兵器，在这拳脚上比些功夫，来往再战一百合。姓关的，你敢同姑奶奶比试么？”关小西闻听这话，正中心怀。关小西就摆开架式，搭上手复又战斗起来。只见两个人，一拳一脚，真不愧“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郝素玉更有一桩好看，一对金莲小脚，盘旋飞舞，煞是令人目眩神迷。毕竟关小西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一回 素玉深感关小西 其鸾巧败金大力

话说关小西、郝素玉二人，正在酣斗之际，忽见郝素玉飞起一脚，关小西看得真切，顺着来势，身子往后一倒，跌了个仰把四叉，睡在地上。此一套拳叫醉八仙。郝素玉见关小西跌倒在地，心中甚是欢喜，以为中了妙计，就赶着飞起一脚，认定关小西腹下踏来。小西说声：“来得好！”右腿一起，一个鲤鱼跌子，就把郝素玉裹住。郝素玉却不认这拳法，但说声：“不好！”急想跳出圈外，那里能够？郝素玉暗暗惊道：“今番上了他当。”关小西睡在地上大笑，说道：“你可认得你拳祖宗么？”郝素玉听说，脸上好不惭愧，口中气喘。关小西忽然生出一团怜爱之心，复说道：“今放你一着，让你跳出圈外。赶紧回庄，将你哥哥劝醒，叫他快快改邪归正，即速到大人处请罪。咱家大人，最是仁慈，不但不及加罪，还可收他在辕下，待罪立功，将来尚有保举，如若他执意不悟，杀身之祸定难免的。”此时但见关小西已放松一着，郝素玉趁此一跳，就离了圈，口中大喊一声：“姑奶奶力乏了，明日再战吧！”说着转身就走，心中颇为感激。

关小西到了施公面前禀道：“卑职向大人请罪，恨不能将他擒来，实是有罪。”施公道：“贤弟莫要这等说。”这才同施公回店。这句话本是关小西的假词，因为他自己放走郝素玉，怕得施公看出来，要问罪于他，故尔假些谎词，掩饰耳目。施公说道：

“你已辛苦几日。黄天霸等不在这里，在这里的，又要保着自己。”这话也是真话，那知旁边恼了一人，暗道：“大人独把关太看得那么高而且重，偏是他有本领能战斗，咱们就不如他？明日偏要将姓郝的拿来，看大人还把他抬得这样重了？”一肚子气不忿，但在施公前，不敢说出。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就是好汉金大力，这且不表。

再说郝素玉回到庄内，暗自思道：“我看那姓关的武艺实是扎手，拳法更是出众。今日不亏他松一着，我一定被他擒住，不但性命难保，而且十几年的声名，全行抛弃。他叫我劝哥哥改邪归正，矢志投诚。原知他是好话，但我如何说得出口？但有一件，明日索战，何辞以对？有何面目见他？不若推病不出，以观动静，再作计议。”一人想了一会，主意已定，便即装起病来。当有丫环禀知郝其鸾去了。到了次日，郝其鸾一早起来，就到妹子房内看病。郝素玉困在铺上，听说哥哥进来，故意勉强坐起，先请教了一声。郝其鸾问道：“妹子今日身上觉得那里不好？”素玉道：“只是浑身困惫，哥哥不要挂念。想是受了些寒凉，睡一天该就好了。郝其鸾道：“寒凉固自有的。连日与那姓关的，也战辛苦了。”郝素玉道：“旁的到不甚要紧，可是那姓关的，今日还是要来，哥哥刀伤尚未全好，谁人与他对敌？”郝其鸾道：“妹子放心，如果他来，为兄的自有主意。”话犹未了，只见有人慌慌忙忙跑进来说道：“禀爷得知，外面有个大汉，骑在马上，手提一根铁棍，声称奉施大人之命，特来擒捉姑娘与爷两个。差不多要进庄了。速请爷的示下。”郝其鸾听说，赶即出来，取了兵器，跨上马迎了出去。

刚到庄口，只见金大力已到，坐在马上，口里不住的乱嚷。

郝其鸾一声大喝：“来者是谁？快通名来，咱爷爷不杀无名小卒！”金大力听说，亦大声喝道：“小子听了，咱金大力爷爷是也！特奉大人之命，捉贱婢郝素玉。尔可唤他出来受缚。”郝其鸾闻听大怒，将马一拍，手端方天画戟，直向金大力刺去。大力赶着迎接，将镔铁齐眉棍，用足了劲，往画戟上一拍，说声：“去吧！”郝其鸾的戟，被他拨在一旁，险些儿打落在地。郝其鸾暗道：“好个大力，力量真有。真不愧为‘金大力’三字。”正说之间，金大力的铁棍已当头打来。郝其鸾望上挡，两膀用足了劲，好不容易才将他铁棍拨开，郝其鸾趁势又刺一戟，金大力仍是架住。你来我往，才战有七八个回合，郝其鸾渐渐抵敌不住，他心中作慌，便架住大力铁棍说道：“咱马上战不过你。尔敢与咱步战么？倘若步战还是你强，咱就情愿受缚，与你去见大人。”金大力道：“步战你老爷还怕么？”说着跳下马来。郝其鸾才跳下马来，金大力赶着就是一棍。郝其鸾往旁边一纵。金大力打了个空，复赶着举棍打来。郝其鸾又跳了过去，蹿跳蹦纵，闹个不了，把金大力闹得个跟着打，赶着打，终无一棍打到他身上，只是打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郝其鸾见他力已乏了，与金大力复战起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二回 黄天霸辞别凤凰岭 金大力怒打菊花庄

话说金大力被郝其鸾出其不意刺中一戟，金大力连马都不要了，撒腿就跑，大声嚷道：“咱金老爷算上了你这小子当了！待咱养好伤，再来要你的狗命。”一面说，一面跑了个不住。郝其鸾哈哈大笑，说道：“你这狗娘生的慢跑，咱爷不追你就是了。若要跑死了，明日便不能战了。”说罢，也自回庄不提。

且说金大力，回到客店，也不与人知道，遂悄悄的进了自己房间，拿出刀疮药，在腿上敷了，又用布裹好，躺在那里气闷。事又凑巧，关小西自从那日放走郝素玉，是夜便害起病来。他却是感冒风寒，因此身发寒热，不能动弹。这也罢了，可怪何路通，自从私探菊花庄，在水里闹了一夜，被苇叶将脸上割破，又兼跌入陷坑，吊了一夜，不免又受些寒凉，因此也病在那里。李七侯、郭起凤、王殿臣三人，要保护施公，不敢稍离左右。施公只急得无法可想。

不说施公在客店暂住，再说黄天霸，当日奉施公之命，同计全、李五前往凤凰岭招亲。洞房花烛，极其热闹。翁婿亦极相契，夫妻是不必说得。招亲三日，天霸便与张七说道：“岳父，今小婿有一事奉禀：只因大人，当小婿临行之时，谆嘱再三，一经婚事办毕，即须前去保护往淮安上任，叮嘱转请岳父同行。还有褚老叔与朱大哥，也吩咐一齐同去。”张七道：“贤婿保护大人性急，

这也是个正理。我女儿亦非不懂道理的女子。今既嫁你，各事自应听你作主了。施大人那里，万一有了岔枝儿，他还可以帮助帮助。等贤婿到了淮安，将各事料理清楚，再来接我。那时我琐碎的事，也可完结，就好一劳永逸，与你久住。”说罢，张七回房安息。二人也回房内。天霸说道：“我本意想贤妻随后与岳父同去，岳父说叫你同着咱前去，未免叫贤妻有些父女难别了。”张桂兰道：“只是一件，与你同行路上怪有些不好意思。若再碰计、李说句笑话，那可更难受了。”天霸听说，也笑了一阵，于是二人安睡。

到了次日，张桂兰就将应带物件，收拾妥当。外面摆出酒席，张七与褚标、朱光祖、计全、李五、黄天霸五人，又算谢媒，又算饯行，早晚两顿，均是畅饮高谈，极其快乐。席间朱光祖望着黄天霸等说道：“见着大人，代为先言，就说一经事毕，即便前来。”大家欢呼痛饮，直到二更将近，方才散席，众人回房。

次日天明，大家都已起身，将行囊等件，捆缚定当。庄丁装上驮车，各人暗藏兵器，扎束妥当，又向张七告别。张七一一答礼。末后张桂兰拜辞。张七又勉励了几句“夫唱妇随”的话。张桂兰口中答应，眼眶却流下许多泪来。张七见这光景，也不免依依不舍，终究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只得忍着泪送至下山。看看众人与女儿、女婿上了马，张七方才回去。黄天霸等下了山，走了一日。褚标、朱光祖二人先分了路，各自回去。黄天霸夫妇及计全、李昆四人，还有两个庄丁，直向淮南的这条路而来。暂且不表。

再说施公住在客店，日望黄天霸等回来。看看又过了五六日，仍是未到，施公颇为着急。所幸关小西、何路通的病，已渐

渐好了起来。金大力的伤，已是全好。这日金大力正在那里纳闷，忽然走进一个人来，大声说道：“今有菊花在差人到此，说郝其鸾约金老爷，明日一决雌雄。若是不允，他便今夜前来行劫了。”金大力一闻此言，重重大怒，即叫来人去告诉他：“明日准战。”来人回去。金大力便见施公，禀告一切，道：“依卑职愚见，今日便去他庄上，给他个出其不意，打他个落花流水。”李七侯在旁说道：“卑职愿与金大哥同去，以便做个帮手。”施公应允：“但宜小心要紧。”二人答应，挨至日落，便取了兵器，直往菊花庄而来。二人沿途商议妥当，已到庄口。猛见对岸有个人，在那里拉曳吊桥。李七侯便一箭步，蹿到桥上，举起刀来，便将那人砍倒。金大力也过了桥，直奔庄上。李七侯绕至后墙，从高而下。金大力直向大门打进。此时大力如吃了虎肉一般，举起大铁棍，走到郝其鸾的门首，打倒了两个庄丁，一直冲杀进去。毕竟郝其鸾曾否被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三回 郝其鸾中棍遭擒 李七侯奋勇杀敌

却说金大力打倒庄丁，庄丁飞跑进来，说道：“庄主爷！外面有个大汉，手持铁棍，打死了好些庄丁，现在冲进来了。”郝其鸾闻言，才要转身去取兵器，只见金大力打了进来，庄丁拦堵不住。郝其鸾一面叫人，飞速将大门堵住，不要放他出外；一面一个箭步跳到院落。金大力瞥眼看见，举起大棍，劈头打来。郝其鸾此时，也有人给他兵器，他也手提画戟，杀上前来。金大力一看，说声：“好呀！”将铁棍往下一沉，庄丁跌倒了十几个。金大力说：“这才打得畅快。”话犹未了，但见郝其鸾道：“狗囚休得逞能！郝爷爷取你狗命。”说着一戟。金大力看得真切，猛将铁棍往上一架。郝其鸾虎口一震，疼痛难忍，手一松，那枝画戟，已经打落在地。郝其鸾说声：“不好！”赶着往外一跳。金大力第二棍又到，却好庄丁赶来。郝其鸾抽个空，叫人将宝剑取出，他便执剑在手，又杀进来，只在金大力前后左右，遇空就刺。此时金大力杀得性起，不辨青红皂白，将棍举起来，乱舞一阵。郝其鸾赶紧要让，已是咕咚栽倒在地，几乎送命。那些庄丁，见主人打倒，一窝蜂还要上来相杀。金大力复大声喝道：“尔等快拿绳索，将他绑起。”那些庄丁，站在那里，口中答应，身子不动。又喝道：“你等现不拿绳索，快些给我退出大门之外！”金大力见郝其鸾躺在地下，已是动弹不得，便将他腰带及袴带，一齐解下，

把郝其鸾四马倒攒蹄捆个结实，又撕了一块衣襟塞在他口内，然后抛在黑暗之中。又将大门关好，用杠子闩起来，便提着棍子，直往后面而去。转过厅房，到了内宅第一进，只听屋上，叮叮当当，打个不住。金大力仰上一望，正是李七侯在那里与郝素玉厮杀呢。金大力看得清切，遂喊道：“李七使劲儿，底下那小厮已经捉住了。这个不要给他放走呀！”李七侯一听此话，便知金大力已将郝其鸾捉住，一面与素玉对敌，一面招呼底下道：“金大哥，那小厮既已捉住，你可先把他背回去见大人，不要再给他跑了。”金大力遂将郝其鸾背回。

再说郝素玉正与李七侯在瓦上厮杀，正是酣战，忽见素玉虚晃一刀，望后便走。李七侯疑惑他欲要逃去，遂在后面紧紧相追。看看追得切近，只见素玉一转身，将软索锤放下，直望李七侯打到。李七说声：“不好！”赶向旁边躲让。饶到让得快，肩膀上已着了一下。李七侯站立不住，只听咕咚一声，已从屋上滚到地下。郝素玉见李七侯中锤跌下，也从屋上跳下。李七侯就地一滚，两脚一使劲，望上一撑，已站立在院落之内。等到郝素玉跳下，他已一刀刺了过去。郝素玉望旁边一闪，让过一刀，顺着势复一刀，直往李七侯胸前刺去。李七侯用刀架住，拨在一旁。此时李七侯却换了刀法，喝声：“着！”一刀望郝素玉足下砍来，郝素玉身子一纵已上了屋。李七见他又上了屋那里肯舍？也跟着纵上了屋。郝素玉便将软索锤取在手中，一转身，放了出去，正击中李七侯手腕。李七的朴刀已打落屋面。李七侯说声：“不好！”转身就跑。郝素玉也不敢追赶，恐外面更有能人。只得回转厅房，复从屋上跳下，检点庄丁，死伤的共有十五六个。当时着人将受伤的抬去歇息；已死的，明日掩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四回 李公然仗义释其鸾 张桂兰有心结素玉

却说金大力背着郝其鸾赶回客店，天色已晚。施公等俱已起来，金大力禀明各节。施公便命将郝其鸾锁在空房，等将郝素玉捉住，一齐押入宿迁。

说着，忽听店外车马之声，吵嚷不已。施公便命施安往外观看，究系何事。施安答应，才到了店堂，已见计全等人进来，施安进去禀告，计全等去将行囊物件搬进店内，也就与李公然进去，先给施公请了安，然后将天霸招亲，张桂兰同来，朱光祖答应因要将自己事料理清楚，随后就到的话，一一禀知。却好黄天霸进来，见施公请安道谢，站立一旁，便将褚标不愿前来同张七等到淮安再去的话，又细细说了一番。施公道：“你的房间，刚才已招呼店内另腾一间女屋，好让你夫妇同住。”天霸道：“卑职感大人的恩典。”施公道：“你妻子少停片刻，本部堂是要请他见见的。”黄天霸道：“少停，卑职就命他前来给大人请安谢罪。”又道：“卑职岳父还道先给大人请安，从前冒犯还求恕罪。”施公道：“不是当日那一番举动，如何有今日这段奇缘。我生平是不念旧恶的。”天霸道：“大人不知为何事，耽延至今？”施公见问，便将郝其鸾如何行劫，关小西如何大战郝素玉，何路通如何侦探菊花庄，后来二人有病起来，如何金大力与李七夜打菊花庄，郝其鸾使大力擒住，现在此间，李七因战素玉，尚未回来，才派王殿

臣、郭起凤去接应的话，告诉了一番。黄天霸未及回答，只见李公然站起来说道：“这郝其鸾，卑职是知道的。他向来领着妹子安分守业，并不恃强恶霸，却是一身武艺。郝素玉曾得异人传授，比他哥哥还高强。今已被捉，可否还求大人格外不咎既往，以警将来。让卑职令他矢志归诚，将功赎罪。”施公道：“郝其鸾，贤弟既知其底细，当准如所请便了。”李五又谢了罪，然后退出。

关小西等迎接上来，给黄天霸道喜，还要请张桂兰出见。黄天霸又与大家叙谈了一番，接着李七侯、郭起凤、王殿臣也回来了，彼此问讯了两句。李七即往施公前，将与郝素玉大战的话，禀告了一番，这才退出，与大家闲谈一番。黄天霸又将自己的住房安置妥当，即便叫张桂兰去见施公。张桂兰当即换了衣服，随着天霸前去。天霸先向施公说知，然后张桂兰进去，先给施公行了个全礼。施公也还半礼。张桂兰复又磕头谢罪，施公又让了一回。张桂兰这才立一旁，娇声说道：“前者冒犯虎威，自知罪不容赦。乃蒙大人恩施，格外俯准玉成，小妇人以当随着夫主竭效犬马之力。即小妇人之父，亦嘱转致谢罪，恕其前罪。”施公道：“从前之事，是属冒昧而行，亦复天缘凑合，本部堂断不追念。以后能随天霸立功报国，夫唱妇随，不负本部堂撮合之心就是了。”张桂兰道：“是，大人的恩典，敢不竭力报国。”说罢，施公即命他回房。张桂兰也就退出。黄天霸又命与众兄弟相次见礼已毕，这才归房。

此时李五已至郝其鸾房内，见他闭着二目，缚在那里。便上前喊道：“贤弟不要惊慌，愚兄已在大人前给你求过。大人已准其不咎既往，特嘱愚兄前来特为你解缚。”郝其鸾听说，将二目睁开一望道：“原来是李五哥，你老为何也在此处？小弟早知如

此，悔不当初了。”李五一面将他背缚解下，一面说道：“贤弟你为何也要学那一流人物。今日若非愚兄到此，贤弟少不得有灭门之祸。”郝其鸾道：“此话说来甚长，皆是小弟为人所愚，以致如此。只因前者谢豹来信，甚言施公贪鄙异常，他曾前往行劫，因大受其辱，嘱小弟前去帮助。小弟及至到了那里，闻见他已经被捉。因此探听施公必走此地，才生出这个主意出来。等到后来，知其为人所愚，已成骑虎之势。今蒙老哥生救，小弟粉骨碎身，不足以报大恩。”李五道：“好在愚兄在成人前，代你辨白清楚，只须同着贤弟去大人那里谢个罪，就是了。”郝其鸾间说，即站起身来，跟着李五，先禀知大人。施公答应：“即时带进。”跪下面，磕头请罪。施公见他人品还不俗，当即申斥了几句，又招呼他戴罪立功。郝其鸾唯唯听命，磕头退出。又与众人各各相见，然后回菊花庄而去。

于是大家复聚在一处，谈讲郝其鸾的事。关小西极言：“郝素玉的武艺高强，若遇着黄嫂嫂，二人大战起来，那才好看。”李五道：“据我看，不必一定要战起来，才知高下。不妨今黄贤弟媳将他请来两人比一比，大家就可看见了。”黄天霸道：“五哥此话不错，等咱叫他请他来比试比试。”说着即站起身来，去往自己房内与张桂兰说知一切。张桂兰道：“即是郝家女子有这等武艺，只须明天我去会他。不知大人可否允准？倘若应允，我也可显显我的武艺，并叫姓郝的也知道此间有我这么一个人。”黄天霸欣然到了施公房里，缓缓说道：“卑职妻子闻说郝素玉武艺高强，实在心下羡慕。拟赶此时大人未曾启节，前去结识了他。或者随后有用他处的时候，就可用卑职的妻子前去招呼。卑职因大人已将该兄开罪在前，卑职故敢斗胆请命，行否即求裁夺。”施

公沉吟半天说：“此事未尝不可。但能与郝素玉说明，以后如有用他之处，悉听调遣，不得违拗。本部堂也可得一员女将，贤弟可将此话对尔妻说明便了。”黄天霸唯唯退出，当即告知张桂兰一切。张桂兰喜出望外。次日一早，张桂兰暗藏些兵器，又禀告施公，上马而去。欲知张桂兰见了郝素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五回 语话衷肠佳人重义 情联手足侠女同心

却说张桂兰奉了施公之命，准其前往，结识了素玉。到次日，他便结束个簇新，身穿一件大红湖绉密扣刺云紧身小棉袄，上加湖色摹本缎通体镶滚灰鼠大衫，外罩元色湖绉洒花披风，下穿元色湖绉洒花百褶裙，内衬元色湖绉洒花滚脚罩裤，大红缎绣花弓鞋；头上盘了一个螺丝髻，八宝镶嵌足赤金簪，耳戴一副八宝镶嵌珠环，元色湖绉抹额，当中钉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一朵白绒球战巍巍高插顶门上面；腰间斜佩着八宝镶嵌剑，匣内藏一口七星宝剑，肋下暗藏两把朴刀，随带袖箭；坐一匹银鬃马，金辔勒，大红缨。结束停当，先往施公前请安禀辞。施公看那样装束，不愧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实是可羨。便道：“你要速去速回，毋须耽搁。”张桂兰答应，随即出了客店，跨上马，随跟几个庄丁，直往菊花庄而去。即时来到庄上，着庄丁进内通报，那庄丁转身向里跑去。

张桂兰骑在马上，在门口等了一会。只见正门开处，迎出一位女子，约在二十左右，生得颇为美貌。头挽凤翅髻，元色湖绉包巾，当中按着一块翡翠，两鬓斜插一对蝴蝶双飞镶八宝珠花，一朵朱缨，顶门高插，耳带乾绿翡翠珍珠环；外穿着一件大红湖绉金银鼠袄，内衬湖色湖绉元缎镶滚密扣紧身，腰挂佩剑，下穿元色绣花百褶裙，藕花色元缎刺云滚脚罩裤，脚着湖色绣花弓

鞋，紧系元色兜根缎带，窄窄的一双三寸金莲；薄点胭脂，淡施薄粉。后跟着两个丫环，缓缓的迎了出来，只听得一个“请”字，张桂兰赶着下马，走了进去。郝素玉让至厅上，见礼已毕。张桂兰道：“小妹久仰贤姐英名，无由相见。昨日同拙夫由凤凰岭到此，始知贤姐令兄误信人言，前去行劫。多亏李五老爷，在大人前力保，始将令兄解释回庄。小妹因闻关老爷道及贤姐武艺精通，真是女中豪杰，小妹因此禀求大人，冒昧前来拜谒，一来叩教，二来藉慰平生。唯恨相见太迟，不能久相共处。”郝素玉道：“小妹荒村陋质，蒲柳^①之姿，敢云技艺高？不过略知一二。久闻贤姐芳名远播，本领惊人，妹子亦相见恨晚。从今以后，还要时常请教，朝夕共聚。今日驾已到此，务留贤姐畅谈一日，彼此得能畅所欲言，不知贤姐尚肯不弃。”张桂兰道：“乃小妹固所愿也。无如临时大人坚嘱再三，可早来早去，恐留此不免见责，且坐片刻，再行告辞便了。”因道：“小妹尚有一言奉告：顷者奉命至此，大人之意，令兄此既不见罪，将来戴罪立功。还欲求贤姐，如以后有借重时，尚拟奉烦大力帮助。特嘱小妹务请贤姐应允。但不知可否俯允？”郝素玉道：“施公手下能者颇多。即如那关姓之人，武艺亦颇出众，足以抗敌几辈。况有姊丈、贤姐共相保护，则施公左右，亦可谓‘人才济济，猛将如云’。小妹不才，何敢滥施其侧。倘施公既有此意，小妹亦不敢辞。如有召见之时，只须一纸书，小妹当奉命前往。非敢谓足供驱使，藉以与贤姐把晤。”张桂兰道：“既承不弃，小妹是心感不忘了。”郝素玉道：“小妹得一睹芳颜，便是三生有幸。前者贤姐去盗金牌，又是何

① 蒲（pú，音葡）柳——水杨，秋天很早就凋零，旧时用来谦称自己体质衰弱。

意呢？”张桂兰道：“当日闻得拙夫本领素著。那时小妹赌气，去将金牌盗来，偏指名拙夫上山去取，意在瞻仰他的意思。现在细细想来，终觉荒唐太甚。”郝素玉道：“贤姐既如此做出，后来姊丈究竟去否？本领究竟如人言否？”张桂兰道：“此事说来，颇觉惭愧。既蒙见爱，不妨直道其详，尚望贤姐勿作笑柄。”郝素玉听了这话，不觉叹了口气，然后说道：“如此看来，姐夫与贤姐是怨偶，反成佳偶了。可羨可羨！”张桂兰听素玉话内有因，便跟着口气问了进去道：“此亦天缘凑合，莫知为而为。自古婚姻，大半天作之合。但不知贤姐青春如此，想定许字多时了。”郝素玉听说，脸上一红，便腼腆说道：“小妹自父母去世后，随兄嫂度日。况且自誓，非技艺出众者，宁作孤凰，不为双凤。”张桂兰道：“不知贤姐必得如何人而可事之乎？”郝素玉道：“如姊丈一流，可毕夙愿了。”张桂兰道：“贤姐青春几何呢？”郝素玉道：“痴长二十一岁。贤姐尊庚几何呢？”张桂兰道：“占长一岁。”郝素玉道：“我与你盟心结义。”张桂兰道：“若谓焚香燃烛，徒然见笑于人。”郝素玉大喜，因道：“自此以后，便以姊妹称呼，不可稍存客气。”张桂兰亦唯唯答应。此时酒席摆出，张桂兰又请郝素玉的嫂子出来相见，然后入席畅饮。直到未申时候，方才散席。张桂兰即便告辞了。毕竟张桂兰代素玉物色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六回 施公为关小西议婚 李昆代郝素玉作伐

却说张桂兰辞别菊花庄回客店，便将天霸请进，于是把郝素玉的话说了一遍。因道：“妾意欲为小西择配，彼此年岁均各相当，武艺又不相上下。且小西口气亦颇属意，素玉心内也极赏识。而况大人曾言，有须用他的时候，还要叫他应命来此。若是闺中的朋友，而且他又与我结了姊妹，彼此皆情投意合，将来要做同帮同助的，你道此话如何呢？”黄天霸道：“话虽如此，怎么向大人说呢？让我同计大哥商量商量看。”说罢，黄天霸便走出房来，寻着计全，却好李五也在那里，天霸便将张桂兰所说的话，说了一遍。计全尚未开言，李五便道：“此事只须如此如此，便可成功了。”计全道：“既这么说，就请老五向大人说罢。”李五道：“计大哥，你代姓关的说不行，必得将他找来，叫他当面答应了，才得算数。就如黄贤弟把老婆带了来咧，到今咱还不曾吃他一顿。”天霸道：“五哥你不要挖苦咧。等你们到了淮安，大人请你们吃一顿就是了。”大家笑了一回，于是就将关太找来，叫他先给李五允下谢媒酒，关太也只得答应。

晚饭用毕，天霸去见施公，说明此意，施公应允，随即唤人招呼李昆商议。李五赶着进去，施公道：“顷据天霸述及张桂兰听言，郝素玉颇知感戴，且与张桂兰志气相投，并极佩服关太。现欲为他二人撮合。本爵之意亦可允许。但不知素玉之为人。”李五道：“若论素玉，是卑职素知的。武艺高强，为人贤惠，且具

有忠义之气。如蒙大人恩准，既成就关太家室了，素玉亦幸托终身。即大人亦可得一女将，张桂兰也可添一帮手，将来同赴淮安，定能夫义妇顺了。”施公道：“既如此说，就烦贤弟明日即去作伐，以所回信，便定行止。”李昆道：“大人吩咐，实是经权两便。卑职当前去便了。”说着，天霸退出。李五将此言告诉众人，并同关小西说了一会笑话。此时天霸进了自己的房，正欲将施公允从的话告知桂兰。只见桂兰说道：“你不要讲了，我通听说过，知道了。”二人且自安寝，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李五即辞施公，前往菊花庄而去。到了庄上，先着庄丁通报了。郝其鸾即便迎出。两人同到厅上，分宾主坐下。郝其鸾便先谢解救之德。李五让了一回，这才将奉施公之命，特来作伐的话，说了一遍。郝其鸾听说，赶着答道：“承大人之命，虽极谆谆，但小弟刑余之人，安敢上希荣宠。且舍妹质同蒲柳，亦难配松柏之姿。还希李五哥为我说辞，非小弟故违方命，实不敢妄攀耳。”李五道：“贤弟不愿俯从，愚兄亦不敢相强。若云高攀不上，如天霸之与张桂兰，这是前车之鉴，贤弟岂未有所闻吗？今令妹与张桂兰事同一体，还有什么高攀不高攀了？且大人之意，实为怜才起见。英雄侠女，天假姻缘，若故事推辞，竟是贤弟不许。”郝其鸾道：“承兄之爱，词意谆谆，倘敢再故辞，必拂盛意。小弟只好不自量力，请从台命便了。”李五大喜，又道：“还有一件顺人之意，拟在月内，即行择日，就近成亲。以后好带同令妹随赴淮安，作一劳永逸之举，并且大人恐怕尊处无多女眷，内事一切多有未谙^①已拟留天霸之夫人张桂兰，前来帮助令

① 谙（ān，音安）——熟悉。

妹料理了。即请贤弟示下。”郝其鸾听说便道：“且待商量，容当报命。”不知郝其鸾能答应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七回 代子申冤老妇告状 为民辨屈贤臣准词

却说李五，因郝其鸾踌躇未定，因道：“贤弟无须踌躇。在愚兄看来，只须粗备各物，数日即可齐全。倘然说独力难为。愚兄尚可帮助。且大人留下一位同事，姓计名全，以备将来他作男媒，兄作女媒之计。愚兄径可将他约来相帮料理。若然后到了淮安，再来迎娶，时候虽觉宽展，不免跋涉多劳。倒不如趁此各从省俭，究觉两有裨益。贤弟还请三思。”郝其鸾听说，也觉有理，便道：“既这么说，只得遵命。但各事粗鄙，礼节不周，还请老兄善为说解，求大人曲为原谅。一经择定吉日，便请老兄与计大兄前来帮助帮助。内事一切，则请黄夫人帮助贱内襄理。先请道达一言，那时再具帖过来。”李五道：“今承尊命，三日后当先纳采。愚兄回去，便请大人选择良辰便了。至于一概俗例，还望涵容一二。”郝其鸾道：“既为至戚，区区末节，何足讲求。”说罢，便命人摆酒。一会子摆上酒来，彼此用了午饭，李五就告辞回店，见了施公，备言郝其鸾已遵命应允，即请施公选择吉日，三日后，先行纳采。施公闻说大喜，当即择定十一月十五日入赘。又拿出三百两银子，为关小西的赘费。便命计全、李昆为媒。又招呼桂兰，即日移住菊花庄，帮郝素玉料理一切。大家均唯唯听命。次日，施公即吩咐动身，往宿迁而去。三日后，李昆、计全即至菊花庄纳采，仍与小西住在客店。张桂兰即于是日，移住郝素玉家。

真是姊妹情深，痛谈衷曲。直待吉日一到，关小西便去入赘。

不言郝家预备招赘，如何忙碌。且言施公到了宿迁，早有地方官出城来迎接。施公便换坐大轿进城。轿子未入城，只见迎面来了一个白发苍苍、年有七十以外的老婆子，头顶状词，拦着轿子，跪在地上，口称冤枉。施公便命住轿，招呼手下人，将呈子递上。手下人答应，便将呈词递上来。施公接过来一看，上面告的是：谋害亲夫，毒毙幼女，两条人命重案。施公细细看毕，便望下问道：“老婆子，你就是王陆氏么？”那老婆子道：“孀妇便是王陆氏。”施公道：“这王李氏，是你的媳妇么？”王陆氏答：“是。”施公又道：“你怎么知你儿子王开槐，孙女秀珍，是尔媳妇谋害的呢？有何凭据？可从实招来。若有半字虚言，定照诬告从重治罪。本部堂看看尔这所告的呈词，你儿子命，或是你媳妇所害。天下岂有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肯将他毒死么？此中显有不实之处，尔可细细讲来。”王陆氏跪在下面禀道：“大人在上，容孀妇上禀：孀妇今年七十二岁。四十岁上才得儿子。不到两年，亡夫就病故，其时儿子才三岁。时孀妇就苦苦抚养，领到十六岁，便给他学了个鞋子店的生意。也算他知道艰难，每月除养孀妇外，他省吃俭用，历年积聚了百吊钱。到二十七岁，就凭媒说合讨了一房家小，颇为勤俭。过门第二年，就生这个孙女。那知第三年冬间，因嘱儿子给他做件湖绉棉袄。儿子便道：‘你我这寒苦人家，要这样衣服何用？’媳妇就不愿意，因此两人就吵闹起来。孀妇将媳妇劝了一番。媳妇后来赌气，回他娘家去了。一连过了八九天，这日回来，便见他穿这一件元色湖绉棉袄，他们又吵起来了。那里晓得，媳妇由此就时常回他母家，动辄就与儿子吵闹，迥非初来的光景。今年八月初一时，孀妇女儿家来，接我

去过了两日。初六早上，忽然邻居叫小毛，跑来送信，说是：‘儿子同孙女，昨夜暴疾身死。’孀妇听这话，吓得魂不附体，赶着同女儿回来，果然见儿子、孙女都已死了。该应凑巧，那小毛在暗地就告诉女儿，说他夜里先听见儿子声音求饶命，后来又听见孙女大哭起来。到了天亮，便听见我媳妇就惊慌起来，说是儿子同孙女，都得了急病死了，怕得此中有别的怪事，孀妇向县里去喊冤。后来县太爷就来相验。两个人周身验到，并无一处伤痕，就说是实在暴病而死。孀妇此时无法子，只得备棺收殓。不意料媳妇的父亲李卜仁，因县大老爷验得无伤，反告孀妇诬告。幸亏县大老爷百盘开导，李卜仁才算没事。媳妇便由李卜仁接回娘家，只落得孀妇一人。所幸我女儿搬来住在一处。于今三月，忽然前夜三更时候，见儿子满头鲜血，站在床面前，说他身死不明，今有施大人到此，叫孀妇代他伸冤。忽然妇人惊醒，乃是一梦。次日起来，在外面打听打听，说是果有个施大人，早晚就到。因此孀妇叩求大人，给儿子伸冤。”说罢，又磕了两个头。施公听了这番话，当即说道：“王陆氏，你先好好回去，听候传讯。本部堂代你儿子伸冤就是了。”王陆氏起来。施公也就进城。到了行辕，立刻签提小毛，并淫妇王李氏对质。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六八回 酌理准情差提淫妇 蹈瑕^①乘隙追指奸夫

却说施公立刻签差去提见证小毛、淫妇王李氏，并父李卜仁，就县署升堂复讯，宿迁县旁坐案侧。施公便命提原告，王陆氏跪在下面。王陆氏与前供相同。又命提被告。差役将李氏带到，跪在下面。施公观看李氏，颇有娆态，问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丈夫王开槐、女儿秀珍，究竟因何身死？尔可从实招来。”李氏道：“大人容禀。小妇人二十三岁，凭媒说合，嫁与王开槐为妻。二年就生了珍儿。我婆婆见小妇人易于生育，也是欢喜。至今年搭交六年，从未怨过他家一句。不意祸从天降，八月初五夜间，忽然丈夫口称腹痛，女儿亦是如是。其时婆婆又不在家，到小妇人姑子家去咧。小妇人起来烧了姜汤，与丈夫并女儿服下，那知仍然照痛。又当夜深人静，无处延医诊治，小妇人心想等到明天，再去将婆婆、姑子接回来，去请医生前来，代他两个诊治。不料天尚未明，丈夫与女儿两个一齐死了。小妇人已是魂不附体，天明便去隔壁朱家，请他小毛去接我婆婆、姑子回来。他就说儿子与孙女儿，全是小妇人谋害死的了，便到县里告过。当经县大爷相验，并无伤痛，委系暴死。我婆婆才算没事。小妇人实在冤枉，总要求大人天断。”施公道：“本部堂且问你，那一

① 蹈瑕——乘机。蹈，乘，利用。

件湖绉的棉袄，是谁送你的咧？”李氏道：“小妇人回到娘家，向父亲要。后来父亲做给小妇人的。”施公道：“你丈夫既死，为什么不在夫家守节，伏侍孀姑，竟至回去母家，这又是何缘故呢？”李氏道：“当丈夫死后，小妇人也曾力劝婆婆：儿子虽死，也有你媳妇奉养，你老人家不必过恻哀切。争奈婆婆骂小妇人。因想：丈夫是死了，还要遭婆婆辱骂，实在忍不过去，屡欲自尽，又恐为人议论，说小妇人害死亲夫，畏罪身死。因此小妇人父，才将小妇人接了回去。过了一二月，等婆婆气稍平些，再回夫家，并无别故。”

施公听说，把惊堂一拍，喝道：“好大胆的淫妇！现有见证在此，等与你对质明白，那时尚有何说？”命提见证。差役即刻将小毛带到下面。施公问道：“你就是小毛，姓什么？多大岁数了？王开槐究竟怎样身死？你可从实招来。”小毛道：“小的姓韩，在朱家放牛，今年十五岁。八月初五夜，约三更时分，忽听间壁王家，有人喊求饶命，声音却不高。后来又听见他家小女儿，大哭两声，也就不哭了。小的当时也不知何事，只索罢了。等到天明，忽然王家大奶奶惊慌起来，说是他家大爷与他家女儿，全得了疾病了。复又到小的主人家中，央小的去接他婆婆。后来小的闲谈中，说起夜间喊求饶命的话，他家老奶奶，就说是‘谋死亲夫，毒毙幼女’，就去往县里告咧！这就是小的实供，别无虚谎。”施公道：“本部堂问你：他平时夫妻吵闹，你可知道么？”小毛道：“小的间或知道。”又问道：“你可知王开槐不在家，他家有什么人来走动呢？”小毛道：“外人并不曾看见过。”施公又道：“这李氏回娘家，一月去几次呢？”小毛道：“有时今日去明日来，也有时两三天、三五天不等。”施公听罢，又命带李卜仁。差役答应，

即刻带到，跪在下面。施公问道：“你向来作何营生？年纪几何？为什么纵容女儿在家宣淫，不加防范？以致谋死亲夫，毒毙幼女。尔可从实一一招来，本部堂尚可从宽，免尔之罪。”李卜仁在下磕头回道：“小的今年五十八岁，向为裁缝生理。女儿虽时常回家，只时暂来暂去，连三天都没在家过的。因为女婿的母亲，年纪甚大，无人服侍，亦且门户要紧。若问女婿是女儿谋害死的，小的实在不知底细。要害死的时节，小的也只得女儿不端，听凭夫家去告。即到县大老爷前来相验，说是实系暴病而死，因此小的才告他的诬告。后来经人说开，小的也就罢了。至于将女儿带回，因据女儿说，他婆婆任意辱骂，万难相处。后来女儿气忿不过，欲寻自尽，小的因此先将女儿带回来，过一两月，再送他回去。若说奸夫究竟何人？小的不敢妄指的，还求大人明察。”施公道：“本部堂再问你：你女儿所穿的元色湖绉的棉袄，究系何人与他的？”卜仁道：“这日女儿回来，就说是与女婿赌气。因为叫女婿做湖绉棉袄，女婿不肯，后来女儿就拿了钱问道：‘爹呀！这件衣服要多少钱呢？’小的告诉他，差不多要十一二吊钱，做得成功。后来女儿就拿出四两银子。小的当时问他，这银子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女婿不过手艺，如何会有银子呢？”施公说：“这却问的不错。他便怎么说，怎么回答你呢？”“女儿便说：‘这银子是女婿的一个舅表兄，现在江南跟官，不久回来，到他家看见表弟娶了新妇，给的见面礼儿。’小的听说这话，也就不追问了。当时把银子拿了过来，便就代添几吊钱，自己的工，做了一件元色湖绉的棉袄。”施公听罢，有个表兄，便问王陆氏道：“你可有个在江南跟官的外甥么？”王陆氏道：“这个外甥，还是娶媳这年走了一趟，从此并不曾来过。”施公道：“你可知道你外甥给了四

两银子，给你媳妇做见面礼么？”王陆氏道：“这不知道。”施公又问道：“王李氏，你这四两银子从何来的？快讲。”王李氏道：“委实是表大伯给的。当时婆婆不在面前，丈夫还在家，亲眼见的。”施公道：“你婆婆既不知道，你丈夫又死无对证，本部堂不动刑，你不肯招来。拖下去先掌嘴四十。”差役答应，当即一面打了二十。王李氏仍是不招。施公又拿鞭背。差役又将外衣褫^①下，即一五一十，鞭了二十下背花。王李氏但喊“冤枉”并无口供招出。施公便命且先行收监，李卜仁着一并收押。施公退堂。欲知王李氏如何谋害亲夫，毒死幼女真情，且听下回分解。

① 褫（chǐ，音尺）——剥，剥夺。

第二六九回 集英轩因梦悟诗 枯树岭开棺检验

却说施公回辕，参详了一回，只得安寝。睡至三更时分，忽觉信步走出辕门。走有半里之路，便是宿迁县城门。又望城外走去，过了吊桥，见左手有座大庙，庙前丛聚许多人在那里。又闻人说：三齐庙门口死了一人，不知是那一路倒。施公听说，便走过去看。及至走到跟前，并无死尸，只是一班江湖上卖艺的人，在那里变戏法。围着一堆人在那里看热闹。施公也站下来去看。只见那戏法的先变了些瓜果，又变了两只雀子、一只山鸡，到后来竟变出一具棺材，旁边立着一个人，好像公门中件作^①模样，手中掌着一柄斧头，忽然又不见了。一会子又装出一男一女，男的是书生打扮，女是俊俏佳人，在那里彼此戏谑。倏忽间一男一女，杳无踪影。又装出一个儒生，摇摇摆摆，走了出来，手中执着一柄白纸扇，嘴里咿咿呀呀念些诗。施公仔细听去，只听念道：

花事阑珊梦醒迟，玉人斜立倚花枝；

春光已逐东风去，害杀相思弱不支！

施公听罢暗想道：“这不是咏的伤春诗吗？”正自说着，又见那儒生去换了衣服，仍就是卖武艺的打扮，复到当场耍起拳来。

^① 件（wǔ，音午）作——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看了一回，因道：“以前变戏法，以后打卖拳。单这中间变材、装儒士，是个什么意思呢？”一会的子人也散了，拳也不打了，施公也走了。忽听人说：“宿迁县衙门失火。”施公赶紧往城根跑去。不料人多路拥，走到吊桥，忽然桥梁坍下一角，许多人跌入城河。施公一惊，醒来乃是一梦。又听一听，正打三更。施公便将梦中所见情形，详参一遍。因道：“棺材旁首立着一人，手执斧头，难道叫我开棺复验么？”又想那儒生咏的那首诗，起句是‘花事阑珊梦醒迟’，这头一个安着花字。第二、三句，‘玉人斜立倚花枝’，‘春光已逐东风去’这两句头上，安着玉春二字。末句便是‘害东相思弱不支’，分明是‘花玉春害杀’五字。这难道王陆氏的儿子王开槐是花玉春谋害的么？”又道：“王开槐是个手艺人，如何是儒生打扮的？”想来想去，实可疑。不觉又入梦境：只见一人生得颇为粗俗，手携幼女，立在床前，口称：“冤枉。”施公仔细一看，见那粗汉满头血迹，甚是可怜。施公问他姓名，已倏然不见。又见一武生打扮的，生得颇为俊秀，跪在床前，若作惧怕之状。施公也欲问他名姓，只听更锣乱响，惊醒仍是一梦。施公又悉心解悟道：“难道王开槐竟是为那武生谋害的么？且等明日再行严讯，务要追出了，才好为民治理。”于是施公复睡了一觉，已是东方已白了，红日高上。施公起来，梳洗已毕，用过早点，当命传知宿迁县听候，午堂亲临，复讯王陆氏控告一案。并着原差，将原告人证传齐。手下去后，日将晌午，施公便往县署，就在县署用过午饭。知县禀称：“原告人证传到，请大人升堂。”

施公随即升坐大堂，悉心复讯。先问王李氏道：“本部堂昨日住邑庙求神示梦，已蒙城隍神明示清楚：尔丈夫王开槐与尔女秀珍，实系为尔与武生同谋一并害死。尔尚有何言抵赖？可从实

招来！”只见王李氏只低头说道：“大人明见，小妇人丈夫，实系暴病身亡，委无谋害情事。且不知什么武生。若大人定要小妇人招出，不必说要用大刑，就是把刀架在小妇人头上，小妇人情愿杀死。要招口供，还是暴病身亡，不知什么谋害。若果真是谋害死的，难道县大老爷与小妇人也有什么奸情？有伤反说无伤，有心袒护么？”施公听说，大怒喝道：“好大胆刁恶淫妇！还敢强词顶撞！不用大刑，定不肯招，快取夹棍上来。”差役答应，随将王李氏拖翻在地，将夹棍在腿上夹起，两旁将绳子收起。只见李氏大声哭道：“小妇人实被冤枉！虽夫死了，也没有奸夫交出。”施公听说便命松下，道：“本部堂明日再复开棺检验，那时给你个真正凭据。验出伤来，看你再有何说，尔敢具开棺请验的甘结了^①么？”李氏道：“小妇人甘结愿具。但有一件，如验不出伤来，大人何以对小妇人丈夫呀？”施公道：“若验不出伤，本部堂自行参处，给你请予旌表何如？”李氏道：“既如此，小妇人情甘具结便了。”施公便命具上来甘结，着即仍然收监。一面传谕知县，预备搭盖尸厂。另传著名老手仵作一名，明日随往枯树岭，开棺复验。吩咐已毕，施公回辕。

次日，知县早将原被人证，及书差、仵作等人，在枯树岭旁伺候。施公亦出城五六里，便至枯树岭，早见尸厂搭盖齐全。施公下了轿，升坐公案。知县参见已毕。便命尸母王陆氏、尸妻王李氏，率领地甲、书差、仵作人等前去伐墓，现出尸棺。仵作用斧子将棺盖砍开，把尸身翻出。先由原验仵作，周身复验，喝报仍无伤痕。施公又命另带著名老手仵作复验，据报由上至下，遍

① 甘结——向官府写保证书。

身验到，委系因病而死，实无致命之处。施公闻报，便离公座，与知县亲临检视，也看不出何处有伤，但只见尸身肉烂皮腐而已。施公看过，心中好不难受，只好命人将棺盖了，再作计议。“本部堂准备自行参处，给李氏旌表便了。”正自暗想，命人封棺。忽从自身左右，陡起一阵狂风，吹得各人毛发皆悚，两目皆难开展。施公颇为诧异，暗自说道：“本部堂为尔有冤，特来开棺检验，争奈毫无伤痕。若果致命部位实系难验，尔今夜再去本部堂那里托梦，明日指诉，以便本部堂代尔作主。”于是便命人先行盖棺，加了封条，并派地方，妥为看守。王李氏仍然收监。吩咐已毕，便命回辕。毕竟如何验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〇回 淫妇狠心冤魂不散 奸夫毒手弱女何辜

话说施公开棺验毕，然后打道回辕。施公回到行辕，左思右想，实在忧闷，只得暂且丢开，有什么动静，再看夜间，好作计议。这夜施公才睡着一会，便梦见自己到了枯树岭，四旁无人，只有尸身睡在棺内。可怪那尸身，见了施公到跟前，便由棺内爬起来，望着施公磕了一个头，嘴里说了许多话，只是不解。后来又站起来，满头仍是血迹，又用手指指头顶，忽然用手一招，从旁来了个小女孩子。只见那女孩子，望着施公也磕了个头，站起来，也用手指指腹上，又指指心口。倏然间女孩子已经不见了，那尸身仍在棺内。施公醒来，重复详解，明日再作主意。

到次日，将那个著名老件作金标传来，望他说道：“本部堂昨夜梦城隍神示兆，说王开槐实系致命中伤。尔亦明知其情，有意蒙混。本部堂定将尔照知情不报，得贿卖法例，加一等从重治罪。”那金标正欲辩白，施公不由他分说，便喝道：“毋许多言，速速前去！若三日验出，本部堂重重有赏。”金标不敢再说，且先行回去，与老婆商量商量，有何不可。一会子到了家中，他老婆便问道：“施大人传你去，究为何事？”金标听说，便将以上的话说了一大遍。只见老婆说道：“你说死者周身无伤，你曾细细检验么？”金标道：“那一处不曾验过？”他老婆说道：“头顶上可曾验过么？”这句话把金标提醒了，答道：“头顶上没有验过。”也

是冤魂未散，合该金标的老婆，要在施公手上犯案。

且说金标听了老婆花玉春的话，次日便去施公那里悄悄告诉。施公便道：“你前日坚说不知，现在怎么知道？”金标禀道：“乃小的妻子向小的问头顶曾否验过？小的说不曾验到，他就说出这句话来。”施公听说此话，就疑惑起来：怎么一个妇人，就有这等见识？便望下问道：“你家妻子是姓什么？”金标道：“小的妻子姓花名叫玉春。”施公听说：“花玉春”三字，忽又触起梦中那首诗来，暗想这里有什么岔事？因道：“你妻子见识很好，如明日果能验出伤来，本部堂从重有赏。尔且退去。”

次日，施公仍去枯树岭，先验封条，次命李氏之父李卜仁，及李氏同到棺前，跟同开棺。仵作将棺盖开下，当即复验一周。据报仍无伤痕。施公喝令将头上头发打开，细验头顶。说着，留神察看李氏形色。只见李氏登时变了颜色，两眼的光都瞪了。施公知道有异，旋据仵作喝报：“验得头顶中间，有四五寸长铁钉一根，委系被钉钉死。”施公听报，又命将钉拔出。仵作答应，随将铁钉呈上公案。施公便命宿迁县同看。又命将李氏带上，把铁钉与李氏看过。即叫人将棺盖好，仍旧用土工封墓。一面带同原被告人证，及书差、仵作，径回县署复讯。

施公升座大堂，问李氏道：“好大胆的淫妇，今本部堂验出真伤，尔尚有何辩驳？”李氏尚未回答，只见李卜仁禀道：“小的生这不孝之女，做出如此的大案，小的实不知情，求大人尽法惩治，好伸我女婿之冤。”施公道：“你既不知情。姑从宽发落，尔当听候判断。”又问李氏道：“尔是招与不招？”李氏见抵赖不过，只得招出，因道：“小妇人听信人言，下此毒手。只因母家前庄，有个姓吴的名叫吴良，是一个武举出身，家中颇有些钱文。前年

三月三日，小妇人在门口买菜，吴良走此经过，又起了一点邪心。他也见小妇人稍有姿色，于是两情相合，就此成奸。”施公道：“那吴良难道没有家小么？”李氏道：“妻子新死。”又问道：“他家尚有何人？”李氏道：“他有个祖母，今年已有七十多岁，双目不明。还有前妻生的儿子，今年三岁，寄在他丈人家过活。”施公道：“尔既与他有奸，后来便怎么害你亲夫与你女儿呢？”李氏道：“由此日往月来，来至今年已整二年多了。小妇人凡到吴家去，皆是两头说谎，因此娘、婆两家，皆不知道情节。这日小妇人刚从吴良家走未多远，先见丈夫走来。其时丈夫并未看见，小妇人终是胆怯，当晚也就回来夫家。过了几日又去吴良家内，将这话告诉吴良，原欲与他拆散。那知吴良甘言蜜语，小妇人受骗，就答应了，也不料起这歹心。到八月初五，他听我婆婆到姑子家去了，他到了二更时分，他就一人到了夫家，手上拿了一柄刀，把门打开，见了丈夫就要杀他。小妇人见他那种杀象，就要喊叫。他又指着小妇人说道：‘你如喊叫，就是一刀。’小妇人被他吓的也就不敢唤了。我丈夫也就被他吓昏了。他便将刀抛在地下，就把丈夫背绑起来，此时丈夫也醒了，便哀求他饶命。他那里肯依？小妇人也去求他，他也不睬。复又撕了块布，将丈夫嘴塞住，就从身上掏出一根钉来。又在地下拿了刀，用手提刀，将钉在丈夫头顶上钉下，登时丈夫就死了。此时小妇人已吓软了，话也说不出，只眼睁睁的望着他动手。我那秀珍女儿，从床上忽然爬起来，哭个不了。吴良一见说道：‘一不做，二不休。留了这小孩子，终久是祸，不如一起斩草除根。’说着，又将秀珍抱起来，在桌子抽屉内，寻出一根针来，在秀珍肚脐戳进去。天尚未明，女儿也就死了。他见二人皆死，复向小妇人说道：‘你不能说出来，你

若是露出风声，你的性命立刻难保。你就说他父女两个，暴病死的。即是有人告你，虽把包老爷请来，都验不出伤来。’彼时小妇人也是无法，只得依允他了。”说罢，大骂吴良道：“你这狠心贼！害得我好苦呀！眼见得你还要抵命了。”施公听罢，叫人录了口供，着仍收监，候提吴良到案，再行断绝。

一面飞差签提吴良，当日就将吴良提到。施公随坐晚堂，先问了一遍。吴良仍思抵赖。后命带到李氏对质，吴良也一一招认道：“王开槐实是由小的一人用钉钉死，其女秀珍，亦是小的用针戳死是实，情甘抵罪。”施公也就往下不追，但命将吴良口供录下，分别收监，听候拟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一回 案外案因案破案 奸里奸以奸从奸

话说施公审明王李氏听奸夫吴良谋死亲夫，虽未帮凶，实系因奸致害，仍与谋害亲夫事同一律，照谋害亲夫例拟以凌迟处死。吴良奸淫有夫之妇，复又谋死亲夫，又戳死幼女，实系罪大恶极，本拟斩监候，应照例加一等，拟斩立决。王李氏之父李卜仁，虽属不知情，究属教训不严，拟杖一百。王陆氏守节抚孤，老年丧子，实属可怜，着于亲房中择其应嗣者立继，并着宿迁县捐廉助银一百两，给于王陆氏身后之用，以示体恤，而悯孤贫。宿迁知县胡礼听断不明，办事草率，于此等重大之案，不能悉心讯察，实心地糊涂。本应参处，姑念尚未贿赂，着记大过一次，罚半年俸，以示惩戒。此案断结。随即签差去提件作金标，并该妇花玉春，即时到堂，听候严讯。宿迁县见了这个公事，忙无头绪，不知金标犯了何罪，又提花玉春实为何因，而又不据问，只得飭差去讫。

施公退堂一会子，金标与花玉春，都行提到。施公随即升堂，命带金标先提讯。金标跪在下面。望上禀道：“小的蒙大人恩提，不知身犯何罪？求大人示谕。”施公道：“尔本无罪，办事勤劳，本应重赏。但有一事，不得不问尔明白。尔妻花玉春系个原配？抑系奸占？”金标道：“小的是续娶。”施公道：“还是处女？还是

再醮①？”金标道：“是再醮。”施公道：“花玉春前夫，你可知道作何生理呢？”金标道：“花玉春前夫，小的是知道的，姓卜名唤卜干，是本县里粮差。只因卜干七年前死了，花玉春因无养育，凭媒说合。再醮小的为妻，于今已有七年了。”“花玉春今年多大岁数？”金标道：“现年三十九岁，三十二岁上娶她为妻。”施公道：“尔今年多大了？”金标道：“小的四十六岁。”施公道：“尔知花玉春嫁卜干时节是处女，是再醮？”金标道：“这个，小的记不清楚了。”施公道：“花玉春如何知道验王开槐的头顶的？”金标道：“那日小的心下愁烦，因此对小的妻子说出。后来小的妻子就问我头上曾验看？小的被他提醒了，就此来禀大人。”施公道：“他怎么就知道头顶上有伤呢？”金标道：“小的不知。”

施公又命带花玉春。花玉春慌忙跪倒地下。施公道：“你就叫花玉春么？”下面答应正是。施公道：“本部昨夜忽得一梦，见有个书生，在本部堂面前告你，说是你同什么姓卜的，把他谋害毒死的。本部堂正要问他姓甚名谁。忽然来了个粮差的打扮，与那书生对驳诘。那粮差说是不知情，全是你一人主意。本部堂不能不将尔略问一问，好让本部堂解此疑惑。”只见花玉春听了此言就呆了。跪在下面回道：“小妇人自嫁前夫卜干，不到两年就死了，再嫁金标，于今已有七年。向来安分，不敢为非，恩求明察。”施公道：“你初嫁时是几岁呢？”玉春道：“初嫁是二十五岁。”施公道：“你这话有些不明白。据你说今年三十九岁。再嫁金标，已有七年，定是三十二岁嫁金标的了。你又说嫁与卜干不到二年就死了，则是嫁卜干的时候，已有三十岁了。你怎么又说初嫁是

① 再醮 (jiào, 音叫) —— 再嫁。

二十五岁呢？”这话把花玉春问得目瞪口呆，一时难以回答。”施公大怒，喝道：“好大胆的泼妇！尔可记得住桃花坞杨秀家隔壁，那日三更时分，用铁钉将尔亲夫钉死的时候么？快将谋杀亲夫实话招出，免得动刑。”花玉春禀道：“小妇人只知亲夫卜干，委实因病身死的，别的不知。”施公道：“左右来将他夹起。”立刻拖倒在地，用夹棍夹起来。金标站在阶下，只吓得乱抖。花玉春被夹不过，只得喊道：“愿招。”施公命松了刑。花玉春跪在地下招道：“小妇人自幼时本与卜干住在一街，二十岁就与卜干有染，其时即以终身相托。后来小妇人父亲，因做了件作行当，公门中饭吃怕了心，一意将小妇人嫁了读书之人。适有个姓宋的，名叫宋忠，是本县的人，却不曾进学。又因他单身人，于是就央媒说合，将小妇人嫁他。那时小妇人年才二十五岁。自嫁宋忠两年后，便与卜干决不来往。这日宋忠去考，小妇人在门口买东西，忽见卜干走此经过，于是又惹起孽缘。后来忽被宋忠撞见。当时宋忠碍些体面，不曾声张，决意搬下乡住。就在桃花坞杨秀家隔壁租了三间屋子，两间教书，一间做房。因此小妇人自知惭愧，亟思改过。不料神差鬼使，这日卜干下乡催粮，又走门口经过。千巧万巧，丈夫刚进城去，故此又与卜干做了无耻之事。后因丈夫教这蒙童，竟弄得衣不终身，食不终口，又因卜干时常托人带些银钱与小妇人用，因此小妇人就生出这个毒计，把宋忠钉死，声称暴病而亡。其时小妇人的父亲已死，无人责问，小妇人便跟了卜干。”施公道：“你怎么想得到用钉钉死的呢？”花玉春道：“只因小时听见过我父亲说过一回，却记不得什么案子了。后来竟未验出，直至二三十年，还是凶手自己说出来才破案的。”施公道：“你自嫁了卜干，怎么又嫁金标？卜干又怎么死的呢？”花玉春道：

“小妇人既嫁卜干，以为遂我初愿。那知卜干得了疯疾病，不到二年他又死了。小妇人自叹命苦，且又无得养育。适值金标常走门口，竟被他勾引上了，后来才跟他的。”施公命人录了口供，又问金标道：“尔与花玉春，是否先奸后娶？”金标道：“实因卜干死后，然后娶的。”施公便提笔判道：“花玉春因奸谋死亲夫宋忠，照例拟以凌迟处死。卜干虽无帮凶情事，然不应奸占有夫之妇，亦应问罪，姑念已死，着无庸拟^①。金标奸娶犯妇，虽不知情，究有应得之罪，着从宽杖一百释放。”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着无庸拟——确实没有必要再依原计划判处死刑了。庸，常与弗、勿、无等否定词连用。

第二七二回 吉日良辰小西入赘 佳肴美酒计全闹房

且说关小西自聘郝素玉之后，便与计全、李昆同住客店，只等吉期一到，就去招亲。张桂兰却在菊花庄帮同素玉料理各事。李昆、计全亦时往他家帮助郝其鸾料理。光阴迅速，这日已是十一月十三日，计全、李昆、郝其鸾三人，早将新房收拾焕然一新。郝家又接许多亲友，来吃喜酒，前后的房，都挂了红纱灯。到了十四晚上，便备了好两桌酒席，一来为的是暖房，二来又算请媒。另有一桌送到客店，专为关小西而设，因他这日，尚不便前来。关小西便收了酒席。晚间便将店主人约来同饮，倒也不甚寂寞。郝家这日晚上，前后的灯点得如同白昼。新房内高烧的一对红烛，桌上摆些许多珍奇宝玩，房内前后陈设一切，俱是簇簇生新。中间列着一桌盛席。计全首座，李昆对陪，郝其鸾的姑夫王明亮，坐在上横头，主人坐住主席。四人欢呼畅饮，说不尽绮丽风光。里面这便是张桂兰首座，其余便是郝其鸾的姑妈、姨娘、舅母、表姊妹、妻嫂等人，皆按次序坐下，他妻子相陪。也是欢呼畅饮，直饮至三更，方才散席。计全、李昆仍回客店。次日一早，便有鼓手到客店，伺候关小西换了衣服，坐了轿子。计全、李昆二人先行，鼓手引着小西，往菊花庄而去。

不一会已至，郝其鸾早迎出来。关小西即便下轿，到了厅上，先行过礼，然后坐下。计全、李昆相陪三道茶。又与诸亲六戚挨

次见礼。诸事已毕，大家又谈笑了一会。光阴迅速，日落西山。傧相出来，迎请了新贵人一同参拜天地。只见得鼓手乐器齐鸣，笙哥聒耳。小西穿了新衣，由计全、李昆送入后堂。但见张桂兰、郝其鸾盟嫂并喜娘妇^①，拥出新人。傧相又请关小西将新娘盖头揭去。大家一看，但见郝素玉，打扮如同仙子一般：头戴凤冠，身穿蟒服裙，低垂二目，若有不胜羞涩之状，迥非阵上临战交锋那种雄纠纠的光景。于是关小西、郝素玉并立红毡之上，傧相赞礼，二人拜过了天地。傧相又请新人进房合卺，安床撤帐。吃过交杯酒，由喜娘通报出来。外面傧相，复请新人登堂见客，于是双双走出房门，郝素玉由喜娘搀扶，两人分上下并立。傧相先请媒人二位见礼，计全、李昆赶着上去，傧相请新人须下全礼。计全、李昆赶急叫住道：“不可。”郝其鸾道：“谢媒须得全礼。”计全、李昆同道：“真正媒人，还要算那八仙软索锤呢！”这句话，把关小西、郝素玉二人说得脸上通红，大家也是哈哈大笑。傧相又请郝府亲戚见礼。于是姑表姨舅等人，以及舅爷、舅嫂，一一参见已毕。然后请张桂兰与郝其鸾盟嫂李翠凤两位全福太太收拜了。新娘子进房，小西仍在外陪客。一会子摆上喜筵，前后男女共四桌。真个是觥筹交错，水陆交陈，说不尽喜气盈门，欢呼满室。直至二鼓相尽，方才散席。

计全、李昆暗暗叫厨房里另备了酒菜，拣那会闹的留一两个，以便闹房。只见傧相来请全福老爷送房，好让新贵人入洞房花烛。计全、李昆一人执一枝烛台，将关小西送入洞房内。随即招呼人，开了桌子坐位，叫厨房内把六碗八碟一坛酒送了进来。

① 喜娘妇——旧式婚礼中照料新娘的妇女。

一会子厨房里送进来，摆在桌上。计全便走到郝素玉跟前，先作了个揖，说道：“今日告罪在先，减去授受不亲之礼，即请贤弟媳，一齐畅叙一番，以便说笑笑。过此以往，见着面你只叫我们赖参教大伯。我们只托老实叫你声弟媳，快赏个脸罢！”郝素玉低着头，一言不发。旁边喜娘说道：“姑娘理应相陪，只是初见面儿怪臊的，请老爷包涵的。还是姑老爷代姑娘陪着老爷们饮完一会罢！”计全仍是不依。李昆道：“既是喜娘这么说，就依着他罢！譬如关贤弟门分一杯，却叫他吃双，陪那一杯是给代弟媳的。”计全道：“如此也还使得。”说着，就拉关小西及诸人坐下。计全就叫人折了一枝花，拿出一面鼓来，效当日唐明皇击鼓催花的故事：将花由各人传递，只要花接到那人手里，外里鼓声停住，便是那人吃酒。大家皆道甚好。于是就传起鼓来，由计全递花，各人递了一遍。可巧关小西才接住花了，外面鼓声停了。计全就斟上两杯酒来给小西吃。小西也无推辞只得喝了。计全又叫起鼓，这回却是计全喝。由是传了六七遍，关小西倒喝了大半。李昆等又筛了六杯，小西要端起来喝。只见喜娘走了过来说道：“诸位老爷赏个脸，姑爷这六杯酒，给小娘代吃了罢！”说着就去端杯。计全道：“这个酒不准你吃。你要润嗓子，另给你吃罢！”喜娘道：“且吃了这六杯，然后再请诸位老爷赏罢！”李昆道：“也好，你既要吃，先把这六杯吃了。在席共计六人，你再代每人各吃六杯，共计三十六杯。你吃完了，咱们大家也就散，好给你服侍姑爷、姑娘安寝。”喜娘道：“诸位老爷们赏酒，小娘怎敢不吃。但吃了三十六杯，小娘可不是要醉了吗？平时倒不妨碍，今日是服侍姑爷、姑娘的时候，小娘若醉了，那个去服侍？岂不是要讨姑娘姑爷骂呢？就是家里老爷也要怪小娘贪杯误事。小娘酒

是要吃的，只是不敢吃。还请诸位老爷们赏个情，明日再讨老爷们赏罢！”李昆道：“既是你这样说法，吃醉了不好服侍姑爷姑娘也罢，你每人再代吃一杯，好好的给姑娘姑爷服侍安寝。再给你叫他们明天早上多赏你些白白蜜、胡桃粉做点心，把你这两边包的嘴吃甜了，再给咱们陪酒。”说得大家笑个不住的大笑。喜娘又吃了六杯，大家才散。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三回 郝素玉嫁夫从夫 郎如豹知法犯法

却说次日天明，关小西、郝素玉都一早起来。昨夜恩爱，自不必说。关小西梳洗已毕，就到外面陪计全、李昆等人。郝素玉仍在房内妆饰一会子，妆饰已毕，便去兄嫂前请安，又去张桂兰及诸亲友眷处，一一问好已毕。大家也回看了一回。一连热闹了一月，其中三朝满月，不必絮谈。早是完姻一月，关小西就要带了郝素玉动身。郝其鸾因小西是个有公事的人，计全、李昆也是不能耽搁，只得备了两桌饯行筵，与妹夫、妹子及计全、李昆饯别。倒是郝其鸾兄妹有些别离之意。郝其鸾便在酒席筵前又托李昆、计全，在施公面前善为说辞：“本来是要去效力，争奈家务难丢，不能如愿。计全亦唯唯笑应，也道谢了：“打扰。”郝其鸾谦让一番，酒席散后，又命庄丁备了两乘骡轿、两辆大车、四匹骏马，又进去与他妹子说了许多话。已是十一月二十，大家收拾动身。郝素玉的东西，已经料理好的，七手八脚装上大车，于是大家拜别。郝素玉含些眼泪，与兄嫂说了一声。郝其鸾还送了一程，然后回庄不表。

且说关小西等人走了一日，已到睢宁。当时进城，找着行辕，先去通报。黄天霸等见他们回来了，也就同计全等去见施公。然后，关小西、郝素玉至施公前两人磕了头，素玉复又给施公谢罪。施公也让了一回，然后素玉与桂兰站在一处。施公见他们两人，

生的皆是美色，不相上下，且皆绝妙武艺，施公大喜。郝素玉又说道：“贱妾胞兄，给大人请安告罪。本拟遵命前来效力，藉赎前罪。争奈家务烦冗，急切不能分身，有负提拔，实在抱罪，还求宽恕。”施公道：“这也不便勉强。”说罢，就命退出。张桂兰、郝素玉退了出去。施公又叫人将计全、李昆请进来，将所办的案件，告诉了一遍。计全、李昆、关小西皆道：“这是大人的明察。”施公又道：“后天一早起程。”黄天霸等退出。过了一日，施公命驾起程，各官恭送。

这一日已抵沭阳，当有县官出城迎接。施公换坐大轿，刚要进城，只见一丛人，扶老携女，手中执些神香，哀哀喊道：“求青天大人伸冤呀！小民等望了有两个月啦！”只听得一片人声喊个不停。施公便命住轿，当即招呼，将喊冤人带上。那些百姓，一个个环叩轿前。施公先把那年老的问道：“尔姓甚名谁？有何冤枉？为着什么，聚积这许多人前来控告？快快从实招来。”那老人道：“小民等各人都有冤枉，并非聚积，皆是不约而同。小民姓于名唤存仁，家住李海岛。只因为本处有个郎如豹，是个监生，专交结衙门公差，因此强霸一方，无恶不作，周围一方，受累不浅。就如小民，祖遗田产一分，此田却是极好，无论水旱皆有粮谷。郎如豹爱小的田好，先叫人来向小民说，叫小民卖给他。小民不肯，他后来做了一张假契，去到县里报了税，硬说这分田是他的。小民也曾到县里喊冤，经不起书差架词蒙混，把个县大老爷弄得糊里糊涂，直截就断给他了。到现在原契尚在小民身上呢！大人如不相信，有原契可凭。”施公点头，施公又问那个老婆道：“你又是什么冤枉？”只见那老婆子道：“民妇的冤枉更比他深了。民妇姓周，娘家胡姓。丈夫早已去世，儿子也早死了，

只有个媳妇郑氏，孙女巧儿。这巧儿今年十六岁，生得有些姿色。郎如豹一见，便叫人来合民妇说，他给三十吊钱，叫卖与他做小。民妇同媳妇不肯，为的是过两年招个孙女婿回来，好给民妇与媳妇养老送终。那知郎如豹见民妇不肯卖与他，他便将孙女抢去了。民妇与媳妇见他霸道抢去孙女，那时就跟他去了，准备同他拼命。他又喝令多人，将民妇与媳妇他用乱棒打回。民妇与媳妇没法，只得去县里喊冤。那知县太爷，不但不准，反说民妇诬告他。因此来求青天伸冤的。”施公也点点头。又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也跪在地下。施公问道：“你这小孩子又有什么冤枉？也要来告？”那小孩子道：“小民姓赵名唤六十子。父亲叫赵三，母亲钱氏，因上月，郎如豹说我父亲欠他债，要叫父亲把住房抵他。我父亲实不欠他，因此不肯。他就把父亲送到县里收起来，押交住房抵债。现在仍收在县里，我母亲又病在家里，故此小民才来喊冤的。”施公问了好两起，不是谋夺田产，就是奸占妇女。施公便命各人补词，明日到行辕来呈递。各人答应一声，纷纷退去。

施公进城，就在行辕住下。随来各官及张桂兰、郝素玉俱安住已毕。沭阳知县钱星通上了手本请安禀见。施公便命传见。钱星通见了施公，行礼已毕，坐在下首。施公问道：“贵县莅任几时了？”钱星通道：“卑职是去年十月到任的。”施公道：“闻得贵县政声颇好。”钱星通道：“卑职愚鲁不才，倘有不是，还求大人宽宥！”施公道：“贵县暂回署，候传便了。”欲知施公如何准词，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四回 郎如豹闻风行刺 张桂兰捉贼立功

且说郎如豹在李海岛强霸一方。独有县署内这一班书差衙役，与他最为莫逆。当日那些被害受累之家，纷纷的在施公处控告，早有县差连夜就奔出城，前去送信。到了李海岛，郎如豹迎接进去。刁仁才坐下来便道：“郎大哥，你今被人告发了。这回可不是在本县里告，却是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的。而且这施大人很古怪，莫说是钱不要的，就是金珠宝贝他也毫不笑纳。沿途办了无数大案，没有一个不怕的。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盗，也被他办了多少。今日老哥那些案告在他手里，只怕有些不妥。”郎如豹听了这番话，也觉心惊胆战。因道：“老弟，据你看，怎么打点呢？”刁仁道：“施大人面前，有个差官，从前小弟与他拜过把子的。听说施大人无论什么公事总要差他。为今之计，只好用点银子，叫他稍迟两日下乡，老兄一面打点主意。再不然，能将施公暗中害死，虽有天大的事，也就没要紧。”这一句把个郎如豹提醒过来，因道：“老弟且拿一二百两银子用，去那里按捺公事，我就一面打点主意。不瞒老弟说，我有个极好朋友，武艺精通，飞檐走壁，江湖上称得个好汉。只须请他前去，将他施不全暗地刺死，那时就没事了。”郎如豹便拿出二百银子来，交给刁仁去讫。

郎如豹便将他所说的那个好友请出来，你道这个人是谁？原来

是个光蛋出身，自幼习了些枪棒，武艺却下得去。本是山东登州府人，姓蒋名熊。外人因他生得胖大，就给他个绰号，叫做“赛门神”。这蒋熊见郎如豹请他，他便出来，彼此坐定。郎如豹便将刁仁所说的这番话，原原本本告诉一遍。蒋熊道：“小弟素闻施不全之名，甚是扎手。今既如此，必得早点打算才好。”郎如豹道：“小弟有一心腹话，只是不好开口。如蒙兄台见允，小弟才敢奉闻。”蒋熊道：“老哥有话快讲，如有用小弟之处，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聊以报平生养育之德。”郎如豹道：“只因施不全如此如此，因思兄台武艺高强，必有什么妙计。”话犹未了，只见蒋熊站起来落：“老兄莫非是要小弟行劫么？”郎如豹道：“小弟虽有此意，还请老哥三思而行，不必冒险。”蒋熊道：“咱为人半生只为个性直。老哥既有此意，小弟虽万死不辞，就此请去一走。”郎如豹道：“何必如此着急，且待稍备酒肴，以壮行色。”蒋熊道：“事不可迟，迟则生变。”郎如豹只得说道：“有劳大驾，仗兄之力，定然马到成功。今日之事，小弟生死不忘。受小弟一拜。”说着拜了下去。蒋熊赶着扶起。因道：“就此告辞了。”到了自己房内，换了衣服，带了利刃，一直出门，往沭阳而去，暂且不表。

且说施公在行辕内，已见人送进十几张状词。施公当将状词检阅一过，然后派黄、计、李、关四人前去李海岛，受速将郎如豹锁拿来辕，以便严讯。黄天霸四人当即换了衣服，带了兵刃，直往李海岛而去。且说张桂兰与郝素玉说道：“妹妹，你今同我二人，皆受了夫主之嘱，必得要大人保护得平安无事。”郝素玉道：“姐姐此话有理。但据小妹愚见，须要在大人房外，东西各安一人。说不得一夜辛苦是要吃的。万一有什么动静，只须你我二人打个暗号。”张桂兰道：“只须拍掌便了。”二人便换了衣

服，是夜行的，通体漆黑，各执朴刀、袖箭、铜锤，按东西两处，黑暗中藏躲稳当。直至三更过后，猛一抬头，只见围墙上一道黑影一晃。张桂兰知道有变，且不惊动，单看怎样下来。又听见一块石头，望下一抛，噗的一声响，张桂兰更觉有异，还不声张。少停一刻，只见东墙上落下一人，蹑足潜踪，倒垂而下。张桂兰看得真切。只见那人跳在下面，四面瞧了瞧，是要顺那路径的样子。张桂兰更加躲藏好了，细看那人如何动静。又见那人复由下面蹑上屋顶，要望施公书房而去。此时张桂兰说声：“不好！”赶着跳出，向外一看，见屋上那人，正望前走。张桂兰急急的拿出袖箭，对准那人手一扬，一枝箭早放出去。只见那人望下一蹬。张桂兰恐怕箭未打中，复又一箭直往那人左腿打去。但听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张桂兰忙击一掌，郝素玉已早听见，一个箭步飞了过来。两人齐上前去，将那一个人按住，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又将那人扛了起来，带回自己房内看守，以便早间报功。欲知这刺客究系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五回 施贤臣严讯赛门神 黄天霸巧捉郎如豹

却说捉住刺客。到次日早施公起来，张桂兰、郝素玉都全夜未睡，当即禀知施公道：“贱妾张桂兰偕同郝素玉，于昨夜三更时分，见一刺客由东墙而进。贱妾出其不意，用袖箭打中该贼右腿，复发一箭打中该贼左腿，由此从屋面跌下。当由贱妾招呼郝素玉，一同上前捆绑起来，带回空房，看守一夜。请示定夺。”施公闻言大喜道：“莫非黄夫人与关夫人捉住刺客，本部堂的性命几不可保。”张桂兰、郝素玉齐道：“大人说那里话来，贱妾等重感大恩，无以为报。”施公道：“俟到淮安后，再行论功。二位夫人且先回房歇息一会子。”

施公升堂，喝：“将刺客带来。”手下人即刻将蒋熊随换了手铐脚镣，然后解去捆绑，推倒跪下面。施公喝道：“尔姓甚名谁？何人指使，胆敢前来行刺？快快从实招来！”蒋熊心下暗想道：“咱是个好汉，明人不作暗事。”便说道：“听咱道来。只因你收了告郎如豹的那些状词，当有县差刁仁去郎如豹那里报信，叫他早为打点，郎如豹就重托他，叫刁仁代他设法。后来刁仁说：‘这里有个人，是与他结盟的兄弟，所有提差案件，均是他办理。只要与他说明，先送他些银子，请他将公事延搁两日，稍缓下乡，便有法想。你就好一面打点主意，或逃或走均可。叫他能终久不去捉拿，那就更妙。’郎如豹听了这话，当时送他二百两银子，叫

他先去捺搁公事。刁仁去后，郎如豹就来找咱，叫咱前来行刺。咱听这话，因他素日待咱甚好，咱住在他那里已有三年，多日款待，父母亦不过如此。咱所以欲报答他，一闻此言，就答应他前来。活该咱命运不好，被你的人用暗器打伤，不然你的这个头，也莫想在脖子上了。这就是咱来行刺的情形。”施公又道：“郎如豹现在还在家否？蒋熊道：“他要逃走，不叫咱前来行刺咧！今咱被捉，倒不算其事。县里那些差役，也要捉几个来问问罪。郎如豹平时所作之事，皆是他们那狗头作出来的。若非刁仁去送信，与他说出那些话来，郎如豹也不会叫我前来做刺客。”施公听了，命人录了口供，不必发县收监，依然锁在空房，仍着人看守。

施公又命人传沭阳县谕话。手下人答应。一会子沭阳县钱星通进来。施公道：“贵县署中有个差役刁仁，本部堂闻得他很有干办。今因郎如豹作恶多端，又因李海岛路径不熟，欲差刁仁，带领本辖差官，前去捉拿郎如豹。”沭阳县唯唯退出，当即回署，立将刁仁传到，并将施公所说之话，转谕了一遍。刁仁听说，只吓得魂不附体，心中暗道：“难道我那事件施不全已知道了？就便施不全晓得，也无杀头之罪，说不得前去一趟。”主意已定，当即奉谕去往行辕。一会子到了辕门，便请值日的进去通知。施公随命手下人，将刁仁先传进来，上了刑具，严加看守，听候对质，暂且不表。

且说黄天霸等四人，星夜赶到李海岛。先在客店访了一访，知道郎如豹只倚着县里这班差役，心中暗想：“难保无人到此通风。我何不也装些县差役模样，就说是头儿叫我来此报信，看他如何？”心中想罢，便将此事同计全等商议妥当，即改了县差，直

望郎如豹家而来。计全等亦陆续而来。黄天霸到了郎家门口他便问道：“你家太爷可在家么？咱是衙门里来的，叫王老三，要烦你进去通报一声。”庄丁听说，赶些进去通报。郎如豹听说是县差，叫：“请进他来。”庄丁走出，望着天霸说道：“大爷请你进去呢！”天霸答应，跟着走了进去，瞥见厅上立着一人，兔耳鹰腮，打量必是他了。赶忙走到厅上说：“咱们头儿昨日从这里去后……”底下一句尚未说出，郎如豹忙着问道：“那事曾办妥了不曾？”黄天霸听说，暗道：“上了路咧！”即跟着说下去：“办是办了，但是还差点儿。”郎如豹道：“难道那个整数还不敷用吗？”黄天霸道：“叫咱前来，请你老进城一趟。该事还有许多话非同你面谈不可。但事不可迟，迟怕生变，你老自主罢！”郎如豹听说，心下暗想：“同我商量，莫若就同他去走一趟，好在蒋熊今日才去，断没有那样快法。如果刁仁代咱弥缝得一点事没有，咱也可将蒋熊寻回，省得那样做法。”主意已定，因道：“王老三，既是你头儿招呼我城里，又累你跑这一趟，我就与你同走吧！”说着就叫庄丁，备了两匹骡子，给黄天霸一匹，二人出了庄，款款而去。计全等早已看见，便在后面跟了下来。走未多远，黄天霸打了个暗号，只见计全等一拥而上，将郎如豹从骡子上捉下。黄天霸也跳下来，将他捆好，绑在骡子上面，用手牵着，带回城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六回 真土豪伏法受诛 假知县虐民酷吏

却说黄天霸将郎如豹骗到庄外，就骡子上捉将下来，当时捆绑停当，就把他缚在骡子上，连夜押解进城。到了沭阳，天才大亮，当下来到行辕，将郎如豹交人看守。黄天霸等打听施公已经起来，进去将谎骗郎如豹的话说了一遍。施公大喜。施公也将张桂兰、郝素玉二人夜间捉住刺客的话，告知天霸、小西等人，又嘉奖了几句。天霸等退出，施公便命速传沭阳知县，即刻来辕讯案。又命将原告人等传齐，听候发落。一会子沭阳县到，参见毕。施公升了堂，知县坐在横头。郎如豹已经换上刑具，跪在下面。

施公问道：“郎如豹，你平时声名颇大。尔可知所作所为皆是大逆不赦之罪么？尔可从实招来，免得本部堂动刑审问。”郎如豹道：“小人素来安分，不知所犯何罪？今蒙提案，实在冤枉，还求开恩。”施公道：“据尔所说，平时是个好人。这是本部堂冤枉你了。来，将原告带上。”即刻，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十几个，纷纷上来，环跪阶下，齐声喊道：“青天大人伸冤呀！我们这些小民，全被郎如豹害得家败人亡了。他仗着同县太爷通同一气，书差等狼狈为奸。”施公先望沭阳县道：“原来贵县也在里面，但是贵县与郎如豹是何交情，帮着他殃民害百姓？”沭阳县躬身说道：“卑职办事不明，或者有之。若说狼狈为奸，断断不敢！”说了未毕，施公又道：“郎如豹，他们都来告你恶迹呢？快

讲！”郎如豹道：“小人在李海岛，惯打抱不平，并无奸占谋夺情事。这所告的，皆是素来刁顽之辈，全无实据。”施公尚未开口，又听那些人齐声喊道：“青天大人明见，小人等皆是安分良民，不敢为非作歹，大人万万不可听郎如豹的话！”施公喝令：“不许嘈杂！本部堂自有主见。”因又问道：“郎如豹，尔说这些告你的全是刁顽之辈，他们却都不姓刁。到有个姓刁的，与你最为相契。”说着，喝令带刁仁。

少刻刁仁带到。施公问道：“刁仁，你的好朋友在此，你有什么心腹，可以在本部堂这里同他讲说讲说。”刁仁见说，只是低头不语。施公又道：“刁仁，你看下面跪的可是你的好友不是？”刁仁回头一望，见是郎如豹，只吓得汗流浹背，望上磕头，说道：“小的知罪，求大人开恩。”施公道：“尔所做之事，尔但从实招来，本部堂或可从宽发落。倘有半字虚谎，定即从重治罪！”刁仁没法，只得将已往之事，一一供出。但不敢说出指使郎如豹行刺的话。施公冷笑一声，又喝令带蒋熊。

少刻蒋熊带到。施公便叫蒋熊与郎如豹对质。蒋熊便望郎如豹道：“在咱看，你招了罢！咱与你生来是好友，将来死了，还同你在一处。你还有什么办不来的事，还可以叫咱给你去做。咱今日虽为你而死，咱却不怨你。咱只恨那个县差刁仁，他叫你这个主意，前来行刺，以致咱与你都死在眼下。郎大哥，你快些从实招罢！免受刑具之苦。而且人都有一死的，二十年以后又是个好汉，算什么呢？你平时做的事，咱也劝过你两回，你都仗着县太爷与那一班忘八羔子的势，直不相信。今日被人告了，也算抵充得过了！”郎如豹抵赖不过，只得一一招出。又将刁仁如何指使的话，也招了出来。刁仁也无可抵赖。施公又命他三人画了供，

当即批了个就地正法，立刻绑赴市曹示众。又命知县，先将赵三放出，所有郎如豹占夺民产田地，一概断还原主执业。又命知县，妥速往李海岛查抄郎如豹的家产，并将周胡氏孙女巧儿交出。着于郎如豹家产中，拨出纹银百两，交周胡氏带回，好为巧儿将来出嫁之资。知县唯唯，赶急前去办毕。百姓欢声载道。施公又将知县拟了罪名，说他：“纵容差役，交结土豪，不恤民情，私收贿赂。”着即行革职，发往军台效力，递遗员缺，再行拣员选补。诸事已毕，隔了一日，大家动身，县城印委各官，恭送如仪，不必细说。

这日刚到了赣榆县界，只见一伙人，跪在轿前，手捧呈词，口称：“冤枉！”施公命人将呈词接上，打开一看，是个公禀，上面写着：

具禀绅士、民人、书吏为赃官不法，酷吏虐民，环求伸雪事。窃因赣榆县知县谢养儒，自上年七月到任，不恤民情，诛求无厌；广结强徒，奸淫妇女。境内盗案叠出，大半皆是本县亲随家了所做。民间何罪？书吏何辜？若再容留，不堪民命。为此情急，环求青天大人，迅赐拿问，以重国典，而安民命，实为公便，上禀。再，谢养儒凶恶异常，似宜不动声色，密拿到案，庶不漏网，合并声明。

施公看罢，招呼众人先回，道：“本部堂当为尔等除害。”众人退去。施公等趲赶前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七回 施贤臣闲话论赃官 黄天霸卖拳逢恶仆

却说施公当下寻了客店歇下，自有店小二招呼不表。施公当与计全等商议道：“刚才那一起控赣榆知县谢养儒的人不少，果有此事？本院想那谢养儒是个两榜出身，而且部选出来的。我想此事，恐怕另有别情。本爵的意思，欲去暗访暗访。就于明日，假传本爵感冒风寒，不能前进，我却暗暗的轻车减从。计贤弟与黄贤弟打扮卖艺江湖的模样，同着本爵前去。在客店内住下，访了三两日，等得了实在情形，再行拿办。”大家齐道：“大人明见。”计全道：“卑职与天霸自然跟大人同行，但是沿途保护，唯嫌其少。卑职之意，可令关太、李昆等，陆续前进，俾有备无患。”施公随命：“李昆、关太为第二起；金大力、何路通、李七侯为第三起；王殿臣、郭起凤、张桂兰、郝素玉为第四起。进城以后，可在城隍庙探听住所。”吩咐已毕，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里面传出话来：大人今日身体不爽，再缓动身。施公便与黄天霸、计全、施安、施孝，悄悄出了店门。离镇不远，施公雇了一匹驴子，在前慢走。黄天霸、计全扮作卖艺在后跟随，在路行程不过一日，已抵赣榆县。施公开发了驴钱，五个人进城，寻了一个客店，分开住下。当晚施公便与店主人谈道：“在下是从京都走此经过，闻得贵处是个热闹地方，在下意欲在此摆个命馆，相烦代在下租赁一间房屋。”店主人道：“还未请教贵客尊姓

大名。”施公道：“在下姓方名也人，外号一豆山人。店东尊姓呢？”店主人答道：“小子姓吴名唤天祐。”于是吴天祐便向施公开谈起来，说道：“先生你老不知敝地人情，不知本地风俗，从来敝地向来风俗纯厚。只因得去年来了一位新任县太爷，叫个谢养儒，一到此间，就把我们本地闹到个不成话说。奸淫妇女，苛征钱粮。终日派出亲随，专在那热闹的地方，勒收规费，无论何项生意，他总要捐收银钱。还有一件，只要看见人家稍有姿色妇女，便叫他亲随人，暗地访明住址，于夜间劫去，任其所为。书差中家眷如有好的，亦是如此。而且盗案叠出，无处寻拿；即访出，皆系本衙门所做的。因此人人侧目，个个含冤。先生你说要开命馆，不是在下劝先生不必，即是每日赚钱，也是替狗打食，这是何必呢？”施公道：“地方上有这样的官，难道绅士不告么？”吴天祐道：“怎么不去控告？我们此地属海州所管，也曾公禀海州。争奈州大老爷懦弱无能，虽传谕下来，令其改过，县太爷终是不睬。现在听说有位总漕施大人，早晚要到了。他老人家最是精明有胆量的，大约本县乡绅民人以及书差人等，候他老人家到了，还要去告求他老人家伸冤呢！”施公听说，暗恨道：“谢养儒你如此作为。枉将两榜与你了。”因道：“承指教，咱明日就不去租房开命馆。但你们贵地有什么最热闹的地方，可以玩耍玩耍呢？”吴天祐道：“离此不远，有座都天庙，里面最为热闹。”施公听罢一切，当说了一句：“明天会吧！”就此进房安歇。黄天霸、计全二人，也听得清楚，就到施公房内说道：“卑职的愚见，明天大人可无须出店。等卑职二人去都天庙内卖拳，单看如何情形，回来禀复。”施公道：“此话也好。”

到了次日，黄天霸、计全二人，便带了枪棒，出了店门，望

都天庙而去。一会子已到，二人捡了一处宽阔地方，打了个场子。黄天霸走在当中，将手一操，四面打了个揖，口里说道：“在下姓王名唤英标，这位朋友姓李名唤天龙，都是北直人氏。因望南边寻个朋友，到此脱了盘费，只得耍两手拳，给诸位们瞧瞧。耍得好，望诸位们帮个盘费。”于是计全执棒，黄天霸执枪，对面耍了一套。只见那些看的十个八个、三个两个的钱，掷了下来。黄天霸、计全将钱拾起，约了约数，有百文光景，拿在手内。忽见有人走到面前喝道：“你这两个厮！拳是卖了，得了钱。咱们的规矩，你可知道吗？”黄天霸说：“不知道。你尊驾贵姓？”那人道：“咱叫王六。”黄天霸道：“王老六，咱看你倒是个朋友，怎么闹得窝里来了？”王六道：“咱不知道什么窝不窝，奉了县太爷的命，按地收钱，以助公费。”黄天霸道：“你尊驾满嘴的县太爷，敢是县太爷是你姊丈，还是尊驾的妹夫？咱看你大不过是亲随差役，便这么狐假虎威，可笑不可笑？”王六举手就向天霸打来。黄天霸见他来得切近，不慌不忙的说道：“别动手，有话慢讲。”说着顺手就在王六胳膊拐子上一控。只见王六脸一苦，“哎哟”一声没喊出，但见一只手伸得笔直，还是恶狠狠的，不住的乱嚷。计全又把他骂了几句。王六不敢再去动手，但说：“是好的，咱同你见县太爷去。”旁边站的闲人，见他们争闹起来，就有上来解和，因望黄天霸道：“你初到此地，不知这里风俗，你就随乡入乡罢！”计全道：“既是这等说，也罢！只得看些众位的面子，给他规矩便了！”说着便将刚才收的钱，拿了出来，递给王六。黄天霸、计全也就收了枪棒，望客店而去。毕竟施公访出真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八回 假知县纵仆行凶 真钦差定计除害

却说黄天霸、计全，收了枪棒，刚到客店，碰见李五、小西众人。走到施公房内，将都天庙卖拳，遇见恶仆王六的话，说了一遍。施公暗暗切齿。又将李昆、关太来的话告诉，施公点头，便命天霸悄悄到外面去，将李昆、关太二人传进来。天霸答应出来，打了一个暗号。关太、李昆全知道了，当即跟了进去，先给施公请了安。施公就把前项的话，告诉一遍。因道：“此事须怎么个办法，好早代民除害？”李昆等大家说道：“不知这知县生得什么模样，等卑职们前往县衙，且去撞撞。能遇见他出来，或访得些消息，便好去捉他来问。”施公道：“此话甚是有理。”

正自说着，只听店外得一片喊杀之声。施公赶着走出店堂，望外一看，只见两三个大汉，拉着两个做生意的模样，一面走一面哭道：“我们一天能赚几个钱，那里有这许多供应？求你们这些太爷们积积公德，在县太爷前方便一句，我们五日后，定照缴。若至期不将款项缴出，请愿领罪。”说罢又哭。那两三个大汉，那里肯听，拉着就跑。街上的人，却没有一个敢开口多话。施公只是切齿。李昆走到天霸跟前，低低说了一声：“咱去看看，到底怎样。”天霸答应，于是李昆就跟了下去。一会子李昆已看了回来。施公见他回来，便与吴天祐又说了两句，也就进去。李昆跟进房说道：“卑职跟着他们去看，指望那个脏官要坐堂审问。不

意竟大出所料，将那两人交差之后，那两个大汉就去衙里。一会儿又跑出来，走到班房里，向差人要了两根绳子，将那两个四马倒攒蹄，吊在梁上，用马鞭子周身打了一遍。直打到那人哀哀啼哭，说道：‘二太爷们饶命，我就欠这两吊钱，也没有杀罪。就是皇帝老子下来，也还可以宽限。这宗钱又不是皇上家的国课，你们私下收去罢了。’那知说了这些话，那两个大汉更加恼了，举起鞭子又打了一顿。后来还是差役向那大汉苦苦哀求，叫那两个人三日完缴，那大汉才撒手的。临走的时候还叫差人不准放下，要等他将钱拿来，才放他回家。说罢恶狠狠的进去。其时，卑职实在耐烦不得，就想上前将那两个大汉寻住，一刀一个杀了，才出心头之恨。又恐惊动了里面人，反为不美，只得忍些气。等大汉走了，悄悄问那两个人，到底欠着什么款项？那两人说是：‘一个开杂货店，一个开小饭店，皆系小本营生，借此糊口，从来是没有这个钱扳衙门里。自从这个瘟官到任后，他硬定下这一条例来，硬派我们每月出一吊钱，叫做规矩，到期就要。若过了期，就不答应。我们刚刚这两天没有钱，他就将我们拷打。我们这才是有冤无处伸冤。’那些差役，也个个的在那里骂。卑职听见这些话，就问他们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告他呢？’那差役又道：‘不必说是告他，不瞒你说，随什么法儿都想了，都不中用。后来大家齐心，暗暗的进去行刺，只要将他刺死了，送出一人抵偿，都是上算的。争奈他防备甚密，好武技的人，又有两三个，皆是飞檐走壁，明说是亲随，如同大盗之样。刚才两个大汉，一叫薛霸，一叫朱龙，还算衙门里顶好的呢？’卑职还想问他底细，忽然说里头喊，他们即刻走了，卑职也就回来。据卑职看起来，总不是个正路，须得想个法儿，将他寻住，好为民除害。”

施公道：“本爵倒有个计较，只是对不起二位贤弟。”小西闻言说：“卑职受恩深重，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天霸说道：“大人的意思，卑职已猜八九，莫非还要卑职内里暗助么？”施公道：“正是此意。我因这个知县，是个好色之徒，见色必贪，用美人计赚之，庶几万无一失。”二人齐声说道：“此计甚好，卑职等定叫妻子前去，作为内应。莫若叫施安星夜赶回，将他们一起招来，以便并力擒捉。”说罢，各人出去。计全向街坊上豁然眼目，忽然见有一人，好象朱光祖模样。欲知朱光祖说出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七九回 朱光祖暗地说原因 施贤臣巧使美人计

话说计全在店门口间，忽望见朱光祖从门外走过。计全赶出们，将朱光祖喊住，一齐进入店里。计全即将光祖带入后面，见了施公，请安已毕。施公叫他坐下。朱光祖坐在一旁说道：“民人前在凤凰岭奉到钧谕，请计守备转禀下情，现在还未料理清讫。只因昨在一处，风闻江湖中人云：‘有一著名强客，于半途截杀知县，他便冒充将去。’当时却不知是何县分。后又闻得这假知县姓毛名如虎，是奉天人氏，武艺出众，本领惊人。手下有两个结拜兄弟，一名于亮，一名毕超，这两个人也是绝好武艺。但知在江苏、山东交界地方，今闻如此，恐怕便是这人。若果是毛如虎，民人见过他一次。待他出来，让民人看他一看，如果真是他，却不可以势力去捉，只能以计诱之，或可易于擒获。不然，这毛如虎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本领，所以人都不能奈何他。将来捉住，必须用檀木削成圆棍，由彼谷道^①捣入，他便畏惧。不然，断不惧怕。到那问罪的时节，亦必如此，然后刀才能入。”施公听罢笑道：“壮士因何得知这个法儿呢？”朱光祖道：“民人早知有人做此功夫，这叫运气功。将周身的气运在一处，便可刀枪不入。刚才听说，系得诸传授，非此断不能行。”施公点头说：

^① 谷道——指肛门。

“壮士尚有妙计否？”光祖道：“愚鲁不才，何得有计？”施公道：“某有一计，已与他们言过，拟须如此。”朱光祖道：“民人说出，有恐见恼于黄贤弟。”计全道：“朱光祖兄弟，你不知道我们关贤弟，现在也蒙大人恩典，给他娶了弟妇了。你说怕恼黄贤弟，独不怕恼关贤弟么？”朱光祖道：“关贤弟是何时娶的呢？愚兄却不知道，失敬失敬！”计全又将郝素玉的缘由说出来，光祖大喜，望施公说道：“有此二位内助，此天助成功也。但临去之时，民人还有一物，给他带去，以便临时应用。因为毛如虎奸狡异常。就是那张、郝两位弟媳，给他赚去，起先万不可就允，必得故意留难，等他将要动怒，彼时再勉强行之。只因毛如虎疑心颇大，若一口便允，恐被他看破，反为不美。必待将他骗定，然后以此物散入酒中，使彼迷乱，便可动手。一面大家接应，如此便稳当了。”施公道：“据某之见，俟张桂兰、郝素玉明日到此，着何路通、金大力二人，同他们往都天庙去卖艺，以何路通、金大力作为张桂兰、郝素玉二人胞兄，能叫毛如虎一齐赚去，里面就有个帮助。”

次早，施安就回去调取张桂兰等人。朱光祖用过早点，出去闲逛。走了两条街，听得锣声响亮，街上人说道：“县太爷出来。”稍停，轿子已到。光祖仔细望去，正是毛如虎。前后随从，除本署差役而外，大半皆是绿林中人。朱光祖看了真切，等他的轿子过去，朱光祖也就回去禀知施公，众人均各大喜。过了一日。张桂兰、郝素玉等人皆到，大家仍分开住下，陆陆续续，给施公请了安。到了晚间，店中人都睡静，施公才将众人传齐，并张桂兰、郝素玉说明道：“二位夫人，此事本不应有屈二位，但事关除害，不得不聊以行权。待事成之后，本部堂定当具奏入告，请旨嘉奖。”张桂兰、郝素玉齐声说道：“愿效犬马，断不敢有负大人恩

委。但不知如何去法？”施公道：“张夫人前盗本爵金牌时，曾扮作江湖女子卖技，今仍以此法，去赚强人。此地有座都天庙，内中颇为热闹，你二人可到此庙中，耍演起来，另有何路通、金大力二人一同前去，作为兄妹。一面再请朱光祖暗地探听。只要该贼来请，你们进署耍演杂剧，何路通、金大力自然是一齐进署。到署之后，务要劝他多饮。朱壮士另有下酒妙物，临时放下，总期他沉醉不醒。我自遣黄天霸、小西众人前来接应。尚有好些话，可去问天霸、小西。”施公吩咐已毕，大家退出。黄天霸、关小西将朱光祖昨日所说之话，告诉桂兰、素玉二人，然后安寝，一宿无话。

次日张桂兰、郝素玉便打扮了走马卖艺的模样。何路通、金大力亦改扮停妥，都要暗藏兵器。张、郝两人，又藏袖箭、铜锤，直往都天庙而去，耍演杂剧。欲知张桂兰等，如何到县衙，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〇回 都天庙姊妹双卖艺 赣榆县强寇中机关

却说张桂兰、郝素玉随同何路通、金大力，到都天庙耍演杂剧。到了庙内，先拣了一块地方，将木架支起，绳子拉平，棍棒丢在一处。何路通、金大力二人打开场子，庙内的闲人，就团团的站了下来，又兼张桂兰、郝素玉二人生得美貌，因此看的人，愈聚愈多。只见何路通望着金大力说道：“老伙计，天也不早，人也不少了，咱们先耍一回枪棒，算个请客的帖，邀人的单吧！看得好，多赏些钱。”说罢，何路通执枪，金大力拿了齐眉棍，一人打了一回。看的人虽然喝彩，只是没有人给钱。金大力道：“老伙计，咱们歇一会，换咱们女伙计来耍。”因唤道：“女伙计，咱们耍乏了，又耍的不好。诸位老爷们说：‘要看你们的玩意儿呢！’耍得好大家给钱，大块银子赏你们，你们快来耍吧！”只听张桂兰、郝素玉二人齐声应道：“来也！”

那一声真是娇柔可爱，带上个脆而酥。那些看的人个个目不转睛，只向他二人看去。两个美人慢慢的走在当中，桂兰招呼一声，说道：“诸位老的少的，咱姊妹两个出乖露丑，为的是家道贫寒，随些哥子出外，混些钱糊口。你们诸位看的人都是大老官，只要咱们耍的好，便成大把的银子赏了。有那看得不够的，还要把咱们请到家里，叫他们闺女、媳妇看。咱们耍个全套儿，多给钱文银子。”郝素玉道：“此话不错，咱们耍起来吧！”张桂兰又

道：“你们诸位听真，咱姊妹们耍的是拳棒，不是耍的戏法。”说罢，只见两人立了架势，一拳一脚的打了起来。起先还是慢慢的拳来脚去，后来便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飞舞跳踢，蹿跳退纵，各尽所长，两人打在一团。看的人已目不暇给，只听喝彩之声，不绝于耳。众人正在目不转睛去望，瞥眼间已见他二人，各立一边，手拉手望些众人笑道：“咱姊妹俩已经耍了一套，耳内听得喝彩之声，倒也不少，光景咱们俩没有大错，现在可要讨钱了。”一言未了，只见那些人，掏出钱来，望着他二人如雨点般打下来。金大力、何路通二人，将钱拾起来，约有二三百文光景。张桂兰、郝素玉看了看钱，便向金大力二人说道：“哥呀，咱是再不上你的当了。耍了一会，费了多少气力，你说有人家把银子，连铜钱还不上百十文呢？咱是不耍了。”何路通道：“还是走两套索，给诸位看个热闹，包你有人赏你们大块的银子。”郝素玉道：“咱是不耍。看着这许多人，还不如前月在徐州，那个朱公馆里面耍了半日，除老爷太太赏的不算，就是那个二少爷一人还赏了四两银子，想留着咱们吃饭。”金大力道：“可不要这样说。你们俩再将那索子走了两套，诸位老爷看高兴了，却说不定也会把咱们唤到公馆里去耍，那就有了银子了。你们没有货，怎样赚人家的钱。”张桂兰道：“妹子，咱俩就上去耍两套给大家瞧瞧，或者有几个阔老官看高兴了，叫咱们到他家去耍，也未可知。”

说罢，于是二人取了竹竿子，两头绑些沙袋，张桂兰由东边绳子上去，郝素玉由西边绳子上去。两人在绳子上走来走去，又做了许多的张飞卖肉、猿猴坠枝、燕子穿帘、双龙戏水架式，真是人人喝彩，个个称扬。一套耍毕，两人坐在绳子上歇息歇息。

金大力、何路通四面收钱。忽见人堆里，钻进了一人，望着何路通说道：“呔！你们在这里耍这行当，可知道这里规矩么？”何路通听说，将那人打量了一回，知道是那个路道，忙着笑嘻嘻说道：“你老人家尊姓？在下所带着两个妹子，在贵地借借光，赚了两个钱。贵地有什么规矩，你老请讲，在下当得效力。”只见那人道：“咱姓薛，单名个霸字。咱是奉县太爷的命，大凡什么行当，都要收些规费，去充善举。咱今见尔这厮倒还和气，咱不要你的费了。咱且问你姓什名谁？那两个女子叫甚么名字？”何路通道：“在下姓赵，名唤赵大。”指着金大力道：“是我的兄弟赵二。那两个妹子，大的唤兰香，小的唤梅香。”薛霸道：“咱家县太爷平时最喜看这玩法。尔等不要在这里耍了，跟我到衙门里去耍一会儿。若是咱家县太爷看合了式，自然一定有赏的。何路通望着他们喊道：“快下来吧！”张桂兰、郝素玉听说，登时跳了下来，把木架拉倒，绳子卷起，棍枪扎好。那些人也就一哄而散。张桂兰等收了家伙，穿了衣服，就跟着薛霸，望赣榆县署而来。

一会儿已到，薛霸先进去说明。毛如虎听见此话好不欢喜；便叫他进来。薛霸复走出来喊道：“赵大，太爷唤你们进去呢！”何路通、金大力等走了进去，一直来至上房。只见毛如虎坐在当中，生得虽属俊秀，只是满脸凶气。薛霸在旁说道：“这就是县太爷，你们大家须要见礼。”何路通、金大力等强屈了屈腿，便叫张桂兰、郝素玉上前行礼。毛如虎赶着拦道：“你二人就叫兰香、梅香么？”桂兰道：“咱叫兰香，她叫梅香。”毛如虎道：“你多大年纪了？”张桂兰道：“咱今年二十，他十九。咱是姊妹两个。”毛如虎又道：“你俩会走索么？”张桂兰道：“虽说会走，只是不精。如太爷赏脸，还要请包涵。”毛如虎道：“本县是最喜欢的。

你叫他俩哥子在外面吃饭，兰香、梅香，咱留他在里面吃。等吃完了饭，便叫他们耍起来。”手下答应，将何路通、金大力领了出去。毛如虎见二人出去，又叫人将于亮、毕超请来。一会子都到，一见张桂兰、郝素玉皆是魂不附体，坐下便言三语四，评头评脚。张桂兰、郝素玉见了这样，恨不能立刻将他三人拿住，碎尸万段，才出心头之恨。只是不敢造次，恐怕有失，还要做出那勾引的样子来。少刻摆上午饭，五个人入座。张桂兰、郝素玉也不客气，拣好的吃了一饱。毛如虎在席上便问道：“你这女子两个，曾有婆家不曾？”张桂兰道：“都不曾有。”毛如虎道：“如本县这样人物，你可愿意嫁他么？”张桂兰道：“但须六礼周备，还要我哥哥答应方可允从。”要知张桂兰、郝素玉二人之事，如何说谎，如何捉拿，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一回 毛如虎醉后被擒 黄天霸急中诱敌

话说毛如虎见色心迷，欲得张桂兰、郝素玉二人成为夫妇。张桂兰遂以哥哥作主为辞。毛如虎暗想道：“据咱看来，她两个哥哥不过得些钱便可允从，咱何不如此？待她吃了饭，便将她哥子唤进来，与他说明，谅他不敢推辞。万一有什么不允，只须硬做，他又其奈我何？”主意已定，饭也吃完，即叫将何路通、金大力二人喊进来，说道：“赵大，你两个妹子生得颇好，本县适才问她曾否嫁人，她说还不曾择配。本县的太太不久因病死了，正欲续娶，又因无此美貌。今见你妹子如此人品，本县意欲娶了她，成为夫妇，眼见得是两位县太太。就是你们，也算舅老爷了。再给你们二百银子，做了个别的买卖，免得去打卖拳。你们两人可斟酌一会子，可愿意不愿意？”何路通听说，赶着回道：“这是太爷的抬举，有何不愿？但是小妹粗俗，恐怕不能如太爷的愿。服侍不到，还求太爷宽恕。”毛如虎道：“你这话太客气了。只要你应允，本县就心满意足了，还有什么服侍到不到呢？”

何路通又望着张桂兰、郝素玉道：“妹子，这是你们大大好遭际，难得县太爷错爱你们，这是那里的造化。你们可要把太爷服侍好了，不要使太爷憎怪。咱到后来，还要沾妹子的光呢！”郝素玉道：“大哥，咱是不嫁他！这样深的房屋，咱们进来容易，随后要出去，倒不容易了。再死在这里面，才不上算呢！咱是不嫁

他，不想太太做，让姐姐嫁他罢！”何路通道：“妹子不要不耐烦，别人家还想不到呢！这要将太爷服侍好了，太爷欢喜你，你要出去逛逛，太爷有什么不肯呢？你年纪不小了，不要闹孩子脾气。”张桂兰道：“大哥，你还是常在这里？还是就要走呢？”何路通道：“你们嫁了太爷，咱与你二哥还在这里做甚呢？自然是走呀！”张桂兰道：“我也不嫁他了。我们在这里连个亲人也瞧不见，他要欺负我们，伸冤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要常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何路通道：“我虽要在这里，我不能作主，要太爷答应呢！”毛如虎听了这番话，赶着说道：“赵大，你们俩可不要怪我怠慢，就请你们常住下，令妹才能心安。”何路通对知县道：“咱们在此地又没有事，可请太爷招呼个把人，带着咱们在衙门里各处逛逛，给咱们见见世面。”毛如虎也就答应，当即叫人带出去，各处去逛。何路通、金大力二人将各处出路，暗暗记清，以便夜间动手。再说毛如虎见平白的得了两个美人，心中好不畅快。厨房里将酒席摆出，大家痛饮慢表。

且说朱光祖在都天庙内，混在人丛里，见张桂兰等已被毛如虎赚去，即刻回去客店告知。施公便命黄天霸、关小西、李公然、李七侯四人前去接应，便留朱光祖、计全、王殿臣、郭起凤在店保护。黄天霸等只俟二更时分，便去县衙，准备捉拿强人。

话分两头，毛如虎当晚先在外面陪着大家饮了一回，席还未终，就命人端整一席，送入新房。辞别众人，自入房内与张桂兰、郝素玉二人合卺^①。到了房中，见张桂兰二人，早有丫环仆妇，在

^① 合卺（jìn，音紧）——《礼记·昏义》：“合卺而酌”酌（yìn，音印）：以酒漱口。古人把瓠一分为二，当作饮酒的器具，叫做卺。结婚时，男女双方各执一片，用酒漱口，然后将二卺相合。后人以合卺比喻结婚。

那里陪伴。一见毛如虎进房，便站起来迎接进去。毛如虎当邀二人入座，丫环仆妇，将酒斟上。毛如虎便与二人传杯弄盏，饮了一会。张桂兰、郝素玉也轮流相劝，其中戏谑情状，不必细说。张、郝二人见毛如虎稍有醉意。毛如虎也思与他二人同入罗帏，便道：“咱们酒已饮不少了，请二位娘子安歇罢。莫要负此良宵。”张桂兰道：“咱姊妹每人再敬三杯。”素玉端着杯子，在嘴唇上靠了一靠，遂与毛如虎说道：“咱俩喝个快活酒，等会给你就去成仙。”趁这时候，张桂兰已将朱光祖把那包蒙汗药，倾入壶内。毛如虎见郝素玉敬上酒来，当即一口饮尽。张桂兰已将斟上一杯，毛如虎又一气饮下。一连斟了七八杯，通饮了下去。此时被蒙汗药酒灌得多了，他已动弹不得。张桂兰闭上房门，郝素玉将他拖翻在地，于是二人卸去外衣，抽出佩刀，取出暗器，拿了一根粗麻绳，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结实。郝素玉用佩刀在毛如虎大腿上，一连搨了四五刀。张桂兰将他两只膀子砍离骨节。毛如虎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但见身子一动一动的在地下。张桂兰、郝素玉二人各事妥当。张桂兰便轻轻开了窗格，蹿了出去，就望屋上一跳。早见上面有个黑影子，彼此击了掌，知道他是自家人。桂兰近前一看，正是黄天霸，当即说了个暗号。天霸就招呼李公然、李七侯，他二人答应。关小西不惯上高，只在墙外接应。于是天霸等人同着张桂兰，轻轻的跳下屋来，仍叫张桂兰、郝素玉看守毛如虎。

黄天霸与二李，便到各处搜擒伙伴。刚转到花厅后面，却巧遇着何路通。天霸三人，去捉毕超、于亮。到了毕超房门口，黄天霸便大喊一声：“好大胆的强盗！”毕超正自睡觉，忽听得这声喊叫，一骨碌爬了起来，取了朴刀，即迎将出来，望着黄天霸举

刀便砍。此时合署的人，俱已惊醒。是凡毛如虎的人，俱帮着毕超厮杀，其余的就帮着黄天霸等喊叫拿人。黄天霸与毕超刀来刀往，两个只是不能取胜，却好杀个平手。李公然见毕超杀胜了天霸，忙取了弹子，望着毕超打去，正中毕超额角。毕超吃了一惊，虚砍一刀，跳出院落，复一纵，跳上屋面。黄天霸看得真切，手一扬，一只金镖打了出去。毕超出其不意，躲避不及，正中手腕，只听当啷一声，朴刀抛落屋上。天霸来得飞快，赶上一刀，认定毕超胸前搠进，就势将他向屋下一推，只听叮咚一声，跌落在地。却好李公然赶上前，将他按住，用绳索绑好，抛在一旁。此时黄天霸正拟去擒于亮，只见李七侯、何路通二人赶着一人去杀，忽然不见。欲知于亮曾否被擒，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二回 于亮败走何路通 施公严讯毛如虎

话说金大力听见黄天霸那一声喊，早知毛如虎被擒，他也提了齐眉棍，打了出来。刚到花厅，只见对面来了一人，却是薛霸，也拿着木棍出来。金大力大声喊道：“你这杂种忘八羔子，看规矩罢！”说着，便是一棍。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哎呀一声，咕咚栽倒在地。只见薛霸血流满面，躺在地上，一会的子就一命呜呼了。于是金大力又望各处寻那亲随仆役，打了个落花流水。李公然便望黄天霸道：“毛如虎今已被捉，他的党羽都已擒住，只走了于亮。好在路通、七侯已经赶去，谅那厮也逃不了。咱的愚见，此时已经天亮，不如将大人接来，免得放心不下。”黄天霸道：“此话甚是有理。”因说道：“咱先给小西个信儿，叫他先去客店送信，赶紧去。”却好小西尚在墙外等信，一见天霸，便问如何？天霸道：“得咧！你先去给施大人送个信儿。”关小西答应去讫。

黄天霸仍回县署，刚过堂口，忽见何路通满面血污，用衣襟包住额角，搀扶着李七侯，踉跄而来。黄天霸问道：“何大哥怎么了？”何路通低垂二目，将头摇了一摇。李七侯道：“咱俩去追于亮，忽然那厮不见。咱俩各处搜寻，那知这厮暗躲在墙夹道内。何大哥刚要进内寻找，忽被那厮跳出，劈面就是一刀。幸亏何大哥让得快，额上已中一刀。咱虽追进夹道，那知这夹道是通的，

又不见了。只得回头来，看何大哥额角上被劈，因此将衣襟撕下来，给他包好了，搀扶他回来，只可恨放走了于亮。”黄天霸道：“何大哥到里面安歇一会子吧！”于是寻了一张铺，给他卧下。又叫人烧了些米汤给他喝了，然后来看毛如虎。此时已经苏醒，躺在地上，被捆得一点不能动弹，又兼两膀两腰，俱受了刀伤甚重。但听他嘴里嚷道：“咱被你这两个丫头所赚，也是活该咱的气数已到了。”黄天霸走近前来，望着毛如虎道：“好大胆的贼囚，你敢截杀命官，冒充知县，荼毒生灵。”二人在那里痛骂。只见有人匆匆进来说道：“大人来到。”天霸等一闻此言，仍命张桂兰、郝素玉看守，迎接出来。

但见施公进了暖阁，各人跟随来至书房。施公坐下，当有合署差役上来给施公磕头请安，齐声说道：“蒙大人恩典，今将本县捉住，万民感恩不尽！”施公道：“本爵因为尔等苦苦控告，故此明查暗访。这知县实非姓谢，却系大盗叫做毛如虎。那姓谢的本是个好官，被毛如虎半途截杀身死，他便前来冒充。尔等今可出去招告，将所有原告等人，限明日早堂齐集本署，听候提讯。”书差人等齐磕了头，遵谕退出。施公又命人传知本城守备即刻到署谕话，自有人去。又命人将毛如虎先行收监妥为看守。又命人将本署所有民间妇女，为毛如虎奸占者，悉数查清，其中有无毛如虎真正家眷，不得隐瞒蒙混。又命将毛如虎党羽，已死者无论，其但受伤的，着分别寄监，候讯问明白，再行分别治罪。大家遵命而去。一会子，张桂兰、郝素玉前来请安。施公又慰劳了好些，然后退出。此时施公才用早点，用毕以后，又见本城守备吴邦干，前来请安禀见，施公当即传见，吴邦干行礼已毕，站立一旁，施公话说：“尔可知本县不是姓谢，实是大盗毛如虎。半途截杀谢

养儒，他便冒领文凭来为民牧^①，地方安得不受其害？尔虽武职，亦有缉捕之责，何以平时漫不经心，殊为荒唐之至。”吴邦干吓得战战兢兢，跪下求道：“守备实在不知，罪该万死。还求大人格外施恩！”施公便喝道：“明日督同全营兵丁，前来听候本部堂严讯毛如虎！”吴邦干遵谕退出。只见奉命去查毛如虎的家眷的人回来禀道：“只有主客仆役十人，除首犯不计外，今已格杀三人，身伤五人，在逃一人。所有署内妇女，共计六人，皆系名为价买，实则奸占。”施公听罢，又命将妇女六人，一并收押，明早候讯。吩咐已毕，黄天霸才将何路通被于亮刀砍额角，受伤甚重，致被于亮在逃，现在何路通必须静养数日，方可痊愈。施公答应，大家退出。

到了次日一早，守备吴邦干督同合营兵丁，早到署堂伺候。一会子施公升堂，各官环列左右，兵丁手执刀枪环立阶下。施公命传原告。少刻，本城绅士、书差、乡民一起环跪堂上。施公晓谕一番，命：“先退下，听候本部堂审问该贼。”说罢，便命提毛如虎。立刻将毛如虎提出，押到堂。施公喝令跪下，毛如虎大骂道：“咱被尔诡计所算，要杀便杀。何得跪尔？”施公大怒喝道：“尔这胆大的狗强盗！胆敢截杀命官，盗取文凭，冒充知县，残害百姓，奸盗邪淫。今既为本部堂缉获，即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其辜^②。”喝令用刑。差役答应一声，即刻拖翻在地，用头号大板打了二百。又命鞭背。刑差答应，又鞭了二百背花。又命夹起来。差役将夹棍在毛如虎腿上夹起，两边绳子一紧，只听咯噔

① 民牧——治理人民之人。

② 以蔽其辜——蔽：遮掩。辜：罪。此句意为：即使将毛如虎碎尸万段，也无法让人们忘记他的罪恶。

一声，夹棍截作两段。堂上堂下，无不惊讶。毕竟毛如虎可能审出真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三回 用奇刑假知县招供 梟逆首勇副将监斩

却说毛如虎使出运气功夫，施公笑道：“好大胆的逆贼，本部堂早制下一物，预备给你受用。今尔挺刑如此，本部堂不能不给你受用了。”说着使命施安将新制刑具取来。施安即刻取到，摆在堂上。书差人等，但见檀木做成，约一尺长短，通体圆滑，上粗下细，一根木棍，安在一张檀木板凳中间，下面有关练子消息，仿佛木驴形式。朱光祖、关小西、黄天霸三人一齐走下，将毛如虎拖上板凳，左右按定。朱光祖便将木棍，从裤子外钻入谷道。施公又命两人鞭背，两人在他腰上用夹棍夹起。毛如虎此时被木棍捣入，气运不来，又兼夹棍、背花，痛楚难受，只得喊道：“罢了罢了！施不全，你不要动手了，咱招出，给你去邀功罢！”施公命松了夹棍，住了鞭背，便喝道：“你可从实招来！若是所招不实，刑法从事。”毛如虎道：“咱不招则已，即招尚有什么虚言？”因道：“去年八月间，咱从奉天同着两个伙伴，一叫于亮，一叫毕超，欲往南方干一趟买卖，便到北京看看风景。这日走至山东兖州府境内青草山，见有三个过客骑着牲口。咱只道他是经商大贾，便上前劫取财物。及至被我们三人，一人杀了一人，搜其身畔，只有一百多两银子，另有一张文凭。咱将银子取了，将文凭藏好，复将三人俱埋于青草山内。因思有文凭，何不就去到任？做个现任官儿，也觉有趣。于是就将毕超、于亮两人充作官

亲，另外又伙了几个亡命到此。这是截杀谢养儒、冒充知县的实话。若问残害百姓，咱只知道索取规费，勒派地丁。有那做赃官的回来，咱知道了，同着于亮、毕超前去劫掠他的财物。他就到县里来告，咱只说这宗财物也是暗中劫的而来，就被人家劫去也还可以抵，其实，就是咱们取来使用了。至于奸淫妇女，也是有的，现在此间还留着五六个。有的是名为价买，实是暗占；有的是暗劫，而图其欢乐。咱若不在这色上用功，也不至于遭你这美人计所赚。这都是咱爷爷的一生莫大所为功。别的事，咱就不知道了。”

施公听罢，命人录了口供，又叫人将那些被奸的妇女提来。施公一一问明姓名住址，当饬差役传知父兄，当堂领回。又命将那受伤未死的提来审问。一会子提到，跪在地上。施公问道：“你等叫什么名字？胆敢随了毛如虎作恶。你等快从实招来，若有半个虚浮，不免皮肉受苦！”只听到下面说道：“小的名唤张三，本是莱州人氏。因到南方寻亲不遇。毛如虎他说是现任知县，欲雇家工服役，因此小的才来跟他，不知道是假的。自到此地，并不敢助纣为虐，衙内所有一切经手事件，皆是薛霸所为。”施公便问：“谁叫薛霸？”金大力便上前回道：“薛霸前夜已被小人用棍击死。”施公听罢，又问别人所供，大半相同，皆是为毛如虎所雇。施公又问本署差役，是否属实，有无作恶情事？本署书差也是说：“薛霸最为可恶，所有勒索规费，诱骗妇女等情，皆出薛霸一人之手。”施公便命各责一百板，备文递解回籍。差役答应，就将各人责罚已毕，先行收监，俟备文递解。施公判道：“毛如虎以著名巨盗，伙合党羽于亮、毕超，于山东兖州府界，截杀部选原任赣榆知县谢养儒等主仆三人，即盗取文凭，顶名冒

替，驰赴县任。半年以来，奸盗邪淫，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小民受害匪轻。国法难容，天理何在？应照例加一等治罪。着即绑赴市曹。凌迟处死，以重国法，而恤民辜。被害之家，听其伸雪。毕超、薛霸，相助为虐，律应处斩，既经格杀，应无庸议。于亮甘为党羽，仍敢刀伤千总何路通，虽经在逃，仍着悬赏严加缉捕务获到案，以清盗源。”判毕，即命黄天霸，督同守备吴邦干，率领本营兵丁，押犯赴市曹。并着李昆、关太、王殿臣、郭起凤、金大力、李七侯护押前行。

各官遵命，天霸立即换了服色：头戴大红贡缎风帽，身穿大红湖绉披风，腰挂宝刀，坐下战马。将毛如虎捆绑停当，当堂赏给盞酒片肉，两人推着前行，刽子手执刀在后。李昆等七人各执钢刀周围押护，城守兵丁亦手持刀刃围护而行，守备吴邦干恭请王命牌，一会子到了法场。黄天霸升座公案，毛如虎跪在一旁，李昆等紧紧相护，营兵环列四面，围得如铁桶相似。只听得炮声一响，刽子手走上一刀，毛如虎头已落地，复由刽子手凌迟。即将首级送监斩官验看，使命带赴县署，悬竿示众。然后各官回衙。施公使命计全暂行署理县事，一面札饬^①山东兖州府前往青草山，起验谢养儒及家丁尸身三具，妥为封殓。并传家属领取尸棺；再由该管地方官，罚给恤银一千两，为谢养儒家小养贍之费。一面具奏请补赣榆县缺。当晚，施公又具了一道本章，写道：

头品顶戴漕运总督兼巡按御史世袭一等侯爵臣施仕伦跪奏：为巨盗要杀命官，顶名冒替伪充知县，残害百姓，当经访拿申明，就地正法。并请旨简选知县，恭

① 札饬——写信命令。

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行抵江南海州赣榆县界，据该县绅商士庶，出境拦控现任赣榆县知县谢养儒，贪赃枉法，勒索规费，诱占妇女，无所不为，具告前来。臣当即准词，飭令原告听候查办。一面随带副将黄天霸、参将关太、改装服色，潜入赣榆县城，明查暗访该县劣迹，与原告相符，询谋佥同，毫无捏饰。当时，颇深所惑。查谢养儒由进士出身，补授斯缺，何致辜恩枉法，至于斯极，其中颇有不实不尽之处。正在疑虑之间，忽据壮士朱光祖驰赴前来，密报：‘该县系为著名巨盗毛如虎，曾于上年八月间，伙同党羽于亮、毕超，在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要杀知县，窃取文凭，冒赴斯任’，并称情愿协同缉获等语。臣随派朱光祖详加侦探，是否属实，具实呈报。后复据朱光祖报称：‘该县实系毛如虎，不但为著名巨盗，而且异常精悍，素有刀枪不入之功，非力敌可以擒获。唯好色太甚，可否以美人计去赚，等情。臣聆察该壮士朱光祖之言，似尚有当。唯难得貌勇兼备之妇女，堪当此任。正深筹划，族据副将黄天霸之妻张桂兰、参将关太之妻郝素玉，奋勇当先，呈请前去。臣当即准如所请。复派千总何路通、把总金大力，随同张桂兰、郝素玉，改扮江湖卖技脚色，在于县城都天庙，耍卖杂剧，藉以引诱。并派千总计全，暗地侦探，是否为其所诱。迨^①经千总计全报称：‘张桂兰等即于本日，由该盗头目伪充县署之家丁薛霸，招往演剧。’臣据报

① 迨（dài，音带）——等到。

后，随派副将黄天霸、参将关太等，前往协同擒拿，毋任漏网。该副将等去后，旋于次日报称：‘张桂兰与郝素玉，自为该盗头目薛霸招往县署，即于当晚用酒将毛如虎灌醉，因而擒攻。其党羽毕超、头目薛霸，亦于是夜格杀身死。唯于亮逞凶拒捕，勇悍异常。当经千总何路通与之格斗多时，身受重伤，因被该盗逃逸，未获于亮，等语前来。臣前就县署将毛如虎提案严讯，始则挺刑不认，复经严讯，始称：‘于上年八月，伙同党羽，行经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见有过客三人，疑为商贾，上前截杀身死，搜其身畔，见有文凭，知系候补赣榆县知县谢养儒领凭赴任。’该盗便将该故县谢养儒，及家丁二人尸身，同埋青草山内。一面窃取该故县文凭，冒名顶替，前赴任所。迨经到任赣榆县后，遂又使纵该盗头目冒充家丁之薛霸，在外勒索规费；诱劫妇女，以供该盗欲壑。并于黑夜，伙同党羽毕超、于亮潜出，劫掠民间财物等情。臣研讯再三，供认如一。当经臣派副将黄天霸，及赣榆县守备吴邦干，押赴市曹，就地正法。其党羽毕超、头目薛霸，均格杀身死，应毋庸议。至拒捕在逃之该盗党羽于亮一名，复由臣通札各地方官暨防营，一体悬赏认真缉拿，务获到案，毋任远飏。并一面札饬兖州府，起验原任已故赣榆县知县尸身，妥为殓殮。仍由该管地方官传知该故县家属，领取尸棺，并着给恤银一千两，交故县家属，为养贍之费，以示体恤，而安亡魂。所遗赣榆县知县员缺，查系繁难要缺，非精明强干之员，不足以资治理。现经臣暂委臣千总计

全，暂行护理。应请旨饬下部臣妥速遴选干员补授，以重要缺，而安地方。所有臣访拿著名巨盗，要杀命官冒充知县，遵例正法。并请旨简选赣榆县知县员缺，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圣上至鉴训示，谨奏。

施公将奏稿起毕，当命幕友^① 誊缮，以便入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幕友——原指将帅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后用作地方军政官员延聘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等佐理人员的通称。

第二八四回 逃强盗还去投强盗 嫉仇人偏遇有仇人

却说施公诸事已毕，此时已交年底，不及赶赴淮安，便在赣榆度岁，不表。再说于亮逃走之后，便思无处栖身，因想海州地方，有个落马湖，内里有座水寨。寨主姓李名配，外号叫猴儿李配，专交结江湖上好汉。他有两个结拜弟兄：一名赛玄坛赵虎，一名出水蛟孙龙，皆是一身武艺。便想到这个所在，何不去投他？一则有了栖身，二则也请他帮同报仇雪恨。主意已定，便趑趄赶前去。走了两日，这日已到落马湖。原来这湖内，寻常人不能进去，因湖之四面，皆有排栅，暗藏响铃。碰着消息，机关一动，船翻下去，将人拖出水面，押到寨中，听候李配发落。这于亮到了落马湖，便雇了一船，上得船时，就叫开到寨内。使船的也不知道这湖内有那些故事，也就答应着一直摇了进去。荡了一会，刚到栅口，只听得一阵铃声响，使船的也不晓得是触动机关消息。倒是于亮听见，赶着喝令：“且慢！”那使船的只顾用力向前使去，又见水上一个漩涡，把那船旋的滴溜溜圆转。霎时间支持不住，已翻入水底里去了。里面守栅的知道有了人，立刻取了挠钩，把人从水底拖将出来，用绳索绑好，押进寨内。头目说道：“奉大王的命，把刚才拿住的两人押进去问话。”

喽罗将于亮、船户押到大寨厅上，推在下面跪倒。李配坐在虎皮交椅上问道：“你这两个猪羊，因何来做奸细？快快从实说

来，好凭大王爷的发落。”只见于亮说道：“咱姓于名亮。这个使船的，却不知他姓名。望大王爷容禀：咱与毛如虎是结拜弟兄。只因毛大哥在山东劫杀赣榆县知县谢养儒，窃取他的文凭，冒做了赣榆县知县。咱兄弟在他任上还快活，做了一年有余，无人知觉。去年因来了钦放总漕施不全走此经过，不知他怎么访出真情。先使美人计将毛如虎灌醉，复又遣黄天霸等人里应外合，三更时分，一齐动手，将毛大哥捉住，并杀了许多伙伴。咱幸亏跑得快，跑出城外。思因毛大哥已死，咱又严拿得紧，无处栖身。忽然起意，因想毛大哥在日，常说有一至好朋友在此，这才决意来投。大王若念江湖上的义气，替咱毛大哥报了仇恨，咱情愿投在您老名下，做一名小卒。”于亮说罢此话，只见李配大叫一声道：“气死我也！咱若不把这赃官拿住，黄天霸这小子擒来，碎尸万段，誓不為人。”说着将于亮绳索亲自解去，让在上面坐下，一面叫人将船户放了，一面说道：“于大哥既系自家人，你我可同心协力，共守此寨，不可稍存异心。”又叫人将二大王赵虎、三大王孙龙、总管张才请来相见。一会子都已到了，大家相见已毕，讲论了许多闲话，杀人放火那一派强盗行为。少时摆上酒席，五个人一齐畅饮起来。

只见那张才，在下暗想怀思。代施公担忧，你道这张才是什么要代施公担忧？原来这张才从前是恶霸罗似虎家一个总管。因施公去访罗似虎，见张才是个老成人，后来将罗似虎捉住，张才不曾问罪，当时放走。张才去后，就弄了几个钱，去贩布卖。这日又因歇本过多，布又不能去贩，走在半路，要寻自尽。却又遇着施公私访，因此施公又助他些银钱，以便添本。那知张才运气太坏，走至落马湖，被这伙强盗劫去，几乎送命。也是他命不

该绝，偏偏李配看他老成，就把他留在塞内做个总管。数年以来，也还相安。此时听李配要去捉施公，所以在那里担忧。李配酒至半酣，与于亮谈得合式，又结拜了兄弟，当即命人喊于亮为四大王。于亮好不欢喜。

再说施公到了海州，就在行辕安歇。约在三更时分，忽然梦见一只马猴迎面扑来。施公惊醒，却是一梦。暗暗推测这梦甚是奇怪，难道是又有什么冤枉的案件？细细的推详一遍道：“是了，定是此地有这侯姓，不是强霸，定是土豪。咱不免明日出去私访一回。”到得天明起来，瞒了众人，换了两件衣服，仍旧扮作算命的模样，悄悄的出了行辕，信步出了城。约走了二三里路，前面便是运河。施公正在那里临流叹赏，忽见河边系着一只渡船。施公即招呼渡船摆渡。只见摆渡的赶着笑道：“你老可是叫船么？”施公道：“咱要过河，你可将我渡过河去，再把你船钱便了。”船上那人特施公扶入舱内，开船而去。你道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五回 落马湖施公被难 阴山洞张才设计

却说于亮在渡船上巧遇施公，当即将施公谎骗上船。原来李配这日派他出来巡哨，打探客商买卖。这运河却有一条汉港，通落马湖内，可巧冤家路窄，偏遇施公叫船。于亮将船摇到河心，便将船头拨转，相望上流摇去。施公在船内说道：“船家，咱是过河呢！为什么望上流摇去？”于亮道：“你不知道，这河内水急，若不提一提溜，如何过得河呢？”施公听说，也还有理，便不再问，听了于亮望上流尽摇。不一时进了汉港，于亮将篙子插在港内，将船系好，进得舱来，向施公说道：“咱请你上岸罢！”施公听说，即站起来，往舱外便走。只见于亮出其不意，猛抬起右腿踢去，将施公打倒舱内，大声喝道：“你认得大王爷爷于亮么？咱大哥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你便将他杀害？”一面说，一面捆绑起他来，抛在一旁。仍然走到船头，将缆解开，篙子拔起了，操着桨，直望落马湖而发。施公在舱里面，只是讨饶道：“咱委实是算命糊口的，大王可不要错认了，望你将我放去。咱家中尚有老母、妻子，等着我赚了几个钱，回家买米度日。”又暗申道：“我施某今日可不能活命了。就使黄天霸等见我不回，各处找寻，也不知我死在这人手里。”

不说施公暗想，再说于亮将船尽力摇去，将船摇到栅口，将响铃摇动。守栅的开了栅门，放船进去了。于亮先叫人将施公看

守好了，直入寨内。李配、孙龙、赵虎，并总管张才，迎接进去。李配问道：“贤弟今去巡哨，有什么大宗买卖探听回来？”于亮道：“买卖倒没有，却有一件喜事，说来可痛快人心。小弟前去海州，将船泊在北门运河内。忽有算命的，叫声：‘过河。’小弟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咱兄弟们一个大大仇人呢！”李配道：“莫非就是施不全么？”于亮道：“专待大哥发落。”李配等大喜，便叫剖心沥酒，祭奠亡鬼。一面又叫人备办酒席，等祭奠后，好大排筵宴。给于亮庆功。一会子，众喽罗将施公押到厅上，李配喝令下跪。施公站立不睬。李配又道：“施不全，咱大王爷，久闻你的大名，惯与咱江湖上的朋友为难。你还仗着那黄天霸小子等人助着，杀害我等？往事不说了，咱只问你，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为什么将他捉住，杀死了他？你今日也到了爷爷们手里，你尚有何话说？可能再叫黄天霸小子等人前来么？”施公道：“大王不可错认，我委实姓任，名唤也方，借此算命度日。家中还有老小，望大王详察，不可以耳代目。咱且不知毛如虎是何等样人，更不知施不全是何等样人，怎么将我任也方，错认作施不全？且硬说我任也方，杀害毛如虎，这可不是冤枉！”李配大怒道：“咱把你这赃官，嘴能舌辩！且不管是任也方、施不全，今既被我捉住，你真是任也方，也将你当作施不全，剜出心来，为那些死去朋友祭奠。”说了，随叫人将施公拖至下面，把衣服脱去，露出心腹，缚在柱子上。于亮执刀在手，只等上前开刀。张才站在一旁，暗暗叫苦。只见于亮手执钢刀，恶狠狠的走到施公面前，将刀尖对准胸膛，一刀剜去，只听当啷一声，刀落在地。再看于亮，站在一边发怔。李配道：“我不信，难道有个鬼不成！”说着，便抬起刀来，也是恶狠狠的，对准施公心口刺去。刚欲刺进，只觉手腕

一酸，刀持不住，当啷一声，也似于亮那样，把钢刀又落在地下。李配等颇为诧异。只见张才上前说道：“大王两次刺他，刀落在地，一定今日不能杀人。”李配道：“且让他多活几日。必须派个诚实可靠的人看守才可，不致于误事。”张才道：“大王如可放心，即交于小人，包管无事。”李配道：“如此甚好。你想这后面有个阴山洞，四面皆是水，且将他关在里面，每日不与他饮食。他纵不被刀杀死，也叫他活活饿坏。贤弟再多派几人，妥当的看守。等到那天霸小子捉住，一齐问他的罪名。”张才答应，据将施公放下，带入阴山洞去。却暗暗送些饮食与施公；并与施公说道：“大人不必害怕。小人名叫张才，前在罗四虎家当总管。后蒙大人救出，又蒙大人赏钱贩布。只因路过此处，被此地这伙强盗，劫去布匹，捉到此间，硬叫小的当了总管。今见大人被他们谎骗，小人已是心胆俱裂。不意大人洪福齐天，他们不得强害，故此小人才在他们面前，叫将大人交给小的，为的是要救得大人才好。不知大人手下那些将官，现在何处？小人打算去送一个信，叫他们众位前来。一则好救大人，二则可以将这伙强盗拿住，为民除害。”施公听说，又仔细一看，果然不是别人，却是张才。此时施公稍放下心，便将天霸等现在海州，告诉了张才。张才又请施公且自忍耐，三日后必然救出。施公更自放心。张才便即告辞出去，招呼了两个心腹，前来看守，又叫人时常暗暗送些茶水之类。故此施公也不过于吃亏。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六回 褚家庄天霸送信 悦来店张才陈辞

话说黄天霸各人寻找施公。寻了一夜，不见踪迹，知道又为恶人谎骗，大家惊疑不定。李五道：“愚兄倒有一计：欲知大人消息，必到褚家庄褚老英雄那里一访，或可得其消息。”黄天霸道：“小弟便去一行。”李五道：“贤弟须快去快回。我们这里仍各处寻找。贤弟一有消息，万不可冒昧行事，必须斟酌尽善，方好前去。”天霸答应，当即辞别众人，出了行辕，直望褚家庄而来。

不过一日已到，遂令庄丁进去通报。一会子里面叫：“请。”黄天霸大踏步进入里间，褚标已迎了出来。彼此见了礼，分宾主在厅上坐下。庄丁献上茶。褚标问道：“贤侄久已不见。大人想已安抵淮安。侄媳当亦安好，众朋友想皆如意。”天霸道：“众兄弟都好，侄媳亦好，都给你老请安。惟大人沿途耽搁，至今仍未到淮，现在驻扎海州。今小侄特地前来，因大人前日早间，瞒着众人，出去私访，至晚未归。小侄等各处寻找，杳无踪迹，定又有恶人将大人诳去。”褚标听说大惊道：“据贤侄说来，敢是大人又为强人劫去？海州左近，倒无甚强人；惟有那落马湖猴儿李配，颇不安静。莫非大人是他劫去不成？”黄天霸道：“落马湖离此多远？那猴儿李配，又是怎样一个人物？”褚标道：“讲起李配这人，武艺精通，几有万夫不当之勇。且兼惯熟水性，能在水底下伏三

昼夜，故此占了落马湖，专劫客商船只。若说他那湖的地势，曲折连环，周围有十数里宽大。不识路径，湖中必不能去。贤侄若要前去，找一人前来，与你同行，或者可以进去；若无此人，虽插翅也不能入此湖。”天霸道：“请问老叔，此人姓甚名谁？”褚标道：“此人姓万，名君召。那年偶至湖内，为李配所劫，即与李配比较一回武艺，还可以敌得过。因此李配爱他武艺，就将女儿与他，成了翁婿。但是万君召安分守业，不与李配同为，也曾劝过他改邪归正。争奈李配不听，万君召也无法想，实是貌和心不和。”天霸说：“既然如此说，这万君召家住何处？”褚标道：“其实不远，要去落马湖，必由他那里经过。”天霸道：“可否请老叔同小侄一行，将万君召请出来，好使小侄同他前去。”褚标道：“此事非是我不肯同贤侄前往，亲因我有件事，与君召不和，不便前去；不若贤侄独自去访，见着他将真话说出，他必答应。不但他可以与你同行，还可给你设计。我若一去，恐反于事无济。不是我催促贤侄，你是要紧前去才好。万君召家，从咱那里去，向东南大路而行，不过二十里，即到万家庄了。贤侄怨老朽不留，就此请去罢！”天霸答应，不敢怠慢，辞了褚标，匆匆而行。

走了半日，已到了万家庄上。天霸问明门路，走到万家门口，向庄丁说明来历，请他进内通报。只见庄丁回道：“咱家大爷，前三日去往淮安。说是早晚就要回来。你老有甚话，请留下名帖。”天霸回道：“我来，因要去落马湖拜望李配，不知那里的路径。因你家大爷，是他的女婿。故此前来约你家大爷同去。他既不在家，就罢了。大约你们也是常去的，那里的路，究竟怎么走法？还是坐船去，还是有旱路可通呢？”那庄丁回道：“不瞒你老说，小的到此未久，落马湖不曾去过。但是听说这湖内路，颇为难走。四

面皆有消息，若不知路径，触动机关，恐有性命之虞。”说罢，走进去了。黄天霸寻找客店住了，问了落马湖。那人说道：“前去只有十里路，就是落马湖的地界。”天霸回头一看，见东首有个小小市集。天霸走到市集上，瞥眼见街口有一座楼，外面挂着招牌，上写“悦来客店，安寓客商。”天霸踏步进内。店小二迎接出来。天霸又拣了个座头坐下。店小二在旁伺候。天霸便叫：“店小二，拿两角酒，端两碟下酒的菜来。”店小二答应，少停酒菜全送上来。天霸一面斟酒，一面望店小二问道：“你姓甚名谁？”店小二道：“小人唤作胡四。”便回问道：“你老敢是从徐州来，到这里作什么贵干？”黄天霸道：“我要到海州做一买卖。此地是那里所管，离海州还有多远呢？”胡四道：“此地便是海州所管，到海州尚有四五十里。你老可是错走了道儿了？从徐州来，到海州去，应一直向东，怎么走到这里来呢？而且此地有个落马湖，其中歹人颇多，那些作买作卖的，皆要越此过去，不敢经过此地，你老怎么倒反走来？”天霸道：“我是偶经此地，向不出门，因此走了错路。但不知你刚才说落马湖，有些歹人，怎么叫个歹人？我实在不懂。”胡四道：“你老真是没出过门了。咱这里那落马湖内，有三个大王，皆是浑身武艺。凡在客商经过，他也不问贫富，务要将钱留下；若是客商们不肯，即刻就害了性命。”说着拿酒壶斟了一大杯酒，放在天霸面前。

天霸端起酒杯正要喝，忽听下首桌上，有个人在那里叹气。天霸掉转头来一看，象似熟人，于是也叹了一口气。两个人看得发怔。忽见那人走到面前说道：“尊驾敢是姓黄，下面是个天字么？”天霸道：“正是。不知你怎么晓得贱名呢？”那人道：“可记得前五年罗四虎家，有个总管张才么？”天霸听说后，仔细一看

道：“咱的眼力太钝，咱竟全不记得了。”又道：“你为何也在此，来干什么呢？”张才又道：“若不是在此遇见你老，小人竟要跑到海州去了。”黄天霸道：“这是为何？”张才道：“正是小人有件要事，要去寻找你老。难得在此巧遇，真是大幸。”说罢，便叫店小二将自己的酒菜取过来；又叫店小二出去另拿两样新鲜可口的菜进来下酒。店小二答应着，出去叫菜。张才见店小二走了，又看一看左右无人，便悄悄的说道：“只因大人被毛如虎的党羽于亮诓人摇船，送到落马湖李配那里。那知大人的洪福齐天，不知怎的，李配手上的刀，忽然落下。彼时小人也在那里，便谎说了两句话，将大人送至阴山洞内；故此又在李配跟前，讨了个巡哨差役，借着赶海州，给你老送信，前来搭救大人。不期在此巧遇，真是万幸！”天霸听说，又问道：“你为何在落马湖呢？”张才见问，便将以往之事，述了一遍。天霸大喜。张才还欲说话，只见店小二拿进酒来，张才便住口不言。欲知张才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八七回 张才设计救施公 路通独力擒李配

却说张才叫小二出去：“等喊你再来！”店小二答应。张才复又说道：“你老可想个什么法儿，将大人救出来才好。你老不知那水寨里面，到处有埋伏。依小人的愚见，你老还得去海州一趟，将保护大人的那些老爷，全请了来。约定明日二更时分，一齐进寨。小人预先在水寨外面，拣那有埋伏的所在，插了柳树。你老就看定柳树，随弯就弯。直走进去，必须绕道湖后。因这湖面宽阔有十余里，前、左、右三面，皆是大水，非船不行。惟有后面，一交冬令，那湖里水就涸了，不要船可以由湖上走得进去。却要由西南那条小道，才可走到后湖。你老切记，须从那道而去。小人到二更时分，即着心腹，赶往前面放火，烧他寨栅。李配等看见前寨火起，必然出去看视。你们但见前面有了火光，此时我便将大人放出洞外。你老可一面专派两人接应，保护大人出去；一面由后寨杀入前寨，使李配出其不意，也可一股而擒。”彼此商议已定，张才抢去会帐，仍然进湖。

天霸赶回海州送信。走了半日，已到海州城里。进了行辕，大家见天霸已回，个个前来问道：“如今大人在于何处？褚家庄去了一趟，可有点消息不曾？”天霸见问，即将褚标如何说出万君召，如何去访万君召不遇，如何在酒店内遇见张才，如何与张才定计，去捉李配的话，前后说了一遍。大家好不欢喜。黄天霸

道：“事不宜迟，即须前去。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人，可暗暗伏在落马湖前寨左右，以防李配凫水而逃。关贤弟、金大哥专为接应，保护大人。张桂兰、郝贤妹，专等大人出了后湖，可即保护大人在僻静处所等候；殿臣哥、起凤哥前来接应，一齐送大人入城。关贤弟、金大哥，将大人交给桂兰、素玉，仍即转回水寨，帮同杀贼。我与李五哥，先行杀入前寨。务要将李配等人拿住，不可放走一人。一来为大人报仇，二来为民除害。”大家齐声道好。又命施安去本城衙门送信。

一会子俱已装束停当，各带兵刃暗器，分头前往。将近傍晚，已到落马湖。何路通、李七侯便在僻静地方，换了水行衣，悄悄的钻入湖内，直望水寨左右伏身，专等捉拿李配。黄天霸等一干人，照着张才的话，认定柳树，随弯就弯，直奔后湖而去。

且说张才回去，将酒店与黄天霸如何计议的话，一一告诉了施公。又遣了两个心腹人，密会前寨放火。诸事已定，只等二更时，便好去救施公。看看时候已到，忽听前面喧嚷之声，张才知是火起，赶即来到阴山洞，将施公放出，急急送往后湖。此时黄天霸等人也看见火光。关小西、金大力一看，前去接应。却好天霸已将李五等人伏在左近一带，只等火起，便好行事。张才刚出寨中，遇见黄天霸，正好送出施公。关小西接着，便把施公背起，直奔过湖，交给张桂兰、郝素玉两人保护；随即仍赶回头，以便接应天霸、李昆。再说天霸与李昆，见张才放出施公，由关小西、金大力保去，他二人也就跟着张才，直望前寨杀去，不表。

再说李配、孙虎、赵龙、于亮四人，吃过晚饭，刚欲睡觉，忽听前面嘈嚷。正欲着人去问，只见有两个喽罗，飞奔前来说道：“不知怎的，前寨起了火，寨栅已烧去了一大半，特报大王知道。”

李配等闻报，吃惊不小，随手拿了件兵器，一齐赶奔前寨而来。到了前寨，只见火光烛天，寨栅已烧去大半，连忙喝令：“扑灭！”正扰乱之时，猛然知道背后有了奸细，即刻分派赵虎去往阴山洞，防备走了施公；又令孙龙去往右寨救火；自己与于亮，督率喽罗，竭力灭火。正在扰乱之时，猛觉背后一刀砍来，李配赶着招架。天霸复又一刀，望着李配肩窝上刺。李配将天霸的刀拨开，复还一刀，直奔天霸胸前刺进。天霸赶着相迎。二人一来一往，拚命的大杀起来。于亮正欲上前来助李配，那边李五的刀如旋风般，一路砍来。于亮接着便杀。四个人分两边，直杀得精神百倍，难舍难分。正在酣战之时，忽见李五虚闪一刀，一溜烟跑了出去。于亮不舍，随后紧紧追来。李五取出弹弓，按定弹子，觑得切近，对定于亮左眼打去。于亮躲闪不及，一弹正中左眼，登时站立不住，头一发晕，栽倒在地。李五见于亮跌倒，一个箭步跳到了面前，举起一刀，在于亮肩膀上砍下。那于亮“哎呀”一声，已不省人事，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李五又用刀背，在他脚胫骨上尽力打了几下，于亮的胫骨，又成粉碎。李五复将他拖在一旁，再来帮助天霸去战李配。只见天霸与李配，杀了个对手。李五看得着急，顺手摸出一弹，扯起弹弓，拍的一声，认定李配面上打来。李配正杀之间，耳边听有弹弓声，知有暗器打到，赶着躲开过去。天霸见李配躲闪暗器，乘此一个闪电穿针，一刀从李配肋下刺进。李配从旁一让，不提防第二弹扫来，正中右耳。天霸见一刀未曾刺中，便用了鲤鱼翻身，跳入左边，一刀望李配左肋刺进。李配复又让过。那知李五第三弹又飞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李配万万让不过去，面门上中了一弹，打得鲜血直流。李配知不是对手。忍着痛向天霸虚砍一刀，直望寨外跑去。天霸率李五紧

紧追赶，赶到寨外，但见李配望湖内一跳，噗咚一声，钻入水底去了。

天霸等见李配已经入水，便不追赶。复又到寨内探寻赵虎、孙龙。才转了两三个弯子，却好关小西迎面而来，左手执刀，右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却是孙龙已被杀了。三人会合一处，复向前去寻党羽。刚到阴山洞，只见金大力与赵虎，正在那里厮杀。黄天霸取出金镖，出其不意，打了出来。赵虎未曾防备，腿上中了一镖，略吃一惊，手中的朴刀一乱，金大力来得快速，用足了劲，执定齐眉棍，使了个枯树盘根的架式，望着赵虎扫来。这一棍，赵虎不曾让得及，已被打倒在地，关小西来得急速，复上前一刀，将赵虎的右腿砍断，在地上不能动弹了。那些喽罗见寨主全然丧命，也就一齐跪倒求降。再说李配跳入湖中，以为可以保全性命。那知何路通在水底下等得正不耐烦，忽听湖上噗咚一声响，知道有人下来，赶着将眼睁开。仔细一看：果然有个人踏着水，缓缓而来，何路通即先抄在前面，等李配来时，急切将拐照李配身上一钩，李配正望前去，不曾防得，站立不稳，被他钩倒。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